

世界政治導言

## 序言

川不敏嘗以學道愛人自勉勉人，以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允宜兼愛非攻，共躋熙平。而吁衡世變，凌弱暴寡，亡國滅種之慘事，幾如踵之相接，此則不勝疾首蹙頰而心焉滋惑者也。遊學美國時，每從名師探搜羣集，夷考其故，乃知最近政治學中有一新學科，稱之爲世界政治者，階之厲也。自物競天擇之思想方面，進而施於軍國，迷漫於寰宇，舉凡戰爭之屠城畧地，外交之擲闔縱橫，皆循此指針推演而彌厲。舉世囂然，莫能或挽。若以爲生於此世，即不能避免公例，不得不爲此世界政治之是圖者。列強旣羣趨若鶩，所謂通人學士者，又孜孜日誥其後生，播之輿人，以促成全國一致之步驟，其勢滔滔，罔知所屆。而環觀我國竟多昧焉，惜哉！爰就留學時，講師所授，徵以參考，加以己見，拉雜撰叙成書，以餉國人，雖簡陋不文，又烏敢竟以藏拙，題之曰世界政治導言。

本集所叙自世界政治開端起，至歐戰完結後，各種會議止，各項重要條約，協定，以及軍事之爭端，巴黎會議之前因後果，均分章敘述，舉其綱領，借鑑攻錯，識者所取，况吾國亦同在此網羅之中，安可不爲知彼之務，而作自救之謀哉？倘因是憬然以悟，奮然有爲，幸得以穩渡此世界政治

友故之難殉胞同爲念紀



像遺天希君王

## 追念王君希天小紀

摯友希天生於長春。飭行勵學，自幼卓立。傷世風之壞，憫人道之苦，慨然以耶穌之犧牲救世爲職志。道日精進，心日熱烈。遊日本爲留學，同胞服務至虔，更創立華僑共濟會，所以謀救濟工胞，如家人骨肉之痛癢相關也。每因外侮及工胞待遇問題與日本官吏及資本家爭論極爲強烈，以是遭其忌。歲癸亥秋，東京大地震，日人乘機屠殺韓人，情形至爲恐懼慘酷。希天心念工胞之安危，不顧艱險，馳往探視。遂被害於日警之手。嗚呼烈矣！希天求仁得仁，復何言悲。特同志如損一手足，世界人類失一救星，彌痛悼耳！希天志在打破列強世界政治之牢籠，以致博愛大同爲軌則。中道被害，責在後死者。川之編著此書，即所以釋希天之遺旨，而先發世界強權者之覆焉。實爲紀念希天之遭難而奮筆述之者。故特鐫希天遺像於編首，以告在天之靈，而期天下士之有以成其志也。嗚呼靈爽不遠，念此哀黎，邁爾神威，共殄暴厲，吾情雖哀，氣瀾奮哉。

常小川謹誌

附誌 王希天君小史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售

# 世界政治導言目錄

王君希天遺像	一至二
追念王君希天小紀	一至二
序言	一至二
第一章 世界政治之開端	一七至三〇
第二章 蒸汽動力與國家主義	三一至五二
第三章 列強之興起	五三至六六
第四章 法國殖民之開拓	六七至八六
第五章 英國殖民之開拓	八七至九八
第六章 英國權利在近東之固結	九九至一一六
第七章 近東問題	一一七至一二六
第八章 俄羅斯殖民之發展	一二七至一三四
第九章 俄羅斯在遠東之固結	一二七至一三四

第十章	英吉利帝國主義之復興	一三五至一四六
第十一章	波斯與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	一四七至一五四
第十二章	埃及—摩洛哥與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	一五五至一六四
第十三章	德國世界政治主義之發展	一六五至一七六
第十四章	法德爲摩洛哥問題之爭辯	一七七至一九〇
第十五章	少年土耳其人之革命及其反動	一九一至一九八
第十六章	意大利在亞非利加之開拓	一九九至二〇六
第十七章	意大利重開近東問題	二〇七至二一六
第十八章	列強在巴爾幹之陰謀種種	二一七至二二四
第十九章	巴爾幹攻土之戰	二二五至二三二
第二十章	巴爾幹之糾紛	二三三至二四四
第二十一章	三角協商反抗中歐帝國	二四五至二五四
第二十二章	意大利加入三角協商之經過	二五五至二六四

第二十三章	巴爾幹各國在歐戰之地位	二六五至二七六
第二十四章	世界政治之美國	二七七至二八八
第二十五章	美合衆國與南美洲衆共和國之關係	二八九至三〇六
第二十六章	在反對中歐帝國聯合中之合衆國	三〇七至三二四
第二十七章	俄奧土三帝國因人民自決主義之宣傳所致之瓦解	三二五至三二八
第二十八章	創立國際聯盟之勉試	三二九至三三六
第二十九章	世界政治與凡爾賽條約之關係	三三七至三四四
第三十章	世界政治與聖日曼 St. Germain 條約之關係	三四五至三五四
第三十一章	世界政治與川蕤條約之關係	三五五至三六〇
第三十二章	世界政治與諾里 Neully 條約之關係	三六一至三六六
第三十三章	世界政治與賽烏爾條約之關係	三六七至三八〇
第三十四章	戰勝各國之分歧政策阻碍和平	三八一至三九四
第三十五章	俄國革命及其事後	三九五至四一〇

第三十六章 巴黎和會後各種續行會議之概觀……………四二一至四三二

## 第一章 世界政治之開端

縱觀史乘，廣稽羣言，以窮究國際上相互之關係，其錯綜變駭之象，雖極續紛繚亂之大觀，非片言隻字所克詳盡。然循按推求，固班然可攷。果研究之以資借鏡，殊有深厚之興趣也。

國於世也，其政治組織單簡，社會能自立自存之始，其政府問題，概不受外交政策上考慮之纏擾。蓋始而交通阻塞，國無往來，旅行者須自求防衛。果其自力不敵，則每有生命被害，財產不保之憂，而航海則水賊與天氣之危險亦正相埒。故非至交通與安全設置完善時，絕無敢深入內地旅行者。總之於此時期，凡負笈求學者，探險求金者，以及週覽全球以消遣者，常遇嚴重及恆久之危險。雖其後交通日益便利，旅行者可以出資求有力者保護，世界之大交接似乎可期，獨借人力之量數，總不敵天然之阻撓，與夫地理之障礙。故終至於種類，言語，宗教，風俗，不同之民族間，依無社會上商業上之交往。

考上古史在耶穌紀元以前，吾人所謂之文化歷史已濫觴於地中海各地。三大著名之宗教，發源於此焉。即晚近歐洲一切文化，文字，風俗，政治之背影，亦莫不萌芽於此。埃及，加洛底，亞述，數國雖彼此戰鬪多年，然並未窮兵黷武。波斯與希臘雖時常互相襲擊，究其性質多近於探險。腓



尼士亞，與希臘皆營商於該海，並皆設殖民地，惟缺乏種族團結之刺激，是以羅馬得以阻撓加太基，使之不能建成鞏固之帝國。希臘，如中世之意大利，內亂不休，互相殘害，不但未能團結一氣，共圖發展，且反骨肉摧殘，徒傷精力。羅馬人確曾征服其他民族，然並無若何意識，不過使屈服者，與彼同工共組政府而已。究其實，非操實權之民族，且羅馬帝國強霸之精神，更非胚胎於意大利半島之利益。當其克服希臘時，即軟化於其文教，是以國愈開拓，權愈散漫，至其極，舉凡政治、經濟之大權，悉非握於己手矣。若以希臘、阿拉伯民族之字義而評論羅馬，則羅馬殆非一民族也。

羅馬帝國不特無地理上之質體，即國際上地位亦無之。羅馬兩字非謂某一民族之發源地，亦非謂該國之中心點。既乏共同經濟利益之聯合，復無血脈統一之感覺。無怪乎其易為歐亞兩洲移民所抑壓，而竟成其砧上肉。條頓民族則反是，觀其殖民歐洲，雖不能盡除異類，滅絕他種，然必使之降服而同化。故當此種生氣勃勃之政治組織，佔據彼奄奄待斃東西兩歐各帝國之地位時，則殖民之活動始告一段落。蓋此時無論何族皆不再由亞及歐或由歐及於他處作繼續之移動。復考歐洲歷史之中世紀，當穩固之中央政府發現時，其大陸殖民之戰爭確即終了。

而其完結之期，適在阻回蒙古及猶太之侵襲。蓋此兩族欲作新殖民之運動。巴爾幹，俄羅斯之數部分，及北阿非利加確已受此民族佔領矣。

條頓民族，雖然新安於室，仍復彼此尋仇，常啓變端。此種戰爭，表面觀之，似乎爲封建的，爲朝代的，爲宗教的，而其實則因各自組織國家程序中所生之衝突而已。一旦爆發則首領也，人民也，皆作此種不可遏止潮流之利器。至於此種潮流究爲何物，彼亦不自知，不過因生於某種地理界限之內，因共同經濟利益之發展，彼此羈戀遂結合成羣耳。由此歐人遂漸漸演成不同之言語，迥異之性格，浸假而竟各自分立國家。故除沿海數處不計外，國家天演之效力，在西歐較在東中兩歐爲迅速，爲猛烈。

請申其論。蘇格蘭人及威爾斯人雖能因其血統方言，睥睨一切，但其舉止天性間不知不覺早已變成英人。土地之接壤，往來之密洽有以致之。而其與英人享政治之平權，共同經濟之利益，實爲主因。若愛爾蘭人則不然，與英以一水分隔，宗教文化彼此迥異。雖在政治經濟上屈服英國，然其心性究未能受何等之同化。至布柔丸撒人雖頗以先祖自豪，崇拜其方言，重視其習慣，但於不知不覺間，已變爲良好之法人。若布瑞賴人，雖與法僅一半島之隔，然能與他族往來，不

專受法國教化，故未如布柔丸撒人之易受同化。是以布柔丸撒人設無高山之險阻致與他族隔絕，或者以能接近異族，而促成其國家思想之覺悟，是又有必然者。然則地理於同化事業上誠握重要之牽引矣。

中東兩歐海濱之民族，皆被敵羣所蹂躪，且終化爲敵羣之屬民，然克服東歐者，雖得爲操權階級，但居少數，且對於利用教育之薰陶，及創造共同經濟之利益，以實行其同化之舉動，亦未嘗勉試。繼西歐而起者，爲中歐之人民。自其脫却移民征略後，遂乘機積極發展其文化，竭力強大其國家，而於是時東歐之人民，仍受治於回族，或屈服於韃靼之侵略。按東歐之人民，其相同之言語，統一之血統，本有創成強大國家之可能，而所以未成功者，由波羅的海（Baltic）俄與瑞典（間）至亞得利亞海（Adriatic）（意大利之東）一帶之民族，數世紀以來，不能結合。而使此同言同種之民族不相團結之最大障礙，確爲宗教信仰之分歧。天主希臘各信其信，各非其非，而最有勢力之斯拉夫人又分兩派，波蘭人，則注視羅馬，俄羅斯人則瞻望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士之京城）。烏克瑞尼安人自相分離，塞爾維亞人與克柔提（Croats）及斯拉夫（Slavens）則更不相聯絡。此其原因之顯著者也。

於近世歐史之上半期，國際關係四字，由經濟及政治方面觀察之，已成爲重要問題。通商雖爲營業性質，但因此引起各國之交涉，而成各種種遺傳，及習慣，擴而充之則包括於外交政策之中，詳著於國際公法之內。日積月累遂以友誼及通商之條約，作互相利益之保障，不似前此之彼爭此奪，毫無限制之根據矣。當此殖民侵略止息，戰爭完結，國家擴充達於經濟及地理極界之時，以常情度之，則在此偉大政治組織中，所得之一切和平氣象，定可推及於歐洲各國政府及社會間。

但歐洲復從事於海外經營，佔得新領土則設殖民地，建公司，以開拓之。各施其強霸之技，互相競爭，遂發生權利及利益之衝突。設歐洲各國能各在自己政治範圍內，尋求富源，則此種衝突自必能避免，但既發生矣，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吉利，法，蘭西之大動干戈當爲自然之結果。無足怪者。雖表面因朝代宗教問題，而惹起此項之格鬪，而其內因，實緣各國各公司對於亞美利加，亞細亞之奢望與大利益有以致之。魏蘇既逞，禍亂以繼，擴充之，延長之，幾無窮期。當時勝敗得失，既成固定性質，則歐外土地之割讓，利益之轉移，影響於其歷史者較在歐內國界之變遷，尤爲重大。此即十九世紀一切發展之結果。但各主權各政府如能常藉用募兵以爭雄，此種

歐外之競爭，殖民之悍戰，於歐內廣衆人民互相關係，影響必少。蓋作戰之士，本皆僱用。既昧昧作戰之原因，則其對於成鈍利敗自無甚關切。迨至拿破崙時代，巨大之變更開始活動矣。是時歐洲人口頓形加增，相迫而來者，爲工廠出品溢於市，原料極感缺乏，因之國際關係根本改變，各國遂不得不依據其應在歐外設立之殖民地，尋求新市場之急需及機會，而釐定其外交政策之方針。此種現象在歷史上爲破天荒，而生此現象之環境，亦爲空前之新局面，於是政治科學中，遂產生一新學科，即世界政治是也。

世界政治者，政府應用之科學也，實行於外交間，其範圍受在國外享受之真實的及臆想的利益所支配，同時更受保持各國互相利益之關係所支配，無論若何國家，欲保全其物質上精神上之優勢，其內政不能不顧及隣邦，及有直接關係各國之經濟帝國政策，其結果即互成友敵，此種友敵非因愛惡而生，亦非因彼此待遇而生，實因某國之在某方面欲享政治上特別優勢，及經濟上特殊勢力，因之與他國互相衝突所生也。揆言之，即因世界政治之考慮而生也。

吾人若觀察亞述與埃及、因叙利亞之戰爭、希臘與波斯因小亞細亞之戰爭、雅典與斯巴達因西西里之戰爭、羅馬與加大基因西班牙及地中海霸權之戰爭，以及自海外征略時代開幕以

來，原始海權及殖民各國所有一切之戰爭，不難爲世界政治開始作一序論。但細考之，世界政治於十九世紀以前，影響於外交者，其範圍與勢力猶爲渺小。自蒸氣動力引用於實業後，歐洲海外商務遂大獲利益。及蒸氣動力引用於交通後，工廠出品乃得大規模的運輸於海外市場，同時更能載回原料與食品。因之歐洲之物豐國富，遂開始依賴世界式之新分工制。而操此工業，商務，銀行交通之特權者，皆爲歐人。海外商業家所不能須臾離者如是，而世界政治之效用與關係乃益著矣。

國際關係常爲國外利益及野心所支配一語，非至十九世紀不能證明。於是時，歐洲各國方行征畧其國外之世界，此種征畧，實以人口過多資本充斥爲其因果。實業發達則須竭力尋求新市場，獲得後，則保護之，擴充之，並移民及投資以實之。歐洲各國在白種人可以居住之地，既均欲獨享政治之特權不相退讓，則彼此競爭，自益激烈。既欲保持已得之殖民地不受侵害，則沿途之軍港實有佔據之必要，而附近之土地及島嶼亦必併吞之，方可以保持其沿途商港之安全，避免停泊之危險，且得以遏止他國覬覦彼之殖民地及保護國。此等地既需貨物，又貸金融，自爲良好之商場，與投資之美地，而其所得之富源，既不欲與別國共享利益，則保護之道，自不

容緩。一面謀軍備之整理擴張。一面須外交之縱橫捭闔。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設吾人不先將十九世紀初年，殖民之情勢，印於腦海，則對於自國家主義之興起，及蒸氣動力發明後，所有歐洲各國以及美國日本之一切外交政策，必不能作正確忖度。若然則歐洲各國此時海外一切所有之主權，如何興廢，必須洞悉。茲畧特言一八一五年以前世界之大勢。

在近世紀之開始，意大利爲銀行家，商業家，探險家，旅行家，及地理學家最先進者。其權勢行於希臘半島，其市國 City States 控制亞得利亞海，伊真海，地中海，二海之商務。獨借其國尙未就政治統一之軌道。互相殘殺，內亂無已，以致摧耗其海上隆盛之地位。當土耳其開始攻擊基督徒國家時，其彼此傾軋之慘劇，仍接續未已。遂與土耳其以良好機緣，遂其所欲，長驅直入，所向無敵。克服巴爾幹半島，伊真各島，小亞細亞，敘利亞及埃及。並漸漸擴張其權勢於黑海之四境，及北阿非利加，地中海，遂成歐洲各國數世紀之強敵矣。但自君士坦丁權勢墜落後，半世之久發現新大陸，及殖民之時代於以開幕。惟生哥倫布及多數勇敢水手之民族，對於歐洲向外發展之事業，除個人外，無所酬報。不特此也，其獨一之市國萬尼思，Venice 且竟於一七九七年之康樸佛墨條約 The Treaty of Campo-Formio 斷送其生命。

瑞典與挪威人亦探險之先進者。但其政治團結於哥倫布尋得美洲四年前，忽然解體，丹麥與瑞典互相戰爭，時發時息，垂二百餘年。瑞典雖卒獲全勝，試行強國之獨權，但並未謀設帝國於歐外，反而徒耗精力與日耳曼及羅馬諾夫民族作無味之爭鬪。丹麥以平等為基礎，與挪威聯合，延至一八一四年始止。蓋是時，挪威棄丹麥而與其仇瑞典聯合故也。瑞典從未建設殖民地，丹麥則為之，既殖民於冰島 Iceland，復在葛瑞蘭 Greenland 設居留民地，並佔據西印度三島，即聖克萊斯，聖塔莫斯，聖約翰是也。St. Croix, St. Thomas, and St. John。顧其海軍於一八〇七年之耶笨漢大戰，被英全滅。經此一大打擊，一蹶不振，故十九世紀殖民事業，丹麥無染指之可能。

在發現美洲及尋得與東方通商新路以前，日耳曼之大城，屬於聯合保商會 Hansatic League 者，曾創立最有勢力之機關，以便與萬國通商。但以其地理之閉塞，內政之腐敗，實不能與他國競爭。以航海言，則他國位置適宜，以內政言，則他國較其先進。丹麥分據其海岸成爲牢不可破之障礙，德人遂不得自由出入，此地理之天然限制也。聖羅馬帝國雖爲德人團結之總樞紐，但日耳曼民族並未盡然包括在內，且其行政，毫未規畫，德人將來在海外之利益，此政治上

之大失利也。該帝國至一八〇六年已不存在。讀其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普魯斯與奧地  
里亞之和平條約，則知當時普魯與奧並無海上利益之可言，歐外世界之臆想，直等於零。

爲陸地所困之俄羅斯，於發現新世界，開通商路，及殖民事業上，自不能染指。匈加利之赴海通路，爲土耳其，意大利所箝制。巴爾幹諸國於發現美洲時，已附屬於土耳其，至十九世紀始能脫其羈絆而得獨立。至於比利時不過拿破崙時代以後之新創造物耳。

自歐洲向海外發展之始，沿大西洋之西歐各國，如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英吉利，荷蘭等，較其他國佔優勢，而所以然者，因其政治統一在先，而獲得新地即殖民，故能先奪得歐外之各地。此種能力確叨地理之賜。至一八一五年時，沿大西洋之五國已將其民族中心之文化事業，政治管理，設置於世界之各處。英人，法人，西班牙人，各傳播其方言，建立其官府於北亞美利加，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在南亞美利加亦別自有所活動。若荷蘭人則經營於南亞美利加並與法蘭西人，英吉利人，在南亞美利加之吉納 Guinea 皆有根據地。在亞非利加該五國亦均有所設置，而其中之英，法，葡三國更經營於印度。荷蘭則設置於西倫 Ceylon。荷蘭復在多數之東印度海島樹立旗幟，其他各國亦隨之。英吉利則設置於奧斯大利亞及他思馬尼亞 Australia。

and Tasmania 是時也，大有先入爲主之勢，侵略之風亦愈熾。

但先入者，未必久爲其主。此積極殖民之五國中，常有戰事，其結局即演成領土權之轉移。而此項轉移影響於世界歷史實甚重要。西班牙、葡萄牙，於蒸汽動力發明前，已精疲力盡零落萎靡。荷蘭喪失其海上羈權，與其最美之殖民地。法蘭西在北亞美利加及印度已不能反抗英吉利，以保持其原有地位。

除烏儒階 Uruguay、阿根廷 Argentine、智利 Chile、弗蘭瑞大 Florida 諸處，於大部民族由歐移動至美前，西班牙均早喪去不計外，西班牙及葡萄牙，在亞美利加並未擴張其領土。至於溫帶境地，其殖民各地氣候，皆不相宜。歐人居之恒死亡相繼，且未携眷隨行，遂與土人混其血統，再後復與亞非利加運來之黑奴通款好。彼等航行海外，並非爲建設新家庭於此新闢之世界，不過傳佈宗教或掠奪貨財而已。西班牙聚集於墨西哥及皮魯 Peru，而葡萄牙則聚集於印度、中國、日本，因彼等在此諸國中，查見有最古之文化，並其金銀、寶石、絲綢、香料，可以侵掠而運回其國土故也。據實言之，於其權勢最澎湃之時，在殖民地代表西班牙、葡萄牙者，並非移民與商人，乃傳教士與盜賊耳。對其所轄之地，彼等亦無商可通，並亦無心按照殖民手續，謀及建

設故彼等所求者，不足動英法之一視焉。葡萄牙自十八世紀之始，即依附英吉利肘腋之下，藉以保持其殖民地，此種依附居然歷二百餘年，尙未間斷。

除路易茲安阿 Louisiana 由法授與西班牙，又由西班牙轉還於法自一八〇三年至一八〇四年，歸於美國不計外，西班牙雖屢戰屢北，尙能勉強保留其殖民地之主權。直至各殖民地宣佈獨立時，方與西班牙脫離關係。

在其他三國中，因殖民所生之競爭，其種因互岐。法蘭西、荷蘭、英吉利之在新大陸，佔據土地，專爲殖民，所以權利與要求相侵犯。荷蘭將美洲沿岸之最好口岸，據爲已有。法蘭西不滿意於加拿大，遂擴張其領土，至北亞美利加之內地。從大湖起 Great Lakes（諸湖總稱）至墨西哥海灣止，並佔據米西西北之諸流域，以至其流源。荷蘭既殖民於好望角，復在西倫承繼葡萄牙之主權。但貪心不足，仍要求管理赴遠東及印度之商路，而法蘭西與英國在印度亦鈎心鬥角，攘攘不休。

自路易十四，至拿破崙第一，英國所有戰爭獲得法國殖民帝國大部分之領土，及荷蘭之小部分，其原因起自歐內之爭端，但戰禍波及於世界。考英國殖民之發展，雖係由條約節節得來，然

不能謂爲政治家之計畫與希望之成功。蓋十七十八世紀之人才，尙未十分達到覺悟此種獲得究竟與英帝國有若何關係之程度，若論及英國於一六六五年之戰勝，新亞摩斯德登 New Amsterdam 及英法在印度之戰，不在此例。

拿破崙時代，英國始思及戰勝之和平，可以鞏固其帝國，及其海外之利益。讀拿破崙侮慢英國之一語，一店主之國耳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可證世界政治，於十九世紀之初，已入歐洲之外交範圍，而亦促成英國陸海兩軍之活動。當時歐洲大陸各國方竭其散漫之力，以阻拿破崙之侵略。一八〇二年之阿墨安和約 Peace of Amienan 使英國多數選地給予法國及其聯盟，此皆爲其有胆識之海軍將校在海外征討所佔領者。但同時西班牙割初尼代德 Trinidad 於英，而荷蘭之西倫則由英自行奪獲矣。

一八〇五年之特拉發耳加大戰 Trafalgar 法蘭西、西班牙，將海上霸權悉行斷送，歐外之世界，由西法兩國方面言之，英國可操縱裕如，而自此法蘭西、西班牙對於英國殖民權之發展，不能作有效力之抗拒矣。拿破崙時代之最後十年，一切事務完全入於英人之手。丹麥與荷蘭因時勢所迫，不得不與法蘭西聯盟。於是英佔其好望角並將荷屬圭那 Dutch Guiana 之北部

佔領毀丹麥之海軍。西班牙不欲與法聯合之程度，雖與他國相等，然自一八〇八年後，在海外所遭之損失，觀之，類似伊奮勇挑戰之結果也。葡萄牙因皇帝逃於巴西，及拒絕與法蘭西聯盟而得保持其殖民地。英吉利對於該國在亞非利加及亞細亞之領土，未加蹂躪。因該處在半島之戰時，Peninsula War 曾爲彼等之貴重友好之根據地也。

一八〇九年，瓦哥拉母 Waterloo 大戰以後，拿破崙之權勢在歐洲達到極點，但在海上却無能力之可言。是年失克馬 Cayenne 馬提尼克 Martinique 三尼哥路 Senegal 及三頭達米 Santo-Domingo 翌年失葛德路樸 Guadeloupe 布邦島及法蘭西島。於一八一一年英復佔據其瓜哇。

在拿破崙戰爭時代，亦即英首相韋而哇里 Lord Cornwallis 及衛來斯里執政之時，英國在印度竭力擴張領土。當維也納會議 Congress of Vienna 正從事於辯論條文之時，英國適與乃巴路之葛克思人酣戰。馬拉他 Mahratta 之最後一戰，於一八一七年至一八一八年切實舉行之。大不列顛之亞非利加帝國建設之開始，其當務之急，即使思拉利安 Sierra Leone 於一八〇八年成爲皇室殖民地，並爲三尼哥路 Senegal 及干比亞 Gambia 問題，與法以干

戈相見。拿破崙權勢崩潰後，英於一八一六年在西非口岸設立巴思而城 Bathurst。當英佔據好望角時，即擬在南亞美利加，發克路蘭德羣島 Falkland Islands 對面之海岸，設一根據地。此處於一七七一年與西班牙之協定中，即獲得佔領權。但未實行殖民而已。此處可使英國控制由大西洋至太平洋之通路，其險要正如好望角之控制大西洋至印度洋之通路，及直不羅陀 Goa 控制由大西洋至地中海之通路也。由好望角發出之征討軍，於一八〇六年六月在柏拉大河登岸。克服不宜諾斯其利斯 Buenos Ayres（今阿根廷之京城），並迫該處居民誓作喬治第三之順民。西班牙移民因向其要求獨立被拒絕之故，聯合土著，立即叛亂，並強迫英國屈服。於一八〇七年復遣大接濟隊襲擊忙提維都 Montevideo，並進至不宜諾斯其利斯。英雖有極重軍旅，且有海軍切實護衛，然其將校缺乏胆畧，卒中人計，迫而屈服，遂退出不宜諾斯其利斯及忙提維都。此後則從未再遣新軍。在南亞美利加之機會既失，不復能如在他洲之願盼自雄矣。

自十七世紀中葉，至拿破崙時代末葉，歐外領土權之轉移，與十九世紀極為重要，並深影響於歐洲各國中間，自維也納條約 Act of Vienna 起（一八一五年）至凡爾塞條約（一九一

九年) 止之關係也。

## 第二章 蒸汽動力與國家主義 (1789—1848)

民族或國家之尊嚴，全在文化卓越及操軍事上與經濟上之霸權。此種概念，根生於法蘭西革命及拿破崙戰爭時代，而於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推廣之遍行天下，同其誕生者，為國家主義及蒸汽動力引用於實業及交通。

至於國家自覺心，於各國發展期中，何時發現，學者意見龐雜莫衷一是。歷史家有推論西班牙至費丁南德 Ferdinand 及以茲把拉 Isabella 時代，為國家主義之起期者，在英國則推至亨利第八 吳祿西 Walsey 以利沙伯 Elizabeth 西班牙大戰，或推翻思徒雷登宗室時代以後者，法國推至查理斯第七，或亨利第四者，荷蘭推至巴尼外露得約翰 John of Barneveld 瑞典則推至哥斯他烏哇撒 Cusavus Vasa 者。總之，人所共認者，國家自覺心，在歐洲諸民族間，至十九世紀開幕以後，方始顯現。無論任何國家，於其人民確實肩負國民之責任，及享受國民之利益以前，若謂其自覺心已脫胚胎時代，殆難遽信也。在英國及其他各國人民開始感覺，屬於何種政治組織之責任及利益，萌芽於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中間。但由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中間，此種思想甚為發達，儼然成其生命之一部份。在法蘭西革命前，國家自

覺心尙未發現。緣於國際衝突時，除居於戰地者外，其生命財產不受劇烈之影響，即在戰地者其破壞亦比較的輕微。蓋當時之軍隊不特渺小，且由專門之軍人組織而成，其軍備之捐稅，不及暴君之揮霍特甚。更無強迫徵兵制，使舉國感覺犧牲之痛苦。以故人民對於戰爭皆漠不關心，良以其勝敗利鈍不足以動其念也。是以多數國家今年爲仇敵，明年或聯盟焉。在法國革命百五十年前，國際間友而敵，敵而友之變化屢見不鮮，如欲追尋其聯盟之遺跡，憂乎其難。總之此種戰爭非人民之戰爭，亦非因戰士及納稅者，懸於目前藉作激刺共認之目的而戰爭，此種證據見於是時之散文紀。國際之惡感，如今日所習見者，雖美國實事記者楊阿思，英國日記大家白樸思之記載中亦無之。

謹略舉數例。不能操英語之德王，能被召就正英國王位，其後嗣却保有在德國之王權。英國平復美國革命時，敷衍了事，其所出之氣力較其實力相差遠甚。先年法國防禦加拿大時，即此情形。且僱法兵與美作戰，英亦不覺錯誤。西班牙，法蘭西，英吉利曾未用其海軍勢力爲其人民攻擊北非海岸之賊寇，而使地中海得以安全。居地中海之法人亦不希望其國主爲彼報復摩爾之劫掠。法國貴族恒置其個人及階級利益於國家利益之上，充其極，縱領外兵入境亦所不恤。

此乏國家觀念使之然也。人權宣言於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公佈。此爲歐史新紀元之開始，亦爲歐洲自由進化之關鍵，物極必返，其勢然也。此後革命之精神已深刻於歐人之心。歐洲各國德謨克拉西之天演已與國家自覺心打成一片。法爲先導，故當人民之自由受危害時，外人則成爲國敵，防禦國家即仿禦自由。一七九二年之哇祿米 Valmy 及金麻樸 Jen-Handes 之戰，在法國方面言之，即爲法國人民之戰爭。其宗旨爲保護其所貴重之自由。故對於作戰之原因，實非茫然如往昔者。於是今後二十年中，歐洲改換面目矣。拿破崙率兵所到之處，向人民演說，使其反對其國主。拿破崙遂藉宣言間諜之功，以減少敵人之抵抗力，而謀求壟斷敵國政治經濟之特權。其對已被壓制之民族則曰：『脫離異族轄治而得釋放之時，鐘業已擊打矣。』其勸告受經濟壓迫之民族則曰：『時期至矣，曷興起以攻爾之敵。』以致大多數國家不得不與法聯盟。雖有害於本身之利益，又不暇顧及也。拿破崙於此時期，撥弄一時，頗爲自得。然不久，則出爾反爾，又適以自制。作爾自縛，此則非拿破崙始料所及也。蓋其人民所接收者乃其所傳之主義，非教師也。法國革命之精神，由其自己隊下傳佈於民間，致使第一次帝國一蹶不起。一八一三年之來不濟哥 Lepanto 一戰，合六國之力，羣逐拿破崙於法蘭西境內，而告捷者確爲

青年日耳曼人，緣彼等由新國家主義得到新能力，亦猶法國新青年之於哇祿米及金麻樸之戰爭也。

政治家慣於專權。各國首領幾千篇一律，於其行政時，失去符合潮流因勢力導之宜，決不絲毫覺悟使彼等居此高位者，即此時勢潮流也。於彼等方誤認此時勢，爲彼等所創造，故其爲所欲爲之時，即其權勢逐流以去之日。服務政治之人及其助手，尙將其失敗之原因，歸過於人民無定見，而不知其咎固在爲首領者專事一時跋扈恣睢，忘却調理輔導之責也。又彼等既欲鞏固其地位，遂作守舊派之先導。換言之，即欲將已經前進之時針，設法使之退回也。此種心理即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條約起草員之心理，既逼法蘭西退至拿破崙以前之疆界，復平分戰勝之贓品。彼等遂聯合軍力從事，使世界不再受擾亂之企圖。毅然宣言各國疆界照彼等所規定者，不得變更。各國國民不得變換其元首及政體。但法國人民當革命及拿破崙時代所有之行動均成爲擾害世界和平危險物之標本，因其發生帶破壞性之主義，其目的則在推翻現在存在之政體故也。

出席維也納會議之政治家，於考量國際關係時，拒絕根本研究。彼等以爲欲在歐洲造成一和

平時代，最要者即使各大國締結條約，互相遵守，各該國在領土上在政治上各保現狀不得變更，或發展，所謂維持原狀 *Satus Quo* 是也。若各大國果能遵其規則，保守其領土上之現狀，則維也納會議勢力平均之政策，自然可行，而各弱小國家亦能勉力支持，新政治之組織若不再應時而生，則衝突之原因自易免除。此歐人歷年侵略交相疲敵之結果，獲得一時之相當覺悟也。

此種觀念固甚善矣。而此會議之原則，又經各國協力之提議，亦各首肯實為國際向上之第一步，而可抱樂觀者也。所可惜者，其利益之限度，不能滿足高掌遠蹠者之貪心。職是之故，遂不能實行，蓋一方面因其定性之根深，一方面因英之海外侵略政策不願受限制之事實，致此觀念遂成爲不可能。俄、普、奧三國之神聖聯盟，至布爾本 *Bourbons* 恢復其王位時，遂得擴充加入法國。自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二年，此聯盟相繼在愛拉沙伯祿 *Aix-la-chapelle* 克爾路思 *Carlsbad* 提柔堡 *Troppan* 雷巴思 *Laybach* 及維柔納舉行五次會議。討論共同出兵，制平日耳曼，意大利兩國之德謨克拉西運動，保護土耳其領土之完全，及援助西班牙，使其殖民地不得脫離其權勢，究其實所討論皆爲無效之企圖。但國家主義與德模克拉西既合

手同工，彼此不離，則其勢力有非梅特涅及其助手所能壓服。彼等不明利用之方，故其守舊勢力反被此種維新勢力所粉碎。

國家主義，飽受蒸汽動力所造成之經濟變動，遂促成日耳曼、意大利兩國之統一，至於土耳其之被宰割，以及拉丁亞美利加之諸共和國之成立，均係受此催動之所致也。亞利安民族以歐洲爲其起點，遂勇往直前，而欲持世界之牛耳矣。歐洲百餘年來，所獲者均係肥美獎品，致其國勢頓隆，倍加豐富，但在歐內互相仇視，競爭不已。海外市場及原料既受國家主義之催動，則國際衝突自然捲入世界大戰中之大戰也。

茲先略言蒸汽引用於交通實業之起始。在法國革命十年前，瓦特及樸祿頓兩發明家 Watt and Boulton 始在北明翰城 Birmingham 製造蒸汽機器，然非到蒸汽引用於交通事業時，採用新法之工業，並未根本影響生產量。汽船之用始於一八二〇年。鐵路則始於一八三〇年。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十年間，鐵路事業在英法比美之經濟界大爲活動，亦實爲最重要之經營。法國津貼鐵路建築辦法，始於一八四二年；奧國始於一八三八年；普魯斯、西班牙始於一八四八年；俄羅斯始於一八五〇年；而葡萄牙則始於一八五三年。鐵路修築事業，在

德意志、意大利、匈加利進行甚緩，不其擴張國境狹小故也。但至其覺悟經濟發達端在鐵路，而鐵路建築，又非政治統一不爲功時，德、意兩國之統一遂告成功焉。歐洲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〇年之二十五年間，因鐵路交通之發達，多數大規模之工廠，應時崛起。蓋鐵路能運輸煤斤，裝載原料，且能散佈製造品，而工人亦可藉以易集一處，遠近如一矣。汽船則能使海外世界，與歐洲接觸，倍加密邇，正如鐵路能縮短距離，使歐洲各國先前感覺天涯地角者，今則近如咫尺矣。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煤、鐵兩物變爲富國強兵之唯一原素。工業與商業既已頓改前觀，則戰爭之目的亦隨之日新而月異。安全與隆盛既爲支配一國外交政策之兩種考慮，則今而後之政治家所着想者，煤、鐵、鑛、工廠、鐵路、汽船、人口及煤站之中心。而外國市場原料食料，亦同此重要。以故國際關係遂不得不適應此世界式的交接之新問題。人類既知覺安全與隆盛爲一而二二而一之問題，則征略之目的，不再限於侵佔一國之領土或其他物質之奪獲，乃在奪獲敵國在世界所得之某種特權與利益。於是歐人侵略之目的物，又爲之一進。

選舉權之普及使多數人民參與政治，則政治家之顧全輿論實爲要圖。急切要求選舉權者，多

係用蒸汽動力勞働之無選舉權之工人，而工人中普通知識最早之表示，係在工廠林立之諸城。軍備之需，戰爭之費，今而後須審慎規定，以免遭其反對。而人民之愛戰心，尤須預備之，此亦同一緊要者也。實行此種教育，則端賴演說之宣傳，學校與新聞紙之功至大且鉅。十九世紀之新釋語，可括於爲國而死，芬芳尊榮 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八字。爲國而死之事不僅在國內，而多半係在海外。自尊與國家榮譽心於教授忠義之道時，必首先提及。而於文化之理想——即肩荷白人重擔——尤宜三致意焉。

吾人試讀各國國會，所提關於通過強硬外交政策及追加海陸兩軍經費種種辯論之紀載，即知世界政治時代之政治家所利用者，大半爲其國民之恐懼心，及貪婪心。故其立論不外吾方應防禦此或彼也；吾方應預知某欲侵犯吾之此或彼也；應援助此國或彼國使之自由也；禁止此國或彼國脫離其主之壓制也；應與此國或彼國聯盟也；應擴張吾方主權或勢力範圍，至於此或彼也，雖無直接原因以侵佔其領土，攻擊其國家，此些事亦不必問，何以故歟，設吾方不捷足先登，則卒必被他人攻擊，而亦必喪失吾方之威名，與佔領之土地及特殊利益。其結果必使國家安全大受危險。不但吾方之市場不能增加，反將盡數失去矣。以上之言，即爲十九世政

治家之辯論法，以激動國人同憤之調也，所以猜疑與仇視，在國際間因之以起。此種猜疑大非昔日仇視，限於少數人者可比。此乃純粹新式之仇視，全國對全國也。回顧十九世紀之戰爭，吾人常見國與國爭，民與民仇，而其所爭執之問題，不過僅與少數投資家及商人有直接關係耳。

於本章所討論之時代，工業，交通，軍備之變遷，尚在幼稚時期。以上所舉之解釋，初見之類似自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一切特殊情勢之預言。其實不然，吾人不必遠求，即在維也納會議後，即能見國家主義之精神，如何羽備毛全，活躍於國際間矣。茲願申論者，拉丁亞美利加之獨立運動；法蘭西對北非之干涉；希臘自由大戰爭；麥西邁德阿李脫離土耳其之四事。

當拿破崙襲擊西班牙時，遂走其皇室，置其乃弟約瑟於王位，於是西班牙在美洲之各殖民地皆得其數年所渴望之機會，而步美國之後塵。一八一〇年智利 Chile 烏儒圭 Uruguay 卽倫比亞 Columbia（是時包括厄瓜多國 Ecuador 及委內瑞辣國 Venezuela）不宜諾斯其利斯 Buenos Aires（是時包括阿根廷國 Argentine 巴拉圭國 Paraguay and Bolivia 及波利非亞國）與墨西哥一致叛離矣。皮魯 Peru 於一八一一年繼之，波利非亞於一八一

三年將西班牙在南美洲之主權完全剷除，並逐其民於加拉架（Galapagos）境外。墨西哥亦於是年宣布獨立。此種變局，自非歐洲所能承認。自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經過種種恢復運動後，神聖聯盟提議強迫西班牙殖民地仍歸於西班牙統制之下，至於如何實行曾經疊次集議。在一八一二年之維柔納會議（Congress of Verona）決定共同出兵辦法，即刻襲擊西班牙，同時恢復費南德第七王位，且命令法蘭西遵行之。是時適英國政治家康寧（Canning）將奉派為英國外交大臣，伊反對恢復西班牙在美洲之殖民地之提議。按當時情形，不先求得英之許可，任何征伐為不可能，此議遂寢。因之英國與歐洲意見紛歧，致使美國有警告歐洲之能力，而宣布門羅主義。其宣言大旨謂欲將歐洲治度伸及美洲半球，無論至於何處之企圖，美國定視為對美不友誼態度之表示，美雖有此警告然，西班牙所以不能恢復其殖民地者，實其自己之衰弱故耳。果其實行之，英美亦難反對也。維柔納之失敗，固使南北美離開歐洲擴張領土之角鬪地，亦使美國立於世界政治之外有七十五年之久。果神聖聯盟真實出兵至中南兩美援助西班牙則彼等定能尋得久住該處以便自助之口實。以上所論係拉丁亞美利加獨立之大概情形也。

法蘭西數百年來並未設法保護其船隻及其國民脫離地中海內巴巴瑞海盜之危害。即當拿破崙破崙登奏凱之時，法國離岸不遠之船隻及其領土，竟被地中海亞非利加之居民常相襲擊劫掠。法蘭西爲打破此項侵略及復興殖民事業起見，遂於一八三〇年佔據阿耳及爾國 Algèr ria（北非洲）不數年進據康思丹 Constantine 至一八四四年始與摩洛哥 Morocco 兵戎相見，侵略非洲之開端已見矣。其後不過兩代之久，法國竟獲得龐大之富源，並使其不得不用紆曲手段，與其敵國英吉利聯合，蓋此國即使其喪失早年殖民帝國者也。（詳後）征略阿爾及耳之活動，適將開始，布爾本之朝代即行解體。路易腓立比 Louis Phillips 繼續追蹤查理斯第十之外交政策，並未變更，今而後外交政策不再爲一朝一代之專有物，並已浸入法國人民之自覺心也。

希臘自由大戰爭爲歐洲各國種種陰謀之嘗試。犧牲土國屬民之企望，專顧其政治家所謂之各該國特殊利益之第一章。當一八八二年維柔納會議時，賽爾維亞，希臘叛離土耳其之事端，曾經討論。各國因恐他國獲得管理此項釋放領土權，遂決定不許減削土耳其之主權。寧肯維持土耳其之現狀，不欲使他人或有漁利之機，至於不顧其同道友備受殘酷虐待，爲如何殘忍

無恥皆所不計也。

賽爾維亞於一八〇四年，首先叛亂。雖其首領常相血鬥，及維也納未經承認其獨立，不無阻撓，但歐布瑞歐維池（Milosh Obrenovich）（以暗殺革命黨元勳而繼王位）於一八二〇年由土皇取得王號，及賽爾維亞半部自治之承認（因俄羅斯暗助賽爾維亞故）與國及其他各國皆反對賽爾維亞之要求。翌年希臘叛起，自亞得利亞海至伊真海羣起響應，希臘死戰六年，卒獲勝利。土耳其其力終不支。當是時，土國之種種慘殺無辜事件，雖已激起歐人之恨惡，並獲得其同情，但英、法政治家均袖手旁觀。反對干涉之舉動，彼等所畏於希者，適與賽同。蓋希、塞皆屬於俄國、希臘教，故各國皆疑俄利用愛國運動，而伸張其政治勢力至地中海也。

至終俄羅斯難再緘默，遂宣言將欲實行干涉。英、法乃互相聯合竭力保護土耳其，破壞俄羅斯使其不能以『解放者』地位自居。而土埃之艦隊在納哇瑞歐（Navario）被法、英、俄所搗毀。當俄羅斯單獨向土國宣戰時，法即出兵比樓達尼蘇（Peloponnesus）。土敗時，英、法竭力減少其領土之損失。以故為運動出力獨多，遭害獨重之西司里（Thessaly）、易比路（Epirus）並伊真各島仍歸土之轄下。希臘之君國受英、法、俄三國共同之保護始能成立。伊歐尼度、亞羣島，

在維也納會議時，即指歸英國，其意在山此重要地點能阻撓俄國，使其不能實行其分外勢力於巴爾幹半島之尖端也。

此一場惡烈風雲，雖如此暫告憇息，然爲時未久，復有攻擊土耳其者，誠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矣。有麥西邁德阿里者 Mehemet Ali 阿拉巴 Albania 冒險家也。於拿破崙征略後，自居爲埃及之首領。希臘自由大戰時，多方援助土國。遭遇納哇瑞歐大變後，伊即重新建築埃及及艦隊，惟不滿意於土皇。因其既未獎其功勳，復未承認其勞績至適當程度，遂遣其子伊布瑞 Ibrahim 征討敘利亞於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二年冬，果克服之，遂倉卒佔據大馬色 Damascus 並進至小亞細亞又三次告捷。最後之戰，係在道伊蘇 Taurus 山北之叩尼亞 Konia，赴君士坦丁堡之道通也。

其艦隊同時在地中海響應，遂逐土耳其退至他大尼里海峽 Dardanelles。俄羅斯干涉之，竭力救護土國，並發言欲派艦隊及陸戰隊保護君士坦丁堡。英法窺其詭計，亦干涉之。至一八三三年和約成，土割敘利亞及基利加 Cilicia 與麥西邁德作爲終身食城，並加埃及及世襲首領之徽號。

一八三九年，土耳其欲逐麥西邁德於敘利亞，但被其子伊瑞布大敗之，土艦遂退埃及。麥西邁德受法之輔助，要求土皇准其世襲，佔領其軍事管理下之一切地土。英吉利猜忌法國，疑其目的在管理埃及與敘利亞，遂與奧、普、俄聯合保護土耳其。法國輿論大譁，高聲主戰。此時果法有作戰之能力，則戰事定不免矣。爲和平了結計，操縱法國外交政策之提爾·里塞不得引退，吉那·吉那爾繼之。土耳其進據阿克·阿克，並迫令伊布瑞退至埃及。麥西邁德雖失敘利亞，基利加兩省，但由倫敦條約賺得其所失矣。蓋該約承認埃及自主及麥西邁德世襲統治權。

法人之心氣，自拿破崙遺尸由聖海里納 *S. Helena* 運回後，頗現鎮靜。在殘廢院之葬儀，實爲非常之表示，但由輿論爲埃及辯爭之沸騰，及崇拜拿破崙之熱烈觀之，頗足證明，法已忘却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八年之挫折，並已預備成熟欲乘先年榮耀之紀念，而建設法蘭西之將來。拿破崙之赴埃及，敘利亞係乘風船，故其在近東商務之利益，並不顯著。但至一八四〇年因其鐵路汽船之發達，工廠煤鐵之充實，法蘭西遂變爲有世界異想之國家。其所蘊蓄者厥爲一物，即強權能致富而已。但其他歐洲各國正與法同一異想，亦各思力爭強權也。

### 第三章 列強之興起 (1891—1918)

凡爾賽和平會議於一九一九年正月開幕，集於巴黎者二十七國，聚首一堂，議訂加於德國及其聯盟國和約之條款。事先於秘密預備會議中，法、英、日、意、美五代表，不求同意先自組成和約起草委員會，藉此擯棄其他各國，使其於考量條文時，不能發表意見。重要協商及參戰國有共同關係者，於每委員會每參議會准各派代表二人參與之。此參議會即為最後取決之法庭。其他次要各國，不許派代表參與參議會。只准合派代表五人參與各委員會而已。雖經各國嚴重抗議，該五國概不置理。對於此種辦法，竟堅持到底。彼列強既得勝利，則應負責行和平之責任。此數語為其獨一理由，故決定和約條款，及後日解釋此條款之權，應納諸其手。此種理想決非新奇，乃追踪十九世紀外交遺傳之故技也。始創之於維也納會議（一八一五）擴而充之則在巴黎會議（一八五六）及柏林會議（一八七八年）。此次會議所變更者，祇在擯棄德、俄、吸入日、美耳。以陸海軍之廣大，戰勝之餘威，專擅要脅，以解決戰爭所生之問題，由來久矣。祇謀一己之利，不顧他人之害，若戰敗國及弱小協約國，或中立國，無論重輕，不過均為其代價而已。自拿破崙時代，至歐洲大戰以來，中間垂百餘年，此種無理性的把持，逐漸擴張，凡有關於人道

幸福諸問題莫不受其支配。彼強國動輒言戰。所以維擊和平之唯一方法。即使健者相和協。故外交之目的。專在求滿列強之所欲。至於其他國家民族之運命。自由。安全。興盛。及幸福。均聽命於其政策及野心之下。

惟此種計畫欲使列強各各滿意。究不可能。故忽而分散。忽而結合。遇有特別戰爭。則結合之。和約簽後。又自行瓦解。彼等於平時構成協約。專為保護及增益在世界各處之利益。一旦衝突之新因興起。則此種協約對其自利之常態。了無維持之能力。

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列強所最關心者。即保持維也納會議所定之維持現狀政策。君主與政治家皆懼德謨克拉西運動。深恐此項運動。如在他國成功。必影響及於各該本國之內政。俄。奧。視新興之國。帶有種族復興彩色者。決不能不感覺此種復興之先例。而動其心。彼之顧慮。在恐其權勢將根本動搖也。於一八三〇年。比利時脫離荷國。列強視之。不特破壞維也納議案。且足使被分割之波蘭人。得新盼望。並激起意大利與巴爾幹半島之鉅大運動。而匈加利分離黨運動之反應。險及於俄。實與奧同。但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失敗後。列強始覺悟。彼等之重要危險。乃在鄰邦之陰謀。革命運動如無外援。定不成功。如受分離黨擾亂之國。能自由遏制不受干涉。則

其黨勢定無足懼。一八四九年俄助奧以攻匈此爲欲達神聖聯盟目的之最後一着，卽憑國際協力以遏止帶破壞性之政治運動是也。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運動大興除法國外各處均呈沸騰之勢。當時法之歐雷 Orléans 朝代業已推翻。共和國成立後，亦能建設有力之統治權。但共和國承認欲求國家利益，必須繼續廢朝之外交政策。主義與理想，在實業將萌芽時代，不能與爲此同一主義理想爭鬥之他國人民，所表示之空幻同情，而受降服，所以一八四九年春夏相替時期，法派一支隊至意大利推倒迦立伯堤 Garibaldi 之羅馬共和國。路易腓立比之諸臣並不中止查里斯第十諸巨所發動之阿耳及爾征略隊。不特此也，彼等雖用自由之名，提倡革命而握大權，但對於豪俠法人袒護波蘭人一切之企圖，竟加阻止，在代議院關於波蘭事件動議之著名回答『瓦薩安穩』Order Peignin Warsaw 之一語至今尙傳爲佳話。法人既覺悟外交之需要根於國家利益，則此後決不容國內之騷擾，政府之變更牽動外交。故帝制政府，共和政府，神父政府，反對神父政府，理想政府，實際政府，無論爲何政府法國自一八四八年以後，在世界政治中所有之行動，所居之地位，始終抱一宗旨，卽保護並加增伊所信之海外貿易利益也。

此種新態度，（在世界政治中實爲強性之激動力）於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後，躍動於德境。在富琅克弗爾城之預備會議中，決定召集全德大會，創造新德意志帝國憲法。德國聯邦之軍隊亦忠於統一主義。吾人倘專視普奧之爭權，而論德國之革新，則對於德國諸聯邦內部之爭鬥，及一八五〇年爾富及富琅克弗爾國會運用之勢力，實難明瞭。吾人亦不能將革命之失敗，純歸於一種原因。（德國革命家失敗後多逃往美國）總之反對革新派之勝利，勢難永久。大多數之德人並未拋棄革命事業，而其所以輕視共和主義，實因其本有之守舊性尙未盡滌除而已。新工業制度，鐵路及海外貿易發達所呈之機會，使德人構想統一實爲公共利益 *Summa in Bounon* 之先着。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無情之普魯斯在畢士馬克指揮之下，爲一朝代一階級之榮譽，不但剷除其一己之自由，而更毀滅隣邦之自由。此種觀念早爲吾人所共認。但非概括十九世紀之末葉，影響中歐政治之經濟潮流也。

果非德人在新歐洲甘居下劣，則彼等必須統一內部建成強國。鐵路之建築，不但須用資本亦須互相聯貫。所需之煤尤須自由採取。爲發達一己之工業，則抵制外貨一道，更必須取共同保護政策，輸入海外原料尋求海外市場，則亦必須聯合一氣以企圖之。德意志意大利於生存競

爭中，處此新經濟情況，舍組織龐大政治外實無他策之可言。

德意兩國內政之統一，及匈加利之國權重新組織，建立雙君帝制，此種舉動決非政治家能力所促成或阻止之，更非其能力所可操縱之，吾人雖不欲將此三中歐國家統一之進行，歸功於世界政治之覺悟，但當歐洲各國既經稱強之時，則德意志，意大利，奧匈帝國之應時而生，實為不可避免之事。任何人焉，不能加以否認者也。

自一八一五年後，世界情勢大改局面，各國政治家是否充分感覺在此世界所居地位之不利，尙屬疑問。彼等所能辨別者，如不統一則對於交通工業之發達，無論在國內或在同血統同語言同文化鄰境，俱生莫大障礙。於創立各種政治組織進行中，德，奧，匈，意，四國人民常假已經統一國家之輔助，互相爭鬪。同時美利堅亦為統一同一之宗旨，從事死戰。當舊世界組織中央集權，頗行順利時，在此新世界內，省權與聯邦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南美，與北美相同。而日本同時為中央集權之爭，亦有同樣之進行。

英，法，俄，對此新局面，已有迎合之預備，故彼等之興起而為強國，並無內外搖擗之表現。彼等能為諸國先進者，亦以握有此種利益故耳。彼等組織自然之聯盟，保持其藉地理及先成統一所

得之優勝地位，使後進者不得加以危害。

至於其他各國興起稱強，預備中之重要事項，可以簡略言之：

德意志帝國之成立，由於普魯斯種種運動。其所取之步調爲：(一)利用一八二八年及一八三三年日耳曼聯合之基礎，此種聯合普魯斯由一八一五年即提倡之；(二)一八五一年在德勒西西（薩克索尼亞之首府）重新組織一八一五年之日耳曼聯盟；(三)聯奧攻丹麥，結果於一八六四年將丹麥在書萊斯維奇 Schleswig 及哈祿思丹 Holstein 之權利掃除；(四)聯合北日耳曼之小邦與意大利攻奧，並攻擊南日耳曼之諸小邦，於一八六六年皆爲其所敗；(五)遂與於日耳曼聯盟之外，吸入普魯斯之日耳曼領土；(六)建設北日耳曼同盟普爲首領；(七)藉南日耳曼諸邦之助與法作戰，結果於一八七一年佔領亞爾薩斯羅蘭 Alsace-Lorraine 並建成德意志帝國。以上係德意志帝國稱強之由來。意大利由於撒丁君國 Kingdom of Sardinia 之擴充，及其革命家迦里伯提 Garibaldi 之私人活動（常經政府否認）創成之，其手續簡括述之如下：(一)撒丁聯法攻奧於一八五九年吞併倫巴爾提 Lombardy（意大利北部）給法以撒哇 Savoy 尼思 Nice 作酬勞；(二)於一八六〇年毛地納 Modena

巴爾嗎 Parma 杜斯堪尼 Tuscany 驅逐其首領，與撒丁聯合（三）迦立伯提襲擊西里，達其內地推倒納不勒斯（意之南部）君主國，該國亦於一八六〇年與撒丁聯合（四）於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意大利君主國在都靈 Turin（意國撒丁之首城）宣告成立（五）意與普聯合攻奧由一八六六年之利約獲得威利西亞 Venetia（意之北部）（六）一八七〇年意政府佔據羅馬城及多數教皇所轄國。當法敗於德之際，伊遂強迫法將於意大利進行統一時，法國保護教皇主權之軍隊撤退，此意大利成立之大概情形也。

奧匈之成立造因於一八六六年之戰，普魯斯將奧由日耳曼同盟逐出。與國迭經波希米 Bohemia 匈加利及意大利領土內所起革命之摧殘大為衰弱。至匈加利之革命，雖於一八五九年藉俄之力得以制平，但在一八五九年及一八六六年之戰爭，相繼將倫巴爾提及威尼西亞失去。當奧在日耳曼聯盟內失去地位時，實無力應付匈加利之各種民族騷擾。於是在奧之日耳曼民族不得不自行選擇或任此帝國消滅，或與他民族分權。以故於一八六七年奧匈始調解妥協，自此帝國改為雙君主制矣。自此奧匈有同一之君主，但內政則各自獨立。兩國對於各該境內之其他民族，一切處置法，如適意時，可自由取決。故奧在其國內壓制捷克人及意大利

人而給波蘭人以自主權，並將烏克尼亞人歸其管理；匈牙利則許克羅亞人在阿葛拉 *Agria* 得立分議院，但虐待儒馬尼亞人。此種獨特政治之組織，若就德意之國家意義言之，決不能稱爲一國家，其政治之生存似乎依賴德意志帝國之強，巴爾幹各國之弱。但雖屢經國民運動之摧殘，每況愈下，而此多種方言之雙君帝制能以生存者，實因共同經濟之關係。異族人民屬於一種強大政治組織之下，所得之利益有以致之。不但能與列強競爭，更能設置工業交通之需要。

當美由英取得獨立時，不過沿大西洋一小國耳。人口不及三百萬。但就政治統一及國家思想之發達觀察之，此新共和國最幸者是其文化及方言之統一。先年之移民多半操英語，雖其中有一部份係非英屬，但亦北歐之民族，與其原來之殖民同一種類也。職是之故，國內並無種族宗教抵觸之難題。其統一係成於各聯邦自奮之聯盟。其辦法各保各該邦之界限，所捐輸於中央政府者，只其權利一部份。因黑奴問題，南北漸漸分離，黑奴之在北也，因其不甚有益，固已絕跡。但在南方對於農業之發達類似不可缺少之份子。

當美國向西陲發展時，多數新省加入聯邦，此新省輿論強半均反對蓄奴制。以是南省漸成聯

邦之少數省分。南方十一省恐其大受壓制及奪其蓄奴利益，遂欲脫離中央。北省否認之，遂繼之以四年大戰。英、法與南方表同情，幸未實行干涉。北方卒勝，合衆國之統一與其壽命之連綿，於一八六五年血戰得以保證矣。

日本之解除海禁與外人往來通商，係由於美國之干涉。自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八年，美、英、法、俄與其將軍府磋商之通商條約宣告成立。惟列強誤認將軍爲日本之國主。伊固爲封建諸王之暫時掌權者，但將軍府確處於強霸地位，非合法之國主也。其勢力甚大，握權垂二百五十年之久。而失意之其他封建諸族，遂乘國民忿恨將軍屈服外人之時機，起而反抗之。所以承認外人迫定條約之結果，促成一八六七年將軍府之解權。及一八六八年合法國主天皇政府之復興。然內亂因之以起。但帝制派終獲勝利。封建制度於一八七一年完全廢除。日本遂得登政治統一之途徑。國家自覺心生於圖存之天性，日本遂開始模仿西洋文化，俾成爲世界強國之一。當德意志、意大利方致力辦理內政統一時，奧匈欲與列強並駕齊驅，非不可能。惜其民衆多係異族，爲併成一國之問題正相爭角。而英、法、俄已在近東、遠東，奠定其政治勢力之基礎。藉兵力強迫吾國割讓領土，准許通商利益之政策，英、吉、利導之於先，他國繼之於後。一八三四年清帝

道光見於英由印度輸入鴉片爲害甚巨，思所以除之，於是有禁止鴉片貿易之令。按清帝此舉並不違背條約，蓋東印度公司之特殊利益是時亦已滿期矣。惟此種貿易英人獲利最厚，故不欲停止。經數年之交涉，英卒對吾宣戰。其近因則爲吾國拒絕賠償所毀英商干冒禁令運來鴉片兩萬餘箱之損失。英且要求取銷禁令，仍須繼續通商，並應保護之。時清政府用人不當，忍辱求和，遂於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英迫我割香港開五口岸與之通商，並索賠款。次年附約規定值百抽五之稅則，且迫我容納治外法權之綱領。自是吾國開始受歐人猛烈之侵略矣。一八四四年美法亦與吾定通商條約。是時各國對吾通商大有爭先恐後之勢。故由西伯利亞侵入之俄羅斯亦加入之。一八五六年有風船一艘掠奪爲業，其船主雖爲華人，但懸英國之旗。經吾巡洋官吏上船捕數水手，並扯毀其旗幟。英乃藉口扯毀旗幟爲侮辱國體，向吾重新宣戰。法亦聯合加入之。一八五七年五月吾軍艦被其搗毀。是年末估據我廣東。至一八五八年乃與英法美俄簽訂條約，准許保護其商人及船隻各種辦法。因天津條約之故（一八五八年六月）通商口岸亦大爲增加。法國在後印度之主權亦承認之，並割阿穆爾省於俄國。一八五九年英大使潛赴北京，途中遇刺。英法遂又對吾宣戰，直入都城焚圓明園，迫吾國實行天津條約，許傳

數，賠鉅款，並准各國公使在京居住。當此之時，一八五八年法爲一傳教士被殺之故，對安南王宣戰，佔據西貢，安南遂屬於法。

當英、法在與吾酣戰之際，俄取得阿穆爾省北界之領土權。於一八六〇年在北京簽訂種種條約時，俄公使以吾教主自居，藉機誘吾政府割讓烏蘇里江東之海濱省，以伊在該處已有種種設置故也。一八七一年俄復侵略吾內蒙，并宣言吾主權能重行該處時，再歸還之，吾卒割該處大部分於俄，且益之以賠款。總之自吾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永未得脫其佔據與侵略。吾國受歐人之蹴踏壓迫亦云酷矣。

日本開放之始，實與吾同。但其反應之方法則大異耳。美國軍艦第一次開放日本係在一八五三年，是日本與外人通商之始，緊繼其後者，則爲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五五年英、法、俄之通商條約是。然均有限制。其後於一八五八年此種條約乃擴大之，而許以無限制之通商。一八六二年英爲雪一英人於詬詈被殺之恨，遂砲擊鹿兒島，並索賠款焉。一八六三年美荷法之戰艦停泊于其下關之禁地，經其正式警告無效後，遂實行射擊，彼亦還擊之。後和約成，日亦賠巨款。翌年英、美、法、荷聯合作二次之砲擊，並敲索巨大之賠款。二十年後美國衆議院以此種行動爲恥辱。

遂將應得之賠款全數退還於日本（退還吾國者非全數）而日本國民經此種激刺，能發憤自強，恢復主權，振興人民，矢忠保國，所以日本之變為強國，不能再受侵略者甚迅速也。

在遠東各國之興起以俄羅斯一八二八年，一八五四年，一八七七年三次攻擊土耳其為起點。每次俄國皆明白宣布其欲使屬於土國之基督徒民脫離其管轄之意願，但其他各國皆疑其欲毀滅土者，其宗旨在得一起地中海之通路，並希望在地中海之東及波斯成爲無上權。此兩種宗旨英人視之實爲其海權及印度之障害，故英國之猜忌與反對爲尤甚。第一次大戰吾人已言之矣。爲阻止俄國使其不得管理君士坦丁起見，英法與其聯合強迫土耳其承認希臘之獨立。於是英法俄互爲希臘之保証人。此功成於一八三〇年之倫敦會議，蓋該會曾修改先年土俄所定亞得里亞條約之條文，並附一欸即准多惱河之馬祿大維亞及哇拉其亞 *Maldavia Wallachia* 兩小邦自主。至於列強一八四〇年干涉麥西邁德阿里不得使操阿拉伯語之土耳其屬民脫離土皇，則吾已述之於前矣。

一八一三年尼古拉第一以土國政變及慘殺無辜爲口實，要求土國准俄有保護土耳其境內之希臘教徒權。但於與英駐聖彼得堡大使私談間，則認其宗旨係使塞爾維亞，巴思尼亞，保加

利亞及多惱河諸小邦成爲獨立國，受俄保護耳。據其意，欲達此目的，俄國軍隊有臨時佔據君士坦丁之必要，並直言俄國決不反對英國對於克利堤及埃及之要求。當時恰遇法國拿破崙第三將登王位，尼古拉度之伊必不容於英，遂信英法協約爲不可能。與又欠俄之救命債，蓋四年前俄曾助與干涉匈加利之革命故也。諸方推測俄之攻土，當無掣肘。

尼古拉自一八二五年即位以來，因其國家爲歐洲受經濟變動影響最少之國，故對於國外輿論（國內無之）如何使事實與情感相混合茫無所覺。奧意雖爲讐仇，但決不容俄置身於巴爾幹再伸掌於亞得里亞海。普魯斯新建成日耳曼聯合國，方謀籍多惱河鐵路及汽船之便利，得到赴東方商路，自不需立于中歐及東方中間之斯拉夫之障礙。法蘭西爲土耳其天主教徒之世傳保護者，且亦在敘利亞操握重權，並以猶太聖地看守者自居，而更早思染指基利加，敘利亞及埃及之絲棉并其他富源。且拿破崙第三正需一戰以建立其朝代，并使法脫去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條約之束縛。同時英首相巴路穆耳思頓 Lord Palmerston 亦能諫諍維多利亞王后暫不應與法相齟齬，使其明曉偏見決不應涉及外交阻其承認拿破崙第三及其俗衣新婦。

當俄佔據多瑙河諸小邦時，英、法派隊至博斯破魯斯峽（黑海西口），經數月之虛空談判而卒歸於戰。在一八五四年三月，英、法、土耳其聯合普奧宣言謂俄如經過巴爾幹時，則視爲作戰行動。尼古拉令其軍隊退離多瑙，但英、法同土國數支隊在克里米 Crimea（俄西南土股）登岸。同時普奧駐兵於俄之邊界，取防守中立態度。意大利首相富耳勸其王加入協約，并派一萬五千人參戰，共同圍攻西巴思圖路 Sébastopol。經一年之破產戰，俄羅斯至終乞和。克里米大戰遂告結止。尼古拉第一於一八五五年亡，亞歷山大第二繼之。

遠東問題之解決既共認與列強均有關係，遂決定此次與俄所定之條約，應使之成爲國際會議之結果，以期解決自維也納會議後，所生一切未解決之國際問題。巴黎會議遂於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召集之。出席者爲法、英、意、普、奧、土之全權代表。意之出席列強會議此爲第一次。土亦然。巴黎和約於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實行簽字。按其規定將在阿美尼亞 Armenia 邊界之克阿思戰壘還復土耳其。克里米還復俄羅斯。南白撒拉比亞 Southern Bessarabia 爲多瑙河之出路，由俄割於馬祿大維亞，該國與哇拉其亞聯合，由列強保障得以自主。塞爾維亞之自主承認之。黑海宣告中立雖沿該海各國之軍艦及砲台亦受中立之限制。組織國

際委員會管理多瑙河之航務，容納土耳其共享歐洲公法及協商。列強並共同保障土耳其之獨立及領土之完全，土皇應許改善屬民之待遇，免除種族宗教之差別。

在本約外附之三約中英、法、俄決定亞蘭得羣島和戰中立（俄之西北在芬蘭省之口）。六國及土皇重定土耳其封鎖他大尼里峽 *Dardanelles* 及博斯破魯斯峽 *Bosphorus* 之舊策，除土耳其其自己有戰事外，外國軍艦不許往來。土、俄並定明黑海巡洋艦及軍備之數目。巴黎和約簽字後，七締約國向世界各國陳議請其共同堅守海上國際公法之新條律。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簽行之宣言書即爲此項試行之產生品，期望各國於規定海戰諸要義上，予以諒解。私人巡捕敵船之行動自此廢弛。中立船之敵國貨物，除違反共同規定之章程外，不得充公。封港政策爲使共同遵守起見，須繼續有效。惟美國拒絕簽字，以此項宣言並不禁止捕獲敵國之私船故。一八五六年末多數國家均經簽字。國際法官視此宣言爲趨向「天下一家」進展之重要步驟，但歷史家則反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國，無論何約，與其利益衝突時，締訂者定違犯之。歷史家之如此看法，並非其心之所願，不過考察世界政治之先例常見多數條約及國際協定如用之於實地時，則全然失效。在紙上國際公法之進步，卽如保護私人財產，改善戰時情況，俱

乎表示文明逐漸向上，而每於實行時，此種種條約協定，對於自信有違犯能力之國家，則毫無束縛之效力。七十五年來之外交討論，多半雙關語。國際公法解釋之合法與非法，非由法官判斷之，乃由少數戰勝國家之政治家擅定者也。自列強興起以來，於其互相關係間，或與中立及弱國關係間，從未容納條約協定之明文，以阻止其政策。蓋深信欲獲勝，必須聽從其政策故也。克里米大戰於列強興起上有極深切之關係，蓋此為英國自一八三二年批准改善案，使衆議院成爲確實代議機關後第一次歐洲大戰也。此戰之血肉犧牲，喚起英國全國對於外交政策之興味，並決定防護及擴張其海外一切之佔領。翌年印度兵變，英國輿論之空前大響應，可以証其不謬。巴黎和會給予拿破崙第三參加克里米大戰所期望之特權，並預備輿論以期三年後，干涉意大利。至普魯斯延緩加入巴黎和會之故，因其意見不希望分肥，必至雖加入該會亦不致觸怒俄國而非出席不可時，始加入耳。此條約有宜注意者，即促成德意志、意大利之統一。而黑海中立之條文，實爲俄羅斯安全盛昌之致命傷。其簽字也實迫於威下，萬不得已。故俄羅斯簽字後立即籌畫廢除之方法。德、奧、法，對此條文亦不免大受損失而致衰弱。故決不再與英聯合以阻止俄國成爲強權之一。俄因利用此種情勢於此後十五年内大告成功。日耳曼、意大

利受其恩惠，普魯斯爲其工具。自維也納會議至巴黎會議，俄之外交政策爲援助奧地亞使意大利不能統一。自克里米大戰後，此種政策遂翻然改變。一八五九年法與奧戰，一八六六年德與奧戰，遂使意大利之統一爲可能。於一八六六年俄准普魯斯驅奧於日耳曼聯合，並於一八七零年當普魯斯及其他日耳曼小邦克服法國時，俄國拒絕干涉及調停。亞歷山大得親防害俄國之拿破崙被逐亦快心事也。

當日耳曼圍攻巴黎時，俄國致牒於各國，切責巴黎和約黑海條文之不是，並宣言俄皇欲恢復其在黑海之主權。普魯斯未置一言，法蘭西自顧不暇，惟英與奧匈反對甚烈。但無法之助，不欲言戰，且對普之中立態度又無把握，則不得不退讓，專與俄爭執如欲修改巴黎和約之條文，須得國際之同意方爲有效。於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七日之倫敦條約刪去巴黎和約關於黑海之條文，自此俄羅斯又能開始呵嚇土國之領土完全。

綜合以上觀之，則聯合他國之力，強定一面條約以制限某大國活動之嘗試失敗矣。巴黎和約之其他宗旨即爲阻止土耳其屬民不得釋放，蓋恐其自由後引起列強互爭近東商業優勢之衝突，然此宗旨亦竟因之失敗矣。

自巴黎會議後，馬祿大維亞及哇拉其亞決定聯合組織一中立之自主國，受土皇之統治，並置於外國親王之世襲立憲政府之下。列強對之，則曰各該國須照巴黎和約之規定保持分立，哇兩國貌視之如無物也。遂於一八五九年正月組成羅馬尼國，選舉本地方貴族爲諸侯。但一八六六年則用普魯斯君主之堂弟克柔公爵 Prince Carol of Hohenzollan Sigmaringa 代替之。列強拒絕承認此新國主，正如其拒絕承認此新聯合。但五十年後列強竟能容納此已成之實事 *Fait accompli* 此亦無可如何者也。當世界大戰已開火時，此德國公爵仍據羅馬尼之國位也。

土耳其被約加入巴黎歐洲列強家庭會集時，所應許之革新政策未見實行，且亂政與壓制反而加厲，至一八七五年達於崩點，蓋此時巴爾幹人民已起而叛亂。俄國復欲干涉，並於一八七六年獲得奧、法、德、意之協助。革新土耳其之要求均於吾人所知之柏林覺書內提出之。惟英不但拒絕加入要求，反派艦隊泊於他大尼里峽。如此既能破壞共同壓迫土耳其之計畫，復能阻俄不能單獨行動。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兩小國絕望無援，遂向土宣戰，藉以輔助已經叛亂之波斯尼亞 *Bosnians*（與之南部）及黑記叩維亞 *Herzegovinians*。完全降服土耳其。

其五百年之久之保加利亞 Bulgarians 亦同時叛亂之。於是驚天動地之慘殺繼起。一年外交之企圖，毫無結果。俄羅斯遂作第三次援救巴爾幹基督教徒之舉矣。

羅馬尼與俄聯合之。俄軍再佔克阿思。在普萊納 Plena 觀望許久後，始穿經巴爾幹而進至君士坦丁之門戶。英艦亦離他大尼里峽而前進。英國會且允撥巨款以作後盾。於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俄在三思坦發歐 San Stefano 提出猛烈條約以釋放巴爾幹人民時，英受奧暗助遂予俄以免戰之辦法，即召集列強會議修改俄國所提之條約是也。

按三思坦發歐條約所規定，爲使賽爾維亞，門的內哥羅，羅馬尼獨立，並加給領土與創造自主之保加利亞；並詳訂確實善法，保護歐洲之波斯尼亞人，黑記，印維亞人及亞洲之亞美尼亞人。割高加索數段領土於俄羅斯，並包括巴東口岸。以其所割之疆界距各方完全之希望甚遠，不能使任何巴爾幹人滿意。但無論如何此項規定確爲基督教徒趨向離開回教亂政事功之一步。惟此項考慮對於英，奧政治家卻爲次要，彼等寧使基督徒水深火熱，不欲冒此危險，坐視巴爾幹歸於俄國勢力下也。英國會已竟准備作戰以箝制俄國權勢之擴張，慮其與英之權勢大相衝突也。茲錄英首相笛茲瑞里之言論如下，以証其用意之一斑：

「汝等有一新世界新躍動之勢力，新且不自知覺之目的及危險相應付……英與歐之關係非如克賽母及富德瑞克之時矣。英國已成爲東方最有權勢之主權者，在此地球之彼方有屬於英國之新建設也。既生富源復增人口……於權勢分配上此爲重要原素……當此一髮千鈞之時，吾人之責任卽爲保持英吉利帝國之利益。」

一八五六年俄國敗奧後，遂被迫赴巴黎聽列強按其私利規定解決東方問題之辦法。此次戰勝之俄羅斯在柏林會議所遇亦難順利，蓋該會議在畢思馬克主席指揮之下德寧助奧而不願助俄，而俄無德之援助，則不能抗拒列強。故除將俄於一八五六年被迫割讓於馬祿大維亞之白撒拉尼亞由羅馬尼收回外，其領土之獲得皆在高加索。至在黑海與多瑙河之杜布入加 Dobruja 則給予羅馬尼爲償其白撒拉尼亞之失。而保加利亞竟爲其犧牲矣。羅馬尼、賽爾維亞、門的內哥羅之獨立則承認之；保加利亞仍歸土耳其管轄。雖承認其自主，但在強半保加利亞人居住之領土內，劃一詐僞疆界。自主之保加利亞之邊界止於巴爾幹及多瑙河。巴爾幹以南之領土雖強半係保加利亞人所居住，使之建設東羅馬離省以富立樸爲省城。列強之用意在使保加利亞之領土併於羅馬尼國。但猝然行之恐遭反對，遂先設詐僞之羅馬離

省兩名音調甚相同，相沿久之則自然併合矣。此詐僞之創造完全與保加利亞分離，但以基督教徒爲省長，由土皇任命之。至此保加利亞遂與伊真海斷絕關係矣。馬其頓 Macedonia 之保加利亞人，希臘人，仍歸土耳其管理，與小亞西亞之亞美尼亞人相同，皆無所保障也。

柏林條約於一八七八年七月十三日實行簽字。法國由此條約一無所得。意大利對此種條約不過阻斷大斯拉夫向亞得利亞發展之睡夢，該約准許奧佔據波斯尼亞，黑記即維亞毫無限制，並准許奧在三加克設置軍事防衛。德意志不求眼前利益，祇建立與土耳其將來交誼，及向東發展政策 *Drang Nach Osten* 之基礎。英吉利復能破壞俄國壓迫土耳其計畫，並預設佔據埃及之伏線，此處自紅海與地中海因鐵路運河之力互相聯絡後，由世界政治眼光觀之，對于英帝國已成爲重要地帶。英吉利與土耳其暗定分約，于正月四日簽字。列強始而毫無所知，該約准英佔據居比路島，其年限視俄佔據克阿思，巴東爲定。但英俄關於克阿思與巴東之長久佔領已經密秘商議妥協，不過土耳其毫無所聞。所以居比路條約表面雖爲保護土耳其領土之完全而簽定，然究其實則爲破壞土國領土之一步。

柏林會議曾作誠實之企圖，設法解決近東問題藉免歐洲大戰。經表決，如果土耳其國體瓦解

時，對其土地之瓜分大家有分，在此會議中與在一八五六年之巴黎會議及其一八一五年之維也納會議有同樣之焦慮，即列強方面竭力減少創立新國之企圖，與彼此攘奪政治經濟特殊利益之格鬪，欲一泯意願之猜疑。（自三思坦發歐條約後列強羣起反對俄羅斯已大顯明）然列強之態度，則無論何地何時某一強國欲援助弱小之國時，皆疑其欲得特殊利益。照吾人以上所引證之笛茲瑞里言論觀之，則政治家之本分係照自己國家之利益而想像。在蒸汽動力世界商場發達之時代，地理之位置以及接隣毗壤於解決政治難題時，甚難爲一國獲得特殊之利益，而在其他時代此種位置與接壤之關係則不同。蓋往古殊鮮有某國勢力伸張至其隣國時，而能引起遠邦方面之反對因之而戰爭者。

自世界政治愈演愈進，歐洲各國既各以人口工業軍力富源等要素未能保持歐洲國家之無上權，而彼等乃繼續互相競爭傾軋，施其侵略外交之手段以彌漫於全世界，因而激醒歐洲以外國家之覺醒。故自柏林會議後，更繼之以亞美利加及東亞西亞列強之興起，此亦天演自然之程序也。

#### 第四章 法國殖民之開拓 (1636—1900)

試以巴黎條約(一八一四)維也納條約(一八一五)富琅弗克爾條約(一八一七)與凡爾賽條約(二九一九)相比較,則在世界政治時代之政治家目的上確有異於從前者,吾人已知之矣。處於工業時代之國家專謀一己商業獨享之利益,而以競爭為代價。故二十世紀之戰勝者,不但屏棄敗歟者使其不得享國外之政治經濟一切之利益,雖違背國際公法將敵國私產充公亦不躊躇。試觀一世紀前則反是,法國雖在拿破崙解權以前已經喪失其殖民地大半,但戰勝之聯盟并未掠奪一空。在美洲保留其聖彼得 St. Pierre 米克崙 *Miquelon* 此為紐芬蘭島岸下之良好治漁區域也。在印度保留其葛得祿 *Guadeloupe* 馬丁尼克 *Martinique* 在南美之東北岸保留其吉納 *Guiana* 一部份。在印度之五殖民地雖在一八七三年被英佔據,然終歸原主。而印度洋內馬達加斯加島以東之復合島亦准其保管,而在西非洲三尼克祿 *Senegal* 河口之佔領亦准其保留。時代不同目的迥異之証於茲可見。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四年除阿耳及爾 *Alger* 不計外,法國並未施其全力重建其殖民帝國,阿耳及爾係由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七年克服之,其要求佔領南海羣島至路易腓立比

末年方始行之，並於一八四五年在非洲之葛笨 (Gadun) 河口設建居留地，以作海軍沿途停泊處。拿破倫第三時代阿耳及爾之利平尚能維持，並開始與摩爾 Moors 民族部落相往來。在三尼克祿 (Senegal) 亦稍有活動。且于一八六二年價買索謀里地 (Somaliland) (非洲之東方) 岸上之歐鮑克 (Obak) 作爲阻止英吉利佔據皮瑞母 (Perrin) 之屏障。拿破倫第三之最重要殖民成績爲一八六一年干涉交趾及一八六二年干涉柬埔寨。創造後印度 (緬甸安南之總稱) 之基礎，藉以立矣。於與普魯斯大戰以前，法國歐外之活動大概屬於消極。自邁西麥德時代以來，法國在埃及之利益較優他國。開通蘇彝士運河計畫係由其想出，並由其籌款創辦之，惜乎終竟失去。法曾合英攻擊吾國，但並未得如香港之昭然利益。克里米大戰不過予法以騷擾耳。法曾勉試在波斯海灣運用其海軍，但除使英國管理桑給巴爾 (Zanzibar) (非洲之東) 木思甲 (Muscat) (阿刺伯商埠) 期限延長外，毫無成就。拿破倫第三於一八六〇年在叙利亞實行干涉主義，慘殺基督徒負責之人，在大馬色正法，但未得切實政治上之割讓。

一八七一年在富琅克弗爾戰勝之德人所欲得者，不過亞爾薩斯羅林 (Alsace Lorraine) 而已。德人本可迫法放棄其非亞兩洲之權利，但不能逆知自己內政將來如何變化，此爲德意志之

弱點，故畢士馬克雖要求法國承認德國在非亞有擴張主權之事亦未嘗動議。反而鼓勵法國用其全力建設一新殖民帝國，最要者伸張其勢力至非洲之地中海沿岸。德國此種行動第一希望使法國疲命於歐外事業，如此則德國可使瓦斯高山 Vosgos（德之西方）之新邊界得能永久；第二希望使法與意大利之分裂永難彌縫，此種分裂已因法皇保護教皇權利故擴大之矣。

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法之殖民野心特別增高。蓋在第三次共和時代掌握大權時，國家之命運個人之通達幾無不以海外擴張事績爲定衡。回顧一八四〇年因路易腓立比不欲爲麥西邁德阿里及埃及問題與英開戰，以致首相去職，當時視此因世界政治問題而使內閣危亡尙爲奇特之事，但至第三次共和時代則已司空見慣矣。因殖民之開拓，法竟與其世仇英吉利結爲聯盟，並組織非人亞人常備軍以補充其不增進之人口。而重要中之最重要者即殖民戰爭造出一代新軍官，尙武精神永遠活躍，因之種種富源，如雲勇以歸也。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此十四年間，已完全進入歐戰醞釀時期，其詳細於後章分別論之。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〇年法國建設帝國之天性，在五種不同方面活動之。北亞非利加，西中

亞非利加、馬得加斯加島、印度洋內、遠東及海洋洲是也。

阿爾及耳當路易腓立比時代已完全克服之。並於一八七〇年該國土著軍隊與法共同攻擊德意志。自此法國力謀使阿爾及耳成爲法蘭西一完全部分。在該處之歐洲居留民及猶太人皆准入法國國籍。設法勸誘從西爾薩斯羅林移來之人民，使之住該處可謂不遺餘力。法政府欲使其殖民均轉向該處也，故一八七三年立一法案驅逐千萬土著遠離其地，後更廢止回教之司法制度，且實行法國新法律。於是公民之政府，遂置於白殖民之手，此輩竟成爲土著合法之主人翁矣。爲誘召及羈留殖民計，軍事服務及納稅均減輕一半並給予掠自土著之土地。此種計畫直至一八九八年方始取消，因其不但使土著怨恨，並未如願由法誘來所需要之殖民。至於意使阿爾及耳富足及滿意之政治迄未實行，其治理權直至十九世紀之末葉始推及至撒哈拉內地。

法國克服阿爾及耳之事並未引起列強之反對，但當其向東發展至杜尼西亞（Tunis），向西至摩洛哥時，遂與意大利、西班牙、英吉利、德意志大起衝突。法之被捲入一九一四年大戰旋渦雖可目爲國際陰謀之受害者，但亦爲獲益者，觀其所得之土地，可謂費立 Julia Ferry 先生

所稱在非洲法國房屋兩鑰匙也。

當法國克服阿爾及耳時，視佔據杜尼西亞爲自然之結果。但於克里米大戰後，土耳其恢復該處之統治權。拿破崙以忙於他務，不暇顧此。英吉利遂設法營謀以期獲得該處管理權。英借款於杜尼西亞之督憲，建設第一鐵路，自來水廠及倉庫等，因該處與馬耳他島之Malta接近，故每於會議中該處應變爲英之保護國之事，得以常相談及。但意大利於其統一將完成後，即決定杜尼西亞應屬於意，遂與英爭。至一八八〇年意由英買得其鐵路後意大利千萬殖民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均集於此切望地矣。一八七八年在柏林會議中，英首相得畢士馬克之許可後，向法宣言擔保決不反對法在杜尼西亞之干涉等語。惟意大利則毫無所知。一八八一年法國由阿爾及耳襲擊杜尼西亞佔據後，迫其督憲簽約置其自身於法國保護之下。經二年之戰爭，法國始完全管理之。英吉利及其他各國均承認此已成實事之保護國。惟意大利（傷心已極但無力與法國言戰）拒絕承認此種佔領。於是與德意志及其世仇奧地里尼結爲三角聯盟。其抗議之態度直至一九八六年方始拋棄之。土耳其以杜尼西亞之行政爲其統治權之一部份，遂反對法國侵佔及宣稱保護國之宣言。土耳其雖無實力作其抗議之後盾，但不斷

與法人作邊圉之擾亂，直至三十年後，意大利佔據波里 Tripoli 時，始肯罷休。杜尼西亞自法國管理以來，日見興盛。法在比茲他 Berthe 之海軍根據地，使其在地中海之中途，即馬賽 Marseilles 與普緣中間得一安穩之城寨。

當法克服阿爾及耳時，其最頑抗之仇敵克德 Adud-e-Mader 避難於摩洛哥領土內，因摩洛哥王常厚遇阿爾及耳人，法國欲遂其劃定西方邊界之夙願，立派軍隊攻擊之。於一八四五年，摩王簽唐日條約 Treaty of Tangier 劃定邊界，摩王允許不再給予阿爾及耳叛徒任何善遇。一八五九年，西班牙攻擊摩洛哥，並依據一八六零年之德斷條約 Treaty of Tannan 得其確定邊疆之承認。惟因英國之干涉，該兩約未能盡如法蘭西及西班牙所希望之適用耳。

於本章所論之全時期，英吉利始終暗助摩洛哥以抗拒法蘭西及西班牙，而西班牙又竭其所能反對法蘭西。於一四七一年至一六八四年，唐日曾屬於葡萄牙，又屬西班牙，再屬於葡萄牙。最後則歸於英吉利。因列強不容任何國家置身於摩洛哥（英佔據直布羅陀 Gibraltar 後不容敵者於此海峽決心尤大），所以該處成爲無主之地，直延至二十世紀之初。一八八〇年在瑪德里 Madrid（西之京）會議中，列強採取對於保護國各方不得獨享利益之政策，自

此後列強遂以猜疑眼光互相監視矣。一九〇〇年法意簽定秘約，規定在出波里、摩洛哥、埃及、特種經濟、政治管理權之一切企圖，互不干涉。當法於一九〇四年與英簽定關於摩洛哥、埃及及同一協定時，法之經營摩洛哥可以挺進矣。法國原始計畫，佔據北西亞非利加之全部，但爲摩洛哥頑抗之故，不得不賄賂意大利與英吉利與之簽定秘約。

三尼克祿 *Senegal* 法國在西非洲最老之殖民地也。瑞施留 *Nigerien* 時代所佔領之聖路易城，係一六三七年所建築。法國要求佔領象邊（非洲西海濱之地）遠自路易比始，直至一八八三年方能成功，蓋是時德意志方始在西非尋求殖民地故也。德佔領頭溝 *Hoo* 及康梅容 *Kamerine* 激起英法在剛果 *Kongo*、尼日耳 *Niger*、三尼克祿諸流域之活動。此廣闊領土之地理少有知之者，所以探險家、貿易家、及兵士各爲本國插標要求佔領時，難免有互相錯綜之纏轢，因此各政治家互相爭執，不得不開會磋商，惟對於取舍之領土，知之雖不盡茫然，但亦不十分明瞭。

法在西非洲及中非洲之野心，爲由大西洋至尼羅河，又由地中海至岡果河，建一帝國。當探險家傳道士繪成居住內部部落之詳細地圖及註明其各種情形時，早已成爲阿爾及耳、三尼克

祿，曷笨 Gabun 主人翁之法蘭西遂預備向內侵略。一八九三年克服達何美 Dohomy (非洲西之小國) 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四年擄掠丁爾各都 Fingim (非洲蘇丹之一部) 時，法蘭西以接續不斷之征略，克服自三尼克祿至上尼日耳之所有廣闊領土，其後四年法自丁爾各都起，經沙湖 Lake Chad 又自幾尼海灣起，經上岡果達尼羅之上流均爲其佔領。法與葡萄牙簽定協約，係在一八八六年，與英則在一八八九年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三年，一八九五年，及一八九八年，與德之協定係在一八九七年簽定。一八九〇年之英法宣言不過一調解耳。准此則英承認法國在中央撒哈拉全境之勢力及馬達加斯加島之保護國。法則承認英在桑給巴爾之無上特權爲交換。

在馬達加斯加島，荷蘭、葡萄牙爲最先之居留民。英國於一六三〇年在該島試設產茶區。自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法已在該島設有兵站，並不斷攻擊土著，惟無大效。一八一四年之巴黎條約使法之居留地轉讓英國。但考之實際數年前法已拋棄矣。現英於一八一〇年由法奪取印度洋之法蘭西島改用其荷蘭舊名稱毛里西亞島 Mauritia (印度洋英水師鎮) 自此遂永久佔據。從毛里西亞島英竭力籌謀奪得法蘭西在馬達加斯加先年所享之利益。於是派遣傳

道士。彼之教義大受馬拉葛塞人 Malacca 歡迎。但亦如二百年前之日本，爲同一原因（懷疑傳道士之用意）基督教大受逼迫。至一八六一年起至二十五年之久，不通往來。後以改換國主之故，遂重開全島作歐洲貿易及傳道士企圖之用。馬拉葛塞人 拒絕給予法國特殊權利，遂與英、美 法同定條約，但法堅持其要求，遂於一八八三年砲擊大馬達威 Tambrave（馬達加斯加之海口），並使軍隊登岸騷擾。經二年之戰，該島王后始簽條約，允稱保護國。英吉利反對甚烈，（甚至輔助馬拉葛塞政府訓練軍隊）致不果行，遂使法國所希望獲得之利益盡歸畫餅。至一八九〇年英法兩政府互相協議，在桑給巴爾及馬達加斯加各予以自由行動兩不干涉。一八九五年法克服馬達加斯加之內部各省，准許其王后繼續保有王位，惟受法國保護。然以次年之叛，致使該島之獨立完全取消。流遣王后至阿爾及耳。馬達加斯加遂成爲法蘭西之殖民地。又四年後始造成完全威權。

在亞洲之東南隅，安南、東京、東浦寨。截至十九世紀之中葉，均爲獨立國。東浦寨、安南人會相繼爲全國之領袖，亦曾居於吾國與暹羅主權之下。彼等亦曾容納葡萄牙及荷蘭人。但以後復揮之使去，在後印度各國之歷史中，充滿彼此之要求及反要求。如歐洲之巴爾幹然，各國皆

能回溯其先年優勢之期，以樹立其要求主權之口實。而當時強鄰如吾國及暹羅者確能維持疆界及統治權。於諸戰中，法國藉其傳道士斡旋之力，曾前來實行干涉。於一七八七年之凡爾賽條約交趾國君割康德耳 Pulo Condore 海島於法，並應許於法國與他國作戰時，援助法國。藉作法國援助恢復保存其國位之交換。

惟締約王之後嗣不守此約，並迫害信徒。此種行動當拿破崙第三之早年時代，授法以聯西班牙合手干涉之口實。惟至遠東於商業方面動法人心及實見英國由佔據香港所得之實利時，交趾之反抗基督教態度，遂與法國以侵略之籍口。於一八五八年當法聯英攻擊吾國時，法蘭西西班牙艦隊佔據杜拉尼 Tourane 海口。法蘭西佔西貢後，安南亦起而反對之，惟戰而不勝。於一八六二年安南與法蘭西，西班牙約成，承認割交趾三省於法，並應許保護法蘭西，西班牙傳道士，而且給該兩國以賠款。

一八六三年東浦寨承認法國之保護，並於一八六七年將一八六二年之條約，與安南保留之交趾及其他三省吞併之。同年暹羅在巴黎簽定條約，暹羅承認東浦寨爲法之保護國，法則承認接近暹羅之兩省爲暹之保護國爲交換條件。

第三次共和政府繼續擴張第二次帝國在亞洲東南所得之立足地不遺餘力。於一八八〇年安南向吾國求援，吾國遂通告法國東京與安南均爲中國之進貢國。法置之不理，並率師征討安南。且於一八八三年強其接收法國之保護。而法國更不顧吾國駐巴黎公使之抗議，進據東京並迫安南王簽定第二條約，承認東京爲法之保護國。於是中法之戰起。天津條約（一八八五年）及兩項附約（一八八七年）法迫吾國承認安南一切條約爲有效，包括東京之佔領，畫定吾國與東京之疆界，並奪得吾國與安南通商最惠條件之承認。法亦苦戰八年，始能制服此保護國，其武力雖云浸鈍，但從此法遂將吾國安南攫奪以去矣。

法國併吞柬埔寨後遂成爲暹羅之鄰邦。常與暹羅因後印度疆界問題發生爭辯。法國並不謹守一八六七年之條約，因其在後印度之管理權擴張以來，法即決心佔據瀾滄江及勞斯（Loos）故常虛造干涉之口實，藉而用武於一八九三年法砲船忽現於曼谷（暹之京城）憑藉武力喇嘛暹羅即刻退出瀾滄左岸，與該江之羣島，及割勞斯於法，並須在瀾滄江右岸及後印度三新疆界內留一中立區域，否則砲擊該城。暹羅固不得不伏首允從。惟英吉利干涉之。然據事後證明，英之干涉非爲保護暹羅，不過阻止法國使其不得進至緬甸之疆界，並乘火打劫圖自己

利益耳。當一八九五年法國藉北京條約將後印度帝國之西北疆界規定妥實時，暹羅疆界問題與英國尙未解決。英外部向吾抗議，以爲將該處之領土割於法國有背吾與英先年所定協定，按該條約之規定不得英之同意時，不得將該領土割於他國。英之抗議意在償補。O.H.P. Proquo 即向吾國要求其他利益耳。英、法一八九六年之宣言規定該兩國在該處之勢力範圍，直達吾國邊土。但法國至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後，方能在暹羅爲所欲爲。法蘭西因無他國之反對，遂於一九〇四年及一九〇七年由暹羅攫奪許多領土。在亞洲勢力亦逐日益澎漲。於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前，報告在海洋洲內種種發現者，惟西班牙與荷蘭之航海家而已。英國於一七六七年發現會羣島（南太平洋內）及一八〇三年（適伊在塔斯馬尼亞登岸）報告發現忠羣島之間所有南太平洋之圖表多半爲英人所側繪，而英之領土權之要求，遠自大佐庫克 Colonel Cook 之航行遠征始。法國第一次遠征隊爲杜漫杜維所率領伊於一八二七年測繪忠羣島。三年後，法蘭西天主教傳道士在新喀里多尼亞島（奧洲之東）New Caledonia 大赫的島，馬貴斯羣島及其他羣島大行傳播教道。而每至之處英之傳道士與法之傳道士即相爭鬥。但法政府竟先於英政府奪得以上羣島。一八四二年法國水手獲得大赫

的島與會羣島及馬貴斯羣之其他溫華德羣島均變爲法之保護國。法逐出大赫的島之英領事。遂起日後與英政府之種種棘手交涉。及英國對於法國擴張其保護國。至李華德羣島之反抗。

但一八五三年法國在新喀里多尼亞超越英國。先行吞併該島及其鄰島一松島。倫敦政府是時適餌誘拿破崙第三締結聯盟。以攻俄國。故不抗議。忠羣島雖有英傳道士極力反抗。然於一八六四年亦併於法之佔領地。法仿英在澳洲之模範。亦以新喀里多尼亞作政治犯及通常犯之流遣地。故收受巴黎之流罪者。乃新喀里多尼亞也。但至一八九八年罪犯之輸運即告停止。自此該處人種之白種元素。遂日漸減少。據實法國在新喀里多尼亞無甚經營。以致澳斯大利亞人亦以貪羨之目光視該處矣。

大赫的士著之操權族。於一八八〇年被廢緝之。該島遂成爲法國殖民地。於一八七八年英國允棄其堅持李華德羣島應當中立之態度。法遂得完全伸張其保護權於會羣島。此種規定亦使法國得以管理喜布黎斯德羣島之（蘇格蘭之西）瑞提亞島。於一八七八年英法共同宣布該羣島之中立。蓋該兩國之傳道士各催其政府從速併吞該羣島故。在柏林會議英首相賽

里思白瑞欲得法人之好感，除採取互相檢束之政策外，並不深究已有之種種爭辨，但藉一八七七年之條約成立聯合主權之規定 *Condominium*。且由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將該規定重加保證；但以其地位適當赴北美及亞洲孔道之衝，該羣島遂成傾軋之焦點矣。新西蘭（澳之東南）與澳大利亞在倫敦對於一八七八年，一八七八年，及一九〇四年之一切協定猛烈抗議。澳之抗議較新西蘭為尤甚。

在二十世紀之初葉，法與英同處於有益之地位，可以隨意鞏固及擴張其強權。如由海外佔領之面積，區分海陸軍權之能力，與通商事業投資之發達言之，英法實列於同等地位。俄羅斯雖為唯一之第三強大殖民國，與法永未互起競爭。但英法無論何處均有互相衝突之目的。英國願念海上之管理權，力避戰爭提出種種互讓調解之辦法，卒使巴黎方面滿意，稱調解為戰爭之適當代替物。第三次共利促使法蘭西伸張至南太平洋，馬大加斯加及亞洲東南，但擴張愈廣，顧慮愈多，遂不得不與英和，故英法兩國之和睦，實由第三次共利前三十年之殖民發展促成之。

## 第五章 英國殖民之開拓 (1815—1870)

維也納會議諸領袖國中，惟英吉利注意歐外問題。俄、德、奧之神聖同盟不足介其意也。自克林威爾創行侵略外交政策以來，凡歐洲各國一切政府與疆界之變遷，均使英政治家大受驚恐。常至秣馬厲兵或虛聲恫嚇之程度。如某一國之利益破壞勢力平均，且在歐洲操縱特權致成英國海上霸權之勁敵，商業之競爭者，英必聯合他國以阻撓之。但當英之干涉目的達到時，即行引退，決不參預歐洲之事務。惟令其同盟及敵國設法自救，以整頓其軍事善後耳。英國於維也納會議後，一切外交均彷徨各國干涉他國之成例，惟縛組之術則極其詭譎。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之重要年間，英國以戰功佔領錫蘭 Ceylon 的尼達得 Trinidad 馬耳他（地中海內）吉納（南美洲英法荷屬）一部分，好望角，斯賽里，毛里西亞，阿撒森，及的思坦。在澳大利亞之第一居留地係建於新南威爾斯，時在法國革命前一年也。塔斯馬尼亞係於一八〇三年佔領者。至於克服印度一八〇一年起至一八一七年壓迫較前尤烈。一八一五年時，奈怕羅雖表面上尙能保存獨立，確實已居於英之勢力下矣。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八年英帝國海外擴張之發達極其迅速。除印度及中國不計外，（此

非征略之時期。所有戰爭純爲保護已經成立之領土權，並於擴張進行中，阻止他國不得危害英帝國之陸海商路。考其外交史是時軍事雖大形活動，但局內戰爭在英與大陸各國關係上不發生影響。英在歐洲自維也納會議起，至柏林會議止，顧念自己利益審情度勢常於國際外交上持消極態度。列強彼此間一切競爭讓予如不涉及英國則可爲所欲爲；但每當海外政策提起時，英國否決之聲浪聞於國際會場者，恒如連珠。（例如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三年英國反對神聖聯盟援助西班牙收回美洲之殖民地。反對俄國不求列強同意擅於一八二五年援助希臘於一八三三年援助土耳其。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反對法蘭西鼓動麥西邁德阿里，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反對俄國第二次釋放土耳其基督徒，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反對俄國第三次釋放土耳其基督徒此皆其例證。）英與俄、法一有明顯殖民運動者，一常起外交之衝突。英在西非口岸之領土權，係由丹麥、荷蘭獲得者。

英國海外帝國之發展，（於拿破崙大戰三十年中）其原因一部分固屬於地理上位置適當，百年大戰克服敵黨，促成政治統一。但使英國居於優特之地位者，尙有其他精神與物質之原因。英產煤於近水處，而其人民腦力優秀於引用蒸汽動力於工業及交通事業上。

給其國家以發展之要素。英人長於海軍，故獲得海上霸權頗爲得手。但最關緊要者，彼等不祇實捐棄自己爲國戰爲國死，尙欲寄留海外將其所得之領土擴而張之，充而實之。考察世界政治其線索常導吾人目光注意於殖民開拓之事實，及國際不道德之種種要因。誠哉是言。蓋討論國際問題即在考察外交譎計，僞善與暴力，因世界尙未能有良法使國際事務長久允平。總之於國際間一國之勢力與強權成正比。英國與非歐洲種族交涉時，其手腕最稱機敏，所採用之方法他國有時亦仿效之。但吾儕已見及者，在歐洲國家進入殖民爭角地後，此與彼廢隆替無常，惟英國總能保持自己之領有，並能繼續擴張。在世界大戰之空前試驗中，英國之主權無論何處並未削減，亦未放棄。專恃海上霸權與軍事強力不足以致此。英國自殖民之始，即遣送移民及其管理員於海外，彼等亦甘願擲其性命於所往之新地，此亦其國民性之有以異於人者。

於本章所討論之時期，英國之佔領可括爲四種：（一）位於溫帶之領土，在此處歐洲移民能以建設亞利安族之新國家者；（二）歐人已經佔據之領土，或英吉利人、蘇格蘭人在此處之數目足能變爲政治上經濟上之操權分子者；（三）保護國及屬國；（四）孤獨站足地、口岸或島嶼只

有作商路之煤站價值者是也。在第一種佔領內，吾人得研究歐洲在海外擴張中之重要新移民運動，此種運動自其先祖由亞洲移殖歐洲後即告中止。於第二種內，可以研究殖民擴張中之一切失敗之企圖，但並未拋棄已有之居留地，因該地向歐洲輸入出產品機會日益加增。於第三種內，研究歐洲重要主權發展之形勢，此種主權設無十九世紀工業交通之新現象，永未能成爲問題也。於第四種內討論保護與聯絡殖民地之方法。

以利沙伯第一次給予瑞雷 Sir Walter Raleigh 之特許證，聲明隨彼至美洲之英民得繼續享受在國內享受之權利。雖其意不過保證在海外寄居者，不能失去其國民資格而已，但據十七及十八世紀殖民之解釋，認此爲無論何往彼等均携有享受自治利益之權利也。

英國因一七八三年巴黎和約喪失美洲之殖民地，飽受教訓。故當其他殖民地要求責任政府之運動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洲等處開始重演時，即刻准其殖民地成立聯邦組織自治政府。新政治組織既如是興起，則弱戀於母國者，全恃其自願心。而英帝國下新創之白人自主國爲其發達及安全起見，復又繼其母國注意其界內殖民之開拓，並洞悉轄制由其境界至其母國商路之重要。

一八二二年之戰爭證明加拿大依戀英吉利。在大湖（美國諸湖之總稱）以北及聖勞蘭St. Lawrence之殖民地，不欲加入美合衆國。紐孛倫思偉 New Brunswick 與緬印 Maine（美之東省）之疆界問題，於一八三九年引起擾攘。但於一八四二年由偉布思德—阿思布頓條約 Webster-Ashburton 解決之。阿勒岡條約於一八四六年又與美畫定克倫比亞疆界。此後英與加拿大之劇烈難決之分爭未再發生。其治魚及疆界之分爭均藉公斷方法解決之。加拿大人口稀少，加美兩民又素無嫌怨，故陸海兩軍保界之設置成爲不必要矣。至通商問題均由加美直接規定。雖交涉應由倫敦進行亦不顧也。於一八四〇年之叛亂後，英准加拿大殖民設責任政府。於一八六七年安別釐 Ontario 魁北克 Quebec 紐孛倫思偉及歐哇思扣 Sa Nova Scotia 皆組合於加拿大統轄之內。同年美國價買俄國之亞美利加，並組成阿拉思加省 Alaska。遂在太平洋沿岸凌乎英國之上。阿德森公司之土地，於一八七〇年割於加拿大，遂即組成馬尼德巴省。英之哥倫比亞於一八七一年加入加拿大統轄，其條件爲十年內須由政府出款建築太平洋鐵路。愛德華島於一八七二年加入之。但紐芬蘭島爲英最古之殖民地，與其屬地拉布刺達置身於聯邦局外。南亞非利加於能成立殖民聯邦及准立自治政府以前，

年來處於英人統治之下，經歷甚佳。在加拿大之法人多半居於魁北克而在數目上無論何處爲時不久即被操英語之殖民所勝過。在南非洲荷蘭之殖民名布兒者多半不易融化。當英國殖民增多時，彼則向內地移動。經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〇年之大規模移置，彼等均渡過歐蘭枝河 Orange 及哇祿河 Vaal 直至東岸，並從蘇路蘭（非洲東南部落）奪得那塔耳 Natal 一部分，惟那塔耳係位於河岸，英遂拒絕在該處有設立布兒自立國之可能。至一八四三年英國宣布那塔耳爲英屬領土，並即組成殖民地。然布兒在內地尙能創立兩共和國，即一八五四年創立歐蘭枝自由國；及一八五八年創立大哇祿 Transvaal 共和國是也。英國自好望角向北開展，由其殖民助其計畫卒亦進至內地，並至印度大西兩洋沿岸。布兒與英人皆與土著常生騷擾。在一八五一年之加佛爾 Kaffir 大戰因哈登徒人 Hottentots 參與其內之故，遂相持兩年之久始能制平。至一八七一年加佛爾國之一部分變爲英屬，二年後又吞併阿哥拉 Angra 一帶之十二海島。至一八七一年巴修提蘭與白沙納蘭之東南面畫歸好望角領內。於一八七八年將哇祿費思（非洲西南最好海灣）及其數里之口岸一并吞併之。笛茲瑞里 Disraeli 量度大哇祿之布兒與蘇路人之敵精大戰後，（此戰英人實參與之）衰弱已極，

不能維持其獨立，遂於一八七七年侵併大哇祿。但布兒表示驚人之抵抗，故英國不得不暫寢其議。在亞美利加、英法、西三國於殖民戰爭中，皆編制土著以攻白人。在布兒與英人競爭中，因數目不均之故，更利用黑人雖屬危險亦不暇顧及也。

英國在加拿大、南亞非利加之領土權，係根據其與歐人作戰之功績。此種歐人先在該處殖民，既敗於英，則其殖民不得不變為英國屬民。但該兩處原始殖民之後嗣均保守其方言。雖享英國所給之利益（最貴重者即其自治政府），然法人與荷人仍不能受其同化。藉其宗教之組織，彼等尚能維持其所有之學校，如此其文化遂不能消滅。其不同化原因決非受其母國之煽惑，此可注意者也。在十九世紀就法蘭西、荷蘭兩國言之，法之加拿大、荷之布兒問題並未入國際外交之範圍。

澳大利與新西蘭皆為英屬，因係其發現及佔據故有此權也。英人於一七八八年涉足新南威斯於一八〇三年始殖民於塔恩馬尼亞。於一八一四年在新西蘭設立種種傳道會。一八二九年開始殖民西澳。於一八三六年開始殖民南澳。在新西蘭設置居民，係在一八四〇年。新西蘭之氣候與歐洲殖民甚為適宜，而最大之障礙即為新西蘭土著之仇視。其先年待遇遭難水手

之慘苛，使白人甚爲恐怖。然傳道事功異常勝利，竟使土著大爲馴化，不再執戈反對殖民。且土著首領團更於一八四四年將所有島嶼奉獻於英國王后。但於一八六四年新西蘭土著又曾一度戰起，耗費五年光陰始能恢復和平。澳洲殖民之開拓並未使英人深入該洲之內地。除幾處沿岸之地不計外，歐洲殖民於氣溫土質適宜地點，不過該洲之東南隅而已。凡白人所居之地，土著不十分反對。所以殖民之進行實爲迅速。新金山（澳洲大商埠）建於一八三五年。維克多利亞（澳之省）昆士蘭（澳之省）與新南威分離，係在一八五一年及一八五九年。一八五一年發現金礦，於牽引移民之心理方面大有輔助。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之鑿通，一八七二年海底電綫之設置，使澳洲及新西蘭較前接近於倫敦。於一八五二年英准新西蘭建設自治政府，而澳洲辦自治則始於一八五五年。其他各國並無欲在澳洲新西蘭設立站足地者。在該殖民地四週之小羣島，英民得其母國政府之援助，漸漸均爲其所吞併。但於本章所論之時期，澳洲與新西蘭問題並未惹起列強之分爭。

第二種屬於英國之佔領，多半在法國大革命以前，以其戰功或佔據而得之，或因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由條約之規定變爲英屬者。此種佔領內之人口已有歐洲之元素，故每次佔領

後均須迫之宣誓自此矢忠於英國。於建立變爲美洲合衆國之殖民地時，英國亦會居留於巴爾巴德羣島、百爾慕他羣島（美洲之東）、巴哈摩羣島（美洲東南）及李華德羣島之大部分。因十八世紀後半葉，與法及西班牙之戰功，英國將李華德羣島餘部、溫華德羣島及頭巴溝（Lo Pago）及的黎帶德（Trinidad）加於其西印度羣島（南北美洲間）佔領範圍之內。愛德華羣島、歐哇斯扣沙半島、紐孛倫偉、聖克瑞斯他佛、與愛偉斯等原始爲英所殖民，於一六三二年皆讓於法蘭西。但于一七一三年之烏德勒支（Utrecht）（荷蘭大城）條約復收回之。自維也納條約至柏林條約，英國始終未與列強發生衝突，亦未因其殖民地，遺留將來分爭之隙，因其民在海外之興盛與安全並不仰賴其政府之外交干涉。此種海島殖民在國際外交上自然不爲重要部分。

殖民之佔領，主權之擴張使英與列強衝突者，屬於第三第四兩種。然欲分晰何者屬於第三，何者屬於第四，確非易事。直不羅陀（Cyprus）北地中海之鏗鑰也。馬耳他者使英在近東執牛耳者也。此處均在一七二三年之烏德勒支條約，及一八一四年之巴黎條約用戰略之要求得來作爲賠償者也。其他根據地如香港使英在遠東處於優勝地位者實屬於第四種。

於吾儕研究英國溫帶之諸殖民地聯合一氣建成自治政府以後，欲追溯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八年英帝國之發展，其殖民地之活動，須由雙點觀察討論之，即創設海外商場提倡貿易，用商艦隊保護營商，英國先爲其自身，後爲其殖民地尋求富強與安全，此種殖民地之人民皆由英格蘭、蘇格蘭如潮如湧而來者。在亞非兩洲英國於保護其帝國及奪獲管理世界商路權諸事端操縱欲如取捨如意，並以外交之壓迫及武力之權威阻止其他歐洲各國使其不能擴張。至於英國認爲有害於固結其自己帝國計畫之地點，最重要之考慮，爲印度及由英至印度至其他殖民地往來之商路。如吾人能將此種實事存於腦海，則其建設英帝國及參與國際事務之動機與程序可以一目了然矣。

於一六六一年葡萄牙割孟買 Bombay (印度省名) 於英，馬打拉薩 Malabar (印度省名) 法國於十八世紀中葉雖佔領一時，但至一七四八年確變爲英屬。孟加拉 Bengal 係用蠶食法建設之得寸進寸，直至一七六五年克服克利夫 Clive 後始得完全樹立其統治權。在拿破崙時代英國在印度之企圖及勝利吾人前已論及。至於克服印度中部各省之事功，至一八一七年始告完成。於一八二五年及一八五二年之間愛山 Assam (印度省名) 旁遮 Punjab (印

度省名)及緬甸皆割爲英屬印度。大蒙古帝國將特里 Dey (印度中央大城)之主權於一八三二年奉獻之。愛密耳 Ajmir-Merwara 於一八一八年完全克服之。庫耳克於一八三四年完全克服之。河德於一八五六年完全克服之。

一八五七年之密入印度兵變，及特里回教叛亂，使英國與印度之關係上發生根本問題。自以利沙伯王后時代以來，英國在印度之開展，係爲商業之企圖，隸於官准成立之東印度公司指揮下。印度大蒙古帝國之幻想，此時仍然存在。所以一八五七年夏間攻破特里後，實有驅逐及推翻大蒙古皇帝之必要。而第二主權之建設亦急不容緩。於是英國在印度勢力之保存及擴張所需之犧牲與所負之責任超乎東印度公司能力之外。阿富汗之戰，第二次緬甸之戰，克里米之戰以及印度兵變均能証此爲不謬。印度之佔領，遂使英國開始牽於國際之漩渦，而折衝樽俎於其間者，惟其政府而已。所以一八五八年印度政府移歸於英王並設總督治理之。二十二年後，一八七七年正月一日宣布英國女王爲印度皇帝。

論及英國對於三思坦發歐 San-Seyano 條約所生問題之態度，吾人應引證笛茲瑞里之解釋，英國外交政策如何不得不適合於王后在亞洲之新責任所生之現狀。其實此種政策遠始

於拿破崙戰爭時代之後期。一八七七年正月一日宣言不過爲天然之結果。此種醞釀與一八一八年之印度西南民族大戰，同時開演於亞洲。欲使印度安全惟賴其水陸之交通。在拿破崙失敗以後之條約，給英以地中海之馬耳他，與伊奧亞羣島 Ionian 好望角，恩施祿，毛里西亞島及錫蘭。惟伊奧西亞於一八六三年割給希臘。但于一八七八年佔據居比路，因穿通蘇彝士土腰所生之變象，以致該島成爲重要地點，但笛茲瑞里早已採用他種手段，藉以管理赴印度之新路。卽於一八七五年價購埃及之蘇彝士公司之股份是也。

於蘇彝士運河未鑿通以前，約半世紀之久，英國在埃及與印度中間之界域，已用遠大眼光特別氣力圖謀籌畫之。於一八三九年藉佔據阿典 Aden 之力得獲管理紅海權。次年東印度公司預先佔據亞非利加與印度對面之沿岸，其方法爲迫使該處諸酋長允許不與他國定立條約。英國爲滅殺他國勢力起見，遂於一八六八年與阿比西亞國 Abyssinia（在非洲東北）宣戰，殺其王擄其子遺至英格蘭伊遂亡於是焉。桑給巴爾國 Zanzibar（非洲東部）王於一八七三年與英締約，於一八七七倫敦政府承認埃及在索謀里地之管轄權，但埃及領土無論有如何口實，亦不得割讓於他國。

阿典之佔領始終用波詭雲譎之外交手段，而其所以能成功者，則賴其在阿拉伯半島海軍之協力。初次與波斯海灣之阿拉伯酋長所締之和約，係在一八二〇年，但於一八五三年及一八六一年重新修定之，巴蘭之酋長不願土耳其之抗議，甘願受英國之保護。於一八五四年木甲 Muscat（今阿刺伯商埠）王割克拉木拉羣島於英國。於一八七六年克新王將索哥德拉島（非洲之東）給於英國。英國與紅海及波斯諸酋長所定之條約均含此同一之條文，即除英國外如無印度政府之許可，不得與其他歐洲各國定條約割土地及其他一切磋商事件。當拿破倫第三極盛時代，英與法協議尊重木甲及桑給巴爾之獨立，但十一年後木甲王收受英國之津貼，桑給巴爾畢竟置身於英國保護之下。印度政府實爲波斯海灣之主人翁，並於一八七七年土俄大戰以前，已伸張其勢力至波斯灣之阿拉伯沿岸。其阻止俄國不得進至印度洋及印度鄰境之企圖，促成兩次大戰；即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之阿富汗戰爭與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七年之波斯戰爭是也。此企圖實促成英國管理權向西北疆界擴張，並使俾路支 Baluchistan 成爲保護國。一八三九年攻擊阿富汗之戰役，英人爲衛護其遠征軍羽翼計，遂感覺有佔據克拉提 Kalat 之必要。於一八四〇年與克拉提酋長定約，並於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七

六年重新修改之。第一次條約不過爲守的性質，第二次則爲攻守同盟，並給該酋長津貼。而第三次之條約則准英有干涉權，並割俾路支之東北隅於英，此處之魁他 *Ochil* 遂成堅壘，以鐵路與克拉吉聯絡之，該壘之功用爲監視阿富汗與俄人將來之關係。

在印度東邊英國於一八二四年襲擊緬甸以伸張其勢力。一八五二年佔據仰光後，緬甸卒被吞併，英租借新加坡海島實爲深遠之遠見，十六年後，英佔據香港，因此成立自英至遠東之海軍及商業優勢之基礎。其所取之路線有兩方面，一爲地中海，一爲好望角。種種不同之小國，於馬雷，緬甸敗亡之時，均由英與馬雷，暹羅所定條約漸漸同化於英國。沿海路之阿達曼羣島，（在孟加拉海灣內）於一八五八年被英併吞。於一八四七年佔據來比恩島（婆羅島西北）西班牙與荷蘭之抗議，皆不稍顧及之。來比恩貿易公司與蘇祿島（菲律賓羣島之南）所定之條約，使英於一八七八年在婆羅洲（又曰般島）之北尖端得一站足地。

在印度北邊英國因一八一五年之施告里條約之效力，獲得在喀爾喀國之居住權，並召募哥克斯人編制印度軍隊。一八六四年不丹國之十一省均併於孟加拉，次年不丹政府接收加爾各答（印度省府）發來之津貼後，遂處於英國管理之下矣。於一八七二年及一八七三年英

國曾作印度西藏通商之想，但西藏爲吾國領土，遂於一八七三年與吾國定煙台條約，准其在該處探險考查。英國於此處最忌我國勢力之侵入。惟西藏人民之教狂，使英俄皆不能實行其侵略與傳教之計畫，且西藏邊土之遼闊，致使武力克服爲不可能。

澳大利亞 Australia 新西蘭 New Zealand 之發展，英哥倫比亞之建設，香港，新加坡形勢之重要，使英國於本章所討論時期之後十年，深覺有擴張其勢力至太平洋諸島之必要。一八一四年之倫敦會議，准荷蘭留東印度（南洋羣島一部分）菲律賓亦未由西班牙奪去。英國之探險，例如著名庫克之游歷，於使歐洲聞悉太平洋諸島消息上大有貢獻。英國在太平洋第一次佔領之皮提凱島 Pitcairn Island 於一八三八年吞併之。某海軍少佐於一八四三年在夏威夷羣島樹起英國旗幟，但倫敦否認其行動。一八四六年在新畿內 New Guinea（即巴布阿 Papua）之南岸獲得立足地，因其與澳大利亞接近故也。新西蘭最初之居留民皆聚集於其鄰境之諸島，於海底電信發明以前，無人注意此較遠之太平洋羣島，因偵查無大利益故。英國在海洋洲 Oceania 之擴張其第一步驟，爲於一八七四年吞併斐濟羣島（南太平洋內）其開始在後印度建設帝國之法蘭西，自一八四〇年以來，即蠶食太平洋諸島，法國在新

喀里多尼亞島 *New Caledonia* (澳洲之東) 及南海羣島早已佈置完善。於英佔據斐濟之次年，英法即開始在新希不力兌斯羣島 *New Hebrides* 殖民——或謂多注重傳教事宜亦可。蘇格蘭傳教士名巴頓約翰者於一八七七年提議使新希不力兌斯成爲英屬，但法國抗議，而同時英尙能利用此項要求或其他項要求，博得國際同情，許其併吞聯合羣島，伊里司羣島，吉耳貝特羣島，南撒羅門羣島，以及其他諸羣島。在此諸島英有發現及貿易之權利，但未迫切要求。經一八七七年之協議，英帝國得在太平洋中建設寬固之基礎。

先是當亞非利加內地未經探險使世人明曉該地出產之原料最大價值以前，英國在赴好望角路上所得之地土並未實行殖民。其在沿非洲西岸之一切行動，例如禁止販賣黑奴，爲其未來工作種下善因。塞拉勒窩內 *Sierra Leone* (西非小國) 於一八〇八年如何成爲英王殖民地，以及於拿破崙戰爭末年，領土之轉移，爲何展至岡比亞 *Gambia* 河之新界，以及一八一六年如何建設巴達斯特 (塞拉勒窩內海口) 吾人早已知之。法國最後於一八五七年由岡比亞撤出，但未確實畫定疆界，同時法國在塞內岡比亞 (西非海濱小國) 亦擴張法之居留地，此項領土係一八一七年歸還於法者。於一八三一年英國探險家及商人方有開始窺探尼

日爾Niger河（西非）之可能。金邊（西非）海濱諸堡壘於一八四三年被英奪獲。於一八五年獲得丹麥之主權。於一八七一年奪獲荷蘭在該處之主權。當該王被迫承認英國在該岸之優勢時，此事卒引起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之亞山的（西非海濱小國）大戰。拉古斯島於一八六一年佔據之。於一八七九年成立聯非公司 United Africa Company 其宗旨為發展英國之商業，但無聯絡之對手國商業大受其牽制。此公司之成立適在德法兩國之先，惟法國人民在此處尚有政府之援助。

英人在亞非利加內地之進取銳進不休，蓋預備日後發展之地步也。李達士敦於一七五九年發見尼撒湖 Ngasa（非洲東南）思潭來於一八七五年探險至烏干達。非湖城係於一八七八年成立之。英國傳道士（在桑給巴爾大告成功）侵入非洲時，該處之地圖尙未畫成。貝克 Baker 與高典 Gordon 將軍同時受備於埃及政府，遂探險蘇丹（非洲中部）為管理埃及權斂費苦戰，至終得以成立。但此種活動不過名義上為埃及，而其實際實為英國日後之利益着想。

在亞美利加沿南美海岸委內瑞棘國 Venezuela 以南，英國由荷蘭奪取之三殖民地組成英

國吉納，加上荷蘭殖民地之殘餘，與法國吉納三項佔領，組成歐洲在南亞美利加之惟一主權。在北方與委內瑞赫之疆界永未畫清，八年後此種分爭幾使英國與美國大起衝突。中美西岸之英國十七世紀之伐木居留地歷來享受無限制之政治權，但至一六〇年中止之，蓋此時英圖捐棄其主權之一部分與閩都拉斯 Honduras 共和國（中美小國）及尼加拉瓜 Nicaragua 共和國（中美小國）。英屬之閩都拉斯部分於一八六二年宣稱爲殖民地，由省長加梅家治理之，復由一八七〇年改稱英王殖民地。英國因願念在西印度羣島（南北美洲之間）及加勒比 Caribbea 海（南北美洲之間）之重大利益，其外交部於閩都拉斯問題最後解決以前，即切實要求佔領所有尼加拉瓜共和國之海岸。當美國交涉巴拿馬運河權利時（一四八八年吞併加尼佛尼亞致使此種權利十分重要）英國以渺茫之要求竟阻止美國有意識之企圖。英國此時已佔領葛瑞城 Greytown 此城建於三元 San Juan 河口，該河口即提議建設運河之大西洋終點也。此種已成之利益，英國亦欲捐棄之，蓋美國於一八五〇年之克布條約 Clayton Bulwer Treaty 首肯拋棄該運河之獨享管理權，不設堡壘，不宣告中立，保持各國稅則平均，不殖民亦不設保護國，更不與尼加拉共和國馬斯德耳黎加 Costa Rica。

共和國，馬斯克圖 Mosquito 及其他中美之國家締結專獨聯盟。當南北美大戰起時，英吉利法蘭西，西班牙，締結聯盟在墨西哥實行干涉。但次年法與墨宣戰時，英、西皆退出。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八年英國殖民發展之經過，因篇幅所限，吾儕不過意欲製成一種縮短記事錄，註明地名與年月日而已。若欲詳細研究，有待參考他籍。總之就吾儕所追溯者，其成功非無波折，其始亦未希望得此好結果，使提倡建築海外帝國者大受榮譽。

在克里米 Crimian 大戰數年前，曼徹斯德學校之自由黨即倡導一種學說。於克里米大戰遭遇犧牲及覺悟盲從後，其宣傳之精力更有加無已。其學說為何即殖民地之政府為與英國分離運動之初步。其主張之要點，大致謂英國人民為何默忍相繼不斷之殖民戰爭，加於帝國？為何容納此種不息之海外活動，令其騷擾英國與歐洲列強之親善？自由黨於反對新經濟政策，不特專顧人道且考慮殖民發展於英國究有若何價值，並信此種遍滿世界之創造，雖建築之費甚繁，但不能延久。

但對方之政治家於利用外交與武力保護擴張舊權利，及要求新權力時，尙能將英國對於全世界日漸膨漲之佔領，所得之精神上物質上之進步，指示英民。於一八三四年取消殖民地之

蓄奴制；於一八四九年消取舊航律；於一八六〇年爲殖民地出產便利起見，取消種種雜稅；復於一八六八年設立帝國殖民局。

英帝國發展之新衝動，與笛茲瑞里勢力之增長同時而來。於一八六六年在其第一任爲首相之前二年，伊曾言曰：『英國強半爲亞洲國，少半爲歐洲國』 More of an Asiatic than European Power。所伊重視者，一三十年後之張伯崙亦有此感，一爲英帝國之榮耀，並以使全世界之各國各部份，皆蒙利益之方法，將其各殖民地聯絡成一政治系統，並以該法擴張之。於一八七二年伊又宣言曰：『國內之諸臣，如果輕視重建殖民帝國之良機，或疎怠響應遠來之同情，無一能盡成其本分者，因此種同情，或能成爲島國之不可思議動力及幸福之源泉』伊深信帝國所蒙之利益足償所擔之責任，故以其首相身分肩負此項責任，繼其後者無論誰何亦不能卸除之。

## 第六章 英國權利在近東之固結 (1878—1895)

英國欲成印度水陸交通主人之政策，在十九世紀已見端倪，據實察考此種政策多屬於茫然巧遇，不知不覺之自然形成，但其結果確似由有理性上之籌備而演成者。研究英國自維也納會議（一八一五）至柏林會議（一八七八）之殖民發展，吾儕曾論及其國於必要時，如何以武力保護印度並佔得管理赴印度交通之專利。欲達此種目的其法有三：（一）在重要地點及各島獲得主權，此種地點用戰略方法建設之，以便控制海上交通，並作煤站及海軍根據地；（二）擴張政治及經濟主權於沿印度邊陲，由該處他國亦能達到赴印度之水路；（三）阻止他國不得在沿印度邊陲及沿赴印度水路之各國，作重大政治及經濟勢力之運用。在柏林會議以前，英國政治家深信用消極方法禁止他人不得犯邊，爲在近東堅守赴東印度交通之上策。八十年來英國之苦心孤詣保持土耳其領土之完全，以致發生兩次戰爭，與兩次虛戰之囑嚇職是故也。例如在二十世紀之初葉，與法戰於埃及，當麥西邁德阿里於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二次攻擊土耳其時，英國已經預備再與法戰。於十九世紀中葉，與俄戰於克里米，並當俄皇及其羣臣於一八七八年強迫土耳其接收三思坦發歐 *San Stefano* 條約時，英已預備

與俄再戰。

自克里米大戰之巴黎會議，至土俄大戰後之柏林會議中間凡二十年，近東問題政局現象之變動愈出愈奇。英國不得不拋棄專獨，反對大陸各國在土耳其及其附屬之陰謀政策。英國同情人道受苦之聲張，至推倒其內閣而不恤，並決不相信土耳其實行所應許之改善政策。當克里米大戰時，皆信土耳其其尚未得表示伊對於基督徒屬民能如何改善待遇之機會。但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七六年土耳其其慘殺虐政之復起，使守舊自由兩黨之政治家同一証明，無條件之繼續保護土耳其其主權及領土之完全為不可能；而葛蘭斯頓即以此慘殺為其攻擊笛滋瑞里內閣外交政策失當之利器。

巴爾幹人民為獨立國家存在之運動日益漫延，再不能阻止。故條約中對於土皇之主權無論如何規定亦無濟於事。巴爾幹人民之信仰屬於希臘教並多半為斯拉夫族。柏林會議曾改定三思坦發歐 San Stefano 條約，盡該約提議建設保加利亞 Bulgaria 國包括馬其頓及塔雷夕（土之南省）但與俄毫無損失。於是英國政治家方感覺在巴爾幹所享之血統及同一宗教之利益。

柏林條約予俄在巴爾幹之雄心一大打擊。但並未剝削其在亞洲侵略土耳其之土地。俄以該約第十八條得獲阿當汗 Ardahan 克爾思 Kars 巴東 Batun 之領土，如是並得獲北波斯之海外商路。巴東之管理可使鐵路發展，至中央亞細亞並進至阿當汗之邊陲。

蘇彝士運河之濬通予英國外交政策上一新難題。當來思樸 Ferdinand de Lesseps 由埃及取得濬通該河許可時，惟不能得土耳其王之同意，於是覺英人向其播弄陰謀，遂逕往倫敦誘勸英政府收回反對之政策。巴祿摩斯頓 Palmerston 男爵對彼曰：『該河為天然之不可能，果能開通，必傷及英國海上之霸權，且此種提議，係法國有意干涉近東之詭計也。』此種計畫雖遭英國仇視，倫敦銀行家拒絕，惟來思樸卒能實行至終成功。於一八六九年該河完全開通，數年內即能自給。而英政府於一八七五年以靈敏政治手腕，利用美好之良機，購得埃及王之股票，遂成為蘇彝士運河之大股東。直通埃及及並各海之新商路於英帝國政策中之近東頓加不可思議之便利。

重申論之。自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之俄土戰爭後，英國保護土國領土完全之相傳政策確已捐棄之。其原因為舊日政策之維持，成為內閣政治上重大危險。在土境內須另謀良策以

便推翻俄國在巴爾幹之勢力，及在中亞之威脅。蘇彝士運河不數年已成爲英國重要水路，尤須置於英國軍事管理之下。

英國權利在近東臻於鞏固，致使俄國不得伸張至亞美尼亞及阿富汗，並由埃及及剷除法國之勢力，此係藉居比路條約得以成功。居比路條約爲土、英關於土國之亞洲省分之守的盟約。于一七八八年六月四日在柏林會議開幕前九日即行調印，然並不通知他國。直至各代表開始修改三思提發歐條約後方宣布之，該條約所結定者祇一款其文曰：『如巴東、阿富汗、克爾思以及其他各省被俄佔領或將來俄國無論何時欲再佔土國在亞洲由和平條約所得之領土時，英國必與土國聯合以武力保護之。』土國皇帝應許英國採行必須之改良善策，妥實保護該領土內之基督徒及其屬民爲交換條件。細則由兩國日後商定之。爲便於英國準備實行其義務起見，土國皇帝允諾將居比路島歸英佔領及管理。

一八七八年七月一日又復附一附約於是英國在該島之永久主權愈形妥切。其文曰：『如俄羅斯將克爾思或將最近戰爭在阿美尼亞所得之權歸還土國時，英國即行由居比路島撤退。一八七八年之條約即歸完結。』

俄羅斯並無將該條約及該附文所提之領土退還土國之心，自不待言。居比路條約爲拋棄保護土國領土完全政策之第一步而同時復伏下償還政策 Policy of Compensation，此政策即成爲與不能自衛之國家交涉之先例。歐洲各國慣於互相抗議，破壞弱國領土之完全，然抗議國并不能——亦不欲實行阻止他國破壞，不過藉題發揮，造出一種虛幻宣言，欺誑被保護者之心，藉此圖謀被欺者疆土之他部分。

繼居比路條約後，英國以爲在地中海伸張其權力，必須對法國有交換之條件。此事於賽離哇丁 Salisbury and Waddington 協定中實行之。即法國承認英佔居比路，英准法在杜尼撒 Tunisia 自由行動。此種政策於世界政治中已成爲慣例，列強承認外交界所謂之已成之事實 Fait Accompli 然同時須担保各自所籌畫之同一行動，不受牽掣爲交換。

阿富汗 Afghanistan 國由地理上言，不屬於近東。英國在該處與波斯及波斯海灣一切外交軍事之干涉，係由印度執行之。此事論近東之書籍少有提及者，而印度政府之管轄權確係西至阿典 Aden 阿典者紅海之入口處也。所以於研究英國主權在近東之發展，甚難置阿富汗於不問。柏林會議後，此事大爲明顯。阿富汗影響波斯，波斯影響土耳其，自巴爾幹至喜馬拉雅

山，英俄之關係須全盤研究之。

自英國阻俄於君士坦丁之門戶，破壞三思提發歐條約之實行，俄遂派使至阿富汗與該酋長定約。英俄爲管理阿富汗之爭執四十年前，即已開始，然並未提交柏林會議。蓋英國不承認阿富汗之問題成爲國際問題，並主張該地既位於印度之邊陲，當然應專獨與英聯合。在一八七八年十一月，英國爲締結此種聯盟，曾遣使往商之，乃該使竟被逐於阿富汗之邊境，英遂藉此口實宣戰並侵佔阿富汗。

經一冬之激烈戰爭，英國始能在喀布爾（阿富汗之京）置酋長之子於王位。簽約將隣印度邊省數部割與英國，並將外交事務全部管理權置於英國政府手下。英國爲防禦將來之陰謀起見，迫該酋長容許英國在喀布爾置永久公使館。其後阿富汗人殺其公使，並其參贊隨員，戰爭於是再起。英遂佔據喀布爾，誘在外流遣之某宗室歸來，使之爲酋長。但以承認英國有專獨管理阿富汗外交權爲交換。然英國爲保護新酋長不得不用武力。戰亂紛然，至一八八一年方始終止。

英國輿論曾稱贊笛滋端里 Disraeli爲一好政治家，因其藉三思提發歐條約之修改，及居比

路條約之簽定，未流血而大獲利益。但於柏林條約批准後，二年內復羣起反對之。因英國外交及軍事之特權，在南非曾受一大打擊故也。於一八七九年蘇路 *Sims* 人既完全使英軍一敗塗地，布兒復不承認吞併大窪祿共和國（南非之一部），而笛首相尙須肩當不得意之阿富汗戰爭，坐聽敗衄之頻告。伊於一八八〇年四月大選後退職，在此大選中葛蘭斯頓 *Cardstone* 關於居比路及大窪祿共和國問題宣言曰：『若此種佔領其價值與其無價值等，余決放棄之，因其係用有辱國家人格之手段得來者也。』

葛蘭斯頓遂第二次繼笛滋瑞里爲英首相。六年來（1874—1880）葛蘭斯頓處於反對地位，一致批評笛滋瑞里之外交政策，排斥經濟帝國政策，痛言於亞非兩洲用兵之不是，聲言此種外交手段爲非英式，在議會內外反復宣傳其信條。即自由如英民者，謀奪他民之自由，爲不良之道德，亦不良之事業。但一旦身爲首相，則行不願言，深愛無限制之英國海外帝國伸張之利益。有自由黨作其後盾，使其在職直至一八八五年方始退位。該黨在報紙、議會、教堂、會場各處表揚首相之金箴理想，即「外交政策上惟尤合理者算作聰明。但惜此種意見並未見諸實行，一反曩昔之所排斥之外交政策。微特如此，外交部且繼續動用海陸兩軍如昔，以保持其已得之

領土及勢力之範圍，且擴張帝國之速度決不少減。

埃及 *Osman* 向無國債，有之自麥西邁德阿里之子賽德督撫始。伊借英銀行之債總數超一千六百萬磅，八成交款。其侄伊滋馬於一八六三年即繼承王位。深覺由歐洲銀行家出大利借款甚爲容易，此款亦有用於公共建築者，泰多半用於揮霍。不到二十年埃及即宣告破產。一八七五年伊滋馬督撫不得不典賣各物，以滿債權者之望，如此英政府遂用現金購得其蘇彝士運河之股份，而此現款並無一文歸於埃及。因除償還倫敦銀行家之第一批埃及借款外，已餘無幾。一八七六年爲担保償還歐洲債權利息起見，埃及大多數之國課遂置於共管之下，同年英法組成埃及財政雙方共管會，而鐵路及亞勒散德 *Alexandria* 海口亦因以受共管矣。

伊滋馬於一八七九年曾試使埃及脫離外交之干涉，但事機不密立被廢緝。法英置其侄提由費克於王位，並重新組織雙方共管會。於一八八二年埃及人民叛亂，不滿意因共管所遭之現狀。民衆受鼓動者之煽惑，以爲政府之不良，捐稅之嚴重，均由歐人之干涉所致。彼歐獨享新運河鐵路及亞勒散德商業之利益，而開運河，修海口，造鐵路則皆埃及之勞工埃及之金錢。因之仇外運動以起，其首領阿拉伯督撫強迫無力抵抗之埃及國王，立彼爲內閣大臣，於一八八二

年六月十一日在亞勒散德大殺歐人，英艦遂砲擊其海口，但與英同來之法艦於此示威運動中並未加入。

土耳其本爲埃及之上國，英遂迫其派兵強壓，若此種仇外運動成功，歐洲之租界及投資必歸於烏有，至其國債之利息更談不到矣。當土皇拒絕出兵時，英則約請法國及意大利參加恢復伊及國主權之軍事征畧，法意皆拒絕之。英之重大軍旅遂由蘇彝士河上岸。於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在克必爾將埃及叛徒驅逐，阿瑞必流遣於錫蘭。英國當局向埃及國王聲明英之所欲者，不過使該王管理下之埃及政府得以穩固，藉以維持治安而已，亡人國者之口吻大抵如是也。

英對於埃及人民宣言，此項軍事之佔領爲臨時性質，並應許一俟安寧恢復時，即行撤退。駐君士坦丁之英大使，對於土皇及英外交部對於歐洲，發出同樣保證。葛蘭斯頓通知議會亦曰：『英國並無逗遛埃及之意，因其絕對與英政府之主義及給予歐洲之徵信相矛盾。』一年後葛蘭斯頓復宣言於議會曰：『英國政府對於政界及殖民地所誤談之佔據埃及一事實深悼痛。』於解釋種種情勢不能立時撤消軍事佔領時，伊又宣言曰：『逗遛埃及之理想實與政府之』

意見相背謬。』並以下反對佔據埃及激烈之宣言結其演說曰『吾人之所以反對此者，因英國之利益，吾人之所以反對此者，因吾人對於埃及之責任，吾人之所以反對此者，因吾人於最危急之時機，曾以最鄭重之體式向世界作特別端嚴之保證，此種保證於艱難危急動作中，曾得歐洲之信任，如此保證較其他保證爲莊嚴爲神聖，唯其莊嚴神聖則吾人必須遵守。』

葛蘭思頓所言自己決信無疑，伊必守此信誓。對於法國尤其緊要，蓋法國以未參與制服阿瑞必叛亂之事，爲其自己之錯誤，然對於英國之僞善及吞併埃及之計畫，則極力揭穿，指責備至。

葛蘭思頓所給之保證並未滿法國政府之意，該政府於一八八三年正月正式向埃及國王抗議取消雙方共管。二十年來，法國在埃及與英作難，並鼓動國民運動，法既出款鑿挖運河，並曾享五六十年之利，宜其不能漠視他人收獲自身所播之良果。故佔據埃及一事，法國在在與英國反對。直至一九〇四年始止。蓋法國以在摩洛哥哥自由行動爲交換，始承認尼羅之變局。

英國既佔據埃及對於蘇丹問題自加注意，相機謀求發展，以致五十年後待其功成不但與克奇耳 Kitchener 一大榮耀，並加增百萬方里土地與英國。在亞非利加之領土從埃及南岸至赤道包括尼羅河之區域至尼安撒湖 Lake Abbeet Nyanza 現今統稱爲英侯蘇丹，此項廣

闊領土不過名屬土耳其其實早被麥西邁德阿里置於埃及統治之下，並由土皇租借蘇亞金 Suakin 馬蘇河 Massawa 兩海口，埃及遂獲得直達紅海之通路。但埃及之主權，不實行於蘇丹。當其勉試取消黑奴交易時，常爲蘇丹人所反對。自一八六九年至一八八二年竟有僥倖之歐洲軍人以埃及國王僱工之資格，在蘇丹掌握權要。此好運之軍人即貝克 Baker 與高典 Gordon 彼等均爲有超衆本領之英人。施尼茲耳 Schnitzer (Eusin Pasha) 爲德國入籍之人民，司拉丁 Rudolf Slatin 則爲奧人，葛西 Romala Gessi 則爲意大利人，彼等於軍事征略及伸張統治權非常奏功，然其實爲其本國者多，爲其僱主者少。高典繼貝克爲權要，伊曾爲英軍官從事於埃及國王之服務，係得英政府之允可。

附瑞必在埃及之起義，亦可謂在蘇丹反對埃及政府之運動。阿麥德 Mohammed Amed 本回教之聖人，深覺曾受某官之輕侮，遂稱自己爲先知之後嗣爲名。盤桓於開義羅 Cairo 待機而動（埃及京城）該城既爲有力之名城，且有大部分軍隊預備反抗英國之干涉。英既不能遣派軍隊前往勦滅，此種運動遂如星火燎原。英人進入開義羅後，並未注意蘇丹之叛亂。數日後葛蘭思頓政府即准許埃及軍隊攻擊此回教聖人。由英軍官席克指揮之，屢戰屢北，且於一八

八三年十一月爲人所殺，該年十二月回教聖人佔據司拉丁。葛蘭思頓內閣遂決定埃及軍隊退出蘇丹。英人皆不欲輔助埃及制平回教暴動，而財政方面更反對埃及政府軍事征略所費之繁重。但英國上下頗覺雖不作敵對行爲，但確有將埃及軍官及其眷屬安全撤出之必要，並須將方事抵抗暴徒之衛兵平安撤回。高典將軍 General Gordon 先年在蘇丹之勳績頗足引英人之注目，遂託其辦理此有榮譽之撤退事宜，不使一人落於暴徒之手。於一八八四年二月高典抵克東於埃及交通被斷絕前，將婦女兒童盡行運出。於一八八四年三月至一八八五年正月高典困於克東，死力抗拒情勢迫急，雖英國輿論及議會大聲急呼迅速派兵援救，然數月之久毫無動作。於一八八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英兵始抵克東，其時該城已於兩日前陷落，衛隊盡被殺戮，大勢已非，除即刻退却外無他策也。

高典之死留一最深刻之印象。是時英國在埃及之地位不甚平穩，故未能立爲雪仇。十數年後所謂暫時之佔領，因繼續不退而成爲實事的佔領。因其經濟及政治之考量遂迫使英國轉其視線專注於平定蘇丹之問題，而此種考量究爲何物於後章詳言之。  
英人之腦想中，蘇丹雖未經其確實佔領，然其主權他國不能抗爭之。

## 第七章 近東問題 (1879—1908)

瑞代思吉 Radasky 奧之文學家也，在其雜錄中曾用數字將俄對土之態度統略述出，此數字實十九世紀近東問題之底本。其文曰『因地理上關係俄羅斯爲土耳其天然及永久之仇敵……所以俄必竭其所能佔據君士坦丁者蓋據此則能給其將來所必需之安全與領土之完整。』

於此百年中，俄曾三次圖滅土耳其帝國，以便佔得管理赴伊真海 Aegean 出路權，及伸張其勢力由巴爾幹至亞德利亞海 Adriatic（意大利之東）由阿美尼亞 Armenia 至地中海。在以下之三戰中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土耳其每次均因歐洲列強之干涉，得以不亡。

俄國欲摧殘土耳其以伸張權勢，其最不兩立之勁敵爲英吉利。每於近東危急存亡時英國政治家必反對俄國政策，決對不容俄海軍出沒於地中海，並疑懼俄國所以顧念土耳其之受壓迫之基督徒屬民者，係出於政治作用，決非人道同情。但英同時亦須顧全國內輿論，蓋英國人民雅不欲坐視英吉利因保持土耳其領土之完全，而阻撓巴爾幹民衆之義舉，並忍使阿美尼

亞人及在亞洲土耳其之他族基督教徒受人奴隸，或遭慘殺。英政府爲掩人耳目計，堅持土耳其對待其國內非回教分子，實甚公道。德奧亦阻止俄國在巴爾幹及阿美尼亞之任何發展。無論莫斯科政府想出何法在土國境內謀求利益，皆被其抗拒。十六世紀以來，法即據有土耳其統治天下。天主教徒保護者之地位，曾利用條約所許之權利，籍教會學校之功用，在土耳其傳播其方言。法在土國文化上之優勢，遂促進其商業之發達。土耳其基督教徒國家思想之興起，法國甚爲疑慮，因其份子大多數皆係希臘教派故也。

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賽爾維亞人，門的內哥羅人，希臘人，以及阿刺伯基督教徒與俄羅斯人皆一信仰。而大多數阿美尼亞人屬於自立教會，該會與希臘教之密合較與羅馬教爲親切，所以土耳其其境內基督教徒之國家主義如成功，必有損於法有利於俄。

奧國在土耳其之企圖與俄國同，既居土之鄰邦，自然希望土耳其其衰弱，獲得疆土之增加，如其不可能，則其他鄰邦亦不應獨享利益。於是東方問題之巴爾幹一部分，一變而爲俄奧謀求政治管理之爭執。巴爾幹民衆反抗土耳其其爲奧國空前之危機，蓋與匈帝國大部份分子與巴爾幹民族血統相連，有歷史及方言之密結，於爭鬥時期，俄可利用此項器械，以破壞奧匈帝國。故

奧竭力縮小此種危險，於是一計不成，復設一計，蓋確知其國之存立惟賴阻撓俄羅斯不得輔助賽爾維亞民族實行國家主義之運動。

東方問題於意大利及德意志完成統一稱強以前，已成國際問題之一重要部分。當意大利致力統一時，加富耳 Cavour 於克里米大戰聯合英、法從辟門 Piedmont（意之西部）遣一支隊輔助西方各國保護土耳其其不受俄國蹂躪。加富耳之如此舉動其希望在戰後國際會議場中，爲意大利謀得代表之權利，並希望聯法攻奧，但不久意大利即覺悟俄國管理巴爾幹之斯拉夫民族較奧國之管理更有害於其將來。於是採用於南方爭鬥時，各不相助之政策。而多數意國政治家曾表示與英、法同一之心理，即不容俄國成爲地中海之強權。意以地理之關係覺其國家之安全及商業之利益，如能反對巴爾幹民族之復興，必能多所沾潤，而最要則在反抗希臘之民族。

於本章所討論時期，德國猝然加入巴爾幹政治漩渦，引起列強對近東政策一大變化。但外交聯合變局，原係循環漸進，或有時係因勢力與利益之天演，此種聯合與近東毫無關係。故自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一四年近東問題之新分子爲德意志。考德活動之步驟係聯奧以自固其勢。

力，於短時間遍及巴爾幹半島及亞西亞之土耳其，並爲君士坦丁之政治上經濟上之主人，且握東西之商路。德意志壓東政策 *Drang Nach Osten* 之發展，請於他處詳論，現在所應印於腦海者有兩事，其成功在物質上增加奧匈之勢力一也，反對德國致使英法意拋棄其舊日反對俄國之態度二也，蓋於此兩害相權取其輕，俄佔君士坦丁其害尙較輕於德故也。

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巴爾幹兩次戰爭皆認爲重開土耳其存亡之問題，並認德代英爲土國領土之保護者，而據實說來此不過柏林會議決議之結果耳。因除俄國外列強並未覺到有實行該約之可能，蓋該約所論者皆不能成爲實事，例如：(一)改造土耳其使其發展成一現代歐洲式之國，如其失敗則成中立之土耳其，無論何國皆不許得特殊利益。(二)予基督徒以適宜之保護，由簽約國外交上聯合之壓迫保證之。(三)巴爾幹各國及與土耳其之互相關係由列強完全管理之。

與俄作戰將終時著名詭譎之首領，就正於土耳其王位其人即阿布德哈密 *Abdul Hamid* 第二是也。伊爲世界政治狡猾之老手，深窺列強於提議解決近東任何問題時，互相猜忌之弱點，其首領及政治家皆以投資銷貨爲其外交政策之前題。伊亦了然如何利用列強銀行家及

商業家對其外交部之長久壓迫，所以無論何時有列強共同動作之憂時，伊即挑撥列強使之互相反對，然無論何時，須避怨或求助時，伊即單獨對於列強或囑嚇或奉腆或賄賂，有時雖持之太甚，但于錯誤中，伊亦能取得利益。

阿布德哈密爲授與援土攻俄之英國當滋瑞里內閣一種事實，藉以搪塞葛蘭斯頓之痛責土耳其起見，遂於其登極數日後，即予人民一種憲法。如果真心實行或能置土耳其於歐洲各國之林。當當滋瑞里竭其所能，爲土國緩和俄國所提出之條文，及已割居比路辭其勞績時，土王遂以柔軟手段，將憲法擱淺，並治起草員米大巴沙 *Midhat Pasha* 以流罪。阿且果以是而蟬聯。自此截至一九〇八年之革命爲止，阿布德哈密治理土國與專制君王無異，在土之外人因受領事裁判權之保護，未受暴政及不公平之待遇，並得享受生命財產之安全，而土國之屬民雖列強在柏林條約保留共同干涉之權利，以便保其不受侵掠慘殺。然當土耳其實行壓迫時，伊等實無力相助。土耳其爲防款杜徵計，規定惟獨回教徒方能當兵，基督教徒則槍械亦不許存蓄，既無物質之實力，又無法律之憑依，以保障其生命財產之安全，故於憲法停頓之際，及其大受厄難之時，土耳其之基督教徒屬民，呼喚外交之援助亦爲自然之趨向。

列強因有租界與商業之顧忌，故不欲切實干涉。土國屬民之生活難期改善，職是之故。柏林條約簽字國確實破壞，爲應付俄國所修改之三思提發歐條約，置數百萬無抵抗之基督教徒於回教暴君掌握之下，亦忍心哉。但歐洲政治家之罪惡較其不能履行其義務尙有更重大者，彼等不但拒絕援助罹災者，反以外交上之運用及武力，阻撓土國屬民脫離一切暴政之舉動，而此等屬民所持者無他，惟賴叛亂或希望已享獨立幸福之同族人民予以協助而已。

自維也納條約後，列強之反對巴爾幹獨立運動，可視爲與歐洲一切政策不相予盾。大陸之守舊派政治家甚懼在歐洲各處因愛國及德謨克拉西運動所生之一切政治上及疆界之變化，波及或重演於各該本國內。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七八年歐洲確已發現重大變化，所惜此種愛國運動未得在巴爾幹開演，因列強干涉土國屬民之競爭自由及政治運動甚力。但希臘卒得獨立。惟伊比魯思 Epirus 西撒里 Thessaly 希臘各島不在其內，馬祿大維亞 Moldavia 哇拉其亞 Wallachia 不准聯利。賽爾維亞 門的內哥羅 Serbia And Montenegro 之疆界由列強武斷劃定，致使千萬同胞落於土國統轄之下。土國主權除希臘外由列強主持強行加於各國。但各國不顧列強之禁令依舊運動獨立其成立國家之進步，循序而進，卒底於成。巴爾

幹每次之獨立運動則引起一次國際之惡風雲。

在巴黎及柏林會議列強不許巴爾幹代表發言。所定之條約亦不顧念希臘、賽爾維亞、羅馬尼亞、門的內哥羅、保加利亞、阿祿巴尼亞之欲望及利益。巴爾幹於此條約所得之利益不過列強承認其已成之事實而已。自柏林會議後得釋放之巴爾幹一部分常因自黑海至亞得利亞海之廣闊土地承繼權及在該處之亂政與土耳其人互相爭執，蓋此地並無明文規定歸於土耳其。希臘因土國待遇克利地（Crete）人之嚴苛，更有特別不安與抗議之原因，因克利地人在柏林會議曾要求附屬於希臘故也。柏林會議後沸騰如火山之巴爾幹其勢較前決未稍減，且即準備激起大戰，而此大戰卒將歐洲牽入漩渦。

英國干涉必須修改三思坦發歐條約最大原由爲恐俄國管理保加利亞新國，因此國由該約創成，邊疆遼闊包括馬其頓一大部分，並伸及伊真海。當柏林會議至終承認門的內哥羅、賽爾維亞之獨立，並許馬祿大維亞、哇拉其亞聯合於羅馬尼亞獨立國時，對保加利亞則祇准其自治。而於邊界之分割則與希臘相同，置多數在歐洲、土耳其之保加利亞人民於界外，不僅如此，並欲使保加利亞國體再加衰弱起見，遂分其自治爲兩分立省，正與巴黎條約對待羅馬尼亞

Rumania 故智相同。但羅馬尼亞不願巴黎條約之束縛竟宣布馬祿大維亞，哇拉其亞爲一國。保加利亞於柏林條約簽字七年後亦照樣聯合東羅馬尼亞使列強不得不承認此已成之局。

於此七年間情勢盡變。英國所盼望者並未實現，而保加利亞表示一種驚人獨立之精神及愛國之思想，毅然拒絕爲俄國之屬國。英國既知保加利亞不能成俄國之屏藩，不至爲其侵略巴爾幹之障礙，自然不反對其破壞柏林條約。而俄國則反是，既知不能管理保加利亞遂反對保與東羅馬尼亞聯合，爲此英、俄兩國對於數年前幾至一戰之同一問題，今日則互異其態度矣。俄國慫恿土皇向保加利亞進兵，阿布德哈密懷疑不決。當時葛蘭斯頓內閣將倒，但由倫敦傳來消息云，葛蘭斯頓之退職，係因山埃及出兵政策所致，如果對土耳其問題辦理得體不致擾亂和平，則必復其原職等語。阿布德哈密亦覺聽從俄國與其抱同一目的爲失策，且最要者，所欲伐之國伊亦知非土國所有矣。賽爾維亞對於土耳其之意志誤聽訛言遂與保加利亞宣戰，但賽爾維亞之侵入保境不久即被保加利亞逐出，反而侵佔賽爾維亞，幸奧國出而干涉，遂救賽於不亡。事後土皇承認保加利亞之亞歷山大王 Prince Alexander 爲東羅馬尼亞之省

長，方始恢復和平。

俄國復施一計以期管理保加利亞，即組織亂黨反對亞歷山大王，卒被推倒迫而退位。然由首相思坦必祿夫 Stanboff之力，俄國勢力完全被其抗拒。奧國官員德國路易腓立比之孫費丁南德 Prince Ferdinand of Saxe-Coburg Gotha 選為王，伊與英王室亦為至親。自此二十餘年，親俄派與反俄派相替掌理保加利亞國政，雖親俄派掌權時多，（一次由於暗殺思坦必祿夫）然俄國利用保加利亞以實行攻擊奧土之計畫迄未成功。於是俄遂轉向賽爾維亞，鼓舞賽人以蹂躪土奧並希望土地之擴張。此種政策使賽，保成為不共戴天之仇，蓋兩國皆要求馬其頓之重要部為己屬，於是互相傾軋以期繼承在歐洲之土耳其。保加利亞因費丁南德之治理卒成興盛之邦，並擴張一重大陸軍，於一九〇八年利用土耳其革命之機會，費丁南德宣布保加利亞完全獨立，並在提歐佛 Tinova 加冕為王。

柏林條約將土耳其之波斯尼亞 Bosnia（奧之南部）黑記哥維納 Herzegovena 之管理，及三芝哥 Sanjakof Navibozar 之軍事佔領給予奧國。此項領土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北隅及克利沙 Croatia 以南，僅以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沿岸之一窄條土地，與亞得里亞海

隔離。波斯尼亞人，黑記哥維納人雖半爲回教徒，然均操賽語并爲大賽爾維亞之重要部分，此亦賽國國家主義者之鵠的。列強將彼等奉送與奧匈實爲嚴重打擊，此種憤恨與時俱長，俄國代表復從旁煽動，並用柏林之決定向賽人表示在馬其頓竭力宣傳事業之需要，以此處當時成爲賽爾維亞赴海之路也。

於一九〇八年奧匈相信土耳其革命有害於其在波斯尼亞及黑記哥維納之管理，遂通知柏林條約之各簽字國曰：『已將波斯尼亞及黑記哥維納併於奧匈帝國。』由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三年賽爾維亞因受朝代謀殺及官廷陰謀之惡影響，至其極暗殺其王及其王后，並恢復敵朝使克拉彼得王 King Peter Karaorевич 就正於王位。詳論此段醜史尙屬隔靴搔癢，毋寧謂俄奧外交利用賽國宮庭變劇之激變，以牽制賽國外交及經濟之政策爲宜。雙重暗殺後，祇奧俄兩國承認其新王。一年後法德意復派其公使至柏爾格來得（賽京）而英直至一九〇六年方與賽恢復外交關係。

希臘對三思提發歐條約毫無所得，該約對保加利亞之提議界內，包括馬其頓一大部分，此處希臘有大多數之人民。於柏林會議希臘較其他巴爾幹國家稍佔利益，類如許彼以領土之更

正，此種更正若能與賽里思白瑞男爵 Lord Salisbury 所給之確實保證相符合，亦能矯正五十年前獨立戰爭後，對於希臘所施之不公平。土、希兩國按照條約規定得組織共同委員會，但阿布德哈密毫不介意，因其尙記憶其第一次銷除許多義務之謊詐外交之功成。雖委員會在界內及君士坦丁堡曾開數次會議，而土耳其其至終拒絕討論人種及地理之實事。希臘不得已聲控於列強，而列強則轉致其駐君士坦丁堡之公使，令其就近解決。至終決定用二年前所提議之由伊真到亞得里亞海之線劃界。阿布德哈密倚恃意奧兩國之暗助，宣言土耳其不能默許伊比魯斯及西撒里 *Epirus & Thessaly* 喪失，但同時秘密示意如使伊比魯斯仍歸土國，則希臘一切在西撒里之要求彼能退讓，此種提議頗適合沿亞德里亞海兩大國之心意，因其戰畧上之關係，對於已經佔領伊歐羣島國家之岸綫，向北發展之提議相衝突而起猜忌也。但於英國之外交政策俾益非淺。

雖德意志已秣馬厲兵，但此疆界之分爭，幸未釀成戰禍，由國際委員會代為調解。多部西撒里給與希臘，而多部伊比魯斯則留於土耳其，因此規定遂樹成最擾人之巴爾幹疆界問題之種子，致使土希相嫉視至四十年之久，又自一九一二年後使希臘與阿祿巴尼亞之關係愈加仇

怨，自該人民利益及願欲言之則伊比魯斯人聯於希臘與西撒里人有同一權利，但彼等犧牲於世界政治之陰謀而亦予使彼等犧牲之國家以攪攘。

希臘領土之增加爲一萬四千方英里，人民之增加爲三十萬實爲非常勝利，且增加其所急需之農產地。惟沿海邊之希臘人民未能成就所望，與在從前種種會議同一失意，居於陸地之希臘人在其所要求之領土內，又與回教徒及敵方基督教份子相混合，實爲不祥之兆，但希臘人口居於島上者佔大多數。從米提林 *Mitylen* 至羅得 *Rhode* 一切距小亞細亞岸之各島，（撒毛思 *Samos* 不在其內蓋彼處於一八三五年已享自治）在土耳其國統治下皆不予以優遇。當克利的 *Carians* 控訴於倫敦時，並未蒙其受理。居比路人由土耳其統治下轉移於英國事前並未商洽。故彼等雖爲外交上交換品，但直至英軍登岸佔據該島時，尙毫無所聞知。希臘除得西撒里外，尙由三思提發歐條約之修改獲得其他利益，此種利益使希臘後來所受之實惠實遠超其大希臘主義熱望夢想外，即如馬其頓被阻未得成爲保加利亞之有機部分。俄國政治家欲在由巴爾幹至伊真地帶創立斯拉夫民族國家者，爲使阻止希臘不得進至塔雷夕（土之南省）及君士坦丁之阻得得以牢固。讀巴爾幹各國得自由後之歷史深知彼等善

用衆暴寡之術。若三思提發歐條約得能實行則希臘主義除二三沿海城池外，必大部分消滅於馬其頓。當列強復置馬其頓於土耳其統治下時，不啻判定所有基督徒份子罪名再受一世之暴政。因對馬其頓之目的衝突，使先前同一戰線用全力抵抗回教暴君，已得自由之巴爾幹國家，於其外交政策上加增一重要勢力，即於恨惡土耳其外互相恨惡是。如土耳其喪失歐洲所餘之主權，每一巴爾幹國家必欲雨露均沾。於要求馬其頓領土之爭辯中，希臘賽爾維亞，保加利亞所引援者，皆爲同一理由，即「古時之佔領也，經濟與戰略之需要也，民衆之佔大多數也。權利平均之論，在巴爾幹外交上得以發展，各該小國對於其他小國之領土增加猜忌之情有若顛狂。吾人曾見於保加利亞宣布聯併東羅馬尼亞後，賽爾維亞如何襲擊保加利亞。希臘亦急欲向保加利亞進兵，但希臘與賽及保界不接壤，故除捨侵略土境外，無由以至保。

阿布德哈密直至執政之末年，始終利用賽，保戰爭之結果鼓勵賽，保三國爲馬其頓之拚死力爭。希臘與阿祿巴尼亞爲伊比魯斯問題互相仇視，在阿祿巴尼亞之北部及東北部之土耳其官員設法使門的內哥羅 Montegrin 人賽爾維亞人及阿路巴尼亞人互相仇視。利用允許羅馬尼亞在哇拉其亞人中 Kurzo-wallachians (馬其頓之一小部份撲羅馬尼亞語之山民)

設置其國教分部之手段，誘導巴爾幹一切國家進入爭鬥場。因有七項不同種之人民互相唾罵分爭，在柏林條約簽定二十年內，歐洲土耳其遂落於無政府地位。

於此濁水中，俄與均曾垂釣焉。馬其頓名爲『歐洲之險地』而其國皇又稱『歐洲之病夫』。當希臘因克利的問題與土宣戰時，列強尙未聯成盟約，致使歐戰爲不可免。彼等於希臘敗後，尙能共同干涉以救之。互相並無不可諒解之困難，且其共同聯合之壓迫，亦能實行於保加利亞及賽爾維亞。俄國之代表雖贊助賽國在馬其頓之宣傳政策，然其政府仍勸告賽政府與奧保及土三國修睦邦交。俄國指導賽國在馬其頓之宣傳，其企圖似乎專爲摧殘希臘。

由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馬其頓之形勢愈形險惡。無論藉何條約之解釋，俄國究非處於要求特殊管理該區之地位。俄亦自覺英國待機而動，且其在遠東之發展需用其全副注意與精神，故與奧聯合致哀的蘭美敦書於土耳其。該兩國自一八九七年共同提出之改善意見書，於一九〇三年二月交於土皇，但阿布德哈密之答覆，謂伊已開始採用相同之動作。並於馬其頓煽惑暴動，表示土其在馬其頓有駐防重兵之必要。歐洲之輿論大受其愚弄，阿布德哈密遂再用殘酷手段撲滅一切暴動。雖然如此，俄仍堅持原議。並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九日通牒

土皇謂無論如何彼須採用墨茲思提克 Mursteig 所擬之改善政策，由兩國代表監視，重新組織警備隊，受意大利軍官指揮之，強迫實行。所謂改善者至終等於幻影。但列強對於馬其頓之政策直至俄在遠東敗衄後，方始分道揚鑣。迨俄羅斯與英國協定告成後，遂又移轉其活動至巴爾幹半島，並計擾德國使土耳其其完全入其經濟勢力範圍之種種計畫。

於土耳其多事之秋，列強共同干涉，並用海軍保存土耳其其完整，亦因此與土耳其發生疆界及條約之分爭。六國中以德之關係為最小。茲略言之。俄，與為干涉巴爾幹之領袖國；英，德，意牽纏於久懸不決之克利地 Crete 問題；俄，英，法，為保護希臘者；英，法干涉埃及；俄國由外交方面偏袒賽爾維亞，保加利亞，阿美尼亞。法國為土國境內天主教徒之護衛者。英國輿論復迫英國保護阿美尼亞。英由土耳其其割據比路 Cyprus 及埃及。俄得阿美尼亞一部分。英，德，意與土耳其其為阿刺伯 Arabia 紅海及蘇丹疆界問題，常起分爭。當阿布德哈密因土國公債之增加被迫承認於國稅一部分受外人管理時，英，法為有關係之重要國。至於德國勢力在土耳其之發展，吾人於後章逐一詳論，但為明瞭德國在土耳其其後來外交勝利起見，此時應聲明德國與阿布德哈密之交涉能獲益者，確因其外交政策從來與土不激起衝突。此為他國望塵莫及。

者也。

阿布德哈密於與列強折衝樽俎中，常利用列強因世界政治種種利益互相衝突之爭執，因有爭執故不能聯合強令彼遵照所議治理其國。列強擬就之改善辦法，與夫共同聯盟迫其採用，有時共同或單獨警告阿布德哈密在馬其頓應維持秩序，在克利地停止搶掠，並禁止殺戮阿美尼亞人；此不過宣言。惟俟國際自身利益受危害時，彼等之哀的蘭美敦書及海軍示威方能有效。阿布德哈密不敢違抗者惟銀行家。而應付其政府及人道之要求却居於美好從容地位。至其末年英法始能了結殖民之競爭。但英國於一九〇四年英法之協定及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後，此時阿布德哈密雖已故去，仍行躊躇不敢向土用兵。因土皇爲克利夫（先知之承繼者），七千萬印度回教信徒對彼有靈性上之矢忠約故也。

對於克利地問題本章不能詳述，此問題牽及土、希及四強國。阿美尼亞問題亦不能詳述。歐洲外交對於調和土、希、克利地問題之分爭，及阻止在小亞西亞及君士坦丁堡之兇殺阿美尼亞人之無效，足證明列強不能同心合作解決近東問題，並表示人道主義無論如何光大，亦不能影響世界政治。因阿美尼亞之富源，及地理上之位置，在國際交涉中無足重視，故所有政治家

對其所受之兇殺，毫不動念，不過當輿論因兇殺之報告，異常憤怒之時期中，稍事點綴以敷衍民衆而已。迨至公憤滅滅後，阿美尼亞之問題即置之度外。克利地之問題亦不能使列強生如何之衝動，因在世界政治上影響甚小，充其量不過希臘欲驅逐土耳其其在歐洲之數省以外而已。

第七章 近東問題

## 第八章 俄羅斯殖民之發展 (1820—1878)

自俄羅斯帝國成立之初，莫思科政府對於歐亞兩洲開拓事宜，不分輕重一意由各方面同時向海面發展。所以該帝國之擴張，係取之於隣邦領土，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之發展由狹義言之，並非殖民，不過統一政治，帝國天然自動的擴大而已。當其吞併他民族時，並不使之同化，亦不感有移民之急切，以免自己人口之充溢。更不感有擴張新領土侵略他人之急切，藉得原料與市場作彼生產充斥時之銷售地。欲明瞭俄國稱強與其他列強之根本不同處，須將此點認清。

巴黎條約（一八五六年）本欲加俄一種酷苛條件，如果實行定能障礙其常態經濟之發達，俄國外交政策亦須適應世界政治新潮流之規定。但莫思科政府享受種種特別利益，於國際交際間，較比他國多能獨斷，因其帝國能自助，難被侵略，又不受海權之影響，其首領亦不必顧慮輿論之壓迫。

在近東及遠東俄國之地位與他列強迥乎不同。巴爾幹，土耳其，中國，及日本均為隣邦。於所謂近東或遠東問題擾亂列強之關係，及改變彼等互相對待態度以前，俄羅斯早就土耳其波斯

建立其帝國。並因商務及戰略問題，早與我國及日本大起衝突。但俄直至工業交通新局面發生，導彼尋求海外市場後，方與列強發生衝突。

俄羅斯人進至黑海或在北海一帶堅立以前，西伯利亞爲莫思科帝國大本營。於一五八七年喀羅克人設立托波兒斯克城 *Tobolsk*（西伯利亞西省城）於一六四〇年莫思科主權伸達至拜喀耳湖外界，於一六五〇年俄民侵至阿穆爾河，於一六八九年與我國定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疆界，於一四九二年俄國主權由韃靼人移入俄羅斯人之手，不及十二年照吉亞國 *Georgia* 向俄求援，攻土耳其及波斯。

法國大革命前五年，土耳其割克里米 *Crimée* 於俄羅斯。在拿破崙時代俄吞併芬蘭 *Finland*（俄之西北省）亞蘭得 *Åland* 羣島（俄之西北）庫爾蘭 *Courland* 柏撒拉比亞 *Bessarabia*；於一八〇一年吞併照吉亞，並於一八一二年根據葛里思丹 *Gulisten* 條約波斯割讓高加索領土與俄，此種領土俄土波斯互相搶奪垂數世之久。

俄在北太平洋於一六三六年佔得第一站足地，並於一六四四年進抵阿穆爾河口，於一六四八年訥夫 *Dejnoff* 發現柏林曼 *Behring Strait* 峽。（北美與亞洲間）十七世紀末葉以前，

俄對於剛札德加 Kamahka (西伯利亞東境土股) 阿拉斯加 Alaska 領土之要求業已成立。俄羅斯初次與日本接觸係在千島 (日本之北) 在此多數島中俄羅斯樹立佔據標記，但日本立即爲之拆去。於一八〇七年俄海軍佔據庫頁島，三年後授命率領遠征軍侵略千島之俄國海軍中將被日本據爲俘擄，直至伊用其政府名義正式宣言拋棄庫頁島及千島之要求始釋放之。

以上所舉之實事與研究俄羅斯十九世紀之發展，頗爲重要，吾人當記憶者俄與土及波斯之戰爭不過建造帝國程序中之自然節目。向海面發展與俄羅斯帝國主義之發展一二二一而已。

俄國在近東以保護土耳其基督教徒之故，引起英法與之疑懼。其欲管理波羅的海及黑海英德共懼之。而其要求保護土耳其之希臘教徒則法國獨懼之。因此事與法國在敘利亞 Syria 及猶太 Palestine 之政治上商務上之利益相衝突。其欲擴張至亞得里亞海，與亦懼之，而英國則更恐其伸張至中亞西亞以致危害其所屬之印度。

俄國在近東之活動未致引起他國之干涉者，爲與波斯及土耳其之戰爭。因該戰發生在蒸汽

動力引用於交通之前十年，各國對之尙未十分注意也。俄國治理葛里思丹 Gulistan 條約所割讓之領土頗不完善。該地居民大發怨言，卒使波斯於一八二六年重新爲高加索問題向俄宣戰。大戰二年後，波斯始簽土克滿柴 Turkmenchai 和約，割伊瑞丸 Erivan 納克西池丸 Nakhitchevan 兩省於俄國，並允賠款。同年俄復經巴爾幹轉攻土耳其，於一八二九年春季在亞得里亞大堡訂立專斷和約。亞得里亞大堡 Adriano ple 和約確係土克滿柴條約之適宜補充品，以致引起奧國之不安，其程度如俄與波斯所定條約之與英國同。三年前土定阿 阿克門 Akerwan 條約允許賽爾維亞自治，並承認賽爾維亞、哇拉其亞 Wallachia、摩祿達維亞 Modavia 不啻爲俄之保護國。土耳其復許俄之主權伸張至高加索之各部落，該部落之誓忠約波斯既已捐棄，則土耳其亦只得拋棄其自己之要求。俄國所欲者祇在使高加索及後高加索人接收其管理權。俄在裏海 Caspian（歐亞二洲間）及黑海中間一帶區域無一日不在戰爭中，前後垂三十餘年，直至克里米大戰後，方用相當氣力鎮服之，該領土內回教徒之抗拒遂即瓦解，自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四年，俄之管理權確實實行於該處，該處即成爲俄帝國最富源之一。

沿裏海沿岸在巴古 Baku 四境油田之擴張，使該處頓成富區，爲有世界最重要價值勝利品之一，所以西方各國均垂涎不甘讓棄。於一八五六年俄國在巴黎利會被迫捐棄其沿黑海向南之發展，及其對於克思 Kars 之要求；但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時，列強以爲能將俄困於巴爾幹則爲滿足，遂允其吞併克思 Kars 柏亞記德 Bayazid 阿達汗 Ardahan 巴東 Baun 此種規定給俄國以攻土耳其其最扼要之邊疆，並在黑海得一海及鐵路之終點。巴古油田之開拓，使此數事爲最需要者。

巴黎條約規定黑海中立，並割據柏撒比亞 Bessabia 一小部分以奪俄之丹惱河口。其在賽爾維亞，哇拉其亞，摩祿達維亞之干涉權一併削去之。十四年後，俄羅斯覺得歐洲均勢以德敗法之故已經破壞，遂於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宣言否認巴黎利約所訂關於黑海中立之條文。一八七八年之柏林條約承認此議，並還俄於克里米戰後所失柏撒比亞 Bessabia 之領土。自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一八年當協商商佔據博斯破魯斯峽 Bosphorus 之時，俄在黑海尙有戰艦隊，並在要岸設置砲壘。於一八八六年柏林條約所訂之自由海口明文，已棄之不顧。自克里米戰後，俄遂開始向中亞細亞發展。北由草原（歐洲東南亞洲西北之草原）西由裏

海。後裏海省之建立多半領土取之於克西哇 Кавказ。俄進至波斯之邊圍再向東發展，思達維亞 Syrdaria 於一八六六年戰爭後奪之於鮑克哈拉。於一八六五年佔據塔斯干 Tashkend（西域大城）。亞力山大第二於一八六七年創立西域政府，俄既進至阿富汗之邊疆，自此英俄衝突之端遂啓，而波斯、阿富汗則連帶受其蹂躪矣。

克亞哇之可汗於一八七〇年承認俄皇之上國權。而鮑克哈拉 Bokhara 於一八七三年亦一變而爲其屬國。

於一八五四年因法、英之干涉，土國得以不亡，俄深恨之。德、奧之態度俄皇及其巨宰亦牢記於心，並感覺世界各國均置身於俄及地中海中間大施阻撓之術。俄於是轉而殖民於東西伯利亞之決定即時實行。於一八五五年開始向太平洋作殖民之新運動，但此種運動於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已經放棄之。尼布楚條約俄許吾國放棄其沿阿穆耳河之前進，但乘吾國與英法爭辯之困局，俄遂不顧舊約遣發農民居住該河兩岸，由喀羅克人保護之，自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八年大見發展。當俄聯合英、法迫吾國簽約時，其所得之利益真所謂片面契約也。此時吾人須追溯克里米大戰前十年之情況，以考查俄在遠東重新活動之步調。鴉片戰後，一

八四二年之南京條約割香港於英國，並開放四海口，而廣東不在其內，美、法、比、瑞、挪威，於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獲得同樣條約之權利。當時清朝於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頒布允許宣傳基督教之諭令，該項宣傳一七二四年已嚴令禁止之者，凡此種種侵略行動頗使俄國大受刺激，並使之飽懷驚恐，蓋其深懼西歐之傳教士及商人必垂涎眼中所見之各物。而此種虛驚又爲英、法巡洋艦隊之不法行動所証實。此項艦隊於克里米大戰前數年，即航行於北太平洋。國美及西歐各國在日本之干涉亦足使俄注意。在亞細亞之中部吾國爲其隣邦，其界限已於一六八九年一七二七年一七六八年及一七九二年條約劃定，此種條約亦規定越界運貨條例，并予希臘教以種種便利。在北太平洋直至此時惟日本能提出要求與俄相韻頡。俄羅斯對於南京條約之回答爲一八五一年簽定之庫倫條約規定蒙古邊疆通商章程，此項規定三十年後予俄國以侵吞大半庫倫之口實。爲一八五一年阿穆耳河口之愛耶拉夫思克 Zhovinka 已經建立並設防備。於一八五三年在海岸建立其他兩防地，同年俄設防於庫頁島之南段，並在其鄰近發現煤礦。

俄國佈置妥協後，專俟時機成熟，以其外交手段。此良好之時機果隨第二次英之戰以起。

吾國曾抗議俄國破壞關於阿穆爾之條文，惜當時爲太平軍戰亂所羈絆，難有動作。當英法於一八五七年與我重新開釁時，俄之外交家自能與我國表同情，蓋俄國不亦爲英法侵略所蹂躪乎？於先一年不亦被迫簽屈辱之條約乎？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之愛璦條約承認阿穆爾北岸直至海止屬於俄國，並許俄國自烏蘇里至海中間之餘產將來享有權。俄比他國可謂捷足先登。兩星期後俄爲天津條約第一簽字國，此條約即英法美所起草，強迫吾國通商者。當英法復行開釁進至北京時，俄國公使遂以中國調人自任。英法於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其重大遠征隊威迫吾國簽定新條約，獲得附加權利三星期後，查覺中，俄條約將樸瑞毛思喀亞 Primorskaya 給予俄國，（該處位於烏蘇里江及太平洋中間。）俄國不費兵力，而竟得如此富源，該兩國遂爲之咋舌。此項貴重獲得成立西伯利亞之海濱省，內含一最大海口，此海口於一八五二年由法人發見及命名之。并於一八五五年由英艦隊重新命名及劃定之。俄人稱此爲維多利亞海灣，復稱大彼得海灣。復於一八六一年在該處建設海參崴。俄國對於新加入世界事務之日本確知有應付之必要。遂於一八五六年簽定日俄條約，平分千羣島，並宣布庫頁島之中立。但自海參崴建成後，俄國對日本之怪異態度頗起隱憂，甚懼該

島被第三強國所佔領，或日本受第三國之暗示及鼓動，不願一八五六年條約之明文，將該島實行設防。於是俄國於一八五二年向日本提議共同佔領之辦法。但俄要求過分權利，日本之平分建議俄亦不贊同。於一八六五年俄國復向日本提議將其千島之權利讓於日本，以日本割棄庫頁島之權利爲交換。於一八六七年簽定一奇異之條約，承認共有佔領權，以實行殖民之處爲有效，如此則兩國在該島之權利以實行殖民爲斷。但並未劃分限界，俄國并無充量之移民，不過文字上之要求耳。日本遂得行其志。此項不滿意之規定，於一八七五年拋棄之。此時日本已承認一八六五年之提議，將庫頁島讓與俄國，以千島之餘部爲交換。此時俄將其在美国海岸之權利，於一八六七年售於美國。

庫頁島對於海參崴新海口之自由及保障實屬扼要。但俄國由克里米大戰之經驗觀察之，看破遠島及海佔據如果不能與他海權國頡頏時，則此種佔領對於該國無大利益，故俄國雖處於此新世界政治情勢之下，仍實行其帝國發展之舊政策，即不求遠圖，惟吞併接壤之領土耳。其政治基礎在一八七八年以前即奠定之，惟缺鐵路以連結其帝國爲一氣，並將其全國置於莫思科及聖彼得堡有實效之政治管理之下，但俄實爲一無窮富源容易防衛之國也。

第八章 俄羅斯殖民之發展

## 第九章 俄國在遠東權利之固結 (1879—1903)

羅馬諾夫在歐亞兩洲之領土，係自莫思科起向各方擴張得以發展。俄尋求赴海出路時節節進攻并未躡進。是以一九一四年其國徽飄揚之處，均爲綿互廣漠之領土。其方自莫思科往外擴張向黑海、北海、白海、黃海、波斯海灣、亞得利亞海、伊真海，及地中海係一致挺進。在歐戰前以上所舉八種赴海出路之前三名，業已達到，並已實行佔領。然欲謀得其他赴海出路時，俄國之外交政策遂在巴爾幹與意奧衝突，在土耳其與各列強糾紛，在波斯及阿富汗與英吉利開釁，在遠東則與吾國及日本葛藤不已。而其所得相當之勝利則爲土耳其之崩潰與印度境內限制英吉利勢力之發展及吾國主權之損失。

至十九世紀末葉俄國之全副氣力全用於破壞土耳其領土之完全。俄曾作種種嘗試以期執巴爾幹之牛耳管理波斯破魯斯峽（黑海西口）及他大尼里峽（地中海與黑海之間）並擴張其帝國至南高加索以侵略亞洲之土耳其。以地理之遼闊致使在亞洲之政治上經濟上之發展尙覺爲不可能。當其軍隊與殖民隨其鐵路計畫之擴張同時並進時，俄遂變爲英之勁敵，吾國之強盜，日本之仇讐。俟其鐵路修至波斯及阿富汗之國界時，英遂預備決之以戰。至其

大西伯利亞鐵路修至太平洋時，日俄之戰遂成爲決不能避免之事。

大西伯利亞鐵路必須盡力在南面補修者，蓋亦因冰雪嚴寒之所致，且必穿經此等地界方可謀殖民之發展，而鐵路之經營亦必有財政上之可能的維持，但西伯利亞之大平原則寒荒不富。其探定太平洋與莫思科聯結之計畫，使政治上擴張之政策趨於南進，直向波斯、印度及吾國方面逼來。吾人對西伯利亞鐵路之概念不可僅認爲俄國在歐洲外交政策專爲在印度反對英國，在吾國掠取領土之陰謀。波斯、阿富汗、西藏及蒙古之商業實爲築路重要原因。東三省爲赴海參崴之孔道，由奉天至大連灣之分路可獲常年不冰之海口，且使鐵路可獲大利，至其擴張至北京又爲自然之趨向。

柏林會議後，俄國無力實行其在巴爾幹之企圖。君士坦丁堡脫其掌握，於其侵畧近東之政策上頗爲不利。歐洲各國亦無一欲援助彼者，甚至法國亦袖手旁觀。於其管理幼稚之保加利亞政治上經濟上政策失敗後，俄國政治家不得不收縮其氣力，專事阻撓與國在巴爾幹勢力之膨漲。俄甚至贊同與奧匈簽定保持巴爾幹原狀之協定。並於六年後與奧聯合提出墨茲思提克 Mursteg 覺書，分遞於簽柏林條約各國，藉作解決馬其頓問題之嚆矢，如是俄得集中全

力從事於亞洲之擴張。

思克尼夫思 Skermevce 秘約於一八八四年簽定後，俄皇亞力山大第三對德相畢思馬克所提議之仁愛中立條文，即於三皇會 Dreikaiserbund 中之他兩國與會外之國作戰時，應當有效一語，拒絕同意。然爲保護俄國不受三頭聯盟之攻擊起見，亦欲加入此約，伊信坐觀法國再被壓迫，非俄國之利也。迨至此約於一八八七年期滿時，伊拒絕續定。但法國長久孤立之危局，卒被俄國隱憂所救援，蓋俄恐歐洲勢力平均因法國衰弱之故而改變。俄因鐵路計畫需用法國財政上之援助，（在亞洲尤需之）尤須見好於法國，甚至定軍事協定。此事於其死前，業已批准。尼古拉第二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繼承王位，此種諒解復成爲聯盟。尼古拉與德並無嫌隙，但亦不欲聯絡之，於其遠東政策亦不欲求法國政治上之援助，但希望得法國之資本以修築大西伯利亞鐵路及其分線。一旦法國大宗資本用於俄國計畫之上，雖俄不希望法之助法亦不致與他國聯合攻擊俄國。

由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俄帝國內之鐵路里數較前幾乎倍加，但此新里數之大半係在亞洲。此項建設確實改變俄帝國政治經濟之歷史。大西伯利亞鐵路之第一段自施拉賓思克

Chelyabinsk 至烏木思克 Orenk 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開始通車，於後七年間所有之連貫線（拜喀耳湖不計）均已完成，並建成多數支路。海參崴以五千英里綿長之路得與莫思科聯接之。但其中有一千英里係在吾國領土內。最初之計畫係使大西伯利亞鐵路完全築於西伯利亞境內，並於一八九八年向北補修五百英里，以便與西來之線相聯合。但自工程艱難及人工稀少之故，此項費用實屬令人生畏，遂改取黑龍江捷徑，此亦日俄戰爭之導火線。

設吾人閉目靜思穿經東三省之道路權與俄國鐵路計畫之成功如何重要，則甲午戰役後，俄人不容日本逗留之決心自然明瞭。研究歐洲帝國主義之專家亦洞悉該事內幕之癥結，此種糾纏使俄不得不竭力爭執修改下關條約，蓋以此俄即能屏斥日本而安全。海參崴及在吾國之一千英里鐵路亦得保障也。

俄容忍日本在旅順獲得海軍根據地實為不可能，因使日本有進兵之便利，所以日本無論在何處希望得根據地時，俄國必於是地自行建設之。海軍根據地須藉支線與鐵路相聯合，以便防守聯絡之用，但若專為戰畧關係而建設枝路亦不經濟，所以通商口岸也。挖煤許可權也，必須同時顧及。又以海參崴冬季為冰所困，俄國更繼續在北京要求擴張道路使用權，以求管理

東三省之交通，即遼東半島亦並括在內。俄國既實行此項政策，自不能止於東三省而已。其他在高麗之海軍根據地亦至重要。

由俄方面觀之，每一動作均爲其鐵路建築必需之手續。由日本方面觀之，確爲俄國極力造成一種威脅。處此情勢之下，日本須自擇生路，或容納俄國在東三省之特殊管理權。（卒至高麗）不然則與俄決一雌雄。

俄國藉法德之暗助，將甲午之戰日本所得之利益幾盡掠盡。五年後俄之前進步驟可稱謹慎，但義和團之亂，鬧得吾國到無政府地位時，俄之全部計畫始開始披露。當是時法德英均爲強奪吾國之夥黨，惟因此故該三國在北京或聖彼得堡自然不處於明白反對俄國之地位。美國除託空言外並不願進而相援，吾政府此時腐敗已極，不能自救。日本自甲午勝後驕氣萬丈，當此試練之時機，須立時決定或成強權，或爲亞洲附庸之一。

俄國政治家舉動太嫌鹵莽，如果其活動僅限於東三省爲滿足，與日本之衝突雖不能免亦可延緩。平心論之，俄要求旅順長久租借，及擴張其枝路至於遼東半島之特讓權，其危害日本之程度並不較其他三國爲尤甚。蓋其他三國爲侵略吾國主權之夥黨，英與俄締結勢力範圍

協定，德在山東之動作，與俄在遼東半島相同，法爲俄國之聯盟，此四國均有租界海口皆爲日本之大害。日本自然不能與四國同時宣戰，如日本因吾國之現象而與俄宣戰時，其外交之地亦不穩固。俄國於亞洲鐵路計畫未完成以前，亦不宜激怒日本，惜乎操之過急，欲一氣呵成，反招意外之禍也。

於一九〇〇年三月俄國在高麗獲得特殊權利，日本以此事危害甚鉅遂發出宣言向俄挑戰，據該宣言大意謂俄國獲得馬三堡之特殊租界（高麗最良好海口），高麗又應許不割讓小鹿島（離馬三堡不遠）於別國，聖彼得堡政府復宣佈欲使馬三堡作爲冬季之軍港之意願，使日本大感威脅，如果馬三堡成爲俄之海軍根據地，則俄自能操縱日本海至黃海之通路等語，日本於宣言後復致哀的蘭美敦書於高麗，要求取消此項割讓權。經一年之爭辯，此事遂作暫時解決即將馬三堡割讓日，俄二國同時日鮮組合會社獲得山漢城至釜山海口之鐵路修造權。釜山與馬三堡接近，如何擴張此地以制馬三堡早在日本洞悉中也。

俄國進入高麗第二次之嘗試，於一九〇三年實現之。法國在暹羅以瀾滄江之採木許可權進而獲得該江兩岸之管理權。俄國受此模範之激動，亦在鴨綠江高麗領岸梵王渡一帶設一租

界，高麗抗議之。俄國公使之覆牒謂在梵王渡設立租界與擴張一八九六年所許採木權爲必要之措置。高麗政府拒絕此項解釋。俄公使見其不易欺騙擬強迫高麗於原約外簽一附約使佔據梵王渡之地爲合法。日本受英、美之暗助極力鼓勵高麗令其堅持到底。

此時高麗政府致亡之弱點盡形暴露，既懼惹起兩國憤恚，又不欲加入任何方面，遂持騎牆之態度尋求解決之方法。伊既不強迫俄民離境，復不簽定附約。俄欲報復日本，遂慫恿高麗政府反對漢城日本銀行發行紙幣，此爲高麗絕無僅有之銀行企業。高麗不查竟宣告日本銀行鈔票不合法，但并未採取任何行動，以阻止通用。高麗以無力保護自己之利益，無又心加入任何方面遂使其國爲戰爭之獎勵品，作優勝者之捕獲物。

俄在遠東之外交政策係隨自然之結果，節節前進，由海參崴至高麗及遼東半島。於一八九四年日本與吾國作戰，遂將俄國逐出高麗，并佔據遼東而遼東不久復還於吾國，但於一九〇四年日俄戰起卒逐俄於高麗以外，並復據遼東，兩戰之原因係高麗不能保守其獨立與吾國不能保守吾之主權之所致。

第九章 俄國權利在遠東之固結

## 英吉利帝國主義之復興 (1895—1902)

英國政治家葛蘭斯頓 Gladstone及其自由黨本爲極端反對帝國主義派者，但至其政黨當政並不輕視其在野時所攻擊之外交政策。葛蘭斯頓第二次爲首相時，(1880—1885)如何佔據埃及獲得北波爾奴 North Borneo (蘇丹之一部)如何組織不列顛新幾內公司 (西非洲諸地之合稱)及在非洲各處成立保護國，吾人可歷歷數也。笛茲瑞里繼其指揮大不列顛帝國之命運其全期事蹟，亦本章所欲詳論者。

當自由守舊兩黨相替爲政時，愛爾蘭及其他地方政策之問題在議院頗爲吃緊。輿論對於帝國主義雖不仇視，亦不關心。守舊黨適在醞釀變化，而自由黨於此勢力下幾乎分裂，此純爲兩黨政策起見，非所謂葛蘭斯頓對笛茲瑞里黨也。內部雖現擾亂帝國仍未息止其發展，於此時成立日尼爾 Niger Coast (非洲之西) 桑尼巴爾 Zanibar (非洲東部) 旁巴 Pemba 及鳥干達 Uganda 等保護國，同時在印度得獲思克母 Sikkim 及在印度洋太平洋置索哥德拉島 Sakatra 撒拉哇克島 Sarawak 英吉利新幾內 British New Guinea 撒羅門羣島 The Solomon 及吉耳貝持羣島 Guiloert Islands 於英皇冠冕之下。全國對於帝國

之增加亦若毫無所知，因此種增加並未使其牽纏於與他國及殖民戰爭，情勢既屬順利，外務部自無須將其活動提交議會請其贊成或否認也。但外交政策（數年來或未注意）開始需要財政上重大支配及與列強衝突時，人民方曉其所負之責任。

笛茲瑞里第三次內閣爲守舊黨自由黨完全團結之起點，笛茲瑞里聘自由黨首領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爲殖民部長，於張與葛蘭斯頓分裂前，葛蘭斯頓尙大言其商務部長，

（此爲張在葛第二次內閣之位置）爲其唯一之黨員。張伯倫相信大不列顛帝國之隆盛在向外發展，並自認自己爲創造此種外交政策之最有力人物，但當時許多政治家及言論家頗相信英國之榮譽及利益端賴拋棄殖民土之担負，決不欲再事增加。

新內閣第一年兩次戰禍均幸而避免，即因暹羅問題與法衝突，因委內端竦（南美）Venezuela 與美衝突。當此時亞洲及南美洲之問題在英國外交政策上尙居次要地位，其急切之意志確在鞏固及擴張其在亞非利加之殖民地。俄法欲定攻守同盟，暹羅問題遂生糾纏。不列顛不欲在亞洲與兩國作戰，恐在南非同時發生危險，其應迴避者一也。是時美宣佈門羅主義，若如此與美國相見以干戈，亦非良好好政策，况保留此種主義對於英國在美洲之利益亦無大害，其應

迴避者二也。

若就年代表圖將英國笛茲瑞里第三次內閣時代帝國主義之復興，及其軍事外交遠超敵國以上之種種活動，於此短紙間詳晰述出，實爲不可能。所以吾人須循序將遠東、西非、蘇丹及南非分別討論之。就遠東而言英國係自緬甸侵害吾國及暹羅之主權。法國係由安南侵略吾國及暹羅之主權。此兩事實使該兩國互相猜忌瀕於決戰者屢。英懼法不滿意於東京或又效其併吞緬甸之故智而併吞最富之雲南省，然爲免除戰爭起見，於一八九六年正月五日締結英法協定，規定湄南河及其分流之中立地，並規定領土之承認，河之東屬於法，河之西則爲英國勢力範圍。

英與法在南面之邊陲困難方始決定，不久又發生一新局勢，此局勢因他國在吾國獲得海軍根據地，并伸張其主權至於太平洋各島所發生。至此時英國之敵不祇俄法。中日之戰於一八九五年割台灣於日本。西班牙、美利堅之戰於一八九八年售菲律賓於美。俄國於一八九六年進至東三省及遼東半島。德國於一八九八年進至山東半島。西班牙之捐棄使德得羅林羣島（非之東）皮祿羣島及馬利晏羣島。當斯時英之政治家對於德、美之登場獻技，欲爲遠

東舞台之角色尙不甚驚恐，以該兩國尙未開始作偉大海軍建造之計畫，惟俄羅斯受法財政上之援助，方從事建造無敵之海軍，並推廣其鐵路至於東三省，如是英國自認此等行動不但侵害英之海上霸權，而同時更囑嚇英在吾國商務上之地位。

英與德意志締結兩協定，第一於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簽字實行，按該協定英國放棄三毛亞羣島（南太平洋內）兩大島之權利於德國，並將該羣島之其他島讓於美國。此協定一九〇〇年正月經美國批准給英用和平方法併吞佛林德里羣島之權利。爲警告俄國起見，英與德於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七日簽第二協定按該協定互相保證保守吾國領土之完全及門戶開放，此種協定可視爲各方罷手運動，蓋該兩國確實明瞭如再侵害吾國主權反與自己不利。法之於後印度，俄之於東三省均有根據以實行其剽掠外交之活動，而日本同時亦逐漸強盛。英德之發此警告並不能見信於吾國及列強，因該兩國曾加入瓜分吾國之謬舉。庚子愛國運動後，美國提議維持吾國秩序及輔助吾國重新建設，侵奪者歸還原主，勿索嚴重賠款之種種好辦法，彼等皆不收受。英國政治家在北京並不干涉俄借遼東半島，不但不加抗議，凡要求吾國給予賠償，強迫吾國租借威海衛及香港對面之平地。法國援引此種搶劫成例，遂迫吾國

租借廣州灣。俄國權勢澎漲其中最刺眼者爲旅順口及海參威之海軍根據地，英自知鞭長莫及，不能遏制，遂鼓勵日本之野心，藉以削除俄國在太平洋之海軍及政治之勢利。英欲達其目的，於一九〇二年正月三十日與日本簽定協約，規定於日俄戰爭時，如法助俄則英誓助日本，此種協約續定兩次，於一九一四年尚有效力，日本之攻德國即以此爲口實。

笛滋瑞里第三次內閣曾與西非、蘇丹及南非多所作戰。每戰之結果輒爲併吞領土，固結已得主權。一八九五年前英吉利在西非即爲獨一之強權。於一九〇二年後其勢力更爲鞏固。如果德法兩國邦交和睦，則英亦不克成此大功，或早促成歐洲大戰，所幸進行尚順，英亦知操縱之術，經七年之戰，方使西非、英埃之蘇丹與南非聯合。

西非包括四項領土：千巴（Gambia）殖民地及保護國，尼及（Nigeria）殖民地及保護國，西拉（Sierra Leone）殖民地及保護國，金岸殖民地及北領保護國。亞山的（非洲西方小國）雖確爲殖民地，但歸併於金岸，直至十九世紀末葉，此殖民地之疆界尙未妥實劃清。內地之酋長從未承認英國之保護權，即或承認，亦旋從旋違，惟常法，德兩國開始探尋河源，並向英國要求分佔未曾劃歸之內地領土時，英國方覺得有迫開疆界會議之必要。此即謂一方面與法、德兩

政府開始談判，一方面遣發討伐軍，迫各部降服，並承認其保護權。

英關於法、德二國劃界之事，亦嘗爲累次之協定，英國因時勢所迫，竭力使此協定妥實有效。內地一部份之土地於一九〇一年歸併其殖民地，其餘者於二十世紀初年亦皆漸漸救平。

金岸 Gold Coast 尼及之邊界問題不特須與德立約區劃亦須與法同樣商定之。此項劃界協定由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六年分別結成。關於金岸之最重要協定爲一八九八年之英法協定，一八九九年之英德協定，至於尼及之劃界分爭於一九〇四年與法，於一九〇二年與德，前後和平解決之。於一八九八年與法，一八九九年與德締結劃界協定後，英即切實進行吞併亞山的 Ashanti 之事業。於一八九六年驅逐該地之王，因而變亂瀕起。一九〇〇年制平反抗後，亞山的自一九〇一年遂變爲英之所有矣。英在西非推行其宗主權迭受反抗，終致成功，但與法之衝突幾至一戰。尼爾公司之地土於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收歸國有。

克服蘇丹 一事直至克入摩耳 Lord Cornet 使埃及財政收入超過支出，葛金納耳 Lord Kitchiner 練成埃及軍隊有戰鬥力方爲可能。蓋一八八五年之洗成慘劇使英人大受打擊，

頗自畏懼。馬地自殺死高典將軍 General Gordon 後即爲蘇丹之無上統治者。歷數年之久，克入耳於其年報中，曾敏辯提出並痛言重新討伐蘇丹之必要；其意謂非將馬地指揮下之回教部落壓服後，埃及及決不能得以安全，非將厄羅河之上源置於英埃管轄之下則大規模之開墾計畫亦難告成功。若非將自瓦代 Wadyatla (蘇丹東部) 至赤道之地帶由歐洲警察設防，則黑奴交易難告中止。公同人道與道德責任，驅使英國担負治平蘇丹之重任。因回教之殘酷及暴亂，土著人口死去甚速，最後若由在非洲之歐洲人利益著想，即意大利之在亞豆哇 Adowa 之敗績亦須報復之。

以設置交通事功之重大，須修努比亞 Nubian 沙漠之鐵路及電線，故一八九六年三月襲擊蘇丹以前，曾空費二年之時光，至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馬地最終在阿德滿 (靠近克東) 失敗。葛金納耳將軍 General Kitchener 遂賜爲貴族，並稱爲國家英雄。戰勝馬地一役，頗令人嘆服，因於此役四萬回教徒均被壓服，而英埃軍隊方面，死亡尙不及五百之衆，於是英人遂開始自信爲天命之人民，爲神之所選，以肩荷白人之重擔者。

此種心理之濃度，葛金納耳抵法紹達 Fashoda (非洲之中央部落) 時，則可証明。該處

位於白尼羅河距克東南六百英里，葛金納耳於法國馬上大佐七月十日所樹立之法國旗幟旁，高懸英國國旗。英國不承認法之預先佔據權，此時法人或戰或退，須自決也。法國不能得俄國之贊助，致使馬上不顧主戰之論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退出法紹達。此種突變確爲法國重大屈辱，但尚有適當結果，即使法國政治家明瞭於細小殖民問題，與英國達於諒解地位，亦屬可能而有益。其先例已成立於暹羅及尼及疆界之爭辯。於一八九九年三月所商洽蘇丹疆界之規定，實爲五年後，英法協定之先導，因此協定英法說明各在埃及及摩洛哥之自由處置權，各不相擾。自後該兩國常能作外交上妥協，因各有所當需，亦各有所當讓，若夫德國當其帝國主義與英法之帝國主義衝突時，確永久處於索者之地位，非處於易者之地位也。

蘇丹之克服置尼羅之水源及紅海沿岸之重要部分於英國管轄之下。不列顛遂成亞比西亞國（Abysinia）（非洲東北）之隣邦，且不特西南交界東北亦交界也。如此法蘭西管轄由太平洋之二尼克祿（Senegal）至阿頓海灣之日布提（Djibouti）直經該洲地帶之夢想遂歸泡影。英吉利之同一夢想由南至北——自好望角至開義羅（Cairo）之『全紅路』反無限發展。葛金納耳侵略之重要結果爲英政府對於在埃及之地位變更態度，態度既變侵略隨之。索興又

佔據埃及南之非洲領土不下百萬方英里及埃及河流之源泉。於一八九九年正月十九日英埃兩政府在開義羅簽定條約規定蘇丹共管，至於英國如果退出埃及後，英埃共管之蘇丹又歸誰屬並未提及。

不列顛帝國主義之復興，不特使蘇丹問題居於前提，南非之問題亦復相提並論。當蘇丹之克服確定時，葛蘭斯頓之拋棄蘇丹政策即被推翻。葛蘭斯頓關於規定布兒與英帝國之關係所採之決定，（即廢弛一八七七年之併吞大窪共和國之宣言，并承認布兒之獨立）亦同樣不生効。試由葛蘭斯頓時代實事方面觀之，英國正開擴南非中部之廣大富源，且此項金礦乃為布兒之重要出產。大窪西之柏雙納蘭德國 Bechuanaland 於一八九一年變為保護國。大窪北之馬他柏里蘭德國 Matabeleland 於一八九四年亦宣稱為英之保護國。此其時英國主權發展及固結之障礙惟有大窪之兩共和國而已。一稱大窪共和國，一稱歐蘭芝自由國 Orange Free State。

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晦日馬他柏里蘭德國之行政長官雅各孫 Dr. Jameson 侵略大窪，迫其總統克瑞芝 Kingier 允許大窪准外人寄居之要求，並在占愛恩波希圖暴動，好望角

殖民地之路德總理暗助之，不意劫掠失敗，雅各孫與其同黨被克瑞芝（Creighton）總統拿交英政府按律治罪。路德迫而辭職，但處罰破壞國際善信之主犯刑律甚輕，且英國輿論視雅各孫與路德兩人並未犯若何不榮譽之罪名，不獨如是，雅各孫之侵劫反引起布兒共和國獨立之問題，其言曰：「彼等有權阻碍進步之道乎？」英布之戰爭開始於一八九九年，但爲時不久即查覺此戰爲牢不可破之軍事工作。所費之氣力實遠超政治家及軍事家意料之外。蓋彼等認布兒易結壓服，不料在好望角之布兒份子與共和國之市民實表同情，深相締結，致英國所派討伐克瑞芝總統之第一隊猝遇傾覆。大戰二年，布兒雖寡不敵衆，接濟亦絕，然用小隊亂戰法使英國喪亡甚衆。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葛金納耳發出嚴重札諭，宣告併吞歐蘭芝自由邦及南非共和國並宣告伊已決定使此現象中止，因延長流血實加害於大多數良民，彼等甚願安居謀生以保其自己及家族也。

一萬布兒防禦二十萬餘衆之軍旅，葛金納耳不得不實行密集隊戰法，此法使婦人及兒童死亡之數驚心動魄，並以連串戰壘法擴張其蕩平之區域，祇此一法能使布兒降服。然布兒在無條件歸降前，尙須幾近一年之圍困，使其糧草絕盡而後降。於一九〇二年五月布兒允訂夫尼

金 Vereeniging 條約，大窪及歐蘭芝自由邦之人民承認愛德華第七爲合法之君主，並捐棄其獨立，但保證允許彼等保留其方言及不納特別課稅以開銷此次戰爭之費用。

布兒戰爭激起列強對英之惡感，在荷蘭及法蘭西爲尤甚。但勝者不久即得世界諒解，故皆信英國願以公平方法待遇布兒，並在南非與英人享受平權，此種慷慨使戰爭之創痛迅速復原，並早達戰爭之目的，斯即團結南非成爲白人之領土，受英王管轄是也。



## 第十一章 波斯與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

俄羅斯沿裏海兩岸向南侵略，被蹂躪者首爲波斯。包括世界最富油田之後高加索各省係因戰爭奪獲之者。後高加索省由裏海至中亞鐵路經過之要道，亦同樣由波斯侵奪之。波斯爲俄國夢想中出海捷徑之一。當其他出路爲他人暫時或長久封鎖時，俄國帝國主義假道波斯亦自然之趨勢。

因波斯位於赴印度孔道之一，英國視此國亦在其勢力範圍之內。於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七八年英國如何阻礙俄國使其不得由土耳其其進達地中海吾人已經熟知。至於在波斯及阿富汗阻止俄人向南發展，亦採取同一政策。英國爲管轄阿富汗之故，捍戰二年並以海軍之力（在十九世紀時一時不敢少懈）使波斯灣處其勢力之下。土耳其與法蘭西在該灣之沿岸附近之阿拉伯半島曾親自經驗英國之反對。當俄國開始建築鐵路至波斯及阿富汗疆界時波斯遂成英俄互相反對管理亞洲野心之重要疆場。二十世紀之開幕，即以德黑蘭（波斯京城）爲英俄外交之焦點。

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由波斯政府領得建築鐵路權利之公司爲數達十二。英

國路透公司首先鋪修自裏海至波斯海灣之路線。法國使黑海之他布瑞茲與初比藏連絡之計畫由巴黎銀行家担任之。俄亦於一八九〇年自波斯政府索得建築波北鐵路二十一年之特殊權。然此不過破壞英法之計畫而已。其實俄國甚至並未測量該路之路綫。自己並無築路之心。不過阻撓他國。使其不能供給波斯政府以經濟上之援助耳。俄國不滿意於波斯之退化及行政之紊亂。遂欲完全置該國於其勢力範圍之內。但波斯之內亂其主動者却為俄羅斯。

波斯政府既已懦弱無能。俄國如未鑄成向波斯海灣及阿富汗發展政治經濟之大錯。尙容易成功。無如英國以波斯灣及阿富汗為彼之所有物。於一九〇〇年高加索鐵路由摩耳夫至阿富汗疆界之枝綫。率先告成。俄國之商人及間諜至此時始作侵略阿富汗之活動。惜已遲誤矣。於一九〇一年俄國干涉英國使克維易特 *Kavir* 脫離土耳其其統治之陰謀。目的未達。遂起而抵制英國在波斯灣之優勢將救得薩 *Dessa* (俄南方之邑) 至波斯灣之航路於一九〇一年二月宣告成立。俄國海軍在該灣巡防。俄國代表又在各島及邊得阿巴 *Bandar Abbas* 置買土地。英國封鎖波斯之主權。既在條約或國際公法無何根據。祇可間接阻止俄國之活動。於

一九〇二年英與日簽定盟約，蓋以日本方預備攻擊俄國也。

俄國在遠東之敗衄，更使其在波斯開一赴海路徑之計畫加倍緊急。俄不願英之反抗，嗾殺然在邊得阿巴設立俄國領事館。俄之借貸銀行由波斯政府得獲七十五年之外債，否認權。波斯政府遂用俄款償還一八九二年之英債。兩國勢均力敵，皆不能遂其對方以自代。力之所及者，惟有互相阻撓，無論誰何，皆不能發展利權，及得特殊利益。兩國既禁止波斯向他方借款，則鐵路不得興修，行政不能統一，波斯幾落於全國無政府地位。

於一九〇六年英國派遣商務委員會調查實況，該會提議將該國劃成若干勢力範圍區域。英國及印度之商人窺悉兩國使館之陰謀，確屬有意摧殘商務及租界，應得財政上利益，且德國因建築白格達古 Bagdad（回教主京城在東土耳其）鐵路，及侵襲財政及商務之範圍，使英商覺得三角競爭不若與俄平分權利，遂出德國之有益。此時英法關係大變，俄亦爲法之盟約。俄國之政界此時較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以前，稍見馴良。英與俄遂亦似英與法之共同爲謀也。

於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英俄將協定之結果通知駐聖彼得堡各國大使於其序言中，

締約國切實聲明保守波斯之獨立及完全。允許各國通商以平均權利。』但入後則言『因波斯與俄國接壤之故，英、俄應有特殊利益』。第一條規定俄國區域。第二條規定英國區域。第三條規定中立區域。第四條承認已經押出之波斯稅入。第五條建成互利益於特別事件發生時可管理各該區之稅入。隨此約同時宣布者爲葛瑞 Sir Edward Grey 致駐俄英國大使之私函聲明波斯灣不在此規定範圍之內。而俄國於商定條款時亦承認不反對英國在該灣之特殊利益。

英、俄不顧波斯之利益及其人民之意向強爲其造成一國內國際之新形勢。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四年一切英、法兩國間之協定皆於事後通知列強。於一八九〇年該兩國關於在桑給巴爾 Ganibar (非洲東部) 及在馬大加斯加 Madagascar (印度洋內) 之全權互相交換。於一九〇四年又將在埃及及摩洛哥 Morocco (非洲北方) 之全權互相交換。此項重大事件前並不與列強商洽，即有關生死之人民亦不得而知。故每一解決殖民競爭問題之協定及諒解雖關係亞非兩民族之生死而皆以高壓手段由締約國逕自支配之，而受此項經濟政治形勢變遷之國家遂大蒙其害。

英俄協定醞釀及實行之時，適亞洲經歷與歐洲在一八四八年所受相同試練之事。自日俄戰後，亞洲瀰漫國家主義思想。在亞洲各國皆有建設德謨拉克西政府，及除掉外人管理之運動。兩目的相輔而行。仇外思想爲求平等政府激忿之現象。內亂爲德謨拉克西演進之現象。英俄使波斯互相傾軋並趁憲法運動所與之機會，率兵佔領彼等已經分配之區域。英俄如此佔領各該區域後，遂聯名致書波斯政府，聲明如果借債亦須割讓特權於別國或其國民而與俄國或英國政治上及戰略上之利益有危害時，不許波斯向別國借債。波斯拒絕此項宣言。蓋不如是則儼同確實承認英俄之保護。於是英俄遂警告他國及國際經濟界不得借債於波斯及向波斯尋求特權。波斯政府回答英國所謂南波斯商路秩序不靖怨言，則曰財政爲重新組織及維持衛兵之急需物，英俄兩政府不但不借資供給，反將在各該區所收之稅入完全扣留不予發放，且彼等所佔之地係波斯最富之區，所收之款包括所有稅入，並阻止波斯在柏林或巴黎借債。波斯既處於如此地位，自然無能設法恢復秩序云云。據此俄國遂得多派軍隊駐防北波斯之口實，而同時英國亦通知波斯政府謂因波南之無政府現象，英國不得不實行干涉。防衛由布什爾（波斯海口）至西拉茲及伊思巴亨（波斯之古京城）之商路。

波斯孤立無援遂設法鞏固其中央行政。司法內務二部聘用法人辦理之。僱用瑞士軍官整頓警備隊。並爲使財政脫離歐洲政治陰謀起見遂轉謀於美國。美國政府雖欲荐舉賢能然亦不欲給所荐之人員以外交上援助。特向波斯聲明德黑蘭之美國人員雖爲外交部所提名荐舉。但其行動係私人資格與華盛頓政府無涉。

美人樹詩德先生 Morgan Shuster 前爲美政府駐菲律賓之官員。授與管理波斯財政之重責。樹君以彼服務者爲獨立國。所謀者爲該國之幸福。並未注意英俄之協定。所以俄國要求將其辭退。否則以兵佔據德黑蘭。英人葛瑞 Sir Edward Grey 向衆院解釋謂爲保護英國之利益。益有援助俄國致波斯之哀的蘭美敦書之必要。當議員有質問者。『然則波斯本國之利益又如何？』葛瑞默無一言。波斯衆院亦憤慨不受此項哀的蘭美敦書。但處於俄英壓制之下。衆院卒被解散。而美國之委員不得不離境矣。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驅逐樹詩德離境之英俄協定。不到九年即將波斯之獨立完全消滅。自此後波斯不得不向英俄借債所乞者甚微而利息最重。金融事業完全操於英俄銀行之手。即海關稅入亦須存於該行（與吾國現狀無異）。雖波斯富源浩大外債寥寥。然因境遇所迫。

遂成爲經濟奴隸之國家。英俄更進而阻撓其財政軍事及經濟之改善。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亞洲之鐵路四倍於疇昔，在經濟茂盛增加之各國均能享受實益。惟波斯未沾其惠，其無力建築鐵路，亦不能借債建築之。波斯每欲模仿他國施行新政如普通教育之擴張，財政制度之改進，及固結德謨克拉西政府之設立及試驗等，均被英，俄所反對，並遭其毒辣之手腕而失敗，他國亦默然許之，殊令人思之寒心。惟德國自知被逐於波斯，遂發憤圖謀重新在土耳其伸張其勢力焉。

英，俄在波斯苦鬥五十年後，方能泯滅其仇恨而達諒解，並使其在世界各處之利益衝突得能調和。於是英之「德謨克拉西」俄之「專制」之共同協定，於歐戰時合攻德國，方爲可能。英國對於印度之焦慮，自此方能寬懷。俄國政治家亦能大胆開始其外交活動，其結果爲英拋棄其反對俄國實行侵吞君士坦丁及海峽之政策。英，俄協定實爲英法協定附產品，而兩協定又爲三國聯盟之基礎。

第十一章 波斯與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

## 第十二章 埃及—摩洛哥與一九〇四年英法之協定

自滑鐵爐 Waterloo 大戰四十年後，當拿破崙第三時代，克里米大戰起，英法雖合手攻俄，但英並非有愛於法，其原因確爲英忌法第二次帝國過於興盛之所致。在近東方面，英法爲商務之仇敵，法國又蒐集盈餘資本從事於海外投資，爲保護利益起見，法政府須採取一種外交政策，此則常使英外交部視爲侵略政策也。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英國輿論多袒普及其聯盟，此固在情理中，無足奇特，迨至法敗，德併亞爾薩斯羅林 Alsace-Lorraine，英國欣災樂禍之心大爲滿足。維多利亞之臣宰，國際貿易商人，及倫敦銀行家皆欣幸法國在世界上之政治與財政勢力受此挫折也。

十九世紀之最後三十年，爲法國第三次共和之第一期，常久之傾軋使倫敦與巴黎之關係大受擾亂，因之政治家及銀行家轉而在非亞兩洲尋求投資機會，以償補其在歐洲所失之利益。至於法如何進至各國及馬大加斯加，太平洋羣島及在西北兩非洲擴張主權，吾人業已作詳細研究。此種發展不特獲得根據地，且授法以侵略鄰壤之良機，而此種殖民之活動使英與法在亞洲、非洲及太平洋大起外交之衝突。不特如此，法復與俄聯盟，而俄實英之第二殖民仇敵。

也。

在新喜布黎德司 New Hebrides 羣島（蘇格蘭之西）緬甸、印度疆界之擴張、英法大起爭執。於埃及、摩洛哥、阿刺伯因兩國攫奪利益處發生衝突。當法國戰勝馬大加斯加及英戰勝東蘇丹時，英法意見之不和使兩國數頻於欲決一戰之地位，最重之問題確爲摩洛哥及埃及因其關係至大且鉅，所以若使兩國拋棄屢世仇隙而爲開誠修好之協定，須根據關於埃及及摩洛哥問題毫無遺憾之調解，俾兩國與論深信在此調解中確能償其所失而後可。

但自麥西邁德阿里之日起，法即視埃及爲其文化及資本應當操縱之國度，所以法國公司不願倫敦政府及銀行家之反對，竟獲得掘通蘇彝士運河之權利，且投資興修卒能完成其計畫。但於該河開通六年後，英忽成爲有權干預一切之股東。埃及財部不克如期還付其國債利息時，英約法組織財政共管以爲侵佔之階步。

然法國侵略不能如英國之操勝算也。對於埃及之喪失，常提出於代議院，所有容讓英國獨自行動之政治家及一切於事後未設法抵制英國者，覺得埃及問題在其政治陣線上爲遺敵黨以易於攻擊之破綻也。法國人民以爲英國之得能管理運河及佔領埃及爲法一八七〇年取

驟致弱之結果，如是英國方能得不公平之利益。

埃及名義上爲土耳其之自主省，分由總督治理之。埃及與各國之關係由土耳其所定之條約規定之。歐美兩洲人民在埃及所享之領事裁判權與在土耳其同。彼等之利益由駐開義羅（埃及京城）之總領事妥爲照顧，該總領事等又執行外交交涉等事，而在他城則由領事及副領事執行之。司法案件由領事法庭及歐埃會審堂執行之。埃及之債務由國際共管，於是各國代表又須監督償還利息與稅入之開銷各等事。

埃及政府由內閣執行職務，其制度仿歐洲制，亦設總理一人，但國王保留立法權，參議會及衆議會爲其諮詢機關而已。其權利皆視國王所准許之多少爲定。

但實際上埃及早已脫離土耳其之管理，不過每年進貢土國及懸土國國旗而已。自英佔領後，其國主遂一變而爲英國總領事，藉各部顧問之力管理全國。但爲觀瞻起見，各國之外交官仍視科弟夫爲埃及之國主，並與其內閣進行交涉。究其實際各事均由英國代表處決定之。科弟夫及其內閣閣員不過傀儡而已。其後台老板又爲英國內閣。駐埃及領事向其呈遞年報告，資稟承傳。英國在埃及之地位，由其駐開義羅之防兵及其軍官指揮管理之埃及軍隊保護之。

此種現象發生確因土國之衰弱，列強之默許，英人甘願居於虛僞之埃及政府名下所致。英人爲久居埃及計，必須使土國及列強不加干涉，並須禁止科弟夫及受教育之埃及人不作收回國權之運動。

迨至十九世紀之末葉，受教育之埃及人開始活動攻擊英國之佔據。英國之治理埃及雖物質上較前進步，但決無實踐前言退出埃及之表現。不特如此，蘇丹之克服似乎表示英國欲使埃及成一殖民地或保護國。埃及國王西祿米 Adoua Tihni 於一八九二年繼續王位與運動獨立國民表示同情，並作宣言謂物質幸福無論如何浩大決不能償補人民不得自理國政之損失。因其腦中常想英人之所以不虐待埃及者，非因其有愛於埃及不過薄施小義準定久居，以便管理蘇彝士運河耳。

西祿米完全處於英國總領事克拉門指揮之下，不敢明顯與運動獨立者合手，蓋總領事權勢甚大稍不如意則即可立時廢黜也。此種運動獨立者，醞釀甚久直至接得外來鼓勵及財政上補助後，方能爲英之大害。克麥祿 Masfata Kemei 運動之首領也，染受德謨克拉西主義構成自由埃及之理想。其在巴黎時，法國當道視彼爲最適之人物掀起埃及風潮以報復克拉門及

葛金納耳在法紹達強硬態度對待法國之仇。克麥祿雖學問有限，但富於熱心及吸引力且有口才。總之煽惑者之資格無一不備。伊亦能受台後法國輿論之救濟及指導。

於一八九九年之末，克麥祿自巴黎返開義羅，立刻召集多數權勢及學者討論進行方法。此種人民若非法國之陰謀先自佈置妥當，決不能歸從克麥祿。克遂任運動首領，但英人明知在其後大有人在，伊決非真正首領。英亦知法國之腦想及金錢對於阿刺伯報紙里華（*Al-Hilal*）之成立實亦負責。此報於一年內在埃及成爲最通行之新聞紙。

獨立運動藉地方回教傳道士及里華報之能力組織宣傳事業，不久即遍達民間。克麥祿及其同黨以宣傳事業，挾帶宗教彩色，實爲成功之最要手段。但當實行此手段時，失敗却伏於是焉。蓋此種獨立運動爲法國所煽動，其初意不過與英搗亂，而其結果反促成英法協定之實現。因克麥祿在埃及之演說及立論與夫青年埃及人在瑞士之會議，使眼光遠大之法國人大起恐慌。因彼等見到大回教主義爲其殖民事業之大障害故也。該運動自誕生之日起即成爲法國出爾反爾之利器。法鼓動之原意乃危害在埃及之英國。今乃反而使奴隸回教徒之歐洲各國皆遭反對。對於北非及西非之法人反對之尤烈。於是最仇英之法政治家亦開始覺到有與英作

殖民協定之必要。英國方面由獨立運動之推測，證明彼等能發生各項危險，遂使英國亦感想對法讓步爲合算，如此調解法或能中止暗傷英國在埃及地位之圖謀。

接近歐美及最發展之阿爾及耳國（非洲北方）Algeria 殖民地毗連之亞非利加部分即摩洛哥者也。此地在二十世紀之開始爲最不進化亦爲最不易知最難達到之地。因列強之競爭摩洛哥遂成爲連雞之勢。而摩洛哥反若居於歐洲勢力之外。關心非洲此隅之回教徒政治上之變更因地理上相近之故，以法蘭西與西班牙爲最切。法國衍照其二十年前處置杜尼沙（Tunisa）故智，伸張其保護權至摩洛哥，藉以完全其北非帝國之計劃。西班牙自十六世紀以來即在摩洛哥岸獲得根據地，但對於向內地發展一層永未成功，蓋其能力既不能使摩洛哥畏服，又不能助摩洛哥拒法之壓迫。

德英合作阻止法國之經營均爲貿易考量影響之結果。英國尤有特別原因即不贊成法有佔據直不羅陀（西班牙南要隘）Gibraltar 對岸領土之思想。英國阻止法國不得復行其對待杜尼沙故智之決心，較德國爲尤熱。英國爭辯之理由謂摩洛哥帝國之獨立無論如何須與以保持。一九〇五年德皇威廉在坦吉（Tangier）所發之言論，及當阿爾及西拉（Algiers）及

阿曠地 Ascher 交涉危急時，德國報紙所持之論調皆爲抄襲英王后屢次所賜之訓諭及英報紙在英法協定成立前所揭之意旨。

在一九〇四年協定成立之前五年，法在發紹達大受挫折，翻然變計感覺有挺進非洲之必要。於是設法謀佔摩洛哥——法國門戶之鑰鎖也。其時德國以別種原因對於英國反對法國管理摩洛哥軍隊之嘗試與夫要求海口權鑿權及請訂阿爾及耳疆界之嘗試不能爲力。然法國亦感覺雖能打破德國陰謀，如不得英國允許則在摩洛哥決無發展之望。法國渴望摩洛哥之安全及興盛。而英、德兩國之政策則爲打破法、摩兩國一切整頓改良政治經濟之計劃。英公使嘗以友誼資格勸告摩皇阻止法國之發展，反抗法國之勢力。但當一九〇四年協定簽字後，伊又通告摩皇謂凡法國所吩咐者應照行之。此種手段與駐德黑蘭之英使在一九〇七年前後，對於波斯人所行者如出一轍，強權者惟利是圖，視反覆如兒戲。信義云乎哉，公法云乎哉。

於波斯人所行者如出一轍，強權者惟利是圖，視反覆如兒戲。信義云乎哉，公法云乎哉。

英法之協定於以告成，括於三種條約之內。埃及與摩洛哥爲約中重要典質物。於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由巴黎公佈之。法承認英在埃及之優先地位，並應許不再質問英國佔領之臨時性質。同時英國承認法在摩洛哥之特別利益並應允不再阻撓法國維持秩序及輔助摩皇實行

改良政策之干涉。法國贊同在摩洛哥對於英商與法商平等待遇，期限爲三十年，又不得在直布羅陀峽附近設置砲台，並阻止他國設置之。

其次要之調解爲（一）法國拋棄在一七一四年烏德勒支條約所給之紐芬蘭（北美東海濱）口岸之登岸曝魚權。英則割讓阿比亞河口及在西非羅司羣島 Los Islands 之領土并許清劃阿爾及耳疆界使法國不須過沙漠即能達到沙德湖 Lake Chad 爲交換；（二）法國放棄併吞暹羅之意願，但其在瀾滄江之優先權得承認之，英國在湄南河之優先權得承認之；（三）英國中止反對法國在馬大加斯加稅則之抗議；（四）組織聯合委員會管理新嘉布黎德司羣島（南太平洋內）。此協定尙附有五條密約直至一九〇二年始行公佈。是時英全國確疑英與法密定攻守同盟。但此種條件所規定者，純爲司法財政之問題，及關於直布羅陀對岸之西班牙主權將來或發生意外事件之問題。

德國以埃及及摩洛哥既非英法之屬國，決不能承認英法政治家如此處置此種國家重要之利權。因英法專謀保護自己私利，以危害他國及被處分國家之利權，事先並未商諸德國。一九〇四年之協定使英法合作到底，至其極則聯盟以攻擊德國，因關於摩洛哥問題德國否認該

協定有國際之效力。

德國極力阻撓法國使其不得佔據摩洛哥。英則袒法各以輿論相攻擊。究其實所爭執之問題都不過中於一種虛僞之野心其真能影響各該本國之人民亦屬寥寥無幾也。

第十二章 埃及—摩洛哥與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

### 第十三章 德國世界政治主義之發展 (1883—1905)

當德意志帝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時，德皇威廉第二祝詞曰『願日耳曼祖邦一日臻於如此富強之地位則曩昔以稱羅馬人自豪者將於來日以稱日耳曼人自豪矣。』此數言可以一寫其懷抱而代表德國對世界之野心也。

歐洲各國數百年來海外之發展，先以宗教之宣傳，繼以政治之侵略。此種民族藉武力，學問，經濟，以壓制其他民族，因而謬信其血統文化之優勝，亦天然之趨向也。但浸假歐洲各國在海外互相衝突，不得不用非歐洲人，非基督徒以互相攻擊。此種行動確于十八世紀之殖民戰爭時實行之。其實行此種手段乃向歐洲侵略他洲之假面具宣戰。並授非基督徒以話柄，疑問教師之宣傳是否有誠意厲乎其中。所以自法國大革命後在一切競爭中，歐洲各民族產生一新國籍觀念，即超人 *Übermensch*。臆說以支配彼等之互相關係也，浸假普及募兵制，經濟發達之輝煌獎賞，將所有民族完全捲入於國際仇視之林，並皆迷信以武力發展其國權至於天下之謬想，海峽未知所屆，而德國民族又爲後起之雄也。德皇威廉第二登極時，近世政治之德意志不過方誕生十八年。其第一殖民地，方誕生五年而已。德意志之世界政治主義爲其治理

德國三十年之產物。至威廉其人確爲治理該時代之主腦。雖其行動帶有侵略性質，但吾人由德國所處之地位，加以評判亦正有不少之前因後果也。

統一之德意志一八七〇年對法大勝後，遂一越進入工業發展及興盛之時代。此時若以之與北美合衆國相較則彼一方面有移民之輔助，一方面有新領土之開發，於工業交通發展之活動遠非德之所能望背。而德在中歐洲竟能使多數新城幾乎如草菇一夜躍出鐵路河工大興建築，直至使其帝國成爲鐵軌河流之網羅而後止，鑛局工廠林立，人口四十年間增加百分之五十亦云壯矣。德意志既有如此突飛之進步，其開始覬覦歐外世界尋求市場亦理之常。因此時已達到生產超過需要之地位，不如是不能維持其繁榮也。願德將於何處尋求市場乎？德國商人宣傳一種理想，謂世界平均與歐洲各國將來之關係其重要處與歐內平均實相等。此種宣傳竟出於商人之口非出之於軍事專家此大可注意者。德意志覺悟英吉利之興盛端賴商務，而商務之安全及容量又端賴於殖民地。故德遂變爲殖民地之競爭者。

德國人民方面覺悟殖民地需要之第一聲，乃因英國於一八七四年併吞斐濟羣島所促起，（南太平洋內）使其感到歐外事業與彼有關，蓋德國商人是時適在該處開始營業故也。惟當

時幼稚之帝國正與教會及黨派有所競爭，且甚激烈，不遑他顧。加以帝國會議與聯邦之聯合又在試驗期中，致不能採取強硬外交政策，故未將英、俄、法所未佔領者奪獲之尋求其在世界應享之分也。但德意志已感覺將來歐洲各國之伸張主權無論及於若何地段，未經佔領者或未受他人管理者，必須與德意志商洽之。

德國商務自尋求市場之日起，即被英國一八七八年佔領居比路島（地中海內大島）及一八八二年佔領埃及一事所挫折。至於法於一八八一年佔領杜尼沙，俄、法、英在吾國暹羅、阿富汗及波斯之行動亦使其大受影響。於是其國內之受過教育及有資財之階級，極力鼓吹促其政府了然從事殖民實爲必要。當華士馬克將社會主義黨之危急競爭順利解決後，再無阻難以箝制其行動矣。於一八八二年不來梅（德之北境自主城）商人與非洲酋長定約，在非洲西岸佔領安哥拉、柏哥納海灣（*Angra Pequena*）。經二十年之久並無人注意此約，因其爲私人商務事業故也。一八八四年英國佔領埃及後，在開普敦（南非英屬首府）之官員與安哥拉、柏哥納領土主人路德茲（*Herr Luderiz*）大起分爭。畢思馬克處此情形看到須立即下手，否則英國擴張主權之故智又將施行，遂訓令駐開普敦之德國領事電云：『帝國政府已將自

歐蘭芝河（即橘河）Orange River 至夫立歐 Cape Frio 角之沿岸及內地併吞矣。』德國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在非洲及太平洋內尚有其他併吞。非洲東岸戴路哥杜 Cape Delgado 角及柔夫馬 Rovuma 河以北及在吉納灣之康木耳 Kamerun 與陀溝 Togo 等處，皆置於德國旗幟之下。在太平洋方面於新吉納 New Guinea 一部分設置威廉地，許多附近海島畢思馬克羣島，撒羅門羣島，及馬沙路羣島，Marshal Islands 亦包括在內。自先年熱狂活動後，在非洲並無新領土之增加。有之乃法國於一九一二年割岡果 Congo 於德，作法國宣布摩洛哥爲其保護國之交換。在太平洋方面自美克服菲律賓後，羣島如加羅林，皮琉馬瑞安等皆由德從西班牙以價購得之。並三毛亞羣島之兩島與英，美商洽妥協後，亦割歸德國。

在非洲之四殖民地與太平洋之羣島均無重要價值，因直至十八世紀之末尚無人過問，可作其無價值之證明。以上所論各處，並無一海口可以改建海軍根據地之用，甚至由西班牙所得之羣島亦係人棄而不顧者。美國在庫巴戰後之條約對於該處並不欲獲得之。德在非洲之殖民地與英，法，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比鄰。在世界大戰爭數年前，比利時之岡果國享受國際之

保護由比王劉泡祿德 Leopold 統治下之公司管理之，非直接受比政府之管理也。附近德國殖民地之岡果自由國之土地均係莽叢，此種領土德國所有者已較多於其所能用矣。沿康木耳之西班牙殖民地毫無重要價值。在西非、英法之殖民地及英國在非洲西南及東方之領土，雖與其接近，但決無容納德國發展之可能。所以德國少年殖民團欲喚起海外發展之熱心極感困難，因所佔領之地為投資、為商務、為殖民均不足以動人也。況與列強衝突之口實既不存在，則此種殖民地實不能予大德意志一種良機，以供其橫論曲議之資料也。

研究德國世界政治主義，最要者應視其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八年所佔得之殖民地為不幸緣所佔之地不能製造輿論贊助侵略外交政策之興奮劑。德國人民多不關心殖民事宜，咸視此途為奢侈。在帝國議會中及輿論界憤持非洲西南之黑柔 Herero。大戰以攻擊政府之殖民活動。直至摩洛哥之第一次危急起後，德國殖民經二十年之久，始選舉一帝國會議議員專司殖民地政治上之贊助及經濟上之發展事宜。

德國此時確實了然如尋得世界時，則必須立刻佔領之要義。德此時希望在溫帶殖民。於未經佔領之地而建設世界帝國。然實徒懸此想耳。何也？茲就其欲使弱國成其保護國而言，則美洲

唱門羅主義自不能容其染指英俄法在亞洲非洲已預先安身於有價值之各處；吾國實不能再被侵略，祇可與列強共同動作耳。故此時能供其有獲得無上勢力之可能者，惟土耳其而已。除由吾國得其應分之贓，及勉試佔領土國所遺餘者外，德國實無他望；祇可反對列強鯨吞亞洲獨立各國之企圖，盡力爲其商業保守門戶開放主義。所以德國之可能有三：（一）在吾國得根據地；（二）在土耳其成爲無上權；（三）打破法國在摩洛哥之雄心，及英俄在波斯之雄心。其世界政治主義之其他方面則爲：（一）設法使在海外寄居之德國人民不致喪失對祖國之忠心；（二）建設商艦隊並設海軍以保護之。

歐洲各國在吾國之侵奪均係比較日期最近之實事。德國自信可以在吾國獲得如英之於香港，法之於後印度，俄之於東三省同一地位。德國堅持在太平洋建設砲台作其海軍根據，其緊要處與別國相等，蓋德如能於吾國口岸得一立足地，於遠東商業自可處於分肥之地位。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細心考查吾國堪作海軍及商業根據之地點。於一八九七年之初，德國遣派技術團至吾國，專事此項考查。團員有傳蘭集思者 Franzis 爲德國海軍重鎮奇厄耳 Kiele 之著名創造人。此隊報告以山東半島之膠洲灣爲最佳。此時他國正侵略吾國，德國

深知他國決不冒然反對其計畫，致其自己之劫掠成爲問題。更深悉吾國無聯合外交援助之可能，以反抗其要求。因是時法、俄與英既不和睦，且於二年前彼等曾與德共同強迫日本修改下關條約故耳。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於此貪戀省（即山東）之內地兩敵師被殺之事發生。德國遂得藉此機會派遣海軍強佔膠洲灣及青島。一八九九年三月六日締結將膠洲及其附近領土租借德國九十九年之條約，在此半島德國之資本及商業有優先權，並給予即時修造鐵路之權利。於是吾國山東省之大部分，及四百萬人民均置於德國勢力範圍內矣。（後事另詳）

當德國租借膠洲時，雖鄭重宣言此海口一定公開，爲各國之自由海口（*Ein frei Hafen für alle Nationen*），但因日本之商業競爭竟使彼食前言。於一九〇六年德國想出一最狡猾之計畫。依此計畫則吾國關稅可在德國範圍境內徵收，而青島常年收入之百分之二十應歸德國。此則不但使日本大受損失，且得能償其所失，更能顯出德國貨物願受吾國課稅之慷慨。

德國管理此項租界地及山東省內地之路權十五年後，大收物質之利益。自其國勢發展以來，膠洲爲其獨一海外事業足能償其所失。但日本覺得此項海軍根據地爲其大害，正與俄國

管理旅順相等，且德國較俄國爲其更可畏之商務勁敵，又無疑義。英吉利亦覺得德在吾國口岸爲其商業及海上霸權之大害。英在遠東懼法，俄之程度從未如此之甚。德國租借膠洲三年後，英日則締結同盟，其直接之結果不但使日攻俄爲可能，且最後亦能使日本由該地將德逐出，因此地距日本海岸極近，影響於日危險實甚。

德之實行世界政治主義最有可能性之方面爲亞洲土耳其之經濟侵略。在非亞兩洲殖民事業權其利害爲德所最反對，永不能引起人民之幻想。其畏懼之點最著者係非洲黑柔大戰及吾國義利團時代。但德人常爲地中海所迷，希臘聖地，回教國家特別索引其北方人民之懷想。世界政治主義在土耳其所成之事蹟，頗受人民之贊許，於是遞進而至於其他外交政策矣。君士坦丁之大馬色，白格達古之尖塔，煌耀於日光之中，黃金之耶路撒冷，神異之麥加城，伊真之羣島，阿刺伯之沙漠，諸如此種種之幻想，凡讀千一夜 *Thousand & one Night* 小說者皆能想像而得之。德國向東發展 *Drang Nach Osten* 心理之背影即在是焉。德國向東發展之政策不祇受經濟需要之激動，漸成一種運動，亦因德人相信此爲國家榮譽及興盛之要舉。經濟成功之準確，使德國政治家之政治運動不爲徒勞。彼等明知如欲達其目的，非管理奧匈

及巴爾幹諸小國不爲功。英國可由海路進至土國毫無阻碍，俄爲土國之鄰邦，德國在土國之無上勢力非先使赴土之路徑於有事時不被敵國所切斷，則對於德國決不能有益。所以討論其世界政治主義在土國之如何發展須兼論德國與奧匈之關係，德與巴爾幹之關係，奧匈與俄國之關係，俄國與巴爾幹之關係也。故舍其能輔助土國反對巴爾幹助奧匈反對俄羅斯，則其在土之地位決無價值之可言。

於一八八八年德國銀行團以德意志銀行名義獲得在小亞西亞自伊司密德 Ismid 至安哥拉 Angra 之鐵路修造權。建築後，又獲得自安哥拉伸展至該撒利亞之鐵路修造權。並獲自伊安 Ismid-Angra 路線向西南伸展至埃司克 Eski Sheur 叩尼亞 Konia 之枝線修造權。赴該撒利亞之路線永未修造，蓋此非德國所欲走之方向也。於是其枝線轉而爲幹線矣。此亦柏林 Berlin 白格達古 Basid 巴搜拉 Bassora 鐵路之所以誕生也。北海與波斯海灣相聯結。巴爾幹半島置於奧匈勢力之下，小亞西亞及美索不達迷亞（東土之省）Mesopotamia 置於德國勢力之下，南斯拉夫人及土國之人民均逐出之，佔君士坦丁堡，阻俄於黑海，箝制法於敘利亞，控制英於美索不達迷亞及埃及，此即爲大德帝國修造該路之概念。

德國獲得小亞西亞第一次之鐵路修造權時，適逢威廉第二登極。於翌年（一八八九年）伊即拜訪土皇阿布德哈密一次，於一八九八年復往訪之，並作參拜聖地之旅行，其結果則於埃司克續兒至叩尼亞鐵路之修造權外，復允展修至白哥達古 *Wagga* 及波斯海灣。德國雄心於是乎暴露，因而引起國際之陰謀，頓起交涉，各國堅持於修造經過美索不達迷亞之鐵路時，均得投資。於是德不得不接收國際股本以修該路。俄國並不明瞭德國在君士坦丁堡之危害，亦未預知德國在小亞細亞和平侵略之結果。俄國在曼兒茲提哥 *Manschet* 與奧匈帝國將馬其頓問題交涉妥協，以便在東三省自由行動。直至俄國之雄心在遠東因日俄之戰挫折後，始積極反對德國在近東之動作。

惟此種情勢英國早已明瞭。德國進至波斯海灣之危害，英外交部於布兒危機吃緊以前，早為注意。當德國派遣工師勘查其擬修之鐵路時，並未注意管理該路終點之叩維提 *Koweit* 國之酋長對於土國係完全獨立。於一八九九年駐波斯海灣之英國大佐米德 *Colonel Meade* 與該酋長締結密約，規定如該酋長不通知英國及不得英國許可，不割讓領土與任何國家時，則英國與該酋長以『特別保護』數月後德國技師團由駐君士坦丁堡總領事率領至叩維提

籌畫修造大白格達古 Bagdad Bahn 終點時，彼等猝遇一頑抗之酋長，否認土皇之主權。土國雖派艦隊，但英之艦隊及水兵則保持叩維提之獨立，此事爲外交種種衝突之起點，致使英、德人民由友朋頓變爲仇讐。

自一八八八年至一九〇五年，德國在土耳其其經濟勢力之增加，實屬神速。但由叩維提之事觀察之，政治方面德國尙未能爲所欲爲。關於美索不達迷亞他項割讓，英國之反對有增無已。德國商船從巴搜拉 Bessora 加入河海運輸事業之嘗試極遭反對。

自美索不達迷亞至波斯近在咫尺，德意志遂想像在該國之鐵路銀行市場。波斯是時尙能保持其獨立，此事與德十分有益，因彼能染指種種權利及商務也。但英、俄寧縮結協定，平分波斯割成勢力範圍，不欲德國加入。摩洛哥爲回教之獨立國，英、德合作數年阻撓法國使其不能獨霸該國。但英國甚懼德國商務在近東活動之增長，故又決定與法國和息殖民爭端，拋棄反對法國在摩洛哥之態度。當二十世紀之最初十年，德國深感其在土國勢力大受他國外交陰謀之牽制。並目親防阻他國以協定手段將摩洛哥、波斯劃於敵國勢力範圍內一切嘗試之失敗。於此協定內德國既未加入亦未得若何辭報。

德國政治家並未犧牲其在世界尋求一地之企圖，但始則多注意其海外僑民與祖國文化之聯結，並使其商人及工業家不依賴外國車船以運輸其貨物及原料；超乎一切之上者，則爲利用陸海兩軍以償補其因無適當殖民地所失之利權。所謂適當殖民地者即沿通商道路遠近適宜，及蘊藏種種富源之殖民地也。

#### 第十四章 法德爲摩洛哥問題之爭辯 (1905—1911)

自一九〇四至一九一四十年間，摩洛哥確爲法所佔據。但非至歐洲經歷許久國際危機後，此種佔領並未促成世界戰爭。

然吾人須將回教帝國主權之性質存記心中，方能明瞭摩洛哥最近之大事。摩洛哥之概念，與吾人國家觀念其不同處有三：(一)回教皇帝之管轄端賴其他宗教領袖之甘願承認；(二)國家非係地理上概念，回教皇帝所治理者乃係部落而非領土；(三)部落中有永未承認該皇帝管轄者。摩洛哥分爲兩不同之部分：一馬克贊 *Mekken* (承認該皇之管轄者) 一西巴 *Siba* (非該皇所屬之部落)。馬克贊人與西巴人在該國各處皆櫛比而居。

在確定領土內有行政管理權君主駕馭之下，既無統一之人民，則法德共持之爭點，謂摩洛哥「決定不喪失其獨立」及法國自持之爭點，謂在吾人地圖所稱之摩洛哥界內所有部落之行動，該皇帝應負責各等語，吾人知其殊不合理也。在英國與法國簽定一九〇四年協定以前，該皇帝尙能玩弄列強使之互相反對，藉以保持其怪異之政府。但自法國得自由行動後，該皇帝遂不得不代表地理上之摩洛哥。法國令其肩負永未承認其管轄或其先祖之管轄各部落之

責任可謂難人所不能矣。

摩洛哥危機發軔於一九〇一年，是年法軍隊佔據杜哇特 (Draa) 沙漠良田，該田位於摩洛哥與阿爾及耳 Algeria 之撒哈拉 Sahara 沙漠北隅。法國適計畫建築穿經撒哈拉至其在厄日爾 (非洲之西) 與三尼哥祿 Senegal (非洲之西) 殖民地之交通路線。該路線須切實保護使其不受部落之劫掠。因阿爾及耳及杜尼撒之神速發展，將阿爾及耳之內地置於法國行政管理之下亦屬必要也。法國所要求者似亦爲其有權所希望者，即摩洛哥皇帝應實行管轄喇嘛歐蘭 Ouled 安全及擾害其發達之部落 (歐蘭即沿摩洛哥之阿爾及爾省分)。不然則准許法國用必要之軍事上方法，迫該回民嚴守秩序。法國宣言謂若摩洛哥爲確定之地理上領土則非斯 (摩洛哥京城) 政府對於該領土內一切動作應負責任，若該皇帝以專對馬克贊 (降服之部落) 負責爲辯護，則法國如責罰西巴 (未降服之部落) 而佔據其地時，不得謂爲侵害其主權或其政府。

法國之困難發生於摩皇阿濟 Abdul Aziz 及其本國顧問者尙可擺脫而發生於駐坦日 Tangier 英德公使者較難應付。摩洛哥軍隊訓練總監馬克林 Kaed maclean 之固意爲難

更不遜於公使，因其爲蘇格蘭探險家而受政府津貼者也。此三人若不中止，揭告摩皇謂抗拒法國爲其應盡之本分爲其應享之權利，則法國對於世界——甚至對於自己人民將永遠冒侵略者之醜名；設謀欺陵亞非利加尙屬於獨立回教國之主權。一九〇四年之協定不只將英國推出戶外，且使法德成爲直接仇讐，更剝奪回教皇帝反抗法國最有勢力之輔助。

一九〇五年之初，法國派遣委員團至非斯強催摩皇實行革新摩洛哥之計畫，於行此計畫時，法國願爲摩皇之顧問及兄長。摩皇遂如命召集部落會議，有白部落者（北非洲亞拉伯移來之居民），痛恨法國伸張其侵略由杜哇特至夫計哥（Tadart）區域，拒絕摩皇之傳召不參預會議，出席討論法國之提議，並警告摩皇不可聽信不信上帝者之諫議，但強半宗教及部落之領袖皆會集於非斯，召集該會之宗旨乃專爲贊許政府所提出之決議，非爲討論其可否也。當此時期德意志之第一次干涉實現焉。德意志對於英法協定並未加入，由事實上論決不能仿照英國猝然拋棄其保守摩洛哥領土完全之利益。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德皇威廉在坦日登岸致書問候摩皇，並說明德視摩洛哥爲獨立國，願繼續輔助摩皇反抗毀其自己滅其國家之陰謀。英雖中途失信德亦不願威廉之拜訪，雖僅兩小時，但給予阿濟及其臣宰以反抗法

國委員要求之勇力，於五月念八日，摩皇正式拒絕法國之提議。根據會議之決案，爲其不能遵照辦理之理由。

馬克贊政府聽信德國之提醒，建議開列強國際會議，共同解決摩洛哥之問題。英外交部非待法國同意時，不肯開此項會議。法國外交總長戴路哥塞 M. Delcasse 極力向法國內閣建議，拒絕此項會議之舉行。但諸閣員恐與德開戰，故不能聽從外交總長之提議。戴路哥塞因而辭職，然此事已爲戰雲聚集之開始，再待十年後則爆發矣。

經列強與摩洛哥長久之交涉後，始決定開會解決。該會議原擬在坦日召集之。正當交涉中，阿濟由德國財團借得二百五十萬元，並將修築坦日海港工作之權利，給與德國工程師。有哈馬拉者 Bu Hamara 希圖潛登王位，接續作反對摩皇之戰爭，並相信伊能——大概有馬克贊部落之默助——於會議聚集前掀起風潮，以便推翻歐洲之陰謀。願以摩爾人之迂緩性質，致此會議延期聚集。哈馬拉之起事消息傳出後，又使此會議遷移地點。

一九〇六年正月十七日該會議聚於阿祿及西拉 Algerias。美國亦加入之，共同討論摩洛哥國際之地位。德國代表之態度始而頗不易調解，彼等堅持威廉在坦日所發表之言論，即維

持摩洛哥完全獨立是也。但終而退讓承認法蘭西、西班牙有在摩洛哥組織國際警察之權利。該會條文於四月七日簽定之。其規定爲：（一）警察受摩皇管轄，由摩爾回教徒中召募，分布於八通商口岸；（二）法蘭西、西班牙之官員由各該政府派遣聽摩皇調遣；（三）此項警察總數之限制由二千至二千五百，法蘭西、西班牙官員之限制有實缺者由十六至二十，無實缺者由三十至四十任期五年；（四）總稽查須爲瑞士高級軍官，該員須爲摩皇所贊許之人。民且在坦日居住者；（五）摩洛哥國家銀行各簽約國均有投資之權利；（六）無論在摩洛哥何處外人皆有置產權並在該產上有建設權；（七）准法蘭西在阿爾及耳邊疆一帶有施行管理之特殊權利，西班牙在其領土之邊疆一帶亦准有同樣之權利；（八）保守帝國之公產不得割讓充作私人利益。

德國內閣大臣畢樓 Von Bulow 於一九〇六年四月五日在帝國會議演說，辯護德國所持之態度。其宣言謂威廉政策決非好戰，及德國之要求統屬合理。其又宣言曰：『時機至矣，德在亞非利加與亞西亞之獨立部份之利益，歐洲各國必須重視之。』德國因皇帝赴坦日之遊行，迫開阿祿及西拉會議，已建起其在獨立部落有平等機會之主義，並表示預備充實以實行此

主義。

當吾人考量德國人口之驚奇增加，及其工業與海軍之發展時，則對其所持之態度，不能駭異，且亦不能厚責。德國因加入強國之林較晚，失去獲得殖民地之良機，遂覺有採取一種扶持政策之必要。竭力策畫使世界各處尙屬自由之土地不再被他人剝削，而資其敵人以絕大之利益。

對於阿祿及西拉條約、法蘭西、西班牙皆無若何誠意。雖千篇萬卷可以委言曲證有此誠意，但由阿祿及西拉條約後數年之事實觀之，其無誠意確令人較爲信服。一九〇八年後西班牙因瑞夫 Rif 戰爭所遭之重大損失大爲激動。遂開始視其所居摩洛哥之地段純爲西班牙領土。法國著作家又煞費苦心及智力證明法國實行阿祿及西拉條約實爲坦白無私。但法國從未一時不想併吞摩洛哥以完成其在北非之廣大殖民帝國。此乃其唯一目的。其在阿爾及耳與撒哈拉一切軍事及文事上之管理均向此目的前進。爲使摩皇權勢衰落起見，不但利用壓迫手段即阿爾及耳邊界之無政府叛亂亦不加以阻止，專俟軍事行動得其適當之時機，而作進兵之口實。

德國在摩洛哥之殖民亦採同樣做法殫精竭慮使德國干涉成爲事實。但彼等之方法極爲卑陋以致常遭其政府否認。一九一〇年德國外交部查出馬尼滿兄弟公司 Mannesmann Bothers 所有某礦權認爲無效因其不合阿祿及西拉條約之規定。但德國礦產公司以及其他德國在摩洛哥之企業家皆暗受其政府之鼓勵。當保護摩皇權勢時竭力與法搗亂。加撒布蘭加 Casablanca 之事變不過爲法國所受之無數凌辱之一。

一九一一年春季，在歐洲各處皆證明摩皇之權勢較在一九〇五年尤形減少。白部落在各處均秣馬勵兵。於該年三月非斯危險之記載開始布露，此危險不祇對於歐洲之居民且亦將加害於摩皇。法國領事之報告，巴黎兩報館通信員之電報最爲驚慌者也。四月二日盛稱白部落已實行攻擊該城且正在圍困中。於是各事皆預備妥當以演此劇最後之一幕。

法國布瑞門 Bremont 少佐所率地方軍之救濟隊於四月二十六日達抵非斯。翌日接到駐非斯之滿尼 Manyn 參將火信告急，於是布瑞拉德參將另率一隊直赴京城。並未俟得他項報告，馬尼 Moinier 將軍所率之法國軍隊即進入摩洛哥。此項軍隊即爲此項目的預備者。於五月二十一日非斯被法軍佔領。但城內之歐洲人民及本地人民均屬安寧。恰有哈弗兄弟在莫

干內揭竿而起，自僭王位。此爲法國計畫之大幸。摩皇此時祇可置自己於法軍保護之下，以保持其權勢。摩洛哥遂從此失其獨立矣。

四月間，德國對法國之征畧隊並未反對。蓋德國誠未料及五月間諸事變化如此之速，致目親法軍駐於非斯爲已成之局勢。當柏林聞悉摩洛哥獨立之虛構，已被奸計斷送時，德國立刻向法國要求，『法國將給德國何項賠償，以作其在摩洛哥自由行動之交換。』六月間交涉數星期之久，法國拒絕有賠償德國之任何理由。法國堅持最近之行動係受摩皇之懇託，且純粹屬於摩皇與法蘭西之單獨事務，與國際無涉。

德國在此情況之下，認爲有嚴重示威之必要。七月一日，邦德 Panther 砲艦開赴阿哥地。

Agadir 阿哥地者，摩之大西洋口岸也。英、法視邦德之派遣，不過因保護德國人民之需要，蓋已見及在摩之彼處將有叛亂。但德國報紙及與德皇類似有關係者皆言邦德之派遣，似乎爲割據莫哥德 Mogadir 之要求，或摩之他處亦在考慮中。德內閣大臣對帝國會議宣稱，謂邦德之派遣係向世界表示德國已堅決決定不容他人置彼於局外。

但由駐巴黎德大使交涉言語間，確實見出德國係玩弄政治勒索之手段。德國要求亞非利加

中部之割讓，七月十五日要求由海至賽岡河法國之岡果全部份，並要求法國放棄其繼承比利時岡果之要求於德國。此項要求所給之理由，爲若摩洛哥成爲法之保護國，則無論何處法皆應給德國以賠償方爲公平。法始而躊躇不決，但當接得英國助彼反對德國之徵信後，立刻拒絕德國要求。

七月一日德國大使曾致函英外交部聲明，邦德之派遣，係允諾德國在該處各公司呈求保護之舉動。』並解釋德國認摩洛哥問題因法國佔據非斯復又重開，並懷想與法、西締結割分摩洛哥之可能。七月四日英外交總長葛瑞與內閣商洽後，答復德大使謂：『英國不先商量法國時，不能承認摩洛哥若何變局，因英對法受條約之束縛故。』於是德大使復解釋德國政府不欲在歐洲會議內討論該問題，此係德、法兩國直接之事務，伊向葛瑞所陳露者不過友誼上解釋性質。

德國相信英國因爭辯憲法所生之危機十分嚴重，自由黨內閣束手無策，並相信因限制上議院否決權問題，英因內閣遭英國選舉團最有勢力份子嚴重攻擊，決不致舉動愚魯而助法國，蓋彼等自願尙不暇也。因如此猜度，德國方於七月十五日要求法國割讓亞非利加中部之領

士。威廉自想此時爲最良時機且有成功之希望。

但德國之智力永未能認清歷史上不斷的教訓，即英人能清晰判別何者爲內政何者爲外交。英國閣員雖因提議修改憲法致遭攻擊，甚至呼爲叛徒，然仍能理晤如果其以外交政策相號召時，則反對最利者亦將助彼矣。萊佐治 Lloyd George 洞悉國民之團結性，遂能於七月二十一日在大宴會時，警告德國強硬要求法國之危險。而其效果卒能促成巴黎倫敦聯合一氣作強有力之反抗。

自一九〇五年德皇游覽坦日後，英人則視德爲其將來之仇敵，對於俄，法則變其原來之仇視矣。英人因德國建造北海軍艦，信其預備戰爭。在比賽建造軍艦中，英人亦知如果實行二比一之政策亦必落德國之後。於一九〇八年英國政治家以承認其海上霸權爲根本，擬與德國締結海軍協定之嘗試失敗後，全國對於法國之同情心大爲固結。此種同情自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後報紙即從事鼓吹。英國輿論遂視法爲良友須栽培之輔助之以反抗德意志。

但外交之手段從來蜿蜒。八九兩月間德國極其虛聲賄嚇之能事。至九月間國際大勢之轉移瞬息萬變其影響至於騷困俄羅斯，其情形洽與一九〇五年之第一次摩洛哥騷擾相同。即俄

內閣總理大臣思脫里賓 Selkirk 於九月十四日在基輔（俄之古京）被刺；美國因猶太人獲照問題向俄斷絕商務條約；樹斯德在波斯之行動更使俄國之外交家嚴重注意。設非因英政府對於波斯問題向俄表示親善態度，則德國對法或敢宣戰。

德意志雖漸漸軟化，但並不放棄其要求。實因英衆議院自由黨之激烈派議員置英政府於萬難之地位。軍國主義也，與歐強締結騷人之條約也，與德國有締結協定之必要也。凡此種之問題均由議場流露而至於報界。自由黨之又一部份吾人亦須注意者則相信德國對於英法協定不應被棄於外。此種不滿意之聲浪極其嚴重，政府遂認爲有向衆議院解釋之必要。外交總長葛瑞向衆院詳細解釋，並辯護內閣輔佐法國反抗德國要求之舉動。交涉之歷史全盤托出。一九〇四年之英法秘密協定亦作第一次之暴露，於是證明該協定並未規定英國須以武力輔助法國。

英國輔助態度之不確定致法國捐棄成見而肯與德國共同討論摩洛哥問題。締結兩協定。第一協定德國承認摩洛哥爲法國保護國，但須得阿祿及西拉條約簽字國之同意，德國捐棄其權利於西法，關於摩洛哥勢力範圍之交涉中不欲參預之。法國贊同摩洛哥之門戶開放，並不

得作阻撓德國商務、礦權之合法發展之若何計畫。第二協定規定法國割讓領土加於德國 康門 容東南兩面藉使德國之康門 容邊界兩面靠近剛果河。法國稱此割讓爲法國 赤道亞非利加之大「解剖」。

德法對此兩項條約均有議會的報紙的暴狂討論，均不滿意。但至終均批准。

德帝國議會之辯論中現露德人相信阿哥地之征討隊，由最後分晰中，其結果爲僨事。對於英國則表示非常之仇恨態度。當賀德布蘭 Herr Heydenbrand 於十一月十日之帝國會議中作痛切反對英國之演說及切責德國政府之和平態度時，德皇方公布其在德國外交政策之地位，大受國民贊許。

阿哥地之結局於摩洛哥有關者，爲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日成立法國保護國。摩皇以非斯條約失去其獨立。在非斯之外國公使館不再存立，但外交官吏仍駐坦日。法蘭西爲維持治安起見贊成在摩洛哥供養四萬軍隊。當十一月二十七日法蘭西、西班牙條約在瑪德里地（西班牙京城）簽字時，最後之紛亂已煙消雲散。因該約規定西班牙在摩洛哥之勢力範圍，兩國且應許在摩洛哥口岸不建築砲壘或其他戰略上建築物。

阿哥地之結局影響於德，法兩國者爲陸海軍備之增加，激起怨憤之精神。此種精神只需土耳其國內之三年戰爭，則能促就條頓民族與高盧民族不可避免之衝突，實現世界空前大戰。

第十四章 法德爲摩洛哥問題之爭辯

## 第十五章 少年土耳其人之革命及其反動 (1908—1911)

一九〇八年七月廿四日土皇阿布德哈密因軍隊之敗績遂屈服少年土耳其人之要求，復興一八七八年之憲法，此憲法已擱淺三十餘年矣。少年土耳其人於要求立憲政府運動中抵禦許多不可勝過之困難，直至各界認清專制而不負責任之政府乃所以促土耳其滅亡之境地時，方能得文武官僚之同情而獲成功。土耳其與其他東方各國相同，皆受列強之蹂躪。其原因亦甚簡單，即因國政昏亂人心敗壞致自己國家達於不能抗拒外來政治陰謀經濟壓迫之程度，其權勢與主權因之漸受剝削。少年土耳其主張惟責任政府方能完成土國之復興，並宣言土國之救星係輸入於國家各民族腦想中一種信心，深信惟有立憲政府全國人民方能發言指導，為民衆生命財產與經濟富足之保障。

此種理想誠善，歐洲各國亦希望其妥切實行。歐洲和平之最大危險為土耳其之軟弱，不能自顧，歐洲相信富強之土耳其能反抗侵略者，且能盡其義務，除掉國際間一切瀕生騷擾之問題。歐洲政治家皆明瞭在土互相監視之實事，無論如何他國不能容其自己國家在土耳其有自由行動以操縱及侵害土耳其。所以因銀行家要求保護投資，人道家要求保護被壓迫之基督

徒所生一切紛擾及困苦，如果土耳其能自己革新成爲立憲國，則此一切困難皆能避免。少年土耳其之失敗，不能專歸罪於歐洲政治家，因有種種理由，致此種試驗難以急切成功也。古來之遺傳，積重難返。少年土耳其不只肩擔古來政策積弱之結果，且須擔承其因自己之愚擅定並實行三種虛想所生之結果。(一)已經脫離君士坦丁管理之各部分，或除名義外，從未受土皇統轄之各部分，須放棄其已經享利益之地位，而取此尙待證明之立憲利益。(二)回教之神權政治，能與歐洲政治司法之組織相調和。(三)土耳其自己之民族，雖在此已經變換局勢下，仍能繼續操縱其他民族。

自少年土耳其革命之第一日起，即宣言取消協定及諭令，因此等協定與諭令，使土國邊省或得自治，或暫受他強國所管理。土耳其現時既有憲法，人民許以平權，國中無論何處之特殊情勢，自無存在之理由。如此所有離脫省分，須歸還『母國』，而恢復其在土之家族中先前之地位。此種政策，即意謂波斯尼亞、黑記哥維亞，仍歸還土耳其。與匈應還三加克、英吉利、德還居比路及埃及、克利地人取消獨立，且保加利亞之自主亦生問題。但不久即查覺憲法之復興，若如此解釋其結果，正與彼等所計畫者相反。與匈吞併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遠自柏林會議始

保加利亞已宣布獨立，且在保加利亞舊京德歐哇立費丁南德爲王，克利地議會已准克利地與希臘聯合，且已向喬治王宣矢忠守誠之誓。居比路雖小有搔擾，但其目的乃爲歸併希臘並非還諸土耳其；而當時埃及已宣言彼等脫離英吉利之運動不應視作欲與土國重新聯合之意願。

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之吞併雖係違背柏林條約之精神，但列強並未否認且收受此項已成之實事。土政府關於此事亦曾抗議，惟該約簽字國之回答不過空洞謂余等並未應許而已。俄國爲最關心之國家亦爲遺傳的巴爾幹斯拉夫民族之競爭者，惟與日本戰爭後又遭內政之紛擾尙未恢復原狀。法蘭西是時正預備破壞他項國際協定，即阿祿及西拉條約是也。意大利正熟籌計畫以便步奧匈在兩巴爾幹省分之後塵，逞其智於的里波黎（非洲北方之國）。英吉利不敢在國際會議質難奧匈，深恐因埃及問題釀成『汝亦如是』之困局。如果俄羅斯強執開國際會議似德國二年前對摩洛哥問題之故態，意大利與德意志未必附俄以攻擊其三角聯盟之夥友。（意大利由此項吞併隔絕賽爾維亞赴亞得里亞海之路，德國因此項吞併爲其壓東政策造成一良好情勢）

情勢如此土耳其遂處於孤立，列強無欲助土耳其，其要求奧匈歸還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者，於一短期之顛狂激動後（在此時期奧匈之船隻及貨物在土國大受抵制），土政府贊同收受現金售賣該兩省於奧匈。惟賽耳維亞不容易如是調和。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不但位於賽與海之中間，且為賽國血統方言之人民所居住，此項人民在大賽耳維亞主義之夢想中，實握重要地位。波斯尼亞之吞併，煽起賽爾維亞國家主義之火燄，此項火燄，數年來已經燃燒，但並無危害，直至巴爾幹戰爭與俄國復原後，遂爆裂成爲歐洲之大災。

保加利亞之宣告完全獨立，與波斯尼亞，黑記哥維亞之吞併同，皆有國際上之重要關係，不止承認已成之局勢而已。保加利亞既脫離束縛，乃爲其鐵路主人，立刻發展軍事，因之羅馬尼亞大受恐慌，並使賽爾維亞與希臘感覺保加利亞如是圖強已成爲併吞馬其頓較爲嚴重之爭敵。保加利亞在馬其頓人中佔優勢。於許多區域之人民中向來躊躇不知稱保加利亞人或賽爾維亞人何者爲優，現時則見出彼等脫離土國重軛之希望係在保加利亞矣。於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一五年此種實事影響於歐洲歷史之程序實非淺鮮。少年土耳其革命以前，此地中海之三海權國——英、法、意與俄羅斯曾竭盡外交武力之能事阻

止克利地與希臘聯合。列強於維持土國完全企圖中，未能窒息巴爾幹人民之志氣。克利地既爲高嶼數隻兵艦即能玩弄，遂成列強向土國表示友誼之犧牲品。於一九〇八年之革命後此四強國一未改變其對克利地之政策。所有克與希臘聯合之決定仍遭否認。當克利地人由其重要叛亂領袖萬尼記樓 *Venizelos* 指揮懸掛希臘國旗時，該四國即作海軍之示威舉動，并登岸示威。駐干地亞島（即克利地）之領事通知克利地人謂其政府已經決定維持土國之權利，不許克利地與希臘聯合。

列強對此政策之堅決遂使萬尼記樓深信克利地如願自由惟有輔助希臘稱強而與其他巴爾幹小國協力攻擊土耳其。所有各小國自墨茲司提克改良計畫失敗後，均拋棄希求列強真實輔助釋放土耳其輓下人民之盼望。加之列強對克利地問題之很辣更使彼等寒心。當吾人考量萬尼記樓在近東諸戰之地位及權勢時，吾人承認克利地之紛擾爲引成歐洲大戰大事之一。

少年土耳其之虛想謂立憲政府應取消國中各分子之特殊他位及利益等語其結果爲波斯尼亞，黑記哥維亞，保加利亞之喪失。並促成君士坦丁與克利地，居比路，埃及，的黎波里等處約

東之解散。且引起阿祿巴尼亞及阿拉伯一部分之叛亂，造成希臘、亞美尼亞、敘利亞及阿拉伯餘部之不滿。少年土耳其運動之結果爲領土之割讓，及土耳其人與非土耳其人之仇讐。阿祿巴尼亞與阿拉伯人，雖多數屬於與土耳其同一宗教，但並未與土耳其同化。且在阿祿巴尼亞與阿拉伯之大部份，土皇除獲得宗教上權勢承認外，永未能爲君士坦丁政府獲得其他承認也。

如此各部落任其自由，土耳其亦未能徵捐稅及強令作軍事服務。除幾處沿河路及口岸之大城外，土耳其亦未能伸張其行政管理至於他處。誠然，運動立憲之少年土耳其人，不免變計嘗試專制著名之哈密所不敢爲者。彼等令阿祿巴尼亞及阿拉伯人納捐稅，入軍營，不遵辦時，立遣討伐隊克服懲罰之。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六年間，土政府因強迫阿祿巴尼亞與阿拉伯人收受立憲政府下土耳其人民完全責任之嘗試，致兵燹財盡。

准此同一政策，並令希臘、阿美尼亞、敘利亞，捐棄土國所許之特殊地位。因基督徒與回教徒根本差別，土皇在屈服時期承認基督徒爲分立國，由傳道士指揮下，允給幾許之自主。承繼財產，婚姻，離婚，教育，及法律諸問題均任基督徒自行判決。繳付人頭稅則免除基督徒軍事服務。所

有此項利益少年土耳其人均決定取消，並希望基督徒自行捐棄，其理由爲立憲政府下繼續保留此項特殊利益爲不需要，亦不可能。

如果少年土耳其人著實仿效歐洲模範，設立真實立憲政府，要求捐棄實事及合法之利益或取消特殊局勢亦屬情有可原。但彼等立憲政府之理想均爲虛想化，謂新政治組織並不急需取消回教司法及掌管權。回教法律並未規定管理非回教徒之明文。由長久之經驗得知回教司法實行國內時，則確能規定基督徒需要，同時保障其司法平等之法典亦不能成立。第一次國會之選舉與第二次及第三次皆同，始終表示土耳其人要佔多數，其他人民之數目及地理上之分配，不足顧也。歐洲政治歷史所載限制選舉之度率與分區之精巧，使操權階級或某族維持自己地位至於長久，少年土耳其人皆知之。但此項分子雖數目不敵而在勢力上資財上智力上及本領之背影均必較優於其他民族。土耳其人在其種類不同國內，於十九世紀前曾因武力掌握大權，及至十九世紀則因列強輔助倖得不亡。阿祿巴尼亞，阿拉伯，敘利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超過土耳其人之數目甚多如選舉以公平手段出之則土耳其人不能把持國會，其理甚明顯。利用中央政府及軍隊建設虛想之少年土耳其人，亦領略此種危險。

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土耳其係由秘密機關治理，此機關稱爲聯合進步委員會，其間非土耳其人寥寥無幾。此種委員會執行國會之選舉，及指導每任內閣之政策。因欲使土耳其語成爲全國地方政府行政及法院之公用語，並欲將土耳其人國家主義貫澈到底，他民族亦須同樣膺服之故，遂惹起阿祿巴尼亞人、阿拉伯人、敘利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反抗國家主義之運動。

此種種運動又促使近東問題成爲國際問題之應先決者。於一九〇九年春季在基利家及北敘利亞殺三萬阿美尼亞人之慘劇，激起人道主義者之要求而在英國爲尤甚，一謂列強應履行柏林條約之義務，強迫土耳其在阿美尼亞人所居住之各省實行行政上嚴重之革新。總而言之少年土耳其之革命運動其結果爲土耳其境內大希臘主義之勁敵，並爲歐洲土耳其基督徒之危險，巴爾幹人民自易結成一氣共同攻擊土耳其。彼等之互相仇恨心與競爭心惟土皇哈密有操縱之術並確知應如何玩弄方能爲己用也。而非少年土耳其人之所能知遂致此有意義之革新運動，因措置失當而無良好結果惜哉。

## 第十六章 意大利在亞非利加之開拓 (1882-1911)

意大利與德意志相同。直至蒸汽動力引用於工業交通百事發展資給歐洲之海外擴張一種新衝動力五十年後。方完成其政治統一。當是時，最適於殖民之地土均已爲他人所侵佔。處於亞非利加與亞西亞之最捷便最扼要口岸之佔有權均已爲他國所獲得，英國所得者尤多。甚至地中海亦復如是。英吉利非地中海之國也。法蘭西不過少部分屬於地中海，但意大利爲一整個地中海之國。當意大利籌畫成一強國時，彼等必須利用地中海之形勢，蓋此形勢能予政治經濟以無阻礙發展之便利。法蘭西既佔據哥爾賽牙島，（地中海內，拿破崙生於此）作爲在亞非利加良好之發軔地。英占馬耳他而得管理地中海至大西洋之航路其價值可想也。當此時也，意大利政治家爲意大利在亞非利加尋求地土之企圖，確被英法在地中海之佔領增加數目勢力所頓挫。於一八七八年英佔據居比路，一八八二年進據埃及，更形成意大利獨一出路之主人翁。而意大利殖民野心最大打擊則爲一八八一年五月十二日巴杜條約之調印，依據該約杜尼撒之總督收受法國保護。在該約調印二十四小時以前法國外交部奉總理費瑞之命尙向駐巴黎意大利大使切實聲明，謂「法國並無佔據杜尼撒或杜尼撒在庫米耳

國境外任何領土之思想。』由此惱恨與失望遂驅意大利依傍德奧。法國佔據杜尼撒後爲時不久意則成爲三角聯盟之一分子，對此聯合意國矢忠守信直至歐洲大戰爆發方止。蓋意人對此事之激奮垂四十年未能少懈。

在法國侵略杜尼撒之數月前，意大利政府以八倍原值之價，由英國公司購得杜尼撒之惟一鐵路。多數意大利人皆聚集該處，而法國之人民甚爲稀少。意大利向來所想像者杜尼撒爲最適宜之殖民地。且因該地接近西西里在地中海最窄之地段，佔領該處與意大利之安全實關重大。意大利之著作家嘗指責法國將必茲他 Bonifis 建成海軍根據地爲意大利之危害。意在亞非利加之第一站足地係在紅海口岸，得獲該處時，適埃及將成國際競爭之中心。阿撒 Asad 口岸於一八八〇年佔據之，此爲實行十年前該地方長官允給意大利某商人之承領權。英法雖適在埃及彼此唾罵，但憤恨意大利突然加入，遂協謀對意迫其應許不在阿撒設防，甚至不得駐兵。當埃及問題在一八八二年夏初間演至危急時，意大利竟宣布阿撒爲其殖民地。意大利與法蘭西同，亦嘗被英國邀請以武裝干涉埃及。意大利拒其請，當英吉利獨自行動時，意大利之外交在開義羅大爲活動，極力反抗英吉利在埃及無限制之居住，並反抗英吉利

固結其憑藉武力在埃及所得之利權及運河之權利。

當英國決意拋棄蘇丹時，極力鼓勵意大利沿紅海向北擴張至馬撒哇 *Masawa* 此處於一八八五年二月間即被意大利之遠征軍所佔據。惟葛蘭斯頓內閣倒意大利不能再擴張其佔領至蘇亞金 *Suakin* (努比亞海口)，蓋英相賽里思白瑞就職後惟翻前任政策，打消英埃軍隊退出該海口之決定。但對於馬撒哇之佔領並不加以反對，英國寧使弱小無經驗之意大利作其蘇丹之鄰，而必捨棄俄法，亦天然之趨向也。因人皆知巴黎與聖彼德堡之外交家欲利用馬撒哇作在蘇丹實行陰謀之根據地以困英國，並皆欲嘗試在阿比西尼亞國（非洲東北）*Abyssinia* 設立保護國也。

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自由貿易已經數年之久，且干涉其朝代之戰極爲順利，並擁立米尼里克 *Menelik* 推倒其他爭位者。

米尼里克一八八九年九月簽定條約，作爲承認之交換，依據該約阿比西尼亞所有之邊疆，均劃歸阿撒殖民地，並置其外交於意大利政府之掌握。意大利通告列強，謂阿比西尼亞已成爲意大利保護國。英吉利未料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有操權之能力，欣然贊許惟其條件爲意

大利應許不侵略蘇丹，承認英國在尼羅上流權利。意大利之紅海沿岸領土，日積日多，竟結成伊瑞初 Eritrea 殖民地。

在阿比西尼亞之東南兩方，介乎阿典海灣（紅海重鎮屬英）與印度洋之間之三角形地，係阿拉伯部落所居住，該部落與對面之阿刺伯半島之部落情形相同，皆能保持原狀，不許歐洲移民加入。在阿典海灣，法佔據索謀里 Somaliland（非洲東方）數段。法殖民地敵不敵Dibouti，阻礙意大利殖民地伊瑞初向南伸張，不能進至紅海之入口。但准意大利佔據印度洋自哥達夫角 Suardafu南至九巴 Guba河之長條地，此地形成英國之東亞非利加之北界。意大利之邊納地 Benadir殖民地已經成立，與索謀里王漸次定立條約，寔假意大利進至阿比西尼亞東南面邊陲且至北面。

阿比西尼亞因意大利之要求領土，貪而無厭，大為驚慌，恐將其最富土地盡數掠去。又因意大利玩弄米尼里克之詐偽行爲，阿皇遂拒絕承認爲意大利保護國。經長久無結果之交涉後，意大利決用武力侵襲阿比西尼亞，因彼等深信不費許大氣力便能達其京城。但於其深入內地未達京城以前，已被阿皇以堅決之戰所挫敗。此項懲創，激起意大利國內反對殖民事業之情。

緒。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乃意大利優權在亞非利加消滅紀念日，自此永未恢復。亞非利加之退化人民，確實承認英法之無上權。但因彼等不承認意大利較能悍戰之故，遂視意不與英法立於平等地位。

依據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之阿地阿巴巴條約，意大利放棄保護國之要求，並隨意劃界之權利亦放棄之。外附之屈辱，爲意大利贊同賠款二百萬，以作釋放阿比西尼亞軍隊所擒俘虜之交換。但於一九〇〇年米尼里克默然容納意大利佔據高原之一部分，若無此項疆界之調整，伊瑞初決不能發展成爲意大利有價值之殖民地。

英法欲使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定之精神引用於所有殖民活動，並欲獲得他強國對於該協定條文之默許，遂另定許多附約。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之阿比西尼亞條約，即爲其中之一。此約意大利亦附簽。阿比西尼亞之獨立，及領土之完全，由三國保證之，並互相應許尊重該國王之統治權。但不得允諾給予某一國任何權利以致損害其他二國之利益。

在阿比西尼亞無論發生何項內亂，舍三國共同贊成協力出兵外不得單獨干涉。並須限制出兵只爲保護使館及外人生命財產，自敵不敵至阿地阿巴巴 *Adis Ababa* 之鐵路，由法國公司

承有。但在該路綫及該口岸須給予其他二國之人民以平等利益。在阿地阿巴巴以西，可以興修之鐵路，由英吉利建造之。自北至南聯貫意大利兩殖民地之鐵路，由意大利建築之。容納英吉利與修穿經阿比西尼亞自其索謀里保護國至蘇丹之鐵路。無論任何締約國皆能否決其一國與阿比西尼亞所定條約，而此一國判定該約有害於其利益時，即能適用此項規定。此條約與許多其他歐洲各國關於亞非利加與西亞之政治經濟問題所簽定之條約相同，既乏當事國之允諾，復缺國際上之贊許。土耳其、波斯、摩洛哥、埃及、暹羅、阿比西尼亞及吾國皆有同一之經驗。彼等之現在彼等之將來，曾被他人所支配，但支配者並未考量彼等之意願及利益。此項條約一律未交定約國國會討論批准。該約之當事國均成爲客位犧牲品，因締約國之喧賓奪主態度，妨害各該國經濟之發展。此項條約最惡之特質，即其對於約外國所生之危害，定約時並未與商洽，既成後，有時亦不通知該約之存在。各國猝見此約，靡不愕然，誠以該約無法律上或道義上之承諾，竟不顧有害於他人之利益而造成之者也。但此該約爲已成之局，*Fait Accompli* 亦無可如何耳。

伊瑞初之課稅，永未敷行政開銷之用。意大利須每年津貼之，以外並須開付衆多軍隊之費用。

因回教皇帝之刁頑及莫拉回族附近殖民地抗拒英人之勝利，意大利之索謀里保護國不過爲一團騷擾而已。但在南方之邊納地殖民地自一九〇八年以來安實組織之發達之，已成爲綿布及其他製造品之好商場，意大利又由出口牲畜貿易得經紀費用及輸運之利益。

意大利自在阿比西尼亞疆界失望後，即開始聚其精神於的黎波里。土國在亞非利加最後之所有物也，亦意大利政治家視爲喪失柱尼撒之最後賠償物也。當英法一八九九年之協定劃分蘇丹之勢力範圍，將撒哈拉全部給予法國，並包括的黎波里內地沙漠之良田時，意大利與土耳其皆大受激動。承有人與冒充之承繼人，均感覺此種協定，藐視彼等權利，而英吉利因法之拒英進至尼羅流域，竟公然以別人所有物賠償法國，可謂乖謬已極。（此事適在發紹達突變之後）

歐洲外交之心口不符，尤以二十世紀之始，意大利爲亞非利加問題與英法交涉中所顯露者爲最駭異。駐君士坦丁堡之英法大使向土政府切實聲明彼等之好意及忠誠，又向駐論敦巴黎之土耳其公使切實聲明彼等維持土耳其完整主義之決心。但當聲明此項忠信友誼時，一方復又勾引及賄賂意大利。於一九〇一年與法，於一九〇二年與英，定立密約，許諾意大利有

承繼的黎波里權，以意大利容納英，法定約以解決彼等競爭之根本原則爲交換；即英佔領埃及，法佔摩洛哥是也。意大利贊同與英，法協力起草阿比西尼亞條約。意大利在的黎波里開始實行『和平侵略』之政策，若非因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之革命，意大利或能將土耳其亞非利加之最後省分，順利的一手奪去。

## 第十七章 意大利重開近東問題 (1911—1912)

當意大利未着實進行統一以前，在外流亡之革命首領瑪志尼曾言曰：『北亞非利加者意大利應有物也。』但新加太基克服世界之迷夢並未成爲實事。當意大利尙屬幼弱，不克阻止英法計畫時，英法則已佔據埃及及杜尼撒，侵略至蘇丹與撒哈拉，並決定寧調解不言戰之和平方法，劃分北亞非利加，自摩洛哥起至沙德湖與尼羅之源流止。於英法勢力範圍以外所遺留者只有阿比西尼亞，連帶紅海及索謀里岸附帶之地，與的黎波里，土耳其之省也。在紅海及索謀里，許意大利有兩殖民地，但經一次失敗後，遂聽服英法，不再作侵畧阿比西尼亞之嘗試矣。

依據法意一九〇一年之協定，如果法國伸張其保護權至摩洛哥，則意大利能得土耳其在亞非利加所遺之領土，自然埃及不包括於內。意大利承認英法劃分蘇丹辦法有效，關於的黎波里內地之伸張，不依據土耳其之解釋。意大利對於的黎波里之權利，英國承認之，惟保留殖民地面之邊疆，後來經一九〇六年之阿錄記西拉之國際條約重新規定始承認之。此種調解爲他國不得在的黎波里界內尋求權利，或特別利益，並不得反對的黎波里由土耳其轉移於

意大利。但並無如意大利向君士坦丁作何要求，英須給予輔助之允許。

意大利用經濟克服的黎波里之計畫，處心積慮已非一日，詳籌熟算節節進行。羅馬銀行設立支行於的黎波里及班加西（非洲北濱之城）。自羅馬帝國以來，此為第一次發展該國之商務農務之重大嘗試。鼓勵士著經營各項事業，一在海口及商站之左近居民，一至少限度一皆須仰賴羅馬銀行維持生活。由政府重厚津貼之意大利輪船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德那、杜尼思、亞勒散德（伊及北方海口）中間，設立定期開行航務。意大利最著名之郵包制度試行至內地，兼獨攬駝鳥羽毛之貿易。意大利殫精竭慮設法使赴哥達母 Chatames 哥提 Chat 及墨記克 Munna 之商務，得以安全，並在內地設立郵政與銀行之種種便利。此項便利該區域在土耳其管理之下，尙未能設備者也。意大利專俟資本有著，即建造鐵路，亦在計畫中。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革命事起，推翻此種現狀。將的黎波里、班加西之腐化無廉寡恥之土耳其官僚，（彼等之頭腦為意大利金錢所惑，不問意大利之行動為如何）均更易以統一進步黨之黨員。此項新官員或不及老官員之有經驗，但皆經過迫害，因愛祖國大受犧牲者，並以祖國之再生，為其生命中最高之寶物。其雄心與熱力實為無限無窮。

當少年土耳其人看破意大利之行動爲有害時，其感想如何，吾人可意度得之。彼等亟欲整頓國家行政，並給的黎波里以有力之政府可斷言也。但改良事業，一年未見大效，因時勢所迫，又須立即設法保持的黎波里使之存在。破壞敵人之唯一辦法則在抵制意大利之各項事業，派遣軍隊擴張軍事設施及於蘇丹，使居於內地之回教部落與土皇較前多有聯絡。

意大利見其盼望已成泡影，與其前十年之殖民計畫被人破壞相同，其失望之情亦可意度得之。在君士坦丁之交涉毫無效果，勸告少年土耳其人禁止在的黎波里，班加西之土耳其新官員不得阻撓意大利和平侵略之進行，實爲無效果之外交行動。意大利在的黎波里之各種經濟組織雖由謹慎忍耐所造成，十分縝密，至此時亦無大用處。一九〇八年奧國併吞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對於瓜分土耳其一層行其第一步。列強並無真實抗議者，土耳其又未能報復。此時意大利似可佔據的黎波里實行其強盜計劃矣。但亦不敢冒然掀起此種危機。意大利須加細製造國內輿論使之輔佐政府對土耳其宣戰，因其民衆自阿比西尼亞之災禍後，深慮殖民事業難見起色，並反對加增新稅。

一九一二年意大利報紙開始登載關於的黎波里之評論，詳論該地對意大利經濟上之價值。

及緊要之關係；如果意大利欲保守其居於列強之地位，及維持地中海之勢力平均，非佔有此地不成功。土耳其一有事變，無論如何瑣細，即成爲第一頁新聞欄之眉題。意大利人民遂相信少年土耳其人不僅在的黎波里藐視意大利官員及意大利之旗幟，即在各處亦然。在紅海之厚德達地方有一帆船被土拘捕；此種意外發生，遂益掀動怒潮。土許美國古物學探尋隊在的黎波里挖掘，意大利同樣請求曾被拒絕，於是報紙擅斷美國確實探索銀礦，此項銀礦之發展，定爲西西里大鑛之危害。法國軍隊開到哥達母之沙漠良田，的黎波里之內地大受法國施行行政管理之恫嚇。此時因阿哥地之突變，摩洛哥問題因以重開，予意大利以重大之刺激。

在九月間，報紙關於的黎波里之宣傳已洶湧沸騰。於九月二十七日，使全歐捲入大戰之哀的蘭美敦書之第一書，現露土國京城。限土耳其四十八小時允諾佔領的黎波里。意大利願維持土皇之主權，但須受意大利保護，並許給土耳其以年金津貼。一面派兩支隊同時出發，艦隊直赴的黎波里。

君士坦丁收到宣戰通牒後，未即回答，同時又以業已開火聞。於九月二十九日，并無開戰之通知，或其他警告，意大利即攻擊並沉沒在亞得利亞海口，比夫維地方之土耳其魚雷艇。次日意

大利軍艦向的黎波里射擊。砲台均被拆毀，防兵遂皆棄城。十月五日的黎波里降服。意大利征討隊於十一日登岸，大部軍隊於十八日在達納登陸。次日佔據班加西。二十一日佔據哈母思。於二十三日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合謀奪回的黎波里。當意大利兵卒尙在戰壕內時，阿拉伯人由後路襲擊之，雅此項阿拉伯人確非戰鬥員。激於一時之憤，舍死一拚而已。意大利制止之法，不惜殘忍，擊殺男子婦女與孺子，不計其數，白刃所之無倖免者。此種亂殺之報告傳來，全球震駭。意大利殘忍之實情，逐一揭載。法、英報紙反對意大利之音調，其洶湧與一九〇八年反對奧國相同。斥責意大利所犯之劫掠罪。嚴詞詰責意大利軍隊之野蠻。通信員之忿怒由於惻隱心之衝動，固無疑問。但仍不免別有用意。英、法報紙造成此項輿論，實欲予建造帝國之模仿者，及殖民競爭者以難堪。意大利從前在阿比西尼亞之悲慘冒險時，即經歷此項經驗。比利時在中亞非利加亦然。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奪回的黎波里之嘗試，至終失敗。十月二十日第二次反攻亦未成功。但當意大利軍隊於十一月六日改取攻勢時，覺得向的黎波里境外的發展亦爲不可能，因無道路及鐵路之助。其艦隊砲力所及之處，方得安全。自來上岸之軍隊皆如此。然的黎波里及班加西之居民，抗拒意大利軍隊甚爲得手，此非少數武裝不全之土耳其軍隊所可

比擬。彼等引敵深入，作此延宕破產戰，至此時已逾十年矣。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意大利國會票決併吞的黎波里與班加西。列強亦不拒絕此項已成之實事，或抗議之。英、法、宣布杜尼、撒與埃及中立，但並不切實實行。不過敢死隊及軍械皆如潮似湧的運至的黎波里。英吉利利用此項時局之機會向西伸展埃及之疆界。意大利不敢反抗英吉利對埃及所提之要求，明知英、埃官員有破壞意大利雄心之能力。不須他法，即不限制由紅海至的黎波里內地之軍械運輸則足矣。

土耳其人既無管理該海之權，復不許穿經埃及及運兵，遂不能作軍事之行動，以恢復已被侵略之各省，或責罰實行侵略之國家。彼等之努力，只限於激怒或編制阿拉伯人以謀消極之抵抗。意國康尼哇將軍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初間過回羅馬城，告述意大利內閣謂除非土耳其人允許撤退其軍事領袖，及停止宗教上之激動，則欲在亞非利加得以開始動作須費累月之功。（已經渡過三閱月餘矣）欲平復新殖民地，須用經年之力。現在之問題爲如何能強迫土耳其人使其承認吞併之諭令。意大利之艦隊不能繼續無限制之停泊。土耳其人亦不出而迎戰。在他大尼里峽之意意大利人復少戒備。在黑海與東地中海之商業均形停頓。土耳其人對意大

利之入口品徵收百分之百之關稅，則意除的黎波里外何處又能實行壓迫耶？

意大利於該戰開始以前，即應許不擾亂巴爾幹之政治狀況。惟依照與奧匈所結之聯盟則其在亞得利亞海之行動爲不可能。如在伊真海作海軍之攻擊，則必引起國際之糾紛，此種糾紛因意大利與希臘接近並經濟競爭之故，須特別躲避之。意大利政府之與英法俄協力阻止克里地人不得棄絕土耳其其主權者，卽此之故。但意大利之輿論已轉而不安。意大利人果能因不傷列強感情起見，使此戰爭延長而加自己以重稅乎？俄羅斯當日吞併高加索曾遲疑乎？英吉利對於埃及曾猶豫乎？奧匈對於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曾躊躇不決乎？

意大利遂與土耳其其言戰，希臘握有海之管理權。其政府因衆口紛紜不能制止，遂迫而挺身走此挑起歐戰之險途。於四月間在開戰六逾月後，意大利感覺已到撇開萬慮之程度。決定直接攻擊土耳其，其掀起歐洲大戰之惡潮。於四月十八日海軍上將維拉砲攻他大尼里峽口之諸砲壘，並砲擊三毛思之哇思港口。四日後意海軍在思坦巴里亞島登陸。於五月四日，佔據羅得，在該城曾作巷戰，土耳其人退至內地，於十七日降服。在伊真海口之豆德康羣島之其他十海島並皆佔據。瓜分土耳其中部之動作雖於一八七八年在三思提發歐被人阻止，但現又重提矣。

土耳其封鎖他大尼里峽以應付砲壘之砲擊，並驅逐意大利人出境以報復佔據羅得之恨。全歐因二百餘艘商船皆困於君子坦丁大爲擾亂。抗議無效。惟向土耳其保證意大利軍艦不再射擊時，土耳其始將該峽開放。但促成和平之舉動，毫無收效。因土耳其洞悉無論如何戒愼，如砲擊塞羅尼加 Salonika 或士麥拿 Smyrna 或假道阿祿巴尼亞或假道馬其頓侵略歐洲土耳其，皆能掀起歐洲之大戰，而意大利雅不欲担負此責。土耳其態度純屬消極抵制，並不作積極之抗拒，土耳其判定甚爲明確。料意大利必不能了結此項戰爭，因有沙漠作其背影。

六月間，意大利與土耳其之代表非正式集於瑞士之烏其 Ouchy 討論停戰之原則，因已達極困難之點矣。意國商業大受損失，其軍艦亦急待修理。雖土耳其無力阻止的黎波里與班加西之占領，但意大利相信如土耳其首領不使內地各部落常受激動，或停息藉宗教之力反對佔領之宣傳，則對於和平侵略該省事功，必有補益。故甚願與土言歸於好。同時阿祿巴尼亞之新叛亂又起，使土耳其亦不能不轉而急切求和。蓋如果巴爾幹大起戰爭，意大利之態度究如何，土耳其亦難斷定。意大利代表作非正式之宣言，謂忍耐自有限度，如果巴爾幹對土宣戰時，意大利將不顧歐洲之種種考量，與巴爾幹聯合以攻土。據實言之巴爾幹之意大利公使曾竭

盡所能阻止希臘保加利亞使其不得趁火打劫。於四月五日間，當意大利在伊真海活動時，此事尤爲真實。兩方既各有不得已之隱衷，遂於八月廿二日正式交涉。在烏其由兩國正式全權大使開始談判六星期後，擬就草約。土耳其在巴爾幹新戰爭危迫之下，不得不收受之。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勞三尼條約（普通稱之）於以調印。

關於割讓領土之契約，毫未提及，亦未請土耳其承認意大利之克服。但意大利甘願承擔土國國債中的黎波里應付之分，土耳其准的黎波里自主。此約之重要條文，爲相互義務，土耳其撤退的黎波里與班加西之軍隊。意大利侵佔之目的算達到矣。

合併的黎波里一事，並未影響在亞非利加國際政治之發展。英法已經安定彼等之勢力範圍，意大利之佔領對於鄰邦並無不安定之疆界。如此在北亞非利加有關係之各國中自無相爭之原因，亦無要求改變政策之必要。此次意土風雲，遂告平熄。

第十七章 意大利重開近東問題

## 第十八章 列強在巴爾幹之陰謀種種 (963—1912)

少年土耳其人反對專制政體之宣言，作於一九〇〇年六月，次年繼之以較為嚴厲呈請革新之第二次要求。然政府迫害亞美尼亞人仍繼續不止。宣布阿布德哈密之罪狀中，復附加慘殺之虐政，即在歐洲土耳其無政府之情勢，似乎由其熟籌獎勵使之然者。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土皇接到警告後，其對於各強國之提議趨於軟化。伊與法國爭辯法之要求及討論天主教命令一事激起法之忿，遂與土耳其斷絕外交關係，毫不猶豫的在伊真海作海軍示威之舉動，並奪其麥提林海島 *Mitylene* 使土京就於屈服。土國並未從任何列強獲得輔助，以抗拒法之哀的蘭美教書。德國適在工業頹敗中，英尙未完結布兒戰爭。於一九〇二年英法俄意四國聯合，強令土耳其從克利地將其防兵撤出。同年十二月六國通知阿布德哈密，謂在馬其頓之行政須根本改良。

阿布德哈密確知伊雖能按其慣技，對於各國抗議慘殺亞美尼亞人之公文，置之不理，因其間所關係者只人道主義，但對於其他問題，不敢再用從前之誑騙手段。因俄法現為聯盟，俄自不再暗助土耳其拒絕承認法有保護天主教之權利。英亦將與法締結諒解法，與俄之協定亦應

隨之俱來。德雖繼英而作土耳其之良友，爲土耳其之抵禦者，但惜乏海軍之強力或機會以掀起殖民之難題使英反抗俄、法。

最關重要者，俄羅斯是時適在遠東有所牽羈，亟願與奧皇關於巴爾幹問題締結確定條約。其始也當阿祿巴尼亞之反亂與馬其頓之叛逆，相並擲歐洲土耳其全部於脅亂及流血狀況時，維也納與彼得堡聯合，於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宣布與俄在塞羅尼加 Saloniki 穆納斯提 Monastir 及叩搜夫 Kossovo 三省之太上權。此種計畫自然絕對不能成爲事實，但因彼自身根本上不能相容，亦因他國之反對也。

俄與奧匈聯合在該三省建起共治之組織，本爲無望，即其他四國能予彼等以機會將巴爾幹割成勢力範圍，亦爲不可能。德意志對馬其頓問題，並不左右袒，其態度恰如曩昔對於克利地問題不輔助希臘，克利地，土耳其，或列強相同。英、法承認奧匈與俄在巴爾幹特別利益，並願聽該兩國作歐洲之代理人，提議並監督革新之進行，但於執行中彼等願得一席以爲助。意大利堅持應將阿祿巴尼亞置於奧，俄優待地位之區域以外，如此爭執一查地圖則當知其理由何在。

俄皇尼古拉與奧皇約瑟夫曾於墨茲司提克城，共同草就一種革新計畫，即墨茲司提克覺書是也。由英、意、法三國贊許之。彼等提議，土國專爲施行革新計畫所特派之省長，須由俄人一名，奧人一名，輔佐之，編製在馬其頓召募之憲兵，須置於外國將軍參謀指揮之下，五國須各監督一區域。此項計畫確爲列強之和解，而最後之規定，則不啻指明該計畫之失敗弱點。無怪乎不過形成歐洲在近東外交神史中失敗紀載之又一章耳。

阿布德哈密自被迫承認馬其頓由歐洲軍官布防之日起，即開始籌畫抵制之方。破其連縱使所議終成畫餅。其入手辦法由土國省長希路密巴沙與奧匈駐馬其頓之代理員締定協議。鞏釀不久即告成功。其進行手段則看何處保加利亞人軟弱，土耳其官員與奧匈之間牒即在該處設法鼓勵之使之叛亂。何處希臘人懦弱，即在該處准希臘賊匪不受拘捕。何處賽爾維亞人衰弱，即在該處贊助賽爾維亞主義之宣傳。由土政府默許之，長驅闊步，進行甚速。馬其頓亂聲四起，歐洲之憲兵實無力與土耳其奧匈及巴爾幹之陰謀相抵抗。土耳其欲自保留馬其頓、巴爾幹各國則欲由土耳其奪獲之，共同分肥，奧匈在其雙重帝制形勢下之存在又端賴賽爾維亞無力掀起釋放孺溝——斯拉夫人 Ungro-Slavs 之運動，故其目的勢必在維持馬其頓——巴爾

幹各國仇恨產育地也。

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均犯津貼匪寇罪，此等武裝匪徒意圖強使無知之農民，承認其各該國國籍爲盡愛國之義務，但多數農民皆不知屬於何國籍，亦不關心屬於何國籍也。彼等所用種種匪類方法與動作，皆可括於一列，即——劫掠——縱火——刺殺。當基督教宣傳者不騷擾彼等時，馬其頓人在回教阿祿巴尼亞人及土耳其兵丁手下均須經受類似野蠻之待遇。

爲予墨茲司提克計畫之革新以機緣起見，雅典（希京）索夫亞（保京）柏爾格來得（塞京）皆顯然中止對於土匪之資助。馬其頓人反抗瓜分其國土，請求自治，由基督徒充省長並由列強保證之。但希臘與塞爾維亞皆恐懼此項請求或爲東羅馬里尼歷史之重叙，即最後與保加利亞聯合是也。列強則疑懼如果馬其頓成爲統一興盛之國家，則與俄爲其將來誰屬之問題，必互相爭長。此種猜疑，確爲合理。

俄羅斯在遠東失敗後，復返而圖巴爾幹。因猶溝斯拉夫（Slavs）國家主義之增長，似乎有機可乘，以伸其政治經濟侵略達於亞得利亞海。此志果遂，同時亦可豎起阻撓奧國向伊真海侵略之障礙，而打破德國令柏林與君士坦丁及白達古連貫之夢想。此爲自然結果，一舉而

數善備，俄國外交家遂鼓動大塞爾維亞主義之進行，以作達其願望之前鋒。

當少年土耳其人於一九〇八年一躍而掌握土國政權，遂努力恢復在馬其頓及阿祿巴尼亞之土耳其主權。奧匈見勢不利，卽刻吞併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保加利亞宣布獨立。列強政治家深信彼等互相衝突之野心與秘密籌議之事件，定引起世界戰爭。但列強對此均無預備，遂決定對於歐洲土耳其暫取『旁觀』政策，相信少年土耳其人或能解此難題。誠以容土復為塔雷夕，馬其頓，阿祿巴尼亞之有名有實之領袖，究竟較優於預備及引起此不可避免之戰爭，而使巴爾幹各國及奧，俄散漫之野心，得以隨之增加。英與法因其重要利益，在亞非利加之故，亦誠信此種說法，德意志亦覺得瓜分土耳其其必與其在近東之計畫不利。但俄與奧互相猜忌，意大利又不能決定何者為利害較少之鬼魔，即奧匈伸張在亞得里亞海之勢力耶？或猶溝斯拉夫人雄心之成功耶？俄羅斯確為猶溝斯拉夫民族之後盾，意只能採取監視政策，並希望躲避此兩鬼魔。

如果少年土耳其人不失敗於其建設立憲政府，如果四國（英，法，俄，意）不息止其對於克利地與希臘聯合之反抗，則此種局勢可以無限的延長。少年土耳其人欲建設立憲政體由土耳其

人掌權，及取消非土耳其人之宗教上政治上特別利益之嘗試，引起馬其頓迫害兇殺之再興，及阿祿巴尼亞之年年叛亂。列強對克利地之消極政策，使希土之關係大為緊張，並使希臘見出與巴爾幹聯盟之必要。巴爾幹各國放棄自己之爭端，組成反抗土耳其之聯盟，並欲自行解決馬其頓問題。意大利攻土之戰，阿祿巴尼亞及阿拉伯之屢次叛亂，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二年使土耳其陸海兩軍大形減色，如是巴爾幹遂乘機而起以攻擊其共同之仇敵。

意大利並未示意列強步其後塵，列強亦皆不願掀起巴爾幹之戰。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門的內哥羅，決定欲保持和平，非着實保障，真切實行馬其頓全部革新政策不成功。遂請求列強贊許彼等之要求，成立馬其頓臨時國會；在該省內招募國軍，用基督徒為省長。列強欲行其故智，掙扎不作左右袒。勸巴爾幹各國『萬勿操之過急』，並通告土耳其與巴爾幹和息為有利。列強此時尚不明瞭旁觀與空許政策，不能再阻撓巴爾幹雄心之邁進，亦云拙矣，而土不信巴爾幹聯盟能持久，故對於列強所給之恫嚇或利誘不但土耳其不加以考量，即巴爾幹各國亦不過問。歐洲外交可謂又失敗一次。

當巴爾幹各國於一九一二年九月末秣馬勵兵預備一戰時，列強方覺到喪失操縱此種局勢

之機會。馬其頓革新問題歷來爲其特殊權利問題。彼等慣認巴爾幹小國人民懦弱散漫，不克合作以抵土耳其。常信稍事恫嚇與利誘，玩玩手段則能阻止戰爭也。於十月八日早晨，俄國與奧匈諸公使用六國名義，在索夫亞，雅典，柏林格來得，賽停記，Crete 遞出以下之文牒。俄與奧匈政府向巴爾幹各國宣言：

(一)『列強毅然譴責一切能破壞和平之計畫。』

(二)『援照柏林條約第二十三款之規定，彼等願爲人民謀幸福，管理歐洲土耳其其行政革新之事功，但此種革新須不減少土皇之統治權，土國之領土完全；此項宣言亦保留列強日後共同詳細研究革新計畫之自由。』

(三)『若不願此項宣言，巴爾幹各國與土耳其竟而開戰則列強在戰後不承認歐洲土耳其領土原狀之改變。』

(四)『列強將共同向土國政府提出關於實行以上宣言認爲必須之步調。』  
三思提發歐柏林，居比路，埃及，亞美尼亞之慘殺，麥提林，墨茲司提克，白達古鐵路，波斯尼亞，黑記哥維亞，的黎波里，與羅得島之一切陰謀，皆向此宣言作祟，致其無效。不問此企圖真能保持

歐洲和平與否耳。

所恨時機亦既晚矣。雖列強尙不自知，但巴爾幹各國已漸能自立，置歐洲列強於不顧。且土耳其之懦弱實遠超彼等所相信之程度。歐洲列強在克利地及馬其頓向巴爾幹人民明白表示彼等必須自救，不能仰賴列強以舒其厄局。列強之言曰：『如果吾人欲試以釋放基督徒屬族而解決近東問題，則吾人將互相反對，激起歐洲戰爭。故以少數人作土耳其之犧牲品，免得全歐遭塗炭，不亦善乎。』但此巴爾幹之『少數人民』不欲繼續再作政治危急之暫代犧牲品。總之列強採取若何政策時，只先想該政策對於自己之結果如何，並不計對他人結果之如何也。巴爾幹各國拋棄歐洲政治家所用之模稜兩可曲恕土耳其其罪惡之辯論，亦人情天理之所宜然。

## 第十九章 巴爾幹攻土之戰 (1912—1913)

巴爾幹聯盟之能否實現與持久端賴希臘。因若有保加利亞、賽爾維亞組織相當強健之陸軍而無希臘海軍之協助，以抵禦地中海之伊真海口，阻止由亞西亞運來軍隊登陸，則前途勝利殊無把握。自小亞細亞中部之鐵路以士麥納 Smyrna (東土之首城) 爲其終點，自馬其頓之鐵路以塞羅尼加 Salonica 爲終點 (土之邑)。此兩海口僅距離十二小時之路程。土國之陸軍強大且較有訓練，並附以新式之炮隊。如果容許土耳其有整備及輸運其亞西亞軍隊之機會，則巴爾幹各國之軍事地位雖開始獲勝，然一旦土國常備軍開到後，必轉爲不保。當希臘人拋開爲馬其頓將來之畏懼，變其常態而與斯拉夫巴爾幹各國結成聯盟時，巴爾幹方有致哀的蘭美敦書於土耳其之可能。而希臘之所以出此者，亦由土國軍事行動之囑嚇促成之。所謂予其坐以待斃勿寧戰。少年土耳其人對於克利地之態度，及排斥希貨之舉動，謂爲帝國買禍取敗之一原因亦不爲過。

巴爾幹各國關於共同以軍事外交手段攻擊土耳其之協議雖成而其互相之爭端并未解決。不特如此，於驅逐土耳其人於歐外之大事，關於塔雷夕與阿祿巴尼亞之將來，及馬其頓之割

分，毫無規定。希臘及門的內哥羅，並未與賽耳維亞及保加利亞締結條約。關於劃定領土條約，祇賽與保締結協定；但即賽保條約中，亦有多數重要區域須待公判決定者。此中隱伏之裂痕甚多，本難期其始終一致合作。不過土耳其在一九一二年夏季行動極其無情，極其蠻橫，激起該四國內輿論之不滿，以致捐除私見，砥礪同仇，強迫實行所定之計畫。惟此項計畫規定時，不過爲試驗性質，而其宗旨初亦不過爲實行外交上之壓迫而已。

在伊施提布 Ishitib 與叩叉納 Koichana 之慘殺，惹起賽耳維亞人及保加利亞人之公憤。阿祿巴尼亞歷年之叛亂波及希臘人門的內哥羅人及賽耳維亞人。所有歐洲土耳其之基督徒因受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難民之煽惑及土耳其強令當兵之壓迫，皆被刺激挺而走險。當巴爾幹人民知悉彼等之政治家爲軍事問題已畫出一種計策時，即要求各該政府爲馬其頓及埃及羅特 Epirote 基督徒復仇，氣勢涵涵不可遏止。如果各內閣仍持求和態度，則有倒閣之虞。彼時如仍欲保存和平其獨一希望惟在土耳其表明甘願求和之態度以緩和民氣。當十月八日各強國遞出聯名警告書時，調停之機會業已錯過矣。

門的內哥羅即刻宣戰以回答列強之警告可謂直捷了當。巴爾幹各首相綜合輿情之所趨通

告各強國，謂列強願欲管理馬其頓革新之建議，巴爾幹爲自身存亡計，爲緩和民衆公憤計，認爲不可能。次日（十月十四日）賽爾維亞、希臘及保加利亞，亦發出哀的蘭美敦書。

該書限土耳其四十八小時贊許：（一）歐洲各省之自主由基督徒省長指揮之；（二）實行革新各省行政時准聯軍軍隊占據各省；（三）償付賠款以開消備戰之費用；（四）即刻解除土耳其軍隊武裝；（五）並給准於六個月內一定實行革新之質信。駐柏林格來得及索夫亞之土耳其公使拒絕轉遞此項哀的蘭美敦書。駐雅典之土耳其公使以承認希臘併吞克利地並應許給予伊真數島之自主爲誘餌，竭力使希臘脫離聯盟之關係。但門的內哥羅已實行開戰數日並告捷勝。勢已至此萬難挽回。於十五日戰端演及賽國邊疆。保加利亞及希臘之軍隊皆令密集以備襲擊塔雷夕及馬其頓。土耳其仍想買得希臘之中立。於三日後只向保加利亞及賽爾維亞宣戰，但當希臘聞悉土政府對於賽保之動作時，立刻發給土耳其駐雅典之公使出境護照。

保加利亞於十月十九日攻過土國邊界。兩星期內即圍困亞得里亞那堡，在哥克里思及祿白哥 Kigik Klisse and Lule Burgas 驅逐土耳其其人出境（此戰歷三日參加戰鬥者二十五

萬人幾乎勢均力敵。並追土軍於君士坦丁城下。同此兩星期內，土耳其在馬其頓之軍隊，於十月二十二日在庫馬歐夫 *Kumanovo* 敗於賽，於十一月三日在亞尼維 *Yanina* 敗於希。於十一月間，土軍被困於君士坦丁，亞得里亞那堡，加尼納，司克他里，毫無衝圍突擊之希望。除君士坦丁外，被圍困各城不能希望救援隊及食物之供給。希臘之艦隊已爲伊真海之主人翁，並封鎖土國海軍於他大里尼峽。所有伊真海島，除意大利佔據者不計外，皆在希臘掌握中。爲時六星期之間，巴爾幹聯軍由戰地將土耳其在歐洲所有之軍隊掃蕩一空。土耳其之軍事上威名受一致命打擊。

十二月三日簽定之息戰約條款爲土耳其在歐洲軍事上威權瓦解之承認。最屈辱之條款係須爲駐君士坦丁城外之保加利亞軍隊運備食品，而運糧之車又由亞得里亞那堡經過。是時該戰壘亦已絕糧矣。真可謂先人之急矣。希臘依據與其聯盟所簽之條約，不得獨定息戰約，但得出席於利平會議。聯盟各國以爲在海上之作戰行爲須繼續不止，以牢制土耳其使其不能在息戰期間調動軍隊，將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及阿拉伯之戰隊運到歐洲；而希臘亦有同樣警戒，關於伊真各海島之防務決不稍懈。各國全權聚於倫敦。

巴爾幹代表堅持須將亞得里亞那堡及其一切相持不下之戰壘先行交出，並將土耳其在歐洲由伊真海馬利維河口之伊歐起至黑海之米大止，所有在該線外之領土，以及伊真海內之各海島，完全割於聯盟國。其始也土耳其頗欲藉離間聯盟國及謀獲列強干涉之手段，希望由此殘局或有所保留。但一俟種種徒勞嘗試無效後，該政府遂決定屈服。致電倫敦，授權於土耳其代表簽印和平草約，此約即謂由歐洲排除土耳其，但准其保留沿他大尼里峽 Dardanelles 之一窄條地。馬爾馬拉海 Marmora (地中海與黑海之間) 及博斯破魯斯峽 (黑海西口) 不在其例。次日，一九一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君士坦丁變起，主使者爲一九〇八年之革命健將恩維 Driver 推翻政府。陸軍總長及土國軍隊大元帥納金 Nazim 被刺，土國總管加密 Kiamli 遣發流罪。新政府以馬密施克提將軍 General Marmud Shevket Pasha 爲首領，取消土耳其代表簽印和約之全權。

正月二十九日聯盟國廢除息戰約戰事又起。由軍事方面觀察土耳其之唯一辦法可以轉敗爲勝，全擊於由君士坦丁或加利波里 Gallipoli (土之海軍鎮地) 突出奇兵援救亞得里亞那堡。所惜如何方能解圍之方，夫人而談但未作嚴重攻擊，以解君士坦丁之圍。而在必來耳

Bell 加利波里半島聯貫大陸之處，抵抗保加利亞軍隊之土軍又一敗塗地。三月五日希臘佔加尼納。保加利亞與賽耳維亞軍隊於三月二十四五兩日攻破亞得里亞那堡。四月二十五日門的內哥羅克服在阿祿巴尼亞之司九他里。在歐洲除君士坦丁及加利波里外，土國旗幟不再飄揚。戰爭至此告終，少年土耳其滿意與否不成問題矣。先是列強願作調人，但土耳其拒絕討論和約條款。直至加尼納與亞得里亞那堡陷落後方始首肯。巴爾幹各國謝絕列強提出關於維持阿祿巴尼亞邊界狀況之要求，及伊真海各島由彼等處置之要求。巴爾幹對列強關於阿祿巴尼亞邊界之蓄意知之諗矣；惟對列強又要求伊真海島之權利不甚明瞭。列強爲保護有土耳其公債者利益起見，堅持戰勝者不得索賠款，並堅持聯盟國須担負土耳其債務一部分，仿照意大利對於勞撒恩條約所定辦法，而數目之多少，以割讓領土之面積及出產爲根據。

直至四月二十二日列強始交換文牒。是時巴爾幹各國已接受列強之調停矣。聯盟各國獲此勝利實遠出望外。雖明知列強之交涉難免引起困難，但彼等個中亦有困難不能再事堅持。實以相互間之爭端日形緊張，深恐打破軍事外交對敵之連橫。此項連橫維持至今所收之勝利

實屬稱願。五月三十日交涉在倫敦復行開始。十日後，簽定和平草約。土皇將其在歐洲伊歐—米大線外之領土及主權讓於聯盟國，並割克利地，伊真海內其他島嶼交於列強管理，並將創立阿祿巴尼亞國及劃定邊疆之事，委託列強辦理。

此項條款幾與少年土耳其人在正月間所否認者相彷彿。至其拒絕息戰約條款重開戰爭者，乃在希望聯盟國中途變計同室操戈，而其事亦果實現，但所惜者在土耳其被處分之後耳。

第十九章 巴爾幹攻土之戰

## 第二十章 巴爾幹之糾紛 (1913—1914)

列強對於巴爾幹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一月兩月間之疊奏凱歌，毫未預料，而聯盟國對於自身所成就之偉大亦自更覺驚奇。土於哥克里思及祿白哥兩處之敗績，使保加利亞得獲塔雷夕。庫馬歐夫之失守，爲賽耳維亞打開瓦達流域。希臘則可長驅直入塞羅尼加，毫無阻礙。賽耳維亞與希臘不費氣力得奏成功，但保加利亞經過災難後，始獲威烈的勝利。彼蒙極大犧牲，克服塔雷夕，但此邑非彼所願得者，而其聯盟確佔有馬其頓，是保加利亞不能收回之領土也。圍亞得里亞那堡，困君子坦丁，此二城不過爲彼之次要懷想，但賽爾維亞攻擊毛納思提，希臘長久置身於塞羅尼加，此兩地皆保之心戀物，其如事勢乖謬何？保加利亞感覺他國收穫其以重大犧牲所結之果，亦天然情緒。保執干戈以圖釋放者爲馬其頓而非塔雷夕。保加利亞以種族聲求之衝動極力堅持，謂保加利亞有召集所有保加利亞族民聽其治理之權利，而形成此項激戰之實事，與適當經濟之背影，確爲伊真海非爲伸張其黑海之邊也。

且誘勸保加利亞與土作戰，與土助成其成功之大多數分子皆爲馬其頓血統。保加利亞爲農業民族，牢結於田地。柏林條約將馬其頓歸還於土耳其，惟將保加利亞境內依據三思提發歐

條約所規定之馬其頓其他段落宣布自主。此新國之文武官員多數應由馬其頓來者用之。因彼等既拋棄其土地，將以政府或軍事之服務，作謀生之方法，勢固宜然。彼等畢生之希望爲與其出生母國相聯合（指馬其頓言）。惟於保之軍隊大奏驚人凱歌之後，彼等忽覺其一生夢想行將烟消雲散，其悲憤幾將陷於癡狂也。

希臘與賽耳維亞對於此地作同一之感想。該處人民相混合已數世紀之久。在過去歷史中，此三種民族曾間替治理該領土。希臘與賽耳維亞能追想馬其頓之歷史與該兩國所具之關係不較少於保加利亞。此項感想因十年來之競爭日見彌增，希賽二國對馬其頓之不能忽然置之亦可概見也。

在倫敦交涉和約之試辦時期，聯盟國互相忌妬之心勃然興起。希臘與保加利亞之軋轢自希臘軍隊佔據塞羅尼加之日即已開始。賽耳維亞與保加利亞之關係幸未緊張，但賽對列強決定創立自由阿祿巴尼亞國阻斷其赴亞得利亞海之道路時則變態度。遂堅持伊與保加利亞所簽定之割分條約，萬不能實行。依據賽保條約中央馬其頓與西馬其頓應割成三區域，惟中間之區域有異議時，保留公判。

列強突來之干涉，於簽定賽保條約之時並未料及之。如果着實實行之，則賽耳維亞所得者並無可貴之利益。所以賽援照俄皇之公判，堅持應割全部，決不能單論中間之一區域。謂保加利亞既佔塔雷夕，則在東馬其頓已有赴伊真海之出路也。在此爭辯中，賽得希臘之助，希不欲保加利亞佔據領土，使賽與希分離，更藉佔據毛納思提控制希賽。

一九一三年六月中旬，希臘與賽耳維亞宣言，爲阻止保加利亞雄心起見，已簽定十年聯盟。希首相萬尼記樓召集會議，保加利亞不欲派代表赴會，因該會擬以和平方法劃定新疆界之糾紛也。惟保贊成在聖彼得堡會議中，與希臘晤面，以答復俄皇尼古拉一番動人之號召。既有此項排解，或可免除鬪牆之戰。然保加利亞參謀部屈服於馬其頓黨壓迫，於六月二十九日突然開始總攻擊。在聯盟國方面，並無若何直接觸怒保加利亞之事。惟據發號施令之撒務夫將軍宣言，謂並未開戰，不過欲於俄國或其他各國實行干涉以前，多佔些相爭不下之領土而已。伊之目的在割斷希賽中間之交通，並得突然派遣軍隊至賽羅尼加。

保加利亞猝然背義，又未繼之以外交上行動邀人諒解。出人不意之攻擊亦復失敗，羞惱成怒，遂不得不重新開戰端矣。不及兩星期即不能支持，遂退至馬其頓及賽耳維亞邊界之舊疆圍。

惟該國之高山頗極險阻，尙能固守。七月中旬，賽耳維亞由保加利亞之西邊界進兵，並於七月二十三日圍攻巖丁城。保加利亞尙可重整旗鼓，奪回相爭不下領土之一部，但羅馬尼亞軍隊猝然侵入，保遂不保矣。

先是羅馬尼亞對保加利亞軍事之發展大爲驚駭。此次雖未加入攻土之戰，但于正月曾向保加利亞要求賠償，以抵保加利亞在塔雷夕及馬其頓境內領土之增加。向保要求割讓自丹惱河之西里斯的黎亞（保之城）起至黑河止之領土，藉以補其柏林會議之所失，該會應該給以白撒拉比亞 Bessarabia。但該時未得羅之應許，該會議竟給羅以豆布瑞加 Boldujia，交換其應得之白撒拉比亞 Bessarabia。羅馬尼亞於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曾助保加利亞恢復自由。保遂得未蒙如何犧牲即得獨立。而羅之犧牲從未受保之若何報酬。由此觀之，此項邊界重新劃定之要求在歷史上爲合理。羅馬尼亞既已開展豆布瑞加成績斐然可觀，並已建築康士坦加海口，作其鐵路黑海之終點，此項要求由經濟觀察點上評之亦屬正當。於四月保加利亞犧牲西里斯的黎亞，極表不悅，但拒絕羅馬尼亞所要求之自丹惱至黑海之領土，此爲致命之政治錯誤。羅馬尼亞遂於七月十日向保宣戰，並越過多惱。五日後即佔據哇納 Varana

海口。羅馬尼亞軍隊開始向索夫亞 Sofia 進攻。保加利亞是時拚命與希賽作戰，自無餘力抵擋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此時如欲佔據索夫亞以待希賽之援軍開來，而使保加利亞完全屈服亦非不可，但羅馬尼亞之希望本屬有限，一旦達其目的，則助成希賽增長亦非其所欲。以故於簽定息戰約時，羅極力壓制兩方面。

八月一日各國全權公使集於不加勒斯多 Bucharest（羅馬尼亞京城）後，即於是日簽定息戰約。保加利亞須與各聯盟國一一商洽，所以重要之條款皆在委員會內決定之。總會除批准各聯盟國由保加利亞所強奪之一切權利外，幾無事可爲。依據一九一三年八月十日之不加勒斯多條約，保加利亞放棄馬其頓多半部份於希賽，包括哇達 Vardar流域及在伊真海之塞羅尼加與加哇拉 Kavala海口，割讓豆布瑞加三角形領土使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在黑海之哇納海口極其接近。當保加利亞正與其他巴爾幹國停戰時，土耳其軍隊奪回塔雷夕之大部分，包括亞得里亞那堡，保自顧不暇對土實無可如何。各方遭劫，與保加利亞所遺留者，不過赴伊真海之一窄條領土，並戴德哥池海口而已，而赴該海之鐵路，於一處又須經過

土耳其所要求及佔據之邊界也。保加利亞割於敵人之領土其境內之居民強半爲保加利亞人。如此分割遺巴爾幹人民以相互永遠軌轢之動因。不加勒斯多條約不當視作真正和約，乃武裝息戰約也。其爲害於巴爾幹半島之和平，與夫穩固政治經濟狀況之重設，與四十年前之佛蘭克提佛條約在西歐之爲害相同。

歐洲當此會議時期，對各方之陰謀雖議論甚多，而確實知其底蘊者甚少。其結果也，希臘之擴充勢力，意大利視之而震駭；賽爾維亞之擴充勢力與匈視之大爲震駭；羅馬尼亞類似三角聯盟之前哨與保加利亞之分裂可視爲大斯拉夫主義之棒喝；土耳其之恢復半部領土德視之欣忭非常其感覺之不同有如此者。

以外復修定倫敦條約。依其修改，土耳其恢復塔雷夕之多半，此係由土保條約規定，並未提交列強及巴爾幹各國，請求批准。希臘亦須與土京交涉，單獨進行，不容列強干涉，以便解決倫敦條約未及規定之難題。緊要者，爲關於伊真各島之問題。當歐戰爆發時，希土兩國雙方滿意之協定，尙未告成。希臘關於豆德康 *Dodecanese* 之處置與意大利亦未商洽妥協，惟意大利以烏支（即勞撒尼）條約尙未實行爲詞繼續佔據之。

最複雜之巴爾幹問題爲阿祿巴尼亞 Albania 問題。依據倫敦條約，則該問題連同其劃界事宜，已交列強辦理。當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重行劃定歐洲地圖時，阿祿巴尼亞並未動人注意。該處爲土耳其之完整領土。使阿祿巴尼亞十九世紀變成國際問題之政變，當時亦未發生。意大利並未統一。亞得里亞海之上游完全由奧國掌握。希臘尙未得自由，賽耳維亞亦未揭起反對土耳其其旗幟。奧國以平和方法佔有亞得里亞海時尙無意大利，希臘，斯拉夫諸問題之騷擾。但俟意大利之統一告成，賽耳維亞，門的內哥羅，及希臘，均爲政治上獨立分子時，阿祿巴尼亞之處置遂變爲國際間重要問題矣。

奧匈決心不容意大利在阿祿巴尼亞得有立足地，而意大利對於奧匈亦有同樣之決心。該兩國又均欲阻止斯拉夫人進至亞得里亞海。意大利更切心阻止希臘併吞北伊比魯。此兩亞得里亞國（奧意）不效俄英在波斯之模範，將該處割成勢力範圍，反一意資助阿祿巴尼亞之愛國運動，謂此爲壓抑希臘英雄心最有效力之政策。意大利又通知其他強國，謂如土耳其在歐洲消滅時，阿祿巴尼亞必須獨立。

此項決議大綱，衆無異議。各國無欲因阿祿巴尼亞問題戰爭者。此時俄羅斯頗欲強迫三角聯

盟給予斯拉夫民族一赴亞得利亞海之出路，惟不能得英、法之贊助，實以英、法亦不願俄國進至地中海。列強對於阿祿巴尼亞問題意見一致，由其給予希賽之警告觀之，則其態度之堅決雖門的內哥羅佔據司九他里 Scheri 亦不稍動。賽耳維亞聽俄之暗示自知要求佔據北阿祿巴尼亞事列強定不容許，遂撤退圍困司九他里之軍隊及其他各處之軍隊，蓋伊認定列強定將該境保留給予阿祿巴尼亞。賽耳維亞見出不能在阿祿巴尼亞佔據領土，故對於履行賽保條約之態度不受調解。列強故意阻斷賽耳維亞赴亞得里亞海之以路，致引起巴爾幹聯盟中間之戰爭。

此事對於門的內哥羅情勢確為不同。伊在各處無辭報之希望。攻擊司九他里時，犧牲五分之一之軍隊，該損失似乎即為其與土作戰所得之獨一獎賞。列強對彼亦無可如何。俄皇尼古拉憤之，於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使門的內哥羅不聽從列強之命令，圍攻司九他里。列強至此不得不表示武力。微小之門的內哥羅全國只有一海口，遂接受國際封鎖之榮譽。四月七日，國際艦隊由英海軍上將白尼指揮，封鎖由安提哇瑞 Anivari 至杜拉洲 Durazzo 之海岸。但門的內哥羅雖被封鎖，又遭賽耳維亞之中道棄盟，而仍繼續圍困司九他里，距封鎖海口之

艦隊二十五英里。於四月二十三日，巴爾幹戰事完畢後，列強因阿祿巴尼亞將司九他里讓於門的內哥羅之新聞大爲震動如受電感；在維也納宣言，如門的內哥羅不立刻由司九他里撤出時，則奧匈軍隊將由波斯尼亞越境進至門的內哥羅。此種動作幾促成歐洲戰爭。設當時果依此種辦法進行，俄羅斯必向奧匈宣戰。但由其女婿意大利王之調解俄皇尼古拉於遲無可遲之中，將司九他里交於列強管理。於五月五日門的內哥羅撤兵十日後司九他里由國際艦隊之分隊佔據之。封鎖解除。歐洲之和平倖未破壞。

倫敦條約規定阿祿巴尼亞受列強管理。東北兩邊界，依照給予賽耳維亞之應許已經劃定。作其撤退圍攻司九他里軍隊之交換。但南界依然爲公開問題。意大利關心此處之切與奧匈關心北界相同。希臘既佔有哥甫島 Corfu 意大利決不容該島對面之海岸及陸地亦歸希臘。但希臘宣言謂三提哥蘭他 Santi quarata 界外之邊岸及內地，爲古伊比魯之一部分，並且強半爲希臘人所居住。所以按理應歸還希臘。希臘此時適佔據三提哥蘭他。彼要求向北擴張疆界至阿吉樓加思唐 Argirokastro 但允許如果向北准其得同長之地段，則可由亞得里亞海岸放棄哥甫之北及其對面。國際委員會於焉成立以劃定阿祿巴尼亞南面之疆界。

但其工作永未能達到令人滿意之地步。阿祿巴尼亞新國也，歐洲之義子也，既無確定之疆界，其保護人復互相猜忌；其隣邦又專俟良機以割分之。處境之難，可想而知。況國內又由兩種民族居住，並有基督徒與回教徒部落之分，祇是之故，欲其組織統一政府，受衆人愛戴，亦云憂乎其難。三克哇尼地米大司九他里之海口，又被門的內哥羅佔據。而司九他里城市之砲台，颯揚列強旂幟。又列強相信用國際方法佔據司九他里，能避免歐洲大戰。此爲外交上共同動作，以保守歐洲和平最後之步調。但列強雖然團結，亦不能與一無愛國精神，無過歷史之國家有所補益。緣現世國家之存在，端賴國民之心志不在首領之才能。如人民缺乏共同理想，及達到此項理想之決心，直可謂無魂之國。列強大使在倫敦會議中創獨立的阿祿巴尼亞，由彼等視之實爲需要。但亦不過權宜之計耳。如果阿祿巴尼亞人民盡其應盡之分，並表示上下一心以盡國民當盡之責任，則此權宜之局或可一蹴而成一歐式之新國。但據後事觀察阿祿巴尼亞實未能遂列強之願，不能不謂爲歌譜中之差音。

在許多候補新王者之中，威廉 Prince William of Wied 至終獲選。伊爲更正教徒，並能於天主教基督教之人民間居於中立地位。且爲日耳曼人，無與斯拉夫人表同情之嫌疑。又爲羅

馬尼亞王之戚屬，於巴爾幹會議中，可希得強有力之贊助。惟威廉治理之期既短且逆，困於內外之陰謀，遂令大權旁落。至其終也，其一己之威嚴亦不能維持。列強在司九他里雖有相當勢力，並未援助威廉，或阻止其所創立之國落於無政府地位。

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洲大戰起，列強遂譎然由阿祿巴尼亞退出。聯軍倉卒放棄司九他里，遑回本國。法國軍隊不及返國，遂逕亦門的內哥羅。列強欲藉創立阿祿巴尼亞所避免之災禍，至終臨於歐洲矣。此後列強無須再爲威廉及其人民之將來焦慮矣。惟意大利尙未捲入旋渦，希一日不加入戰爭，則意大利之利益一日不發生危險。威廉既無援助，又無金錢，只有求去，以了此不了之局。伊果告退。

第二十章 巴爾幹之糾紛

## 第二十一章 三角協商反抗中歐帝國 (1914)

當奧匈併吞土耳其之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時，因該兩省之管理權早經柏林條約付託於奧匈之故，德國駐彼得堡之大使即刻警告俄國，謂德國將助奧匈以成其事。三年後（一九一一年）法國伸張其保護權至摩洛哥時，駐柏林之英國大使將萊佐治 Lloyd George演說之全稿遞交德國，其間聲明英國必輔助法國以擴充權利。世界政治之危機因此兩事暴現，五強國將成爲反對團體矣。奧匈與俄國爲競爭巴爾幹勢力之勁敵。德國決不忍坐視俄攻奧匈。如德國於奧俄戰爭中實行干涉時，法蘭西必須輔助俄國。且德意志缺乏殖民地，於營求海外政治經濟勢力一層發軔較晚，覺得大爲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及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所挫抑。情勢如此，祇可取消極手段反對其仇敵繼續發展爲得計。

於一九〇八年俄國鼓吹汎賽耳維亞主義不遺餘力，但不致爲波斯尼亞及黑記哥維亞問題與奧匈開戰，因此戰將株連德國故也。於一九一一年德國爲摩洛哥問題不欲與法國言戰者，實因英國有扶助法國之趨勢，德國第一聯盟國奧匈對於解決摩洛哥問題之辦法，漠不關心。而德國因其壓東政策之故對於奧併波斯尼亞與黑記哥維亞問題亦難表贊成。其第二聯

盟國意大利，因有條約束縛，不便反對法國在摩洛哥伸張其保護權，而法國之能得此應許，又空空得來，乃以其承認意大利在的黎波里之權利作交換。總之綜合當時情勢並無重要危機，足使任何列強敢負掀起歐洲大戰之責任。

由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巴爾幹之發展，奧匈對之時增驚恐。賽耳維亞兩戰皆捷，於發展武力及威權方面令人驚駭。汎賽耳維亞主義秘密會社之分離黨宣傳，不只播及波斯尼亞及黑記哥維亞，且亦至達爾馬提亞 Dalmatia（奧之南部）克柔沙 Croia 及伊思初亞 Istria。該省之居民多半操賽耳維亞語，並皆屬於同一之南斯拉夫血統，與自由之賽耳維亞居民相同。該省之居民不喜悅奧地利人，又恨惡匈加利人，因奧匈管理彼等如奴隸。一旦受此宣傳激動，遂企望自己創立國家，藉脫羈絆。此項創造須藉所有操賽語之人民大聯合方能成功。由南斯拉夫人之數目及其他地理上之位置觀之，賽國秘密會社如果成功，必促成匈加利之分裂，並於奧匈與海中間設一障礙物。

德國政治家及輿論皆相信，如能維持奧匈帝國，使其在的黎亞斯德 Trieste（奧之海口），與費母 Fiume 有赴地地中海之口岸，在巴爾幹據有立足地，足敷其保護亞得里亞海租地之

用則德意志帝國之安全及富庶亦有所屏障。法與俄爲攻守同盟；英吉利操有海上霸權；意大利爲不可靠之友；所以德人思度惟藉保存奧匈帝國，他日方能免受完全之圍困。奧匈繼續存在領土不受剝削實爲德國經濟上軍事上之重大需要也。德國與地中海君士坦丁之交通路線經過維也納及不達佩斯特 Budapest（匈之首府）赴君士坦丁之通路對於德國之關係重要其程度有如英國對於印度之通路然。故德人決定所有毀滅奧匈之企圖，必須阻止之。雖至於言戰亦所不惜。

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德皇威廉第二 Wilhelm II 檢閱德國艦隊於奈尼耳 Kiel

（德之西北海口）慶賀運河之開幕也。三日後，奧國太子費丁南德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與其妃麥觀波斯尼亞京城西拉吉夫，被賽國秘密會社會員刺死。奧匈決定藉皇儲被刺之意外慘案爲日實壓迫賽耳維亞以了結汎賽耳維亞主義之宣傳並消弭操賽語省分之立國運動。

於此補述賽耳維亞駐維也納公使於一九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向奧匈外交部作以下之正式宣言：

「賽耳維亞宣言波斯尼亞境內所呈之變局並未影響其權利，所以願欲遵行列強援照柏林條約第二十五款於將來會議中所取之決定。願從列強之勸告自願停止自去年十月始關於併吞問題所持之抗議及反抗之態度，並甘願改變對待奧匈現在政策之軌道並與奧匈講求和睦以敦邦交。」

奧匈報紙於西拉吉夫刺殺案發生後皆謂賽爾維亞已經失信。波斯尼亞現狀之不安（暗殺太子即爲不安之極度）皆係賽耳維亞秘密社職員所唆使，並係秘密間諜所弄成。其總機關設於柏耳格來得 Berlin（賽之京城）其行動賽耳維亞政府確實鼓勵之，因該政府未加制止故足證明。但至七月二十三日晚，歐洲方始明悉奧匈之所以如此宣傳實因德意志從中撥弄蓋德奧決定懲治賽耳維亞強加以俄羅斯不欲忍受之條款。

奧匈七月二十三日之哀的蘭美敦書指譴賽耳維亞未履行其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宣言中所述之應許，並准許汎賽耳維亞主義之宣傳散佈於該國之報紙及普通學校。皇太子之遭暗殺實爲賽政府失信之直接結果，並聲稱業已獲得兩賽人株連之證據，一係軍官，一係該秘密會社之職員。據稱行刺者之兵器及炸彈係取之於此二人，賽國官吏又准其越過波斯

尼亞邊界行刺。所以奧匈政府不得不向賽政府要求嚴正判定該秘密會社宣傳之罪。此會社對於奧匈雙重君主國之存在極其危險，因其目的在由奧匈削奪領土，附加於賽耳維亞。限賽耳維亞政府四十八小時正式否認汎賽耳維亞主義愛國運動，並以嚴厲手段剷除賽耳維亞境內宣傳人，細則詳於該哀的蘭美敦書。賽國因俄法是時皆未備戰故不得不接收該哀的蘭美敦書條款之原則，並應許如果奧匈不滿意於賽政府對某特款所提之保留案時，則將該案提交海牙和平會法庭任憑公斷。此項覆牒賽國首相於四十八小時未滿以前，親身送交奧匈公使。該公使並未將覆牒轉呈其政府，遂遵照其預令（即除將該哀的蘭美敦書所列之每特款完全承認外，其他覆文一概不收等語），向賽首相聲明覆牒爲不滿意，並請給出境護照。七月二十八日拂曉與匈正式宣戰，同晚砲擊柏耳哥來得（賽京）。

自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四日歐洲外交家竭盡所能遏止普世大戰之爆發。當此『致命之十二日中』各首相中間之交涉，及往還文牒之詳情已編成若干卷。約而言之各交戰員皆欲剖白各政府皆設法卸脫戰爭之責任。欲知孰是孰是非非將各國之檔案全盤托出，歷史家絕對不能妄爲判斷（德奧俄三國之文牒，已經公布因該三政府完全瓦解，但英法政府只將其文

庫中所特選之文牒交出，且其性質多簡捷，並非證據。外交文牒與種種談話雖完全公布，無論其能作如何說法，但學者由世界眼光以討論世界大戰之責任問題，皆視此『十二日』爲次要也。西拉吉夫城暗殺案供給奧俄以爆發時機以洩積憤而已。至於其他強國不顧一切悍然輔助該兩交戰國者，實因政治上外交上之情勢所牽引有不得不然者。而造成此種情勢者實海外擴張厲之階也。

歐洲列強發生衝突之動因，多半由於接壤密切。但此項衝突本不足引起歐洲大戰者。夷考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之百年間大事則知列強中間一切戰爭其範圍與目的皆有限制。大都一強國與一小國之爭，或此一強國與彼一強國之爭，若使多數強國皆列於敵對地位者其事甚少，而世界大戰則更未之前聞。就以最近如一八七八年，英國強迫俄國將三思提發歐條約遞交國際會議聽其修改之嚴重事件並未激起全歐大戰。但自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一四年年限雖不及三十年而所生之變象均屬別開生面。故奧匈一旦攻擊賽國則立即掀起世界大戰。此種變象可簡分爲兩項：（一）分別影響各強國國際之地位者其關係極複雜極廣泛；（二）戰況之改變由有數目限制之武力衝突，進於全國人民生死掙扎者。當奧匈攻擊賽耳維亞時又

作反抗俄國之預備。俄國動員防衛賽國，而德國則以全國動員應付之。德國因法國不明白表示嚴守中立決不袒助俄國，遂假道比利時襲擊法國。而比國之中立德國因條約之束縛亦應尊重者。因此英吉利向德宣戰。自七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四日止奧賽之爭已捲入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比利時及德意志、門的內哥羅加入戰團防禦賽耳維亞。戰端開始兩月後土耳其加入中歐帝國。日本在遠東攻擊德國。一九一五年意大利加入協商國，保加利亞加入中歐帝國。一九一六年葡萄牙、羅馬尼亞向中歐帝國宣戰。一九一七年我國與美國、希臘、暹羅、比利亞（Liberia）（非洲小國）及多半之拉丁亞、美利加、共利國皆加入戰團聯合一氣反抗中歐帝國。土耳其及保加利亞。此聯合遂成爲世界空前之大聯合。

後加入戰團者之理由另於他處述之。一九一四年加入戰團者其重要動機簡叙如下：奧俄：一爲反對一爲輔助汎斯拉夫主義運動；德意志：維持赴君士坦丁道路管理權，並於俄法未臻極強以前先行挫敗之；法蘭西：相信國家安全端賴保存俄羅斯之強大；英吉利：決心阻止德國獲得歐洲太上權及危害其海權；日本：又得在遠東削除一歐洲強國之機會；門的內哥羅：知其獨立將隨賽之獨立以去；比利時及賽耳維亞：抗拒侵略；土耳其其恐懼如果協商

(俄羅斯亦在內) 戰勝時，喪失其君士坦丁及其他領土。

戰爭開始後緊繼之以宣傳。各國政治家皆大聲急呼，促其人民爲理想力戰。所謂公理者祇是欺人語。吾人須認清戰爭之主因均是經濟的。當某國被侵略時，無論侵略者理由爲如何，該國國民必執戈而起以防禦之。而侵伐之軍隊必曰如彼等不侵及仇敵國內時，則仇敵必侵及其國。加入戰鬪者不曰圖自存必曰扶助弱國以抗強國。其他如報仇思想更能激動人心。當吾人想像交戰國之人民如何不遺餘力犧牲性命爲國而戰時，則宣傳對於戰爭之魔力可得而知也。

宣傳政策之目的有二：一使人民相信彼等之安全及富庶均賴侵畧外交政策，以保護世界利益，一喚起民衆對某國之猜疑及恨惡，因該國或能成爲殖民的與商務的之競爭者。朝友暮仇，朝仇暮友皆照世界政治之急需爲定。德國之帝制派則極力宣傳使其人民相信德仇國向爲敵所強奪所圍困。唯能輔佐奧匈爲獲救之第一方法。英吉利則鼓動其人民相信德國爲俄法之替身，世界和平不易攻破最有能力之破壞者。德法素有仇恨，毫無疑義，此仇可追溯到一八七〇年之普法戰爭。亞爾薩斯、羅林之併吞，爲不能醫治之傷痕。法俄之聯盟，使德國頗不自安。

摩洛哥問題又爲加厚兩國惡感之主因。尙有一事茲當補述者，奧地利曾受普魯斯之侵略。其侮辱不減於法蘭西所經驗者。普奧之戰發生在普法戰爭前四年。法國自普法戰爭以來，其野心曾三次被英帝國主義所挫抑。是一九一四年列強之所以團結之故不能以遺傳的利害，親善，或恨惡作解釋，只能以世界政治之天演作解釋也。

除德意志認爲有機可乘外，其他列強無一欲在一九一四年夏季作戰者。如果德國約束奧匈則決不致拒絕賽耳維亞對其哀的蘭美敦書所發之覆牒。如果德意志欲避免英吉利之干涉，則德亦不致破壞比利時之中立。德國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試驗法俄英日聯盟之團結力，及英法協商之真確性。至於其聯盟國軍事上，因奧匈屬民離邊所生之弱點，與夫意大利態度之不穩妥均不足介其意也。德國加入戰綫相信必能獲勝。

但攻擊法國之開始旋風隊，因比利時人之頑抗並未成功。當此致命之八月德侵犯法境時，又須作重大軍事之努力，以反抗俄羅斯侵犯東普魯斯之軍隊。開戰六星期後，情勢大非，德之迅速簡爽捷勝之希望均煙消雲散矣。德國在兩方戰線均深溝高壘當，此久長疲精之戰。協商國方面亦能以延長之軍事團結之外交與之周旋。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英法俄簽定條約，名

之爲『倫敦條約』互相束縛不單獨與德國講和。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九日，日本附簽該約。意大利之附印則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 第二十二章 意大利加入三角協商之經過 (1915)

十九世紀之後半期即巴黎條約（一八五六年）與柏林條約（一八七八年）中間之時期普魯斯、奧地利及撒丁尼亞，一變而成德意志、奧匈及意大利，爲中部歐洲之強權。德意志及意大利兩國，皆藉蹂躪奧匈而自成其國家之統一。一八六六年之戰，德意聯盟攻擊奧匈，此實爲完成統一上不可少之步調，但日後因外交形勢之變遷與經濟考慮之結果，德意漸漸棄釋前嫌又與奧匈聯盟，竟於一八八二年締定之。德意兩國政治家百餘年來，深信三角聯盟與其國家之福利大有裨益。此盟至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尙繼續有效。

但該聯盟由意大利方面觀察弱點甚多：（一）奧匈領有意大利祖地未贖回之段落；（二）意大利能管理亞得利亞海方能感覺安寧，然此海爲奧匈獨一出路；（三）因英吉利之管理地中海之故意意大利無英國之允許，不能加入任何戰爭；（四）於海外市場競爭上，意大利之聯盟國不似其他列強容易與意貿易及給其賠償；（五）德與意不接壤。如果三角聯盟不具此數弱點，則中歐帝國必能阻止意大利中途變卦，轉而輔助仇敵。總之當協商迫誘交來，意大利必須表明態度或宣告中立或參加戰爭時，德國之外交定遭失敗。意大利之信義必難維持。

此爲時勢迫之然無足怪者。

『子民歸宗』一語原爲意大利鼓吹統一者之標語用以表示其主義者也。彼等教導意大利半島之人民謂欲達立國之目的非聯合所有操意語之人民於統一政府之下不爲功。『何處有希臘人便有希臘國』此爲拉丁之舊說。但不久即擴充於人種的要求範圍以外。倡不能『子民歸宗』者在所貪戀領土內，一遇受外國民衆控辱時，則倡導此歷史上之要求以作戰畧上之應用。

意大利之未贖回地土爲尼思 Nice 騷外 Savoy 哥爾塞牙 Odessa 杜尼撒 Tunisia (由法佔有) 馬耳他 Malta (由英佔有)；在瑞士之三鎮；奧國之的羅斯 Tiroi (奧西省)之南半部；亞得利亞海之所有沿岸均被奧地利、匈加利、門的內哥羅及阿祿巴尼亞所佔有。最激烈之『子民歸宗』主義家更追溯中世紀之意大利於地中海商業上享過優尊地位。意大利市府曾管理伊真海之各島及海口。在君士坦丁及比散替恩帝國 (古土耳其) 之其他海口曾有自治之殖民地。彼等復極力證辯二十世紀之意大利半島人民其安全與富庶賴乎管理西西里以東所有地中海之地，其需要之殷不減於曩昔羅馬帝國及中世紀之共利國。

實行『子民歸宗』主義於瑞士之嘗試，從未作嚴重考量。意大利受阿勒伯山 Alpine 區域中立之賜較厚於法德，不然該區域必成爲最能擾人之公共邊界。騷外爲山地阻碍交通致使法之尼思於中歐商業上能與熱拿亞（意之海口）萬尼思競爭。意大利與瑞士及法蘭西之西北兩疆界，頗具戰畧上優點。但在一八六六年與奧地利畫界將所有山上砲壘皆給此強有力之仇敵；的黎亞斯德及費母爲熱拿亞與萬尼思之勁敵；奧匈在意大利半島佔有海軍根據地，控制萬尼思；意大利在亞得利亞海內之沿岸毫無屏障並無海口，但對面之達爾馬提亞沿岸由無數海島所掩護，並有數處壯麗之海口。

在各邊界以外，均有『血肉同胞』。尼思與騷外五十年前曾爲意屬的黎亞斯德及在奧國境內之多數未能贖回地土，自十四世紀以後方屬奧。『子民歸宗』主義之宣傳純粹根據歷史及人種之異同。但于民族的歷史的要求之中伏有經濟的戰略的要求之隱線。解救操意語同胞脫離外人重厄，使彼等與祖國聯合數語，確爲於一九一五年春間激起意大利國民暴動之動機。但激起此項暴動之宣傳，遂變爲不可遏止之愛國情感，因意大利商人及航務家皆欲操縱中歐商業及地中海之專利。意之陸海專家相信意之安全，陸地方面在東北須有新高山疆界，

領水方面須從亞得利亞海將所有海權國逐出。

杜尼撒者意大利希望藉戰爭能由法國得回之最要擄掠品也；如果一八九八年，英法在亞非利加之衝突不能和平了解因而作戰時，意大利必與法宣戰以掠奪此令人貪戀之亞非利加省。開關亞非利加一事至十九世紀之末葉，方叙入意之外交政策。但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確實打破意大利利用英法之戰，由法奪回杜尼撒之希望。英法於秘密交涉中預備締結該協定時，並未忘懷意大利，而意大利之接收該約，作為調解地中海之種種難題時，早經以承認其在的黎波里之權利所交換。

英國之海上霸權赫赫凌人，致使島國不能加入戰團，以資英敵之助。於所有半島國中，意大利又特別在海上女王掌握之下。英國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對法，德態度之改變，使三角聯盟在意大利方面之解釋，必須純粹為防守的意義。德意志洞悉其情，遂亦不望意大利實行輔佐。於大戰開始時，意大利表示中立態度，免去法國必須在意大利邊界駐紮軍隊之苦，實屬恩至義盡之舉，但意無所獲，舍非顛狂外，意大利決不能採取不確定中立之政策。除英國在海上霸權外，倘無其他威迫勢力，意大利或覺得加入協商為謹慎。

保守黨教會黨以及激烈黨諸首領之清醒判斷均謂意大利之最聰明道路乃在維持中立。意大利爲貧國，現有致富之機。如中歐帝國勝利，則意定能得杜尼撒及敵不敵或再多於此，以作嚴守中立之獎賞。如中歐帝國敗績，則戰勝者必准意大利吞併提歐 Trentino（南奧之羅爾）及的里雅斯德，以弱奧地利。如兩方戰至交困俱敵時，則意大利自以歐洲調和人自居，可由雙方多得其所欲。主張干涉派之理由，謂如果中歐帝國戰勝，則意必須犧牲其併吞提歐及的里雅斯德之希望。主張中立派則答之曰：如果協商方面戰勝，則與之俱來者必爲斯拉夫民族侵略亞得利亞海之災禍，此須特別注意者也。

於歐戰開始後第一年冬季，倡『子民歸宗』者，擴大宣傳奧地利爲意之世仇，意大利統一之完全成功，專賴奧國滅亡等語，引起全國輿論喧騰，主張干涉。當瑞恩吉門提 Risorgimento 舊口號揚起時，所有其他考量均不顧及。意大利必須脫離奧地利之重轡。亞得利亞必須變爲意大利屬海。

當意大利政治家見出『子民歸宗』宣傳之能力不可輕視時，遂請德國轉勸奧地利將爭執之邊界區域，充量犧牲，以滿足倡『子民歸宗』者之希望，但同時意大利又自知終必加入戰

團，遂與協商國開始交涉條件以備加入戰團後多得報酬。若謂意大利政府專爲給最高價者實力，亦不公道。蓋一方面意大利實事上不能允許聯盟協同作戰；一方面執政者與在野黨雖意見不齊但皆反對干涉派。所差別者在其願欲心之分量而已。至於與協商國政府進行交涉乃備輿論強迫宣戰時，保護意大利之利益而已。中立派在吉里地 *Geri* 領導之下，並非親德派。彼等所提倡之嚴格中立政策，不期而於德國有益而已。因其成功故協商國喪失意國之輔助也。但此項政策純爲意大利利益設想。平心論之，何故拋棄平安有利之中立而加入戰團，其便利及或有之利益，正與其不便利或有之喪失相抵也。

必樓親王 *Prince Von Bülow* 中立派健將也。孜孜不倦，百方謀求，以反抗協商之宣傳。雖在法院教堂大受人白眼，及受銀行家急切之反動仍不少懼。於歐戰第一年冬季，卒能維持中立。惟事與願違，奧地利對意大利之要求不肯容納，任何限度之領土，亦不願讓棄。意大利如賡續中立既無代價之可言，則主張干涉派自有詞可藉。推倒必樓者奧匈也。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八日意大利照其要求之領土定妥割讓之程序與如實行或可以滿足倡『子民歸宗』派之意。乃至四月二十五日由奧地利接來之不滿意覆牒竟激成五月三日意大利宣告退出三角聯

盟。意大利向奧地利宣言謂致賽爾維亞之哀的蘭美敦書，與後來與國促成大戰之行動，均係擅斷獨行，事前並未通知意大利，更未得意大利之允許，實違背三角聯盟條約之精神及字義，且使奧地利本身糾纏於意大利，不能分担之責任中，所以三角聯盟已失其價值。至此結止。交涉因之以起。雙方談判兩星期之久，惜無效果。五月二十日，奧地利允諾重新修定的羅爾及萬尼沙之疆界，宣布的里雅斯德為帝國自由城，設立意大利大學校於其內，承認意大利在哇樓納 Valona 之主權，保證奧地利在阿祿巴尼亞之行動為袒白無私，並大赦與國中之犯倡『子民歸宗』主義罪者。

如果容許此項交涉繼續進行，則奧地利或至終完全容納意大利之條款。但意大利全國主戰之示威，勢甚激烈，實不能再為忽視。遂於五月二十一日動員，次日對奧地利宣戰。八月二十日對土耳其宣戰。但一年經過後，意大利政府方覺得有引德意志為仇讎之必要。惟俟德意志派遣軍隊在意大利線前輔佐奧地利時，意大利方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決定對其舊盟德意志宣戰。意大利從前曾一致表證，與德意志無競爭。惟當查出德意志決定助奧攻彼時，大為傷心，不勝激忿。

協商軍事專家希望意大利加入意在牽掣中歐帝國不能反攻俄羅斯，此項反攻彼等意料及之亦十分畏懼。協商之政治專家視意大利之加入協商，似與敵人奪鍊鎖又得一環，蓋欲以此困中歐帝國也。彼等更多注意意大利之干涉，對於中立及敵國方面所生『精神上之效力』，並確實相信意如加入，羅馬尼亞必定附合。協商之財政界在戰爭之外交上素握重權，彼等計算德國銀行與商業因意大利中道變卦所受之損失，足抵協商給與意大利所索之高價。

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其退出三角聯盟一星期以前，意大利已暗地在倫敦與英、法、俄締定秘約。直至三年後蘇維埃政府將俄外交部之文庫案卷宣布時，倫敦條約之條款方始畢露。但並未如霹靂驚人，因意大利之野心早已爲公共紀載中之資料矣。按該秘約不但許意大利以圍提歐及伸張其東界攏括的里雅斯德，此處人民多半爲意大利人，並許以德意志之的羅爾思 Tyrolse（在布瑞諾山路以南之區域）達爾馬其亞之北半部，並距達爾馬提亞岸之所有島嶼，此處之意大利人民無人注意；哇樓納（阿祿巴尼亞之重要海口），並與其隣境豆德康羣之十二海島；此處居民爲希臘人，並小亞細亞之一部份。總之如果法英以蹂躪德意志加增在亞非利加之殖民地佔有時，意大利必得領土上相當之酬報。

此戰也在協商人民方面雖篤信彼等爲小國而戰，爲世界永久和平而戰，但彼等之政府鬼祟多端，竟爲其在普世政治上商業上利益互相磋商，締結若許秘約；（倫敦條約不過爲第一）此種秘密條約與彼等向其人民及世界所發之宏願實相矛盾。戰勝後，協商各國因受秘約之束縛，反侵略各小國，正與掠劫中歐帝國同。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在巴黎所定之條約，關於領土之規定，不過履行其在戰爭時預定之交易耳。

猶溝—斯拉夫人與希臘人懷疑協商政治家居心不測，故意大利之加入對於一般軍事上政治上之情況未生任何改變。茲略言之。希臘王康士坦丁有充足之理由以反對萬尼吉樓（首相）要求加入歐戰之運動。緣希臘人民有一普遍之情感，即信彼等曾受過欺騙。此種感情最近雖有萬尼吉樓之復權，及希臘之參戰並未改變。羅馬尼亞亦未如協商之所望，立刻加入戰團。羅馬尼亞之主張干涉派已見到，爲不致中途被賣起見，於其取消中立前，必須有一類似意大利所定之密約。意大利之加入，不但未促進與國之分解，反而給彼以新生命。猶溝斯拉夫人本爲忠誠無定之兵卒，適與捷克人在東面戰線上敗壞軍心。但自意大利加入戰爭後，彼等在新戰線上忽洗舊態，戰如猛獅，蓋爲一種知識所催動，即深信如意大利戰勝其野心必將壓

制其國，其殘苛必較奧地利爲尤甚也。

就吾人觀察，意大利與德奧之聯盟，自英吉利與法蘭西締結協商之日起，已失去其勢力，蓋意大利有不能不與英吉利修睦邦交者。意大利之帝國主義，誠信協商之勝利，爲發展殖民地之唯一希望。德國或亦能勝，但德國之勝利，自戰前之政策及與土耳其締結聯盟觀之，必不容意大利在東地中海有所擴張。況在亞非利加洲，法與英較德皆佔於優美地部，能供給意大利以殖民上之報酬。

意大利加入戰團，未逆料伊所應受之犧牲，亦未料及德國軍事上之天資及強力，更未臆及其軍隊須在其自己之土地內作一防禦戰。故當意大利政治家考量該戰所銷耗於其本國者爲何物時，皆沉痛聲辯，謂雖有倫敦條約所保證之獎品，亦不償其所失也。

## 第二十三章 巴爾幹各國在歐戰之地位

自起始即捲入歐戰者，巴爾幹國中惟塞耳維亞而已。但門的內哥羅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七日向奧匈宣戰，藉以表示其國基穩固。巴爾幹內其他份子如土耳其、希臘、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各國國內情形不一，對於戰團兩方面各有所愛惡，因之內部常起爭辯。內亂興起，直至此四國皆變為戰鬪員後，方能息止。巴爾幹人民因適經畢若許苦戰，對於加入歐戰一層並不熱切。故輿論一致主守中立亦理之常。且列強既屬勢均力敵，巴爾幹各國除非共同加入一方面，則命戰事推延至於巴爾幹及亞西亞亦毫無可得。於開戰後二閱月中，協商並未堅請巴爾幹加入盟約，或『善意』中立。彼等相信巴爾幹小國縱加入戰團，其對協商能給之贊助，衡之與協商為彼應負之責任，（指防禦此新盟國，不致受其隣邦攻擊而言）實不相抵也。

但至九月末，因土耳其加入中歐帝國，交戰團對於巴爾幹之態度頓經一變。是時協商所視為重要者，即再不能容許德奧匈伸展其前線，穿過巴爾幹進至君士坦丁堡。彼等決定當土耳其與其聯盟尚未聯合一氣時，以全力對付之，使其精竭力盡不堪一戰。職是之故，巴爾幹之繼續中立，對於協商為有利，較之協商與一二國聯合因而激起他國與協商之仇敵聯合勝算多。

矣。惟此項政策需用精細及夾雜之外交手腕。雖至終失敗，但亦值得一試。如果英法軍艦征伐隊於一九一五年春夏間，將他大尼里峽攻下時，則此戰定能縮短。惟在巴爾幹有遺傳的惡感，此惡感由五十年來自私自利外交所造成，不得不並論之。因有此惡感也，所有一切運動聯合之提議均歸泡影。因有此惡感也，故能延長戰爭。但至羅馬諾夫及奧匈帝國崩裂不能解決之經濟政治問題紛起，以攘奪戰勝利者之勝利品時，此項惡感方始息止。

在西方人民心目中，一九一四年之戰爭，原始為英法與德之衝突，自其開始則專視其應戰之理想。認此戰為德謨克拉西反對獨夫專制。認此戰為扶助弱小國家，攻擊壓迫小國者。認德意志之軍事目的在克服全世界。與匈為兩少數人民把持之政府，壓制非條頓民族及非匈加利民族之大多數。認賽耳維亞為奧匈之犧牲品，比利時為德意志之犧牲品。就吾人觀之，此戰之概念為真實為合理。惟巴爾幹人民不能作同樣感想。巴爾幹人民視俄羅斯為該戰受影響之重要國家，就彼等歷來由俄國所謂政治理想所得之經驗，使彼等對於英法所宣傳之為小國為德謨克拉西而戰一層不生熱力。土耳其因畏懼俄羅斯之故遂依傍德意志。巴爾幹各國雖無與土耳其其表同情者，但皆寧容弱懦的土耳其為君士坦丁及各海峽之主人翁，不取俄羅斯

也。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希臘視莫斯科帝國伸展至博斯破魯斯峽及他大尼里峽爲可有之事，但彼等決不致助使可有之事，進而成爲可能之事。在巴黎、倫敦對於羅馬尼亞人處於匈加利輓下之事，曾大加談論。但在羅馬尼亞京城不加勒斯多亦想及在俄羅斯厄下之羅馬尼亞人。大羅馬尼亞主義之睡夢要求俄羅斯歸還伯撒拉比亞，正如要求匈加利割讓傳斯維尼亞其感想洽同也。

協商各國的確將君士坦丁許給俄羅斯之密約，至一九一五年始簽定之。但在巴爾幹各國皆深知自大戰爆發始，戰勝之俄羅斯除君士坦丁及各海峽外，他項獎品概不聞問也。此項懷想表示巴爾幹各國不欲冒然加入協商之心理，正與其厭戰心及其不信協商有軍事上之優勢心，其效力相同。英法政治家不能痛快應許巴爾幹各國，謂俄羅斯不應有君士坦丁其考慮之重要正如協商軍事專家於第一年戰爭中，不欲約請巴爾幹加入相等。其所以採取此種政策乃反對擔負新責任也。（指防禦小國而言）

英法亦欲將巴爾幹置於戰局以外，以巴爾幹各國所望者太奢。意大利之雄心與賽耳維亞及希臘兩國之合法利益與希望相衝突。賽耳維亞既已加入戰爭，於允給意大利賄賂時，自不能

作有效力之抗議。但與希臘之交涉必至困難叢生，因希臘所要求者——豆康德，士麥納，及北伊比魯——此數處在羅馬城之外交家，均預備供獻於意大利者。當意大利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加入戰爭時，英、法已陷於輔助意大利帝國主義之地位，正如其已經陷於輔佐俄羅斯帝國主義。同。以此謂爲防禦德謨克拉西及小國之理想實行於巴爾幹，巴爾幹人民雖愚恐難見信矣。

一九一五年夏間有三大事發生，改變協商對於巴爾幹中立之態度。在他大尼里峽之海陸兩軍之活動均歸失敗其一也。俄羅斯反攻德意志一敗塗地其二也。中歐帝國克復波蘭其三也。中歐帝國尙有許多生力軍預備大規模之侵犯塞耳維亞。前此希臘曾兩次告奮勇但均被拒絕。而至今日協商復設法誘賄謀求之。前以羅馬尼亞參加爲不關緊要者，而今日則堅請之，並慷慨許以匈加利之東邊各省。但同時亦約請保加利亞許以修改加勒斯多條約不問受損失者爲其聯盟塞耳維亞，希臘，與羅馬尼亞也。

保加利亞如意大利然詳審雙方所出之價格，効力於出最高價值之方面。協商拉攏意大利時，頗覺順利。因意大利所要求者多半取之於匈加利，仇敵國也。保加利亞則不然，協商如不割羅馬尼亞及希臘之愛時，則不能辭報之，但就中歐帝國方面而論，則保加利亞之參加實爲重要。

蓋藉此可以保存與土耳其之交通所以出高價以沽之。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七日保加利亞與中歐帝國及土耳其簽定秘約。保加利亞與兩交戰團交涉三月有餘後，至終於十月十四日向賽耳維亞宣戰，不數日英、法、俄、意向保宣戰。

保加利亞與中歐帝國協力侵迫賽耳維亞。賽軍由阿祿巴尼亞退却，附其行者爲一部分之良民。而因以慘死者不下數千百萬，或以飢寒暴露，或以追軍攻擊，或亡於阿祿巴尼亞賊盜之手。此乃所以報復三年前賽耳維亞之攻彼也。一九一六年正月賽軍之殘餘，皆運至哥甫島，賽政府於二月二日即以此爲其臨時之總司令部。賽耳維亞之失敗使門的內哥羅處於萬急地位，直至此時伊適死抗奧人，其凶猛有如數百年來抗拒土耳其人之勢。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尼古拉王向駐賽丁吉之協商代表告急，但無救援前來。正月奧軍攻擊勒夫勒山 *Lovchen*，在加大羅 *Catano* 最大山中之砲壘，於四日後，奪獲之。一九一六年正月十二日門的內哥羅與奧匈定息戰約，次日奧軍進據賽丁吉。據報告門的內哥羅曾簽定降書，但後來否認之。尼古拉王逃至羅馬。其軍隊有投降者，其殘餘皆赴哥甫。繼門的內哥羅之被克服者，爲一九一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司九他里之被佔據。如此自亞得利亞海至黑海，中歐帝國爲大部分巴爾幹之

主人翁矣。

賽耳維亞之災難已呈於希臘之前，遂引起歐戰中之最紛雜之政治問題。協商政府謂依據一九一三年之條約，希臘誓願防禦賽耳維亞。於此辯論中及依據該約之効力所取之行動中，萬尼記樓褊利協商萬即以希臘代表身分交涉該約者也。於他方面康思坦丁王從希臘多數政治家及軍事首領之諫議及贊助，對於該約另有解法，希王聲辯，謂希臘係受該約束縛輔助賽耳維亞，惟須在賽受保加利亞攻擊，且能發十萬軍隊與希臘在戰線協力動作時，方生效力。依據反對萬尼吉樓派之解釋，該約係用以防止保加利亞使其不得推翻巴爾幹領土上勢力平均之嘗試，並非用以解救歐洲危急也。自保加利亞對賽宣戰後，此種解釋類似曲辯，萬尼記樓及多數希臘人皆相信該約不但有效，且爲顧念希臘之重要利益計亦當與協商聯合，因彼等適與希臘兩世仇敵土耳其，保加利亞作戰故也。

於戰事發生第一月，在馬印（*Marne*）大戰以前，萬尼吉樓總理曾自動提議加入協商聯盟，但其議中寢。英法於該冬之末，預備攻擊他大尼里峽時，該議又起。希臘政府願由陸地參與圍攻他大尼里峽之戰，但協商各國因念及對於俄國之應許，不願希臘染指於君士坦丁之據掠，且

彼等又須格外謹慎，避免一切能逐保加利亞加入敵方之步調。惟於彼等見到保加利亞將實行與其仇敵聯合，及賽耳維亞之災禍後，方改變其態度。猝然命令萬尼吉樓總理履行與賽耳維亞聯盟之條件，此固爲萬自戰事起始所欲履行者。萬尼吉樓遂聲明軍事地位已經改變，希臘自己既不能單獨動作，故英、法須代替賽耳維亞出兵十五萬以符前約。英法皆贊同供給該項軍隊。

英、法用以上談判爲口實，於十月一日通知萬尼吉樓謂征伐隊將由馬賽向塞羅尼加由水路前進。萬尼吉樓即刻正式抗議，反對此項擬行破壞希臘中立之動作。協商只派遣一萬三千人並未派十五萬人。萬尼吉樓深知處此形勢之下，希臘人民必仇視戰爭，且自己必須辭職以謝國人。當保加利亞尙未宣戰，協商各國處境順利時，曾拒絕希臘之輔助，而今處於危殆之秋，則強迫希臘加入戰團，且不給充足之輔助殊屬不合。萬尼吉樓於一九一五年十月五日辭職，正協商軍隊在塞羅尼加登陸之日也。協商軍隊，果如萬之所逆料未能救濟賽耳維亞又未保護希臘不受襲擊。協商既用希臘大海口作海軍根據地，則聯盟方面自然繼之以攻擊。其始也中歐帝國及保加利亞深恐激怨希臘，故尊重希臘中立，雖其中立已爲協商破壞時，亦不介意。但

當塞羅尼加前線，因協商在馬其頓軍隊之增加，變為吃緊時，彼等遂侵犯希臘並圍困塞羅尼加前線之戰壘，馬其頓之東部，與夫加拉海口均為保加利亞所佔據。此事與退隱之萬尼吉樓大有裨益。伊即携同海軍上將康丹瑞提 *Condanatis* 直赴克利地，召集希臘人民與其合作重整旗鼓，以營救國之事業。並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九日，在塞羅尼加成立臨時政府，協商各國承認之。

擁護塞羅尼加臨時政府者不其踴躍。惟萬尼吉樓應負責由土耳其輓下救出之各海島及新省分而已。應召而來之敢死隊雖英勇邁常，然數目寥寥，不足改善協商在馬其頓之軍事上聽人處置之地位。英法遂怒焉憂之，深慮仍忠心於康士坦丁王之希臘人民，或由後路攻擊巴爾幹之征伐隊。英法命令駐雅典之各該國公使要求希臘軍隊由西撒里撤退，繼而要求部分的解除武裝，最後則囚之於柏樓旁尼 *Peloponnesus*。協商拘捕希臘軍艦並要求將親德派及其間諜逐出國外，最後要求將中歐帝國公使一概逐出。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法軍在比瑞思登岸，直搗雅典，強迫希臘向中歐帝國宣戰，但被射擊，遂不得不退歸船上，全體之慘殺，惟藉海軍砲擊雅典之恫嚇而得倖免。自是協商與康士坦丁王之關係，漸漸達於公然為敵。

之地位，希臘人民亦自分爲親王與親萬兩派。協商挾制希臘之術爲其海上霸權。希臘爲最無障避之國，是時並未宣戰，但已被封鎖。至終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一日康士坦丁王因迫退位，立其二子亞立山大爲王，迎萬尼吉樓於塞羅尼加，並於六月二十七日立爲首相。三日後，希臘向中歐帝國保加利亞及土耳其宣戰。

在歐戰開始之先，世人之視羅馬尼亞乃三角聯盟之前哨，非祇因其國主之血統關係，乃因其領袖政治家之政策，由多方考證，於經濟及政治事業上，皆有贊許中歐帝國之趨勢。羅馬尼亞與意大利相同，爲中歐經濟之出路。其海口康思坦維（Constantia）及加拉茲（Galatz）如意大利海口熱拿亞及萬尼思皆依賴中歐經濟之發達而得以興盛。而羅馬尼亞與意大利除藉削剝奧匈外，又不能成就其國家之統一。此頗費躊躇者也。但因柏林條約將柏思拉比亞（Bessarabia）給予俄國，又因法國佔據杜尼撒，使此兩國失望灰心，遂傾向中歐帝國。意大利之加入三角聯盟，羅馬尼亞之墮其術中，皆因此也。汎斯拉夫主義較汎德意志主義爲害尤重之信，仰使此兩拉丁人民百餘年來互相維繫，雖其各自文化之傾向乃相反，亦不違顧及也。

意大利於一九一五年春季，加入協商聯合時，西歐相信羅馬尼亞亦必步其後塵。羅馬尼亞之

主張加入派其中有勢力之政治領袖及銀行家，較意大利之主張加入派爲多。但俄羅斯軍事上之累增不已之懦弱，協商圍攻他大尼里峽海陸兩軍行動之失敗，賽耳維亞之駭人結局，皆足證明協商無力防止之眞象，是皆親德派才能出衆之領袖，所資以鼓弄之利器也。

加入戰爭爲極大危險之辯論，其理由在羅馬尼亞較在希臘尤爲充足。主張不加入者之種種顧慮後皆證明不謬。親德派有言曰：羅馬尼亞如與協商聯合，必須與其已擬結之諸聯盟相隔，離如俄羅斯然，惟一日受他人侵犯時則不能希望彼等輔助。

羅馬尼亞之外交內政種種考量，亦反對協商。君士坦丁已許給俄羅斯。又無修改柏林條約關於柏思拉比亞 *Bessarabia* 規定之表示。由協商政治家與保加利亞之講價行爲觀之，顯明指導其巴爾幹政策者，乃利己心非親善也。在較比羅馬尼亞所遇危險爲少情況之下，希臘猶不欲加入協商。『子民歸宗』主義，對於羅馬尼亞地主貴族之優尊地位，含蓄極大危險。在匈加利治理之下，傳思維尼亞人，享受普選權，但在羅馬尼亞國內之選舉權確被限制。在傳思維尼亞之羅馬尼亞人，握有自己之土地，雖屬狹小，但早已鼓吹將大地產割分。如果傳思維尼亞省與羅馬尼亞聯合，則現在存在之寡頭政治政府，必與侵畧田地政策不能相容。

自意大利決其取舍後，羅馬尼亞猶躊躇不決，歷一年之久。但『子民歸宗』主義之宣傳，終獲勝利。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對奧匈宣戰，並越過傳思維尼亞邊界。德意志、保加利亞、土耳其，立刻向羅馬尼亞宣戰。開始獲得數次勝利後，羅馬尼亞即須嚴陣防守，無力進攻。俄所能輔助者寥寥無幾，英法則愛莫能助。協商在馬其頓之軍隊，不能牽制保加利亞軍隊，更不能給此新盟國以有效力之輔助。不及三閱月，羅馬尼亞強半均為駐保加利亞之中歐帝國軍隊所佔據。一九一七年之初，協商在巴爾幹時運多乖，外交上之努力一誤難拔。軍事上之行動疊次失敗。攻擊他大尼里峽之隊伍於重大喪失後，亦已撤退。塞羅尼加軍隊裹足不前。賽耳維亞、門的內哥羅及強半羅馬尼亞均在敵軍掌握。希臘已似四分五裂，不可救藥。俄羅斯之革命，已迫在眉睫。於此時機，德意志竭力誘迫美國加入戰團。

第二十三章 巴爾幹各國在歐戰之地位

## 第二十四章 世界政治中之美國 (1893-1917)

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美國舉行哥倫布展覽會於芝加哥城。陳列哥倫布所乘之三船，係仿照古木彫刻，表現歐洲注意西半球之起點也。此船由數百萬美人觀之，爲四百年來一切奇蹟之象徵。但由歐洲參觀者視之，此船所表現者，爲歐洲移民運動自始，尙未有利於歐也。在亞美利加南北兩洲發展高加索文化之歐洲苗龔現已脫離歐洲政治經濟之關係，自立自存，且利用舊大陸之人工資本，以發展其國勢。

自拿破侖時代完結以來，亞美利加兩洲一切新立國均漸漸閉關自守，歐洲再不能維持其管理權發展其市場，以影響亞美利加之命運。諸大殖民國，到處頹摧，西班牙葡萄牙國勢愈趨愈下。荷蘭治理東印度已屬力有所不逮。法國方始殖民亞非利加。惟英國行動普遍全球，竭其全力經營亞非利加及亞西亞兩洲，並許其在亞美利加及其他溫帶之殖民地，各依該地情形，辦理自治，並准有一度之自由，而此一度之自由却演成真實之獨立。

芝加哥展覽會不過在名義上爲世界式之市集，美國約請世界赴會相與慶賀之宗旨，乃爲表示其能自存。美國非如他國藉此機會締結政治的聯盟，或經濟的諒解，美國是時無過量之農

工產物須覓世界商場以求售，亦不求投資海外。

在歐洲所開一切展覽會均有政治經濟之目的，但美國至此時尙不感覺自己亦爲所謂世界組織中一份子；更不明瞭於此組織中各份子互相依賴，或至少限度亦因其他份子所受之影響，而影響其自己之安全及富庶。歐人在其本洲之動作，美人並不關心，故未聯合彼等以侵略亞非兩洲，但亦未設法阻止之。

美國是時並不知覺其已在新時代之門檻，更未料到於哥倫布展覽會二十五年後將完結其孤立，令其肩當殖民之責任，將紛然糾纏於遠東政策也。然時世所趨漸使彼等明瞭其自己之安全富庶，與歐洲勢力平均，伸張權勢種種問題有重要關係。其必須變爲世界的強權良非偶然，實因其已照歐洲通行之經濟律，以治理其國家也。

自南北戰爭後三十年之久，美人在其本國境內，仍富有種種機會以之求農工業之發展，以之圖殖民，以之謀開墾，以之運用資本，足能吸收此力事日強之國家財源。本國人口日見加增，由外來之移民一年竟達百萬之數，其消耗與其生產之容量不相上下。故富者不問海外市場，殖民區域，商船航路，及收買外國公債等事。貧者亦無須在弱國謀求位置藉以餬口。至於國防則

無慮侵略；無殖民地可以防禦；無貨物可以出售；無款可貸於弱小民族；所以不須訓練重大陸海兩軍。雖其國家之富源較英國多半倍，其人口多兩倍，而其國債不及英之五分之一。美國是時自守自逸，世界政治云乎哉，尙未擾其清夢也。

方美國生產多於消耗，資本家漸漸關心海外事業時，始感覺美國在世界政治中之勢力如何微小。殖民地之佔領雖在美洲（除阿拉斯加外）亦無之。在本洲領水中無海軍根據地。除在三毛亞羣島佔有一部份勢力及與夏威夷羣島有一部份不準確之聯屬外，美國在太平洋曾未有領土權之要求。其在亞非兩洲亦無站足地。歐洲各國在全世界大事活動。在美之鄰近有英吉利，西班牙，法蘭西，丹麥，及荷蘭等國人民佈散於沿赴南亞美利加之孔道，並防衛運河在大西洋之入口，且計畫貫大西洋太平洋。至十九世紀之末年，美國稍爲清醒，由戰略的及經濟的需要言之，感其在國際上地位之不利。但方其不確實感覺別國之危害，及因其無外交政策對其經濟所生之影響時，國內人民仍滿意孤立。雖目視世界之變遷危急其昏睡沉沉如舊也。

美國在北亞美利加由自立自守自生自享之政治組織，變成世界強權之天演尙待完成。雖已

參加歐戰及戰勝國之國際會議，然一部分反對向外發生纏結之意見仍然有勢。但美國必成世界名實克副之強權，已自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對德宣戰証實之。此亦自其與西班牙定約之日起，不能避免之趨勢也。

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美國在世界政治中之畧史可分五項：（一）種種獲得；（二）保持門戶開放主義；（三）努力建造商船；（四）建造世界無敵之海軍；（五）在他國之種種干涉。

在芝加哥展覽會中，並無一室展覽美國殖民地及屬國之陳列品。美國所有之獲得，自一八九三年以來，均依據條約調解，克服，及價購所得來。一八九八年併吞夏威夷羣島，克服波耳多黎各 Toto Rico（西印度羣島之大島），菲律賓羣島及瓜母；於一八九九年與德國定立調解獲得三毛亞羣島之東部，於該處之巴哥巴哥 Pago Pago 海口早已設置海軍根據地。（按巴哥巴哥係在杜提拉海島，於一八七二年割於美國作海軍及煤站之用。三毛亞羣島由一八八九年六月十四日，由美、德、英所簽定之條約，使之中立，外人有領事裁判權，於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三國定第二條約，將該島平分於美德兩國）於一九〇三年由巴拿馬買實

運河區域，並附帶在巴拿馬海灣之五島，由庫巴租借在網他納母 Guantanamo 及巴夏抗達 Baha Honda 之煤站及海軍停留處，於一九〇四年由尼加拉瓜 Nicaragua（以上均係南美洲之國）租借玉米羣島並其海軍根據地，於一九一六年由丹麥價買其在西印度之島嶼，美國改稱之爲處女羣島 Virgin Islands

除菲律賓羣島及瓜母外，所有獲得均經屢次提議，而先迄未成爲事實，多由於上議院之反對。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六年，外交部之檔案總統致議院之公文，議院會議之記錄，富載條約之參考，條約之計畫，及交涉之報告，皆係關於三毛亞，夏威夷，巴拿馬，尼加拉瓜，及西班牙，丹麥之西印度交涉情形。除此項『外人領土』終得置於美國主權以下外，美國並未趁機併吞撒路哇，豆兒，庫巴，尤加壇，豆米尼堪，共和國及其他小國，彼等曾屢欲附美，而美無意接受。直至其靠近太平洋省分，堪稱富庶，並日本已露頭角，將爲強權後方採取佔據海島及煤站之政策，至此時美國方感覺開掘運河及保護赴亞西亞商路之必要，此些事彼已空談垂五十年矣。於一八九八年美與西班牙一戰，其結果不祇在西印度及東太平洋置美於優越地位，並於列強與我國國交危急時，擲其進入遠東。尤有進者，此戰顯明美國缺乏商船及海軍弱小之種種

不便，此戰更牽累美國於在中國、庫巴、巴拿馬等處之干涉。

獲得菲律賓後爲時不久，美國即須重新申明外交政策遺傳原則，此機會爲外交總長何約翰 John Hay 所得。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伊在致各國之文牒中，提議各國商務在中國機會平等。商業平均之原則復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再行申述之。一九〇三年獲得我國允許開放東三省口岸。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外交總長納可思 H. O. Knox 復作維持東三省門戶開放主義之嘗試。於一九〇六年美國派赴阿祿及西拉會議之代表於簽字担保摩洛哥獨立之條約時，附有保留，謂合衆國不負履行該約之義務及責任，並「除在摩洛哥爲各國謀求商務利益平等外，決無其他意願。」美國之所以參加我國及摩洛哥問題並無直接利益可以防禦及提倡，不過表明如德意志然已開始感覺外交政策之重要本能爲堅持商務平等之原則，決不容歐洲在世界各處超衆主權之伸張。

於拿破崙戰爭時代，美國商船噸數增加七倍。迨至二千年後，在美國註冊之商船，漸漸奪獲大西洋之商務，其比數爲百分之二十五。在美國自己領水輸運之噸數增進至百分之九十。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〇年，美國不但能建造商船且能較歐洲各國運價低廉，所以漸漸超越英

吉利及其他航運公司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美國因汽船之發明，其商船相形之下略現退化。然此不過一時現象。當南北大戰開始時，其汽艦隊幾與英吉利之汽艦隊相埒，並公認較有實效。

南北大戰之十年中美國航務大遭厄難。於四年之交戰中，政府需用船隻阻礙航務之進行。大部份船隻均改作他用。如果美國國家之富庶必須發展航務方能有濟，則不需十年定再與英國抗衡。但於戰爭後，其精力盡用於建造鐵路及發展其中西部及太平洋沿岸。美洲之廣大中心區域既已開放，則資本與人工覓得其他生利道路以代航務。故其航務難見起色。而其不能恢復航務之另一原因，則爲在近水處缺乏煤鐵礦是也。

歐戰爆發前，美國出口貿易不見發達，故未能助長航務使之有擴充之價值。自歐洲大戰起，因時勢要求故發達至爲神速。實以美國於歐戰開始兩年後，即見到國外貿易依賴外國商輸運之不利。蓋因美國向所依運貨之各國現皆改其船隻作軍事上之應用，所餘之噸數僅敷裝運美國出產以作各國之軍用。同時歐洲出品貿易跌落，而美國出品消售於歐外各國之機會風湧而起，毫無限制。但美國自己缺乏船隻以之經營，提倡各種商務之用。此種覺悟促成一九一

六年九月七日航務案之通過其用意在提倡商艦之發達也。設立航務局 Shipping Board 建造商船出資五千萬，此款由銷售財政部尚未出售之巴拿馬運河股票中提取之。此局尚未組妥，美國即加入歐戰。其國會爲加速建起商艦起見議決商艦用款作無限制開支。

美國海軍在西班牙，美利堅之戰耀武疆場深受贊許，但其輿論確知予其勝利者，非美國之強，乃西班牙之弱。是時美艦隊東西分散，大西、太平兩洋彼此不能響應，兩洋亦無道路可以通過。接濟大西洋艦隊之歐瑞岡兵船須繞道玉米海角，杜威之艦隊乃在菲律賓，其太平洋沿岸毫無戒備。如果德、法與西班牙聯合則情勢必轉危險。所幸英吉利念及種族之誼表示善意，未作左右袒故而獲勝。因此經驗故美國人民決定聯貫兩洋之運河須於最短期間開通之。海軍預算應即增加加入建造船隻一項其數目與戒備須於戰爭時足敷保護兩岸之用。

西美戰爭將畢鼓動美國建造重大艦隊之另一原因又來。英、德決定擴充海軍大計畫。俄國用法款適建兩大艦隊。日本在太平洋亦脫穎而出將爲強有力之海權國。美國已併吞夏威夷與波爾多黎各 Porto-Rico 對庫巴已負責任；菲律賓之遼闊羣島，距其在太平洋最近海軍根據地兩星期行程均屬於美國，禍福尙難預定。方日本戰勝俄羅斯表示不可輕侮時，美適將建

造新海軍。如美欲保持菲律賓與夏威夷則必須防衛之免爲淪落。當歐戰爆發時，美國之無力實行海面中立較在百年前爲尤甚。英吉利干涉其商務，德意志施行海底戰爭計畫，不給警告便可擊沉其商船。於入丹蘭（丹之土股）一戰後，美國決心建造天下無敵之海軍（Second Tonno）。海上霸權非所期也，但決心與最強海權國享受海權之平等。一九一六年七月國會議決海軍計畫，規定建造八隻新主艦，並多數輔艦，所用欸目之浩繁令人驚駭，上下議院數年前決不敢批准者也。

直至一八九八年美國尙以不干涉他國內政之政策，博得人民輿論之贊助，並亦謹慎遵行之。惟墨西哥與太克撒思（美之南省）之反目爲例外。干涉之機會曾紛至踏來。在拉丁亞美利加爲尤甚。歐洲各國常諷示美國謂門羅主義者即拒絕他國干涉，而美國自行干涉之謂也。但美國解釋門羅主義係消極的，並堅守不干涉主義。蓋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宗教信仰政治觀念如何，皆有自己設法自救之權利，任何干涉必使美牽纏於舊世界政治及政治上方法與制度。美國認定不干涉主義，自理己事其國家利益自然多得發展也，因此西班牙在庫巴之干涉引起西美戰爭，表示時代遷移須及時打消遺傳政策也。

然美國之猝出此舉，尙有暗幕，故不能聲辯其干涉之動因，純粹爲使庫巴人脫離西班牙人之重轡，何以言之？美國熟視西班牙之亂政與暴虐久矣，且其慘忍情形曾數次達於如在一八九八年開戰前之惡現象，其不早干涉者何也？此無他，美國與其餘世界關係之改變，使其相信自由安寧之庫巴對其自己安全與富庶關係重要，故不得不干涉也。美國應許不併吞庫巴，但庫巴之獨立隱受條約之束縛，即如華盛頓京城無論何時相信干涉或防禦庫巴不受外國侵害，或清理其國內之政治上及經濟上之事務爲必要時，美國即有干涉之權利。此爲帶假面具之保護國也，由其租借兩處海軍根據地及併吞波爾多黎各數事觀之，可証此言之不誣也。西美戰爭之結果，使美國與波爾多黎各及菲律賓羣島發生糾纏關係。美國給予此島人民獨立，漫然行之並未思及與己有利與否，亦未思及與彼等有利與否也。既併吞此數島，但未允准島民以美國國民籍。（按一九一六年之議案，國會允許菲律賓有限制式之責任政府，並應許最終之獨立。波爾多黎各人依據一九一七年之議案，准爲美國國民，並給予代議制政府。波爾多黎各爲確定聯結於美國者，關於菲律賓之政治地位及其與美國之將來關係如何，共和黨與民主黨意見不一，惟民主黨主張菲律賓自主或獨立。）美國對彼等之處置，因其憲法無殖

民地或保護國之規定頗爲奇異。美國現時習用殖民管理之方法及軍事之行動，實違反當時輿論所提倡之人民自決之理想，不干涉之政策自此永未能恢復。因一旦肩負一種義務，因此義務必引起他種義務。一九〇〇年美國參加列強干涉吾國，其軍隊在吾國屯駐垂二十餘年。一九〇三年美干涉巴拿馬省之叛亂，反對哥倫比亞國動用軍隊攻擊叛亂者。美國自此遂佔據巴拿馬土腰。（按巴拿馬原哥倫比亞國之一省。美國欲開掘巴拿馬運河，哥倫比亞不允。美國遂用奸計使巴拿馬叛亂，呼爲革命並從旁袒助之。巴拿馬獨立告成遂給美以巴拿馬土腰。）一九〇五年美國開始在三提豆明哥 *Santo Domingo* 實行干涉並在歐戰時奪三提豆明哥及海提之管理權。於一九一二年其海軍在尼加拉瓜 *Nicaragua* 登陸，並佔據該國之京城。於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六年用陸海兩軍干涉墨西哥。

如在庫巴然其特別意外之發生引來美國之干涉。但此種情形或意外在美國歷史之第一世紀中，已屢見不鮮，前後並無特別差異。美何以在彼時不干涉耶？蓋邇來歐美之投資在西印度中央亞美利加及吾國已大事增加。是時也，須保護權利承有者及債權承有者。其商務之應保護尤不可或緩。如以上各事一日可疏略，則美國外交部一日避免干涉。但不干涉主義於強權

國外交上實爲不可能。方美國演成一強權時，其利益所在之處則干涉之。輿論亦明曉其中利益。此項侵略政策先他國行之則遭其痛罵而今日自國行之則邀其贊許矣。

## 第二十五章 美合衆國與南美洲衆共和國之關係 (1893-1917)

美國欲召集新大陸各國於華盛頓共聚一堂，討論共同利益之第一次企圖，倡議於其外交總長布萊印 Baine。是年爲一八八一年，藉以討論美洲各國免戰方法也。但皮魯與智利戰方酣，不欲服從汎美公判 Pan-American Arbitration。於是所有請東均撤回。八年後當布萊印復爲外交總長時，復行前議。伊在第一次汎美會議開會式榮任主席。該會除在華盛頓成立美洲共和國聯歡社外，對於規定美洲公同政策上毫無成就。緣以南美各共和國均忌美國，遂聯成一氣，打消一切提案，雖無妨害者，亦不使之通過。該會議所激之惡感，閉會不久，即行揭布。當美國因其水手在哇祿柏瑞搜 Valparaiso 被殺之故，向智利提出嚴重抗議時，南中亞美利加皆痛恨之，並斥責美國有意干涉各國之內政。

十二年後第二次會議聚於墨西哥城，討論所有亞美利加各國加入一八九九年海牙和平會條約簽字國之條件。第三次會議於一九〇六年集於巴西京城里的熱內盧，討論美洲參加第二次海牙會議之問題。第四次會議於一九一〇年聚阿根廷之京城不宜諾斯愛利斯。華盛頓聯歡社之範圍擴大之，並易名爲汎美聯合會。第五次會議擬於一九一四年集於智利京城散

地牙哥，但因歐戰之故遂延期。

美國因西部發展神速遂決意鑿通太平大西兩洋運河。其政府見有伸張歐洲經濟帝國主義遍滿美洲之可能，便邁往勇進毫不放鬆，以收其因靠近南亞美利加各國應得之利益。美國與南亞美利加無直通之汽船，及海底電信。其與西印度及中央亞美利加之交通專賴輪運鮮果及旅行之汽船。美國銀行亦無在南亞美利加營業者，該洲各國築修鐵路擴充海口以及興商開鑛一切資本皆取之歐洲。美國與南亞美利加之商務不足稱道。美國因專心致志發展本國百業故對於美洲其他各部之注意並不多於亞非利加及亞西亞。

一八九五年當美總統柯里外蘭德 Cleveland 宣言謂門羅主義爲有生氣之美國政策，美國人民必須維持時猝生變端。茲略述其事。英吉利與委內瑞辣因疆界糾紛相爭，已垂五十餘年，從未決定者，實因英吉利手段過辣，不待疆界委員會成立，即強取多部領土。英吉利帝國主義復行於美洲他國亦正模仿。在美國方面，倘非容忍歐洲各國以待亞西亞及亞非利加者，而待南亞美利加，則爲先行投試起見，應有強硬表示之必要。於是柯里外蘭德總統要求英吉利用公判方法解決其與委內瑞辣之分爭。其干涉之理由則根據門羅主義。而英國一八九五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之答復，則駁斥美國擅認門羅主義，有國際上意義之臆想，並駁斥『美洲問題由美洲人民討論』之原則。英吉利根據此項原由拒絕公判。

於十二月十七日，美總統將該文牒呈交國會，並提議成立委員會審查該案之內容。最後陳述美國之所以願欲判斷該項分爭之意義及權利，茲略引其言。柯里外蘭德曰：『據余想，於吾人審查後認清何者屬於委內瑞辣，而後用吾人全力反抗英國，不許其侵佔任何領土或施行任何行政權，乃合衆國之天職也。實以英之舉動係惡意的侵略利權也。當余作此種提議時，明知所負之責任重大，並確知所生之結果如何。』

在英國方面雖有脫瑞（De Ruyter）報紙熱切主戰，然帝國之難題起於蘇丹及南亞非利加。又與法俄之關係吃緊，遂使英政府決定容納美國之獨斷要求。委內瑞辣疆界問題遂提交仲裁法庭聽憑公判。蓋與美作戰，爲英民所不取，果若輕試其結果或能喪失加拿大亦未可知。英國政治家及聰智之輿論亦明瞭柯里外蘭德之行動，除解決該問題之外，尙有較深之意義存焉。門羅主義經此一番試煉，得獲第一次國際法例外批准，亦正表示美國已達於不能再閉關自守之地位。何以巴拿馬運河如能建成，必須保護之。合衆國不能容忍任何歐洲國家在南亞美利加

運用與其相等或較其優超之政治勢力。七十年來門羅主義之所以永未受嚴厲之挑戰者因歐人在亞非利加及亞西亞有自由用武之地故也。彼等欲於今日在美洲有所企圖所借美國已成强大足能肩起任何言動所負之責任及所生之結果。

七年後情勢變遷，美國所遇皆處有利地位時，英吉利方聯合德意志、意大利反抗門羅主義。大舉海軍之聯合示威藉以威脅委內瑞辣承認其要求。合衆國干涉之。方美向列強表示委內瑞美願欲承認要求並將要求各款批交委員會審核時，英意兩國即行撤退。惟德意志意欲繼續示威。羅斯福總統 Roosevelt 面告德國大使，謂如欲延長封鎖將引起戰爭，德亦將其艦隊撤回。

一八二六年美國反對將庫巴由西班牙轉移於法蘭西。一八三九年與一八四三年反對轉移於英吉利。美國於一八四八年試買庫巴。次年第一次不奉政府明令之侵畧隊即在該處實現。庫巴問題，在一八五六年之大總統選舉運動中爲全國政黨之爭點。一八五九年國會復行辯論價買該島問題。於墨西哥戰爭及南北大戰中間之時期，開通運河問題爲對庫巴政策上考慮之一。就南省欲伸張黑奴領土之意願而論，縱使庫巴落於英或法之手，南省必阻止釋放該

島之黑奴，此亦確爲併吞問題之激動擾亂重大原因。自南北戰爭後，黑奴之辯既不聞於美國內政，而運河問題，在其三十年全國鐵路建造之期亦爲擱淺。

一俟美國輿論漸視大西洋太平洋運河與其富庶實屬重要，則庫巴及夏威夷羣島之地位與沿加勒比海（南北美洲間）南亞美利加各國之自由，均成其外交政策之重要問題。併吞夏威夷之計畫至終規定妥當。柯里外蘭德總統於一八九四年得悉英之艦隊在尼加拉瓜登岸時，即遣海軍開赴尼加拉瓜之蘭田。關於委內瑞辣問題因英固執已見，伊遂向英國挑戰。全國作其後盾。美新聞界率皆主戰，遂開始播揚一八九五年庫巴之叛亂，造成全國主戰之心理。惟柯里外蘭德力主和平，毫不爲動，極力反對與西班牙開戰之宣傳。然一般心理漸受激盪，只需導火線一燃，則戰爭立即爆發。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美國馬印號兵船在哈哇納（Havana）海港受轟擊。美國認此爲挑釁，於是四月十九日國會決定宣戰以釋放庫巴。

短促及片面之戰爭造成八月十二日之和平草約。依據該約西班牙承認放棄庫巴及菲律賓並在該兩處之一切主權。並割波爾多黎各（Puerto Rico）及拉德倫（Las Islas de las Islas）羣島（太平洋內）之一島以作賠款。同日夏威夷羣島正式歸併合衆國。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所簽

定之巴黎條約，准許割讓波爾多、黎各及瓜母與庫巴之獨立，並將菲律賓羣島讓歸美國，給現價兩千萬元。

西美之戰爭在西半球建起合衆國之大權。不但使美與南亞美利加之關係發生變動，且使歐洲與南亞美利加之關係發生影響。雖然如此，歐洲文化之優先勢力仍固定不移。合衆國此時尙未預備成熟，以執南亞美利加商業財政之牛耳。達到此種目的許多根本預備尙付闕如。卽如直接海底電信、汽船銀行等便利均感缺乏。此項事業專俟美國覺悟財政工業之發達，需用國外世界投資及商場時，方能舉辦也。而於二十世紀之啟始二十年，美國富庶增加迅速，自然加強其實力與聲勢。在歐戰時遂得其所欲，以表示其強力與威名。

美國維持西美之戰所得之利益，專賴海軍，夫人而知矣。惟當吾人追溯往蹟而評其所以戰勝西班牙之故，則頓覺茫然。何以言之。試回顧其在三亞亞哥奏捷之軍艦，與其在馬尼拉海灣擊毀西班牙軍艦之太平洋艦隊，並以其當時三普孫及杜威之艦隊，與其二十五年後之艦隊相比較，吾人誠不解柯里外蘭德總統敢以門羅主義與英相抗者爲何故也。僥倖者美國與歐洲交戰之國爲頹敗之西班牙耳。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美國一年所費於海軍戰備之款，

較其前五十年全期共費之數多數十倍。擴張不遺餘力。英國至終贊同與其海軍立於平等地位。（此原則規定於一九二二年二月華盛頓軍縮會議之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自開掘運河後，美國海軍在西半球一躍而達於不可侵犯之地位。但十六年前迥非今比。西、美戰爭時，歐、瑞、岡兵船須繞行一萬餘英里方能與其大西洋艦隊聯合。而是時之所以繞行如是之遠，不祇因無運河之故，實因與西班牙作戰時，加添一隻單小兵船之生力，或能因之制勝而有餘。

南亞美利加諸共和國並不仿效美國擴充軍艦。由西、美之戰至一九一七年，阿廷根與智利並未建造新船。於一九一七年，阿廷根海軍只有船七隻，總噸數為三萬五千，且均係老舊不堪。智利有戰船兩隻，鐵甲巡洋艦兩隻，平常巡洋艦四隻，其中最新者為一八九八年下水之船。智利軍艦無一超過九千噸者。巴西於一九〇七年造成兩隻無畏艦，每艦兩萬噸，裝甲巡洋艦四隻，每隻三千五百噸。但於以下十年內並未增加。所以由實地言之，南亞美利加諸共和國完全在美國掌握之下。如果彼等亦能擴充相當之海軍，或與英吉利有結盟之可能。

對於美國在西方之優先地位，担負重大責任，次於海軍者為巴拿馬運河。依據一八五〇年之克一布（Claton-Balwer）條約，大西洋、太平洋運河，須由私人公司建築之。一八

司，由里賽普（開掘蘇彝士運河者）指揮，開始挖掘巴拿馬土腰。閱四年之久開銷四萬萬元，不過完成該工三分之一，該公司遂倒閉。

當美國漸復注意運河計畫時，遂承認有與英國交涉修改一八五〇年條約之必要。美國是時所處之地位與先年定約時不同。布堪恩 Buchanan 總統已能阻止英國在中央亞美利加運用其舊政策。此項政策（引布堪恩之言）『伊（英國）曾歷代奉行毫不更異。無論世界何處如其情勢可用其威利支配時，伊即侵奪一切商務上可亨之利益。』但此已經提議興修之運河，須受國際之管理。美國外交部宣言，謂此項運河與天然之水路不同。與英國藉侵佔伊及管理蘇彝士運河尤不同。如不修改克布條約則美國當根據門羅主義反對並阻止若何國際的或歐洲私人的管理大西洋太平洋運河之權。美政府提議准該運河由美國管理純粹之私人公司建造，不然則自行建造經營。英政府不但拒絕修改條約，且亦竭力圖謀阻撓美國。其所用之方法為與巴拿馬公司定約，並計畫設立在蚊虫岸之印地南人保護國，赴尼加拉瓜之第二通路即由該岸經過。

柯里外蘭德總統對於委內瑞辣疆界問題所表示之堅決，及美對於西班牙之大獲全勝，使英

國相信如克布條約繼續束縛美國則運河永無修成之日。何約翰外交總長交涉新約幸告成功並於一九〇〇年簽定之。稱爲何一達 Hay-Punceforn 條約。規定運河中置於美政府所有權之下。所定之管理章程與蘇彝士運河章程相同。然參議院拒絕批准。後來英國容納中立事宜由美國獨自實施之。並不限制美國在該運河設警之權利。而參議院又摺棄禁止設砲壘之條文。英國居於航務利益壓迫之下。至終和解贊同此項修改。此約之重要條文。由英人視之。因其應許各國待遇平等並納通過稅無多寡之差別。故皆盡量讓步也。

美國於英政府滿意後仍須與巴拿馬公司及哥倫比亞政府交涉。美國與法公司交涉讓與時其撮詞大意以能在尼加拉瓜與修運河相恫嚇。如果實行則該公司在巴拿馬挖河所費之資本等於虛擲。且在該地興修已經其國會批准。故法國公司至終首肯將其權利以公平價值售出之。此項提議附有但書謂惟於哥倫比亞共和國准給美國穿經巴拿馬土腰一條寬不過六英里領土。以永久管理權時方能付款。後與哥倫比亞簽定條約規定運河區域。其條件係以付給現款及年金爲基礎。方哥倫比亞參議院（關於條約事宜常與美國參議院行動相同）拒絕批准該約時。法國職員（美國亦在內）恐其喪失其或能挽回之資本遂在巴拿馬組織革

命。美國從中作祟不允哥倫比亞軍隊壓服叛亂。羅斯福總統又立刻承認巴拿馬爲共和國。對於此事之評論可爲美國明白表示已醉心於世界政治之科學。羅斯福復宣言謂手段雖不佳而目的或可獎。並謂如果准許哥倫比亞運用其主權則運河之建築當永遠擱置。

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美國參議院批准運河新約。此時係與巴拿馬共和國締定，認許將先前供獻於哥倫比亞之財政上賠償給予巴拿馬。惟此運河區域展寬至十英里。於十年後卽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美國出款興修，保有及管理之巴拿馬運河爲世界之商務落成矣。該運河係建於美國領土，不過每年納二十五萬元之地租而已。兩端之口岸儼然屬於美國，並築砲壘以衛之。加於美國之獨一限制卽何一條條約。但美國對於該約作種種不同之解釋。

現時世界出產之火油幾乎百分之二十五屬於墨西哥。此種實事加之以二十五年來歐美無限之鑛產投資，使美國與其南鄰之關係音調上根本改變。外人如一日不知不問墨西哥之油鑛富源，則其內亂一日對外不發生關係。美國亦能遵守加佛生 John D. Rockefeller 之原則。卽謂「一切政府皆由其受治之人民手內得其相當權力」。但當歐美在墨之投資家覺得其財產受墨之政治現象損害時，美國政府則處於困難地位。

關於保護人民在非歐洲國家之生命財產，美國從未抄襲歐洲之政策。此即謂交涉不成則繼之以武力。且不特不用此種政策，並對此種政策痛加責言。因強國不能遏止其私己之試誘，解決爭端均爲肥己，並利用之作其在弱國伸張政治經濟上勢力之口實。

門羅主義曾阻止歐洲政治管理權伸張至南亞美利加諸共和國。惟美國商務及投資之利益尙屬微小，故對其國家之富庶無大補助。當墨西哥之無政府狀況發現時，美國人民方始驚駭其激動勢力之雄厚。蓋已在墨西哥遭遇危險矣。門羅主義既拒絕歐洲干涉美洲，則美國不亦同時肩當保護歐洲在美洲之人民生命財產之責任乎？方歐戰甫開時，美國即陷于進退兩難之地步。供給英國海軍火油之最大來源係在墨西哥之唐比甲區域。如果此項來源因墨西哥革命而縮減或切斷時，美國有禁止英政府干涉之權利耶？同時不亦担負責任保護英國公司由其自己井內產油耶？

美國因國際義務及其自己經濟利益之故，於一九一四年用海軍佔據維拉克茲 Vera Cruz。並於一九一六年討伐魏拉將軍。但威爾遜總統決定無論如何不與墨西哥言戰。伊深知其內亂係墨西哥人民之合法努力建設德謨克拉西式政府。美國反對歐洲干涉之結果，據美國人

民想像，確實阻止墨西哥之危急變爲極端危險，至於不能以和平方法解決之地位。美國人民既負國債又遇國際難題，况又疲於軍事服務，不能再爲主張干涉墨西哥者宣傳所引動。但墨西哥若不能得最好政治家統一全國，完結革命及因革命所生之經濟紊亂，使外人之生命安全事業獲利，則此問題將於數年後再起。

自西美戰爭後，庫巴雖名屬獨立，但確在美國保護之下。波爾多黎各亦變爲美國領土。佛及尼亞羣島係於一九一七年購於丹麥。此種發展引導美國步列強在海外建設主權時所行之同一道路。得隴望蜀，患得患失。隣近國家之政况如何，情勢如何，美國頗知注意。積慮如此之深，則干涉之口實，不難尋得矣。

在併吞波爾多黎各之十年內，美國干涉三多明哥，又十年內佔據海提，壓迫其司法院，並宣布戒嚴。於是此三西印度之共和國，於威爾遜第二任未滿以前，已隱然變爲美之保護國。由運河向北，美國之較重勢力開始實行於中央亞美利加諸共和國。是時也，其外交部命令中央亞美利加諸國應當如何彼此互謀對遇之方。如果不遵行此獨斷之訓誨，時即使戰艦發現於離岸不遠之洋面，並使海軍登岸。（哈丁繼威爾遜爲總統到任不久，外交總長許斯即致此種性質

之文牒與哥斯德耳黎加（中美洲小國）關係該國與巴拿馬邊界分爭案也。外交部仍然以尼加拉瓜爲其隱然保護國視之。美國亦引用歐洲外交之套語，『特別利益』以辯護其在尼加拉瓜之行動。）

此新興之帝國主義國家於觀查從佛魯里達（美之東南省）至委內瑞辣之諸羣島地圖後，大爲驚駭。因入其眼簾者在庫巴 Cuba以南則有牙買加 Jamaica（西印度羣島內之一島屬英）以北則有巴哈摩羣島及三處驅魚島與之側足並立。在加羅比 Caribbean海之東端，則見英吉利與法蘭西握有里華德羣島及溫華德羣島。離委內瑞辣北岸不遠則有荷蘭。二十年之經驗使美國輿論傾向排斥歐洲各國跳梁於加勒比海。美國爲加勒比最大海權國。因巴拿馬運河須設法保護及列強之陰謀亦須預先籌畫抵制之故，所以西印度及加勒比海岸之獨立國家及羣島，必須容許華盛頓監督其外交內務，紐約管理其財政經濟。

在美國曾有人提議謂以取消英法戰爭債務之一部份，償買彼等在西印度羣島之利益。據實觀之，英法在西印度之繼續存在並無緊要。因美國現時在西半球之海軍霸權已妥實成立矣。自西，美戰爭後美國即管理墨西哥及中亞美利加與國外世界連屬之交通，且可假道危地馬

拉Guatemala侵犯墨西哥。

美國在南亞美利加爲獨一操權國。向來南亞美利加各國對外貿易強半係與歐洲。且用歐洲所設之經濟交通種種便利。雖然彼等受門羅主義之惠亦贊許該主義與彼等有益；但惟疑懼彼等在北亞美利加之強鄰。故在歷次汎美會議中彼等始終聯成一氣，打消美國一切提案。其原因與理由有時不過只爲該案之提議人而已。

美國對於待遇墨西哥，哥倫比亞，海提，及三地明哥一切辦法曾驚起一種疑懼。謂美國有意操縱南亞美利加，如英，法，俄，之操縱亞西亞及英，法，之操縱亞非利加。在南亞美利加除一國不計外各國均係西班牙血統。當一八九八年戰爭時，彼等與西班牙表同情。彼等因方言習俗血統之關係，均不欲與美國親近。能與北亞美利加接近之獨一法門唯賴共同利益。所惜此種利益尙未得大事發展也。

一九一六年威耳遜總統提議亞美利加一切獨立國應當聯合互相保證『絕對的政治獨立領土完全』並互相應許以公判解決爭端，並禁止資給鄰國軍器兵力以鼓勵政治革命。南亞美利加報紙則用葛儒沙(Grotius (荷之法學家)之原則反駁之；此即謂平等爲一國主權

之要素亦爲各國互助之基礎。美國在三地明哥，海提交交之醜史，設立巴拿馬共和國之不光明。此些事似乎徵信互相保證一談之價值爲虛妄。一方既較他方過強則保證定根於一方之操縱。

加入歐戰之南亞美利加八國，三國在美國保護之下，（庫巴，海堤，及巴拿馬）四國爲美國所操縱，（哥斯德耳黎加，危地馬拉，闕都拉斯，及尼加拉瓜）所有南亞美利加之國家只有巴西一國既入戰團又在和平會議中獲得一席。

門羅主義在萬國同盟會盟約中誤解爲『方域的諒解』。但該主義決非方域的諒解，乃美國本身政策之單方宣言而已。公布之作保障自己安全之法，決非保護弱國之空白證券。又非與列強定立勢力範圍之呼求。方域的諒解，類如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以及歐洲各國關於亞非利加及亞西亞之一切種種不同之條約，（最顯明者爲蘇丹，岡果，及中國一切條約）均爲雙方條約，且根據於各償所失之旨意。門羅主義則不然。該主義爲消極性質。即美國本身亦未實認該主義爲反抗歐洲各國之人民在南亞美利加各國中尋求權利及商業專利而設，如歐洲外交之方域的諒解然。

歐洲外交一日不以領土之伸張及保護國之成立爲其宗旨，則美國一日不反對歐洲待遇南亞美利加諸共和國妄用武力。美之財政家商業家尙未爲侵略南亞美利加之機會所牽引。至一九〇二年美國尙承認一八四八年英首相巴祿門思登 Palmerston 所持之論爲合法。謂關於索債問題，如果對方法庭不足信賴，而所爭之理不得直時，各國永遠有權用武力輔助其人民向債務國索討其經濟上要求。但此原則曾被阿根廷之法官葛祿夫 Canó 所駁辯，謂無論何國皆無權收受該國之人民或屬民對於第二國之經濟上要求。雖祇作外交行動亦不可。

一九〇二年英、意、德三國協力干涉委內瑞辣時，美外交部准許該三國有用武力干涉之權利，但不許彼等強取領土或推翻委內瑞辣政府而破壞門羅主義。但阿根廷外交總長朱叩 Dio 抗議之。南亞美利加之輿論一致作其後盾。其聲辯之理由謂國際公法雖未禁止如葛祿夫所反駁之外交表示，但究竟應否用陸軍或海軍之武力以討索經濟上之要求尙爲疑問。於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七年中間當第二次海牙和平會開會時，美國變更其論調。美國代表提議國際債務應用法律手續查索不應用武。美外交總長祿特 Root 於給其代表之命令中解

釋所持之理由謂用武與『尊重他國獨立主權之原則矛盾』美國視此行動有害國際關係與貧弱國家之幸福。爲顧全文化起見應當鼓勵弱國之發展不可橫加摧殘也。

此種態度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仍未改變。南亞美利加共和國大爲滿意。更使彼等相信美國願欲抗拒世界政治之潮流。因此項潮流專以武力解決大國與小國之分爭。但對於美國之誠意所懷之信心因美對待三地明哥及海堤之不光明大受影響。加之威耳遜在巴黎會議對於各國平等原則未能始終其事故南亞美利加對美之信心爲所動搖。總之在南亞美利加之輿論對於威耳遜對待墨西哥之政策意見不齊。

於一九二〇年之選舉運動哈丁同共和黨參議員攻擊威耳遜之逾軌行動。所指之實事爲其在海堤及三地明哥妄行高壓及野蠻政策。共和黨在參議院責問美國海軍已犯殘忍行爲罪。至於獨斷解散海提國會檢查新聞致多數記者或被監禁或被驅除實危害美合衆國與南亞美利加共和國之親善。共和黨在大選運動時，應許翻改威耳遜用武力管理該兩民族之政策。但外交總長許斯要求國會批准海堤及三地明哥置於美國保護下之條約，作爲撤退佔據領土軍隊之先決問題。美在西印度羣島之情勢與在菲律賓相同，蓋得之容易舍之艱難。但美國

不能一方實行侵略小國之政策，一方又希望身爲世界道德領袖之候補員。歐洲各國與日本頗能明瞭美國。因美國在國際間亦曾濫用彼等慣用之套語；此美國所以將失其在南亞美利加之威權及南亞美利加共和國之尊重與信賴也。

## 第二十六章 在反對中歐帝國聯合中之合衆國 (1917—1918)

大多數美國人民視歐戰爲趣味濃厚有景有情之奇觀，於自己並無關係也。故彼等追隨總統之訓誨毫無難色。即謂美國人民不但思想上應守中立行動上亦應守中立也。雖有兩交戰團之孜孜不倦之宣傳以期獲得美國之贊助，然輿論大體接收威耳遜之宣言毫無疑義。即謂伊不甚明瞭該戰之主旨願有人教之也。於歐戰甫開時即熱切依附某方面之分子與夫勞苦三十餘閱月宣傳交戰國彼或此之理由者均未成功。

但德意志是時似欲違背海陸作戰常道藉得一逞。遂因擊沉西尼他亞及其他船隻惹起美國人民之仇恨；此種仇恨又因德意志擬在美國國內實行破壞美國實業之奸計被人揭穿因而擴大之。除此可紀念之無情行動外，德國尚有三種缺點漸遭美國輿論反對：（一）地位不與英國相同德國在亞美利加洲無寸土可以運用其政治主權。所以宣傳與偵探事業因勢所迫不得不破壞美國及其他各國之中立；（二）無由其管理之海底電線與此新大陸溝通消息故不免受敵國監察。所以德國不得不另求有失信用之方法與其間牒通信；（三）德國既無抗拒英國海上封鎖之能力又無用中立國旗幟穿經中立國輸運入口貨物之能力致不能

由美國購買軍需品。所以美國之財政與實業兩界漸漸愈覺關心協商之勝利。蓋由利益心產生同情心。輔助願主以反抗非願主亦理之常也。然歐戰開始二年間美國富有機會澈底明瞭德國在海陸作戰之方法。美國雖在德國手下大受損失而維持中立之心仍形堅強。此故一九一六年秋季大選時無一候補員敢於政治舞台上表示意見。如其獲選則其外交程序中含有取消中立之預備。威耳遜總統及許斯均不敢鼓吹備戰。蓋美國人民是時酷愛中立如疑備何人將欲引彼等加入戰爭則此人必不能獲選。

因有此種實事，故主張加入派不能暢所欲言。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威耳遜總統宣言中所舉之理由及其後來演說中所謂美國應加入世界大戰之主因甚難動全國之心。列舉和平公理之原則以反對自私的獨夫專權。爲民主主義作戰。爲小國之權利作戰。公理管理全世界等語均爲光華燦爛之高尙理想。作此種宣言者其合理與聰明亦令人敬服。然尙有難已於言者。協商三年前開戰之始又何嘗不挾有此同一之原則。美國是時不因此加入戰爭則美國人民不以此原則爲足戰明矣。欲美加入戰爭尙有待也。美國終能加入世界戰爭者亦隨從歷史之先例。即人民覺得其自己之安全與富庶受危害時，方肯執戈應戰。人道云者是欺人語也。

使美國上下明瞭不盡義務難享權利亦非朝夕之事。設如果英、法、意不爲美國之大主顧，彼等之定貨單不足使美國海外貿易忽然猛增，則德國魚雷艇潛擊政策或不致激起美國人民認此爲加入戰爭之動因。反觀德國及北歐洲中立國之被封鎖將近三年何以未激起美國輿論之惡感。（在美國宣戰二年前，德國擊沉西他尼亞商船，美國喪失幾至千人可謂最野蠻之行動。何以美國當時不宣戰。）吾得其故矣。封鎖德奧者爲英法意，永遠欲買美國之貨物者也。英國之獨斷實行鎖港並未傷害美國商務。故美不過問也。

於歐戰開始第一年美國曾致無數嚴厲抗議於英國，反對其干涉美國商務與郵務。倫敦政府答復之詞極其謙遜，但同時通告華盛頓政府無論如何抗議決不能改變其已決定使德國屈服之政策。英國不以拒絕美國所引證之海上公法而辯護其在海上之行動，惟轉移其理由於道德方面。謂德爲罪犯。英適因防禦全球（美國亦在內）而反抗德國免其阻礙人類自由與進化。華盛頓政府不承認英國引用人道理由。答覆其合理抗議爲圓滿，但美外交部表面上雖仍繼續抗議違背國際公法之行動，然當協商各國定貨單增加並以迷人利息發行公債時，其有聲有氣之抗議頓變爲具文。且亦模稜兩可矣。惟美國致德國之文牒愈出愈厲，愈不可調。

解。其程度與協商國之定貨單爲正比例。此非處心積慮，故意而爲。惟自利心之勢力鼓盪於中，於不知不覺間即入其範圍矣。美國之富庶漸次形成端賴德國敗績之地步。同時美與協商表同情者亦不願德國之勝利矣。總之，美國卒不免對德宣戰。因德之行動有害於其富庶故也。此種情勢於一八一二年實現之於一九一七年。又實現之。

自一八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歐洲曾起數次最有關係之戰爭。其動因均爲歐洲各國欲獲得特殊政治經濟範圍，競爭不已。是時美國對於歐洲之戰爭並無關係。美國一日爲自足之國家，則一日專心致志於其國內之發展。美在本洲內有無限機會謀發展，自不能與任何歐洲國家衝突。既在自己領土內能建起世界最大之自由貿易區域，亦自不須軍艦陸軍及聯盟保障安全。對於何事概可等閑視之。

吾人已經見及者，美國自一八九三年至歐戰之爆發時曾有迅速之變化。但其泰半人民仍未明瞭其互相仰賴別國之情勢。其依賴最大者爲歐洲各國。在一九一七年之始，美之安全與富庶似爲德國行動所危害。其人民之自豪與國家之榮譽已生危險。而三月二十二日威耳遜總統在參議院尙講演藉『無勝利之和平』，作終止歐戰方法之適當。九日後德國宣布對中立

國船隻施行無限制潛水艇政策。威耳遜乃立刻變為主戰派首領。不數月後雖交戰團之情況  
毫未改變，然美國總統改換口吻謂所爭之問題非憑藉武力戰至極度直至獲得完全勝利後  
不能解決。

一九一六年四月六日美國要求德國懲罰不給警告擊沉蘇賽克司 *USSOCS* 及其他汽船負  
責之潛水艇司令。美國旅客受傷或致死者充足賠款並保證將來不再有此事發生。並警告德  
國如延遲答復則有意絕交。於五月四日德國答復謂於實行潛水艇政策一事已竭力遏止。但  
爲反抗英國起見實不能拋棄此項自衛之策。但應許於砲擊船隻時先給警告，並竭力救護生  
命，並要求美國堅請英國停息干涉海上商業之行動。美國於五月八日承認收到德之復牒及  
所附之質信。但聲明所提議之美國國民安全須仰賴他國政府之行動，不足一議。至一九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德國撤回其質信，並通知世界謂意願以無限制潛水艇政策實行封鎖敵人  
海岸。此當時之情形也。威耳遜總統於二月三日發給德國駐華盛頓大使白思脫夫 Count  
Bernstorff 出境護照。仍許候德國取消潛水艇封港之命令。時逾二閱月後德之態度不稍  
變。遂於四月六日對德宣戰。

美國之參戰自第一日起確爲全心全意。威耳遜總統解釋之謂此戰決非反對德國人民乃反對其政府。其宗旨爲救美國人民及其他民族脫離暴君及不負責任政府之壓制。因其擾亂世界和平，並指揮戰爭侮辱人類之法律。美國之理想係由多數演說中苦心琢磨而成。約有兩宗旨一給予美國人民作戰之神聖主旨。一毀壞德國人民之盛氣。但德國人民並不厭棄威耳遜先生在其『十四條』中所列之和平程序也。

協商各國確知美國之加入戰團定挾帶經濟上財政上之輔助。適時美國早已成爲食物及化學品不可須臾離之供給者。對於供給製造品及軍備與輸運上所用之原料尤多供獻。但協商國在美國之信用已達絕境。彼等互相競爭以求購得美國之貨物。其希望美之取消中立者無他，即欲在美境內使用美政府信用加速出產並管理價格分配之謂也。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在美國口岸所拘留之德國船隻，現時可作運輸之用加多協商船隻噸數，輸運由美所購之貨物誠濟時之良品也。

但美國參戰不欲祇限於經濟或海軍之輔助。宣布戰爭後不及三星期國會即票決徵兵案。第一參戰隊並於六月二十五日在聖納再耳 *St. Nazaire* 登岸。一年後駐在法蘭西境內之美國

軍隊數達百萬之衆。此種軍隊每月發刊一數目表使德國人民相信德國政府所行之潛水艇政策實不足恃。反陷自己於不久即受陸軍兵力壓服之危境。

美國干涉之勢力影響於戰爭結果者爲如何吾人於此處不能估計。惟德國不幸迫此中立國與之衝突實根本變更世界政治棋盤上分子之位置。蓋美國於普世政治之改造財政之復原及整頓經濟諸大事業上已變爲一重要份子也。

世界戰爭使美國成爲極大債權國。遂不得不關心歐洲國家之財政政策矣。當美國將自由債權之出產輸運至歐洲各國時，七百萬之美國債權人亦自動的關心歐洲事務；因爲彼等投資之股本及利息均在彼處也。此戰使美國發展其農業及工業之出產量遠超其本國消耗之用，並費去數千萬金以建造商艦隊。所以戰後美人有一養成之習慣即在海外須謀重量銷行。爲維持多數商船起見，須與歐洲各國競爭以奪取商務。英吉利與日本尤爲重大競爭者。

因美國之加入引動南亞美利加諸共和國、中國、暹羅，亦加入協商以反抗中歐帝國。美國担負道德上責任於戰後竭力營求達到加入戰爭之宗旨。自美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後，威耳遜總統致書於各中立國請彼等步美之後塵。當美國加入戰爭時，彼即請求各國亦與德宣戰。允照

威耳遜之請求與德斷絕關係後多數國家，中國爲尤甚，皆正式通告美國外交部謂皆信賴美國之宣言。並告訴美國在北京，曼谷，里的熱內盧之公使請其代達華盛頓政府謂中國，暹羅，巴西已與德國宣戰。此種行動皆因希望威爾遜總統所舉之原則能施行於國際間方奮然興起。而此種原則威耳遜總統又確證美國人民預備犧牲其金錢與生命以保持實行之。該原則誠有偉大之價值。特惜乎其終竟徒託空言也。

## 第二十七章 俄羅斯與匈及土耳其三帝國因人民自決主義之宣傳所

### 致之瓦解 (1917-1918)

協商對於俄國革命第一次之反應於致駐彼得堡各該國大使命令中露現之。謂新政府予以承認但其首領須了解協商各國仍望俄唐續與中歐帝國奮鬥，對於外交上種種諒解須忠誠持守之。革命首領一旦能應許繼續作戰及不改變俄國外交政策，則巴黎與倫敦之報紙一日鼓吹俄國革命對於協商有利無害。先前否認之事實現在承認之，即俄皇正欲與德國講和是也。所以協商視革命爲俄國人民仇德心理之表現。於是西方之民主與東方之專制，爲自由作戰所結之苦惱聯盟，因俄改變政體之故不再令人費解。協商戰爭之目的與英法政治家之宣言亦不互相矛盾矣。協商從前之所以反對波蘭，芬蘭獨立與必將君士坦丁獎給俄國，皆爲與俄帝國聯盟不得已之苦衷。致自開戰以來，中歐帝國因此大享利益。

但俄國新政府方承認波蘭與芬蘭之獨立權利，惹人注意之烏克蘭人之示威運動即在彼得堡舉行，並在基輔 Kiev 設立自立政府。在古帝國各處之其他分離運動又繼之興起矣。居住達恩及庫班之加羅克人及高加索之其他民族宣言謂革命者即給予彼等自由如給予波蘭

及芬蘭自由之謂也。協商政治家擁護人民自決主義者純爲破壞奧匈與土耳其帝國。並擬使德國稍受分割。但未逆料該主義對於俄羅斯帝國之災禍。並尤未想及該帝國乃由強猛獨斷之軍事專制所造成也。

戰爭甫始。協商宣傳即提起屬民問題。但決定除在敵國轄下之民族外。其他民族之獨立一概忽視之。此其中有聰智存焉。蓋人民自決者戰器也。非理想中之信條也。當竭力迫使德國屈服時。一切言動如稍不利於協商之團結實爲至愚。當戰爭進行時。首相阿思貴思 Asquith 及維亞尼 Viviani 所宣布之原則頗屬透徹周浹。但協商政治家不勝驚駭者爲此原則之引用時不受限制也。且又有威耳遜挺身擁護其忠實不堪設想。協商各國屬民之希望心因是激起。在愛爾蘭 京城 伯倫之叛亂及在印度之不安均爲利用人民自決作戰器反射效力之警告。

協商對於愛國運動者之雄心及『子民歸宗』主義之要求或予反對或予擁護均以己身便利爲標準。對於屬民何者應獨立何者應服從又照己身便利而妄加區別。此種搖蕩無定朝秦暮楚之手段當歐戰進入第四年時期時已入窮途。俄羅斯 奧匈 土耳其三帝國均爲鄰邦。又爲專制國。大概均以克服之事功集合多數不同之民族於獨一管理之下而創成之。該三國之統

一並非因公同愛國心。乃一人之朝代由一握權之民族支撐而已。且此治族並未與屬族同化。不過藉人造之疆界使同言同教並曾同國之民族互相分離而已。

接連普魯斯東部及西里沙之民族乃萊慈基納人波蘭人非俄羅斯人也。芬蘭人愛沙尼亞人萊多維亞人及萊慈基納人均爲分離之民族寄居於俄羅斯之拜喀耳省。俄羅斯壓制波蘭人形勢上較德國爲尤甚而精神上與德國相同。但在奧地利之波蘭人形勢上精神上所受之待遇均較優於在俄之波蘭人。與地利之烏克蘭人之不能受協商宣傳之鼓惑者因其行動爲寄居俄之烏克蘭人馬首是瞻。羅馬尼亞之「子民歸宗」主義不能祇限於取奪匈加利之傳思維尼亞省而已矣。因俄羅斯之富庶省柏思拉比亞 Bessarabia 亦曾屬於羅馬尼亞也。在俄羅斯權下之阿美尼亞人較在土耳其者爲多。如果以釋放土耳其帝國內之非土耳其民族爲協商戰爭之目的。則俄羅斯要求佔領君士坦丁之理由不及希臘要求之理由充暢。希臘關於伊真海及小亞西亞之士麥納區域應享之優先權較意大利爲尤先。敘利亞與阿拉伯所渴望者自由也。非主人之改變也。當英吉利決定承認海德茲 Hedjaz 之獨立藉以號召以便易於克服美索不達迷亞及比勒士登 Palestine 時即發覺政治上一時之權宜不能作承認紅海東

邊撥阿拉伯語回民獨立之充足理由。並拒絕同教同言文化較紅海西邊爲高之人民獨立。『人民自決』主義英人用之以喚起外國民族反抗土耳其者。不幸在伊及反動之。而且殃及英吉利也。

由列強之世界政治觀察之爲保護小國作戰。實爲重大錯誤。俄羅斯之潰散者多半由此。如果美國未實行干涉。則協商或因此致敗。其幸而勝者乃美國之加入足補俄羅斯所遺之缺陷故也。俄之政變實予英國在亞西亞之利益暨法國在歐洲之利益以劇烈打擊。蓋俄羅斯不但不作侵略亞洲人民之同夥。反粹然變爲反對帝國主義者。並竭力宣傳人民自決主義。於是英國在印度、阿富汗、波斯及美索不達迷亞頗覺難於應付矣。俄羅斯忽由維持歐洲勢力平均反抗德國地位一變而爲資本主義外交之仇敵。實出人意料之外。從此法蘭西失其在德國東方之盟友。遂不能行其牽制德國之政策矣。

英法意於戰爭時對於奧匈帝國瓦解之態度或其手段宗旨並不一致。許多情忌因是而起。除能將外交往來公文完全宣布外。則當時種種歧異政策之詳情不能確述。雖然就協商勸誘奧匈單獨簽定息戰條約未能成功觀之。就一九一九年夏於起草聖日曼條約以前之種種討

論觀查之。此三國戰雖勝利，奧匈雙重帝國亦滅，然關於丹爾及亞得利亞區域將來之分配意見迥乎不同。

英法意政治家皆以激動奧匈帝國國民叛離其主人爲得計。因此爲破壞德國軍隊儲蓄地及切斷德國與保加利亞土耳其其交通之最穩妥方法。但皆恐巴爾幹化之歐洲自此實現也。自軍事上觀察之，毀滅奧匈帝國之利益爲無可掩飾，但協商政治家並未忘記對於屬民之釋放問題，由戰爭善後言之，亦有困難也。如果俄羅斯獲得密買 *Monsieur* 區域之德國萊慈基納人及德奧之波蘭人與夫奧匈之烏克蘭人以及獲得已經許允之君士坦丁及海峽則俄必與賽耳維亞結爲姊妹國。如此德國敗績之結果，實促成俄羅斯掌握歐洲大權。在地中海俄必爲海霸。是又英法意之憂也。然自俄國新政府宣布釋放屬民並放棄舊俄羅斯堅求之獎品後，協商之困難始渙然冰釋矣。

協商是時方能公然保證波蘭之叛亂矣。承認捷克人獨立權利之障礙亦除矣。匈牙利之東部已許於羅馬尼亞。奧地利之多半亞得利亞海岸已許於意大利。惟英法政治家直至此時仍不信此項質信或能實行。彼等覺得戰後之形勢或可在條約上修改一切應許。如其不然，亦能用

一種方法調解之。即使奧匈改組聯邦。如此則能滿足斯拉夫民族之欲望。因奧地利人匈加利人不能復握主權也。

方奧匈帝國不能支持時，難題紛至沓來。其形勢似乎舍令釋放之民族重新作戰外不能解決。得釋放之民族與巴爾幹情形相同。皆有衝突之要求。關於佔有同一之領土皆能提起歷史的戰畧的種族的及經濟的種種理由。波蘭人頗夢想重造中世紀之帝國。但以普魯斯人萊慈基納人俄羅斯之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及捷克人爲其代價。西里沙 *Silesia* 之提勤 *Tschudin* 區域波蘭與捷克皆欲得之。泰晤士哇兒 *Times* 之肥沃區域羅馬尼亞及賽耳維亞欲得之。（按該地原屬匈加利。由一六五二年至一七一六年爲土耳其佔據。於一九七九年恢復之。有人口一百五十萬。）在奧匈帝國實行『人民自決』主義有兩層最重要難題。一爲影響奧地利之將來。一爲滿足意大利之雄心。自世界大戰開始之日起皆認此兩難題爲列強將來關係中最危險之問題。因其解決必變更歐洲勢力平均也。

意大利與捷克之要求於戰後條約中雖完全承認之。但仍有七八百萬奧地利之日耳曼人居於德國之鄰近領土。如『人民自決』主義行於奧匈帝國之日耳曼民族身上。則戰爭最大之

獎賞將落於德國之手。戰敗國如獲得此數百萬之人民與沿丹朧河之肥美領土及歐洲第三大城爲其首府，則其所得之賠償較其所失於法蘭西比利時丹麥者爲多也。法國絕不容此種奇事發生。方奧匈帝國之瓦解已判明時，法國外交部遂鄭重聲明謂奧地利與德意志之政治的分離永無改變，戰後不得討論之。無論對於奧地利結果如何，奧不能聯德，於辦理歐洲善後時，此事爲根本決定不得變更之。雖然眼光較遠之法人獨相信條約無論如何規定，恐不能阻止奧地利與德意志聯合。所以當戰爭方酣時，法國有解救奧匈之趨向。所以欲分定和平條約者，即爲此目的。

英國則不然。其視奧地利之操德語人民與德國聯合無足驚怪。此種未可逆料之事，影響其安全並不如影響法國安全之爲甚也。甚或有益於其商務，亦未可知。意大利對此問題，覺得其懼俄羅斯也較重於德意志。奧地利與德意志聯合無足驚擾。意大利既爲奧地利隣邦，必享解除兵權之奧地利富庶之厚賜。如果此富庶須賴與德意志聯合方能實現，則聯合是有益於意大利。戰爭時，法意兩國對於奧匈帝國政策之不同，實爲一幅動人之插畫。頗足表現協商與公共仇

敵作戰因其地位與利益之不同以致營求同床異夢之目的。法蘭西之最大仇敵爲德意志帝國。意大利之最大仇敵則爲奧匈帝國。爲阻止德意志不能承繼奧匈之任何部份起見，法蘭西准備保存奧匈帝國。意大利因其自己之利益有幾分須依賴中歐之富庶，遂准備保存德意志帝國。法蘭西因懼怕德意志之故欲將德意志所有之領土竭其所能盡量剝奪之，藉此可以減少其人力與富源。意大利爲了結一強有力政治組織惡魔起見，遂相信操德語之奧地利人併吞於德意志乃阻撓奧匈帝國復興之最良政策。法蘭西既致意毀滅德意志遂寬容奧地利人。匈加利人對於奧匈無所懼怕，並不了解因何此雙重帝國之領土不應重新組織在政治上繼續爲單位。意大利因致意毀滅奧匈並痛悼不得不與德作戰之憾事，對於德國毫無所懼，遂欲見好德國期其早能恢復加倍盛興。其錯綜陸離之象，遂紛然映入吾人之眼簾矣。

當起草息戰約時機已至時，意大利堅持一九一五年密約之條文。堅求佔據奧地利之的羅爾(Tyrol) 至布瑞恩(Brenner Pass) 亞得利亞海端之海口及內地。達爾馬提亞(Dalmatia) 之海口及島嶼。意大利之宗旨並非作軍事預防使敗軼國不致死灰復燃。窺其意乃欲於其併吞之區域中剷除賽耳維亞之愛國運動而已。意大利因佔據費母(Fiume) 竟愈越一九一五年

條約規定之範圍。此種行動賽耳維亞久已懼之。彼等辯證匈加利與奧地利之猶溝斯拉夫人之所以輔助奧匈反對意大利者其理由之充足於茲可見一斑也。意大利更多方阻止人民自決。原則之實現。協商政治家曾宣言惟獨屬於協商仇敵之人民方能享受此種權利。意大利得英法之許可變本加厲更作一保留案即『自決』主義屬於仇敵之人民方能運用之。但所執行之領土須不爲任何強權所貪戀及要求者。換言之即列強所要求之處則不得行自決。惟變更主人而已。

因德國之壓迫甚形急緊而勝利又無把握。協商各國遂於一九一八年春季開始正式鼓舞波蘭人捷克人猶溝斯拉夫人及羅馬尼亞人之復國雄心。協商與彼等之委員會携手籌畫一切。此項委員會早經成立並在倫敦、巴黎、羅馬及華盛頓均派有代表。奧匈之俘擄屬斯拉夫血統者則特別優遇之。如彼等能受勸誘則編成軍隊與其舊夥作戰。八九月間承認捷克人爲同盟並爲交戰國。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捷克共和國在巴拉耶 Praga (奧國波希米邦之首府) 宣布成立。波蘭愛國運動之軍隊協商於十月間承認之。當德國放棄波蘭時瓦薩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通知奧地利謂加里沙已併吞於波蘭。在雙重帝國之末日。傳思維

尼亞宣布與羅馬尼亞聯合。猶溝斯拉夫與賽耳維亞聯合。但猶溝斯拉夫人關於其國家之地位及領土之畫定永未能由協商得到滿意之辦法。於息戰後，彼等查覺素所狐疑者乃成爲實事，即英法受條約之束縛須犧牲多半斯拉夫人及克羅亞人 Croats 達爾馬提亞人一部份與意大利。

除捷克人不論外謂分配奧匈屬民之辦法促成協商之勝利大有疑問。但一旦德奧軍權解體時則『人民自決』宣傳之效力立即顯出。雙重帝制遂自動的瓦解。未演流血慘劇。

於一九一四年協商聞悉土耳其其適計畫加入中歐帝國時，駐君士坦丁協商大使提議願維持其領土之完全作其守中立之交換。並應許在土皇統治區域內不鼓動或承認任何愛國運動。兩星期後，窺探此項賄賂不發生效力時，協商則設法恫嚇之。並警告之謂如果土耳其與德國聯盟則必喪失一切非土耳其人所居住之領土。此種交涉，證明協商實行於近東之『人民自決』原則與彼等在各處所宣傳之輔助小國均爲權宜政策也。

土耳其卒加入中歐帝國。協商遂用『人民自決』爲器械以毀滅土耳其之完整。雖協商中有兩國於十九世紀之中葉曾爲維持其完整而與第三者作戰此時亦不問矣。據實言之協商在

近東並無實行『人民自決』主義之意願。惟揚言在歐洲作戰者爲防禦此主義耳。自戰爭之始，協商在土耳其之外交，仍隨其遺傳之軌道。如果土耳其不加入德國，協商決不釋放土耳其屬民。但必將土耳其畫成若干勢力範圍。至鼓舞回民獨立，實爲違反英法在亞西亞及亞非利加共同利益之舉。英法雖愚必不出此。英法因割分土耳其有艱難，又因土耳其之民族團結堅強，不欲屈服，遂皆寧願容其完整。雖土耳其給敵國以輔助，亦不過問也。但俄羅斯與意大利必須辭報之。然如辭勞俄意，則其他兩國亦須有所賠償。現時英法佔有經濟之利益，亦須保護。近東之勢力平均，更須保存。協商對此問題誠煞費苦心矣。

希臘時常由萬尼吉樓有勢力之言詞爲在土耳其權下之希臘人緩頰。彼等於戰爭時曾被迫害，遣流，慘殺。其兇悍情形不下於阿美尼亞人所遭遇者。阿美尼亞人之遭慘殺受流遣等慘痛情形古今罕聞。敘利亞人亦受蹂躪。但土耳其之基督教徒由協商方面亦未得若何鼓勵與保護。俄意法之雄心非犧牲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則不能成就。此所以彼等皆被犧牲也。協商各國既皆反對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之愛國運動，英吉利又不關心在土耳其權下之基督教徒。故於完全勝利後於與土耳其所定之息戰約對於彼等之保護及釋放並無規定。

吾人對土耳其國內百餘萬因戰而死之基督徒，於其墓前可立一碑石，而恰當之碑文，可稱『至死不悟』。因彼等逆信協商，對其雄心能予援助，故犧牲生命爲其作戰，但未如願以償，惜哉。

理想也。人道感情也。於世界政治中無容足之地。方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遭塗炭時，協商各國關於土耳其統治權之將來，已開始作延長之談判矣。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之英法協定，已將意俄之最終權利，完全規定之。俄意允許將小亞西亞東部巴勒士登、敘利亞及美索不達、迷亞歸英法，作爲君士坦丁、伊真海島、士麥納與阿達利亞區域及南小亞西亞，至叩尼亞之交換品。於一九一六年用調解方法將英法衝突之要求解決之。此條約即世人所知之賽克—白叩協定是也。Sykes-Picot Agreement。南小亞西亞，基利家及敘利亞歸於法蘭西。巴勒士登、西乃半島及美索不達歸於英。其分區線經長久及嚴刻討論後，方始解決。於此討論中作其考量指導者，煤油也。銅鑛也。當事人民之需要及意願皆不遑念及也。

保加利亞附合中歐帝國，協商攻擊他大尼里峽失敗，美索不達、迷亞之英軍遭遇禍患，土耳其欲渡經蘇彝士運河襲擊伊真，此數事使協商見及在土耳其形勢危險。土耳其並無屈服之表

示，亦無求定利平分約之動靜。俄軍在歐洲所受之災殃，法國前線之受困，滅殺協商在近東威權，殊非淺鮮。

此種情勢對於英國特別危險。伊不得不用盡氣力，想盡方法，以重新建起軍事上之榮譽。倘不能將土耳其由白格達及耶路撒冷逐出，英國在印度，伊及必遇擾亂。在阿拉伯（此處佔據阿典實爲重要）波斯及阿富汗斯坦，必喪失其所有勢力。英政治家及軍事首領見出在美索不達迷亞及阿拉伯如不利用土著反攻土耳其及無阿拉伯之協力則一切軍事行動必不能得最後勝利。當英承認此項事實時，遂百計利誘美索不達迷亞之所有重要酋長並應許其獨立，雖爲過量應許，亦不計也。並誘使麥加之酋長向土耳其叛亂。於是宣布海德維（Hedjaz）之獨立，即以該酋長爲王，稱之爲阿森王。並在阿拉伯宣傳『人民自決』主義。此種宣傳於大戰時，爲最強毅最美觀之魔術，英吉利克服美索不達迷亞及巴勒士登全賴此利器也。

英人利用阿拉伯人愛國運動，不過權宜之計而已。決不容許該運動達於不可遏止之程度。爲使蘇彝士運河永久在其保護之下起見，及於美索不達迷亞，阿拉伯，敘利亞之阿拉伯人與伊及之阿拉伯人中問豎一障礙起見，倫敦政府遂又想出利用『郇山主義』運動之思想。（按

該主義係猶太人恢復國家之計畫，以由土耳其手內購買巴勒士登使猶太人居於聖地爲宗旨。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英外交大臣巴樂福 Balfour 發表宣言謂英政府與倡『耶山主義』者表同情，並願輔助在巴勒士登爲所有猶太人建立國家。數月前，英國與海德雜之阿拉伯人講和，許彼人以大馬色城。但此處已於客歲之英法協定撥歸於法蘭西矣。其欺詐之術有如此者。

協商各國所承認者，惟獨海德雜而已。海德雜之交戰員資格，由其宣布之，並准派遣代表以獨立國家之資格，參與和平會議。土耳其國內其他基督徒屬民在巴黎和會中，一切請求，一概拒絕不理，因彼等之命運，早已爲戰勝國之種種協定所預決矣。土耳其屈服於『自決』主義宣傳破壞之勢力。但該原則之實用，較行於奧匈帝國者受極大限制。惟於戰爭時能供利用之非土耳其人方得釋放，其他則改換主人而已。

## 第二十八章 創立國際聯盟之勉試（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正月在巴黎所開之和平會議，所有協商聯盟國家之代表皆參與之。但關於會議之提議權，或取決權，協商政治家決不放鬆。彼等之目的，原始即爲利用此會調和協商與美國關於利益及理想之衝突，並非謀重新建立和平。故中歐帝國及其聯盟各國皆由該會屏除之。自該會之開始該會發起人即專斷將戰勝之同盟分子，分爲兩等『即五大協商並參戰國有共同利益者，與次要國有特別利益者』。將俄羅斯完全置於局外，因其於多數黨政府打倒革命黨政府後，即退出戰線故。

但區別協商分子，應屬於何等者，非以戰時所出之人數及供獻之多寡爲衡，乃專憑各國之強權與富源爲定。日本與美國之犧牲遠不及比利時與賽耳維亞及羅馬尼亞。但日美國竟列於重要協商及參戰國之列。自將來之富庶與安全觀之，惟法蘭西與意大利在五大中，對於一切提案影響最深，與該協商之歐洲弱小分子相同。此亦有目共覩者。一切條約皆由此強權所造成。一切問題均依照彼等自己之利益私自決定之。於起草兩重要條約之期，只開六次全體大會。其條約之原文，直至五大強國贊同所擬之條文適和彼等心意，及能調解彼等衝突之利益。

後，方始遞交於小國及敵國。於第二次全體大會小國之政治家抗議此種高壓手段時，法總理克里孟索 *M. Clemenceau* 代表協商及威耳遜大事申辯，不許受理此項抗議。其理由爲強權國之主權，由一千二百萬兵士所保持，所以必須操縱此會。

於五月末，當對奧地利之聖日曼條約提出於全體大會時，受該約影響最深之諸小國首相等重申抗議。謂起草與其國家命運有生死關係之條約，於考量時解決時，不給彼等以發言之機會，實爲不公道。強權國之主義遂又托出。但此次由威耳遜發言。大意惟握有超羣之強力及廣大之富源者，方有代替較弱國家，判斷何者爲與其最有利。此強國於取決其判斷時，自然運用其聰智公平，行廣無私。

估度創立國際聯盟勉試之價值，則巴黎和會之組織及方法必須研究之。國際聯盟之性質無論其原始觀念爲何如，若在此種情勢之下組織之中途，必須經歷一種變通，使其最終之組織與諸條約之宗旨及普遍之精神相符合。自然國家平等理想之原則，爲該會所否認。代替之以五大強國之權利義務之實質的觀念。彼等既執戈疆場，又曾同奏凱歌，遂決定設法構成一種和約，以便永遠維持彼等之優尊地位。所以國際聯盟會約，規定參議院爲九人。五大（多數）爲

永久會員餘四席（少數）爲遴選會員，此亦自然之理也。給予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日本、美利堅，以固定席次。其他所餘之少數則由所有協商聯盟之國家填佔之。每一國家在國際聯盟總會得一席，而真實權柄仍授予參議會。

會約起草員不但具有保護五大強國主權之思想，且須時時切記五大強國對於公共舉動，不欲一概自動加入之心理。一恐有害其自己之利益。一恐與小國分爭時，削奪其超羣強力之利益。此兩種不便利，形成國際聯盟最有勢力之障礙，爲便於調濟起見，遂於該約加入一欸，即准參議會各會員有否決權，並可自由提交爭訟於國際法庭，此即第十四欸之所規定，以濟實事上之窮也。

巴黎和平會議對於國際聯盟問題，及其他問題均盡十二分努力組織機關創擬約章以減少與一九一四年同樣爆發戰爭之機會，而促進世界之和平。並亦有成立國際聯盟之意願。此項組織須受理一切帶國際性之瑣屑事宜。此組織須在戰後，於強國相互及強國與小國之一切關於彼等利益之難題中易於合作。各國政治家亦領悟在巴黎創立機關，以增善國際之關係，爲普世所渴望者也。多數提倡國際聯盟者，曾反復辯論，謂此會最關重要者爲在國際聯盟路

上得一真實之發軔，所以彼等重視在巴黎已經成立國際聯盟之事實，並認該會業已履行職務。但其重要之缺欠彼等似不明瞭，亦不承認原約有不安當處，遂使修改無望。即如第十六款所定『凡與會員意見不同之修正案，不能束縛任何會員遵行之』此一條阻止該會不得發展，成爲威耳遜所宣言之『與萬國有益之萬國聯盟』，並阻止該會不能實行其惟一之本能，減少因國際分爭所生戰爭之機會，即強迫提交爭訟於國際法庭。

吾人研究世界政治，綜合所得不外當任何國家強盛時，如何以自己爲法律，如何以國家安全之需要爲口實而發展陸海兩軍，如何用強權侵略較弱國民而促進一己之商業，及如何對於爭端強加一己之解釋於不能抵抗者，萬方一轍，儼成鐵案。在巴黎與會諸弱國一致要求國際聯盟能於國際爭端上主張公道，於世界商場機會平等，及於國際交涉上謀雙方利益。能給此種利益之會約，乃威耳遜所構想。但使任何強國與他國交涉時，犧牲其優尊地位之利益，實屬不可能。該會會約之原稿，自然循照此種情形蛻變。其結果國際聯盟遂括於凡爾賽條約之內，並不束縛任何強國與小國或互相交涉時，必須公道也。

美國預想協商政治家必反對國際聯盟，不然亦必將該會約括於凡爾賽條約之內。威耳遜昧

於情勢必欲使巴黎和會接收已擬之和約是不啻與虎謀皮也。此會約如在凡爾賽條約中所表現者，爲起草委員會十五次會議所擬成。二月上半期之十次會議編成草案提交於三月十四日和會之全體大會。其餘五次會議，係在三月二十二日與四月十一日中間。於該項會議中完成修正各案。委員會開始工作，有種種確實的限制，即不欲將理想家所提倡之國際聯盟觀念括於約內當編至衝突之點時，如第十款與第二十二款，該委員會則遵照各國首領於秘密會議中所決定之互讓調解。該會之委員所表示者，爲一種實事求是之精神。避免一切各該政府不願接收之意見，與其他委員會取一致之行動；即一切條款凡與強國中間之利益或政策有衝突之處，則將『四大強國』參議會所達到之諒解納於約內。

協商政治家不但不反對國際聯盟，反視此爲解決難題，及得全世輔助以實行有特別利益條約之最善方法。按第十款之規定，則條約中之領土得以保證維持原狀。第二十二款規定德國殖民地之併吞，及土耳其之割分，由新主人以監管之假面具佔領之，此項主人即國際聯盟所認爲付託人者也。在監督區域內之商務平等對遇，只該會之會員得享受之，如此則排擠德國於其原有佔領及土耳其市場之外。（德國自然能入國際聯盟，但法國有阻止其加入之強權。

法政府宣言非至凡爾賽條約遂款履行時，德國不得加入聯盟，此非三十年後，不能作到也。於該會約之正式條款外，依據凡爾賽條約復給予國際聯盟以薩爾 Saar Basin流域之管理權，及日後修改屬於內地交通條款之責任。如是條約之履行與國際聯盟之會務打成一片。中立國因加入聯盟之故，於戰勝國強迫敗績國履行條約上，授以輔佐之義務。此條約即因少數國之利益所構成而強加於敗績國者。

世人對國際聯盟之評論多屬苛責及無理情之謾罵，在美國爲尤甚。該聯盟竟成其政黨之辯爭問題。如欲尋得該聯盟之評論或畧史，不屬於雄辯性質者，憂憂乎其難得之矣。但四年之經驗所表示者，爲該聯盟確實失敗，未能成威耳遜及其他理想家所想之器具。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威耳遜演說時曾曰：「將來所急需者，爲集於和平席案之人，均預備妥當來付此代價，即買得永久安全及和平之惟一代價也。並欣然願用剛毅方法，創立此惟一之器具，以之使和平條約定受贊揚，定能履行，此代價爲何，即如條約之各款中所規定無論誰之利益受損壞，皆無所偏袒必秉公道，不但無偏秉公，更使多數民族心滿意足，蓋處置彼等之命運不可須臾離者國際聯盟是也。欲度量此不偏無私之公道，又如何而可，即吾人所欲以公平待遇之人，與

夫吾人所不欲以公平待遇之人其間不容混入差別而已。此公道也，必須無所偏愛，只謀求多數民族之平等權利而已。決不能以任何單一國或多數民族之特別，或各自利益爲該約之基礎，蓋恐與萬國公共之利益不相符合也。』

於種種條約簽字後，遂籌備組織秘書廳，其始設於倫敦，繼而移至幾尼發（瑞士名城）。於一九二〇年正月十六日及十月念八日中間，萬國聯盟之參議會，在倫敦、巴黎、羅馬、三西巴思坦、San Sebastien 及不魯舍勒，共聚集十次。但自代表之資格及通過各案之性質觀察之，協商政治家自始即不願用國際聯盟解決關於履行條約之重要問題，及因戰爭所發生之難題。此不待證明而可知之者。重要事宜，均由英、法、意三國總理會議中討論之。彼等決定與土耳其所定條約之條款，此在巴黎會議時未曾解決者也。以及其他事宜，如其重要能影響三國之利益及關係者，皆於總理會討論之。他項問題均轉交駐倫敦或巴黎大使之會議。國際聯盟之參議會由次要脚色派充之，該會有時亦討論重要問題，但永未讓其定立條約及有履行條約之權利。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國際聯盟大會，集於幾尼發，赴會代表二百四十一人，來自四十一國，會集至十二月十八日方閉幕。一九二一年九月，開第二次大會。此兩次會議成

就許多有用之工作。但自成立二年以來，無論參議會或國際聯盟大會，永未敢依照會約解決一切分爭，或通過違反英、法、意三國之意願或命令之任何決定。大會對於參議會使用其應使用之主權，完全失敗。參議會所爲者乃英、法、意命其所爲者也。解決問題者乃英、法、意命其解決者也。無數之問題，三協商政治家之意見對之參差者，尙未提交於國際聯盟也。

## 第二十九章 世界政治與凡爾賽條約之關係 (1919-1922)

一九一九年正月集於巴黎之和平會議，肩担四項重責：定立德意志、奧利地、匈牙利及土耳其條約而重建和平。此其一；聯合世界各國結成一體，藉國際協力之功而保存和平，並改良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之狀況。此其二；處分由戰敗敵國所掠奪之領土及賠款。此其三；調和重要戰勝國扞格的雄心及政策，藉使因聯合所給予彼等之霸權永不旁落。此其四。

五大強欲達此四項目的，遂摺除弱小協商國使其不得於表決時發言，並捐棄『公開盟約，公開解決』之原則。違背良心不承認息戰前與德國所定之條約。摺除弱小協商國者，因彼等未勝此戰也，所以無保障和平之責任；拋棄公開交涉者，因恐破壞協商政治家所懷之目的；否認戰前所定之條約者，因凡爾賽條約之起草員確信如果德國居於戰勝地位時，必取同一之行動。威耳遜及其他美國代表力爭公道及真實和平，但爲協商政治家所傾覆，蓋彼等所關心者，非世界之永久和平，乃增進彼等之世界政治。

凡爾賽條約，當世名人剖解及批評者有之，攻擊抵罵者有之，善意防護者亦有之。該約之簽字人亦有痛責其疵謬者。由抗議方面引證之，如思馬慈 (Sims) 將軍當其簽字時，曾作以下之

宣言：『新生命之應許，浩大人道理想之勝利，諸民族曾爲此洒其血，擲其財，毫無吝嗇，所借彼等所希望之較爲公平較爲美好新國際情勢，並未載於此約……約中有領土之規定，據余愚見，必須修改。約中載有種種保證，吾等均希望早日得見其與舊敵國之新和平性質，和平氣象相調和。約中規定有若許賠款，苟非危害歐洲工業之復興，決不能償還，宜改減之，使其較能容忍，較爲減輕，此亦全體之利益也。總之，種種之針芒，在新國際空氣中醫治勢力之下，定能息止其痛苦。（按恩馬慈將軍爲英人。）

民族之真和平，應當隨從，不但完成並能修改政治家之和平……余深信國際聯盟必使歐洲逃出因戰爭所生之毀滅道路……敵國須於最早日期，加入聯盟與協商民族共同動作，以實行此戰之最大教訓，國家進步之真道路，不蘊於各自之雄心，不藏於私己之權勢，乃在爲浩大人道之主旨而作公共之服務。』

恩馬慈將軍與威耳遜心理相同，對於國際聯盟希望過切，並願與舊式之外交目的方法，作讓步之調解，以期該聯盟之會約，載於條約之內。破壞『民族真和平』者三項要求，爲責罰，賠償，及保證。前列之兩項，惟賴第三項方能確證之。關於巴黎會議中之毒恨與銜怨之空氣，及政治

家惟恐激起輿論反對之懼怕心，著述者已多矣。但決定該會議政策之人，確實爲悲苦與激忿感情所指揮耶？抑因人民要求責罰式之和平呼聲而定大計耶？在協商各國及美國所表示之反對德國之情感，確爲各該國政治家所利用以表白此項歷史上絕無僅有之條款之不爲苛，亦用以解釋威耳遜主義因何失敗也。但研究世界政治者，於該約內細一玩讀，則知該約之條文均係歐戰多年前所懷空想之成就。且爲世界大戰以前，世界政治之著作與政治家所提倡之一切理論之勝利。彼等相信歐洲各國已從事於圖存之競爭。在巴黎會議時，一切惟謹慎，慎推敲琢磨之提案，頗能表示此種信心之普遍。列強互相間所懷之態度，可括於最淺近之方式中，卽『勢不兩立』是也。“Your life or mine”。

協商確知德國政府，決不能遵照其敵國之控訴，而加其皇帝及陸海兩軍高級軍官以罪名，明知使全國人民誓認皆爲罪犯，爲違反人情之舉動。亦明知在條約中所指定賠款之數目，果依照一九一三年國外貿易表計算，非使德國享受全世界貿易多半部分之專利不克償還。責罰也，賠款也，舉凡爾賽條約所規定之形勢，實爲作不到之事，且勿論其合理不合理也。德國因不能贖罰其國主與國家之英雄，及不能踐約償還賠款，遂永久屈服於保證項下之堅壘矣。是約

也，不過准予協商以毀滅德國之權利，使其不能成爲強權，並使其在歐外不能恢復其政治上經濟上之威權而已。設吾人不確知該約之用意，則不能明瞭巴黎會議後，在歐洲之局勢及法蘭西之真實態度。凡爾賽條約之起草員，關於審判軍事犯，及德國照彼等所要求之數目償還賠款，亦知德國難乎爲役，但爲防止德國復興計，毋寧使條款苛不能履行。如此則彼等始能永遠掌握阻止德國之方法，使其不能企圖恢復全世界之政治及商業之勢力。

如果無特別變動，則凡爾賽條約阻止德國不能再爲強權，正與聖日曼條約斷送奧匈同。因此條約奪去德國之陸海軍及商艦隊；限制其航空事業；驅逐其人民離開近東遠東及協商聯盟之各國，並將彼等在各該處之事業與私人財產完全充公；停止德人在亞西亞及亞非利加之天主耶穌傳教之事業；禁止德國資本出口；並將德國之對外貿易，置於委員會管理之下。此項委員會，即由競爭國所派之專員組成之。於其決定外，並無上訴之機會。德國喪失其海底電綫，國外銀行及大商棧；德國允許於其出產上加納出口稅，其稅率由其競爭者代定之；德國允許國際共管其河路，並置於外國委員會下，並容許其鄰國自由使用其運河鐵路及各海口，不受德國管轄。在該條約中之解散軍隊，輸運交通，及屬於經濟之條款上，既無互讓利權之應許，則

德實簽失其主權，並置自己於對方掌握之內。

自世界政治觀察之，凡爾賽條約對於歐洲競爭世界強權上開一新劇場。所遺之先例，如能永久存在而有效，則各國國民投資國外必須仰賴其各該政府之強權而得保護也。截至凡爾賽條約時代，依據國際公法仍有政府財產與國民財產之區別。私人財產例不應受強奪。按照凡爾賽條約，則交戰國在其自己或聯盟管轄區域內，有將屬於敵國人民，無論何種性質之財產充公之權利。戰勝者並有權利強迫戰敗者之政府，賠償其人民因充公所失之財產。

援照凡爾賽條約，德國海外佔領地割讓與英國、法國及日本，取消其利權及租界，並強奪在土耳其、伊及、暹羅、中國，以及在戰勝之殖民國管轄下之世界各處，一切德國國民人財產。德國放棄國際委員會之參預權，並在各國領事裁判權之利益，但在該處歐洲各國及美國之人民仍享受治外法權。戰勝國決不犧牲此種利益。

歐洲實業人民三分之一，不能在世界市場及侵畧事業上享受平等機會。凡爾賽條約給予之教訓，與思馬慈將軍所希望者迥乎不同。因該約純為權勢自私之勝利，並否認爲『浩大人道主旨作公共服務』之原則。德之人民已熟知者，臨戰敗北，不但使國家屈辱，亦使個人遭殃。如

果欲其營商之能力與他國享平等之利益，及不喪失其在世界所創成之事業，則必須爲一強國之屬民。藉其握有優勝之武力，及明曉如何使用之方法，能爲其人民造成機會，並能保護其人民享受此種機會之厚賜。

當吾人考量世界大戰之原始，及德國作戰之方法時，吾人或以爲此種責罰不爲嚴重。但不幸德國所遺之教訓亦偏行各國。戰爭之殘局所表示者，英、法、意、日、美、國皆不欲互相信任。彼等相信「日光下之地位」非藉其自己之軍備，及詭譎之侵略外交政策，不能得以安全。彼等在世界各處之政治經濟利益愈大，則競爭之念與用自己能力防禦之心愈堅。

如欲明曉促成和約一切條款原則之複雜，則披讀德國對於凡爾賽條約答款之判斷（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及聯盟之答語（六月十六日）自可一目了然。德國人民所抗議者，只反對協商所認爲成就理想者之片面實行。解散軍隊，人民自決，釋放殖民地之土著不受侵略，廢除戰敗各國之降書，取消租界與特殊利權，拆毀奇厄耳運河之砲壘並許自由通行，河道之國際共管，租借海口，在但澤（德之大海股）與陸地所困之國留自由海，在一切運河鐵路無限制通行，懲罰切於戰爭時，身犯不人道行爲罪之軍官及兵士，嚴審認爲對於戰爭負

責者之首領及各大臣，歸還由受侵略國所強奪之陳列品，取消用最大回扣及過重利息加於弱國之債務，取消中國庚子賠款，廢止一切用武力所定之條約，及歸還一切用武力所得之賠款。此種規定無一遭人反對者也。以上各款，均標明在文化進步路上，向前進步之一清晰步調。而其全約則現露惡意，又爲世界政治之擾亂動因。

夫以此種條款列入凡爾賽條約對於戰勝國所生之擾人困難爲何如耶？此無他，唯在尋求一種理由，不但可以表白其加於敵國之條約盡屬適當，並可同時表白，戰勝國縱不能遵行時，亦屬理直。協商各國於覆德國之文牒，謂凡向德國所要求者，其本身均爲公道爲合理。其作如此要求之理由爲德國既對於戰爭負責，則必受責罰。十八閱月後，英首相萊佐治演說，謂凡爾賽條約之基礎，確爲德國之戰罪。誠如其言。但據最後之剖解，德之承認戰罪與夫甘願受罰其關鍵在戰刑拷問之判決書耳。故據實言之，凡爾賽條約之基礎，乃在協商各國之勝利而已矣。

凡爾賽條約對於戰勝國與歐洲國家及非歐洲國家之關係上發生種種糾紛。吾人所見及者，該約上之一切條款，本擬藉以糾正行爲乖戾者，賠償損失，及救濟地理經濟上之一切不平等。而此種規定之實用亦不能只限於戰敗國。自解放軍隊起，至退還賠款止，多數類皆加於德國。

之要求，如果戰勝者，自身亦遵行之，則或能表白此種要求為合理。於條款中，如能利權互讓，以謀求公共利益，則凡爾賽條約，或可成公道和平之條約。乃該約了無利權互讓之實行，故只為武力和約而已。總之該約之條款能否施行，端視強迫德國簽允該約之武力，能否繼續利用之時間長短耳。

### 第三十章 世界政治與聖日曼 St. Germain 條約之關係 (1919-1922)

威耳遜對奧匈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建議和平之答覆，爲戰爭時交戰國政府所發之最重要公文之一。該覆牒不祇爲雙重帝制之死刑宣告，亦爲一切民族與國家所存在之朝代式聯合死刑宣告也。美國總統宣言，謂列強將不引用遺傳之利益，以解決弱小國家之領土與政治問題，但處置奧匈彼等甚欲切實引用『人民自決』之原則，美國及協商之所以作戰者，爲欲作該主義之干城，及思有以推行之也。

自有史以來，交戰國講和，其先決問題在解放民族，此爲第一次。不但自己及聯盟，或仇敵方面均同沾利益，並於將來辦理善後時，須注重所有有關係之一切民族，以圖永久之和平，威耳遜爭持之要點，實在乎此。

威耳遜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之演說中宣布美國主持之理想業已通行天下。因欲促成該理想之實現，美國方行加入協商，反抗德意志與奧匈。爲表明美國之真誠起見，伊引証不名譽之布黎條約 Brest-Litovsk 及不加勒斯多條約作演說之插畫。布黎條約爲德意志不尊重其所輔助之國家權利之產物。但此項國家即德國欲藉其輔助得以脫離俄國之重軛者。

惟波蘭人及拜喀耳一帶國家，不得參預該約之起草。不加勒斯多條約所表示者，爲戰勝國以武力強加其意志於敗績國，並勒索經濟之利益，將戰敗國之主權削奪一盡。根據便利及武力之外交政策，人人應厭惡之。美國所宣言者，天道與公理，終久得勝。小國之獨立熱望，人人所當鼓勵者也。

奧匈非一國家也，乃政治之組織而已，其情形洽與俄同。數世紀以來，藉征服及併吞弱小民族而得發展。奧地利人及匈加利人曾抑制此種民族之自由，國家之生命，但並未能同化。於民衆普通教育之實施，普遍選舉權之允許，及讀新聞習慣結成以前，奧匈對此民族，尙能從容治理之。民族之全體，多半爲無知之農夫及握有地土之貴族。均盲然服役於奧匈。但於十九世紀之後半期，全世既皆向平民主義而進化，被壓制之人民，遂覺悟其在帝國中地位之卑賤。當彼等要求政治方面主權時，則奧匈之虐待頓爲猛苛，顧於普奧之役後，奧地利人遂將在中歐日耳曼小國中間之優尊地位喪於普魯斯。如此奧人之數目再不足以壓服匈加利人。所以於一八六七年，奧地利之日耳曼人與匈加利之美哥啞（Magyar 人）（即匈加利人）訂立條約，改變其帝國爲雙重帝制。美哥啞人遂得獨立。但自此後，彼等對於其他弱小民族，照樣實行其先期

在日耳曼所受之壓迫。

雙重帝國五十年以來繼續存在，而於奧匈之不同民族分子中，並無團結之精神。在歐戰以前即有人預言，謂此雜種之帝國其壽命或不能長於其皇帝約瑟 Francis Joseph，當是時伊治理該國但已達於垂暮之年也。

日耳曼人與匈加利人互相仇視，此兩大掌權民族，復各自與其國中之弱小民族互相衝突不休。然此種組織仍不解體，不只專因奧地利人與匈加利人有相互之利益，亦因弱小民族之地主及實業階級人民，明曉屬於大國有種種利益故也。此階級人民，在陸海兩軍所指派之軍官數目上獨居多數，並在雙重帝制之一切職員內常出人頭地。當戰爭時兩捷克人相繼為首相是其明證。

於立法院內，奧地利人與匈加利人藉舞弄屬民，使其互相反對，而得以維持勢力平均。匈加利之政策，純屬壓制性質。此亦為可有之事，蓋國內數部份，雖為他民族所居住，而大多數之地主均為匈加利人。奧地利藉准加里沙波蘭人以自主，作其輔佐維也納帝國會議之交換，而得能保存國會。此種混合實有益於波蘭人。彼等在加里沙對於烏克蘭人將過半數，所以波蘭人需

用日耳曼人之輔佐，正與日耳曼人需用彼等之輔助同。雖捷克人數在奧地利次於日耳曼人，但奧地利人對於彼等並無實行同一政策之必要，因波希米形勢如刀劈入奧地利，德意志俄羅斯及波蘭之中間故也。俄羅斯雖多方輔助在匈加利之猶溝斯拉夫人及在奧地利之烏克蘭人而不敢鼓舞波蘭人或捷克人。蓋如使其愛國雄心強而有力，必對於俄羅斯之波蘭情勢發生危險。

在奧地利及匈加利有兩項分離運動——『愛國運動』及『子民歸宗』運動是也。愛國運動者，即屬民在其原先政治限界以內有獨立之權利是也。『子民歸宗』運動者，乃為與鄰境同種同文之國家，作政治上聯合運動是也。匈加利人及捷克人之運動，乃愛國運動。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及意大利人之運動，乃『子民歸宗』運動。波蘭人因困於加里沙一省，既非要求獨立之愛國運動者。又在奧地利能自主，不必與俄羅斯屬下之波蘭人相聯合，故『子民歸宗』運動不能動其心。且甚畏懼此項主義之實施。如果帝國瓦解，則該主義必在加里沙東部向彼迫來，因該處之人民大多數為烏克蘭人故也。將此項分解看清實為至要，因能區別何者為單獨關係與匈統治權之問題者與何者關係鄰境諸小國錯雜不能解決之問題者。

美國因彼等之運動宗旨顯明，又因予彼等以輔助有妥切理由，所以於致奧匈之覆牒中，特別提出捷克人與猶溝斯拉夫人之愛國運動。且捷克人曾助美國殺敵，猶溝斯拉夫人與賽爾維亞人又屬於一族，此其所以特別提出之也。但奧匈之割分問題提交會議時，則見出「人民自決」原則之實施，雖只限於敵國仍有許多擾人頭腦之紛亂。對於捷克人及猶溝斯拉夫人之交涉，其難處正如與其他被釋放人民相等。

當起草給予奧地利之條約時，重要協商及參戰國不欲公開者，其或因此歎彼等甚懼。一旦公開則被處置民族之代表必起而責難。對於彼等主張之團結發生紛歧之影響，故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於該約送交奧地利之前一日，始將該約之原稿通告和會諸代表。波蘭人捷克人猶溝斯拉夫人一致嚴詞抗議，但無效果。奧地利之抗議亦依樣無效。奧地利代表於九月十日調印。奧地利政府因饑寒所迫，亦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批准。自該約提交大會起至簽字止中間凡三個月。其延緩原因乃因意大利力主關於軍事及與其利益有關係之政治條款須由其武斷。至於用外交手段排解新立諸國對意侵犯主權之抗議，及設法使其在經濟方面作協商附庸亦延緩原因中之一也。

自起草條約之日始，協商即視奧匈爲已亡之國。故准其五千萬居民中三千餘萬可以與之分離。今而後不再聞雙重帝制之名。奧地利與匈加利人亦各自分離，無公共聯合之團結矣。彼等公共之命運，祇有戰敗之科罰而已。於劃分疆界時，引用種族、戰略、與經濟三種原理，藉以盡量削奪奧匈領土。自有史以來，戰敗者受禍之深，從未有如聖日曼與川夔兩條約之嚴重者。

聖日曼條約強迫維也納政府立即讓棄兩最大最稠密省分，即加里沙與波希米是也。第三等大省如的羅爾及烏瑞布哥在布瑞恩山路以北，縮成一窄條而已。思提瑞亞 *Stiria* 及加尼歐拉 *Carniola* 之泰半領土均被獨斷劃去。沿亞得利亞海之一切省分，雖爲奧之唯一出路，亦不得不放棄之。摩拉維亞（奧之北部）及西里沙爲奧之重要省分，不特產煤兼供給食物，亦使之併於波希米，以便成立捷克國。邊陲之省分如布叩維納則給予羅馬尼亞。置奧地利人於維也納政府之下。處於圍困區域之內，其間必須破產及慢慢餓死者達三分之二。雖彼等人數包括奧地利戰前人口不過四分之一，然亦須擔負與德國相同之賠償條款。維也納城爲歐洲第三大城，有獨立之奧地利人百分之三十五。按該城係自然擴充而成，堪爲五千萬人民之帝國都府。當此新局勢之下，若欲維持奧地利人之生存，非與分立國（即新立國）自由交換貨

品，或與德國聯合不爲功。但聖日曼條約既未規定交易貨品之原則；又禁與德聯合。奧地利之代表與德國之代表相同，均不准申訴理由。但彼等於書面之意見書中指出，如果實行聖日曼條約其結果實不堪設想。無論自何點觀察之，總覺該約所蓄之戰爭動因，較所除去者爲多。此約與凡爾賽條約相同，起草時根據兩種富有危險之幻想：使日耳曼民族永遠爲奴隸，永遠受孤離，此其一也。使戰後與德接壤之非日耳曼民族國家，發展實業超然獨立，不受自昂不爾厄（Hamburg）（德之北部大城）至維也納一切區域中經濟社會組織之影響，此其二也。聖日曼條約處置由與所奪領土之方法確實表現第一幻想。方協商令德與人民分離之際所提起之戰略的歷史的，或經濟的種種辯論，列強如以爲與己有利即刻實行。『國民自決』之原則，竟不適用於奧地利人。當奧地利人提起經濟的戰略的及歷史的一切考量時，列強毫不注意。巴黎和會之情形，簡言之，即西諺所謂反我贏正爾輸耳。"Head I win, tail you lose." 瀏覽聖日曼條約一切文書報告及演說，並其實行後之局勢時，吾人總覺得該約之起草人，忽視將來強盛之德意志能以『子民歸宗』之宣傳再來備戰。或與其他武力聯合。或聯斯拉夫民族以攻拉丁民族，或聯拉丁民族以攻斯拉夫民族。關於釋放民族一事巴黎和會曾多次討

論，不過追認舊案而已。如的羅爾之與捷克是也。居於沿德意志與奧地利分立國區域之三百萬日耳曼人均置於先前所屬民族治理之下。彼等妄認在歐洲之日耳曼民族已爲戰爭完全壓倒。此種情勢決不能容『子民歸宗』宣傳之新世代發生，即或發生，分立國亦能互相團結從事制服之。第二幻想更背謬近世經濟史之大教訓，即萬國互相依託是也。雖此種動機來自最高理想及博愛之精神，但聖日曼條約之屬於經濟的條款，對於該約所解放民族之安寧及富庶，謂其毒害較少于政治條款，尙未可遽信也。縱與匈帝國之成立係由毀滅諸小國自由而來，但自歐洲依賴世界商場維持生活以來，該民族因附庸於一強大政治組織，所得之物質上利益亦無可諱言者也。奧匈帝國自約瑟治理以來，足享水陸交通及自由貿易之利益，同時並能建造商艦隊，設立領事機關，使彼等能於世界商場上與他強國競爭。

聖日曼條約規定諸民族與奧地利分離而聯結於『血統同胞』。波蘭人捷克人組織新自由國。但五十年來所經營之財政實業大組織悉予破壞，並未規定任何方法以暫代之。諸分立國既失其赴地中海通路之自由，又失其商艦隊，又得自行設立外交與領事機關遂猝然感覺於國際事務間，不能希望強國輔助之痛苦。更有進者，維也納財政與經濟之衰頹，與夫德意志之

擾亂，使彼等大受影響，故雖稱爲戰勝自由，而與戰敗者較，並未有若何區別也。

奧地利從來無殖民地，所以與匈加利聯合成雙重帝國之前後，永未染指歐外保護國及勢力範圍之競爭。因奧匈帝國之瓦解，在領土上飽受利益者惟意大利。但從長論之，德意志似亦得大部份領土，設非諸分立國，用聯邦制度，與奧地利匈加利協力重新整頓大帝國之領土，而使之成爲統一之經濟政治機關，則聖日最條約對意大利，德意志之統一可以保證無遺。但如果意大利人及斯拉夫人爭執巴爾幹半耳時，則勢力平均，或可再爲德意志所操縱，因其寧喪失異族省分，而欲獲得管理歐洲所有日耳曼人之主權也。

第三十章 世界政治與聖耳曼條約之關係

### 第三十一章 世界政治與川賽 Trianon 條約之關係 (1919 - 1922)

雖然聖日曼條約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簽字正式完結奧匈帝國，但給予匈加利之條款頗難裁定。費時一年之久方告成功。給予匈加利之川賽條約爲凡爾賽、聖日曼及諾里條約同一精神所育成。其原文極與聖日曼條約相似。但直至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方始簽字，蓋因匈加利政治問題困難甚多故也。至於新政府不能應時成立，屬民彼此之衝突，分立國不欲接收聖日曼條約，及贓物不能平分皆爲簽字延緩之原因。

凡爾賽與聖日曼兩條約產生兩新國即波蘭與捷克是也。此項國家與意大利皆爲聖日曼條約之重要受惠者。意大利之領土分潤已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息戰約保證之，並於解決奧匈之經濟財政諸難題時，伊有臨場發言之權利。關於奧地利之處置問題，如英法容意大利操縱一切，則關於清理德國在各處之財權問題，意大利願從英法之意見。所以意大利關於奧匈之利權欲承繼幾何，便承繼幾何，可謂隨意所適也。波蘭與捷克則不然，既未處於重要協商及參戰國之地位，又無交換品，並於討論條款時無發言之權利，故祇憑他人隨便施賞而已。由領土上觀察之，彼等所得者雖多，但皆附之以經濟與財政之桎梏，使彼等永久受歐洲之羈絆。

由分立國之方面言之，凡爾賽條約，聖日曼條約以及爲創立波蘭而定之特別條約皆由援照各強國之經濟政治利益所製成者也。

匈加利之分立發生種種問題，諸分立國對於協商各國之關係及互相之關係又不一致。意大利之要求與猶溝斯拉夫之要求互相衝突。猶溝斯拉夫夫人已與於賽耳維亞聯合。賽自歐戰之始即爲協商之一。匈加利東部之承繼人爲羅馬尼亞，此亦協商國之一也。羅之加入戰團係出自協商之懇求，協商方面並受密約之束縛，必須償付加入戰團之獎品。劃分新疆界問題，又因賽耳維亞與羅馬尼亞之要求，互相侵犯，致格外困難。

方巴黎利會舉行時，在布達派斯特 *Buda Pest* (匈京)之革命組成多數黨政府，此政府不聽戰勝者之命令垂數閱月。自將該政府推倒後，匈加利又與羅馬尼亞干戈相見。羅馬尼亞軍隊，不顧巴黎之命令，侵佔布達派斯特從事掠奪。匈加利、羅馬尼亞政府宣言此不過自行清理賠償問題，並將匈加利由羅馬尼亞所偷竊者，盡數取回而已。遂不顧協商之抗議，擅將匈加利鐵路之機關車車輛，軍需品及牲畜悉數奪之而去。此種取償之法，可謂世界上最爽便之方法也。但此種行動實推翻巴黎利會技術專員之一切計畫與考量，蓋彼等是時適商酌匈加利條

約中之經濟條款也。與匈奧諸分立國交涉之艱難尙未解除，時局中復發生他項紛糾分子，使協商更難於區處。協商於戰爭之末月，承認捷克爲交戰國，而波蘭之復興，經戰勝者之東請，參與利會亦被承認。（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八日利會開幕六日後）波蘭與捷克於德國敗績後所設之臨時政府及其主權之實際擴張，均需協商輔助。波蘭捷克與德國之疆界劃分問題，不端賴彼等自己之強力，乃在和平會議之公裁。但關於匈加利問題，協商覺得有許多已成之實事 *Faits accomplis* 與彼等作梗。捷克以武力由匈加利奪獲布瑞斯哥（即 *Pozony*）爲佔據丹撈河之海口，並奪獲自布達派斯特至維也納中間鐵路交通管理權。羅馬尼亞以武力佔據傳思維尼亞及泰晤士哇兒之美好區域之一部份。賽耳維亞同樣佔據該良好區域之餘部，並管理克里沙、波斯尼亞及黑記哥維亞，且與意大利競奪達爾哥提亞。所以匈加利大部份及奧地利之亞得利亞海諸省分之處置權，不受重要協商及參戰國之裁定。彼等向波蘭及捷克所發之言詞如：『爾等爲吾儕之創造物，及爾等之生存端賴吾儕之善意』等語不能向羅馬尼亞及賽耳維亞道也。

聖日曼條約中有一條款，諸分立國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和平會議第八次全體大

會時，嚴詞抗議之。（意大利不在內，因不受該條之束縛。）且該款在第五十一款五十七款及六十款有同樣之規定。由諸小國方面言之，該款爲聖日曼條約之滑稽文章。其文曰：

『賽克斯 Serb-Croat-Slovene（捷克—斯洛哇克—羅馬尼亞）國承認並贊許於與重要協商及參戰國所定之條約中，加入此項規定，即照各強國認爲需要者，以保護該國某種居民之利益，蓋該居民與該國大多數之人民，種族言語或宗教不相同也。』

『賽—克—斯國（捷克—斯洛哇克—羅馬尼亞）復又承認並贊許於與重要協商及參戰國所定之條約中加入如下之規定，即照各強國認爲需要者，以保護輸運之自由及別國商務之平等待遇。』

對於捷克將此條塗掉，但對於猶溝斯拉維亞及羅馬尼亞 Jugo-Slavia and Rumania 於第四十四款及四十七款確又變通引用之。其文曰：

『賽—克—斯國（羅馬尼亞）關於匈加利問題，承認並保證於與重要協商及參戰國所定之條約中，有接收此項規定之義務，即如各強國所認爲需要者，須保護該國內與大多數人民種族言語或宗教不相同居民之利益，並亦保護輸運自由及別國商務之平等待遇。』

聖日曼條約之第三百零一款，（此條在川囊條約之第二百八十五條及諾里條約之第二百零九款重復申述之）規定重新組織戰前柏林條約所規定之丹惱 Danne委員會。但所有沿該河諸國，惟獨羅馬尼亞准派代表參與，且只有一票權。其他委員均爲英、法、意大利人。各條約之主旨均含蓄於以上所引證諸條款之內。惟在川囊條約略爲修改，表示小國於反抗協商各國欲管理與匈分立國之內政與經濟生命之企圖，得到幾分勝利。

協商欲侵害戰後創立各小國之主權，至於如何程度，可通觀聖日曼條約關於保障少數人民之條款，與所加入之經濟條款知其大略。威耳遜盲然於少數人民條款之真實用意，反孜孜爲之解釋剖白，謂對分立小國之主權如不加以限制，則新戰爭或再興起，殊不知再戰之責任，應由重要協商及參戰國承負之也。

分立國之諸代表辯駁之謂此項關於保障少數人民條款之用意，並非爲保護少數人民，不過給予各強國一種口實，以便干涉小國之內政，及由小國掠奪經濟上之特權而已。如小國反抗之，則以不履行條約爲詞，施以恫嚇。此種近於勒搶之政治壓迫，亦屢見不鮮者也。如果爲保護獨立國家之少數人民，必須定立國際條約，然則意大利亦分享奧匈權利國之一，亦領有少數

人民，何以不請其簽字。且重要協商及參戰國爲保護自己統轄內之少數人民，亦願給予世人以國際質信否？吾人百思不解者爲何小國對於重要協商及參戰國負責，而不對國際聯盟負責，並關於保障少數人民條款中第二節商務規定與第一節有何連屬？

在聖日曼條約內分立國關於保護輸運自由，及別國之商務平等待遇一切規定，並未能與重要協商及參戰國以互讓精神達到一種諒解。但勒令依從於——『此項規定即如各強國所認爲需要者』毫無保留餘地。在川囊條約內，重要協商及參戰國爲保護少數人民問題，仍居獨斷之地位，僅國內運輸及商業之管理權一項幸而除去。然諸強國仍保留中歐南部及歐洲東南部河道之主人地位，用以求私己之利益，而發展其航務與商業，對於藉此河與歐外交通之民族（除羅馬尼亞外）並不顧及德意志、奧地利、捷克、猶溝斯拉夫，及保加利亞在丹惱河委員會均無代表其武斷自私有如此者。

川囊條約與聖日曼條約相同，皆彰明握權各國，沈溺於世界政治之潮流。各強國皆相信彼等在世界各國能享政治經濟卓越利益者，惟恃強力而已矣。惟自利而已矣。欲使彼等輔助弱小民族及保護弱小國家，必須以承認彼等之無上權及特別利益作交換。

### 第三十三章 世界政治與諾里 *Neully* 條約之關係 (1919-1922)

一九一九年七月末，保加利亞之全權代表應召至巴黎，於接到和會草約前，先禁閉於瑪德里砲台七星期之久。不給以表白意見之權利。於條約未成立前，更無討論之機會。所遇與他敵國代表正相同也。惟當接到草約時，准其呈遞抗議書，或建議書，並由協商逐條詳細答復之。但協商各國訓諭保加利亞之言詞，與訓諭德意志、奧地利及匈牙利者相同，即謂彼等對於戰爭負責，並曾用野蠻手段指揮作戰，所以加於彼等之一切責罰均屬適當，不祇因其已往之行爲，且更因不能信任彼等將來之行爲也。限十日內簽字之哀的蘭美敦書，使保加利亞確信加於彼等之待遇，與加於中歐帝國者不能有區別矣。保加利亞與協商各國所定之條約，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簽於諾里。

諾里條約及其他各項條約，對歐洲東南部及巴爾幹勢力平均，發生根本變遷。先年保加利亞雖因不加勒斯多條約大受割分，然仍較賽耳維亞及希臘土廣民稠。今也自巴黎和會後伊之土地人民大受剝削，而其鄰邦則頓成強大，遠勝於保加利亞。平心而論對於割分戰略的疆界實不能謂諾里條約處置適當。因此種割分法，並未顧及國籍之原則，及巴爾幹人民經濟上之

需要。下列之表可證明之。

	1914		1921	
	方里	人口	方里	人口
保加利亞……………	47,750	5,500,000	45,000	5,200,000
羅馬尼亞……………	53,454	7,700,000	113,221	16,101,000
塞耳維亞或……………				
(猶南—斯拉維亞)	33,900	4,600,000	101,250	13,635,000
希臘……………	42,000	4,800,000	60,000	7,500,000

如果協商政治家確能遵守威爾遜十四條之第十一條對於巴爾幹之永久和平或有所建樹。按照種族之考量而劃分保加利亞之馬其頓疆界，強制羅馬尼亞退還豆布瑞加 Dobruđa南部，並在塔雷夕西部為保加利亞保留赴伊真海不受障礙之出路，此皆為可能之事也。羅馬

尼亞人口領土之增加，已經較前多兩倍，賽耳維亞多三倍。希臘於十年內擴張兩次，且仍有機緣作額外擴充之餘地。由巴爾幹各國領土比較點觀察之，決無相當理由，再由保加利亞侵奪領土及人民。保加利亞爲謀求國家完整起見，如何以『子民歸宗』主義，掀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並如何影響保加利亞使之加入中歐帝國及土耳其之聯盟，此爲吾人已經見及者也。諾里條約關於領土與軍事之規定，其用意在使保加利亞衰弱到底不能推翻與其無利益之條約。此爲當事者所公認者也。巴爾幹各國要求書中亦復多爲是語幾千篇一律，而協商回復保加利亞對於條約之抗議亦以此理由爲詞。但保加利亞地理之位置頗屬險要，沼丹惱河之邊疆有三百餘英里，適當赴君士坦丁天然途徑之衝。所以於爭巴爾幹優勢之競爭中，此爲極偏強之分子，不易制服者也。況諾里條約在歐洲及巴爾幹產生一種心理，但歐洲外交家一日相信優勝劣敗則此種心理一日不能存在。此種新心理究爲何物，即巴爾幹之勢力平均，如果運動過多，則必促成種種新聯合或再引起不能免之戰爭。維持巴爾幹與歐洲永久和平之可能，惟在減少倡『子民歸宗』主義者之口實，使其不能成爲衝突之導火綫，各強權不得再行利用互相仇怨之巴爾幹以促進其一己之政治利益是也。

於一九一四年賽耳維亞與奧地利大起爭論，因賽國要求，釋放在隣邊外國管理下操賽語之人民，又因賽國缺少由亞得利亞海或伊真海赴地中海之出路。因無出路之故，遂使賽國居於經濟附庸之地位，並加深賽國秘密會社『子民歸宗』之宣傳所喚起之仇恨。俄羅斯乘機利用賽耳維亞以反對奧匈並企圖巴爾幹之至上權。在『止戰之戰爭』中，其目標應在掃除一切致成此戰之種種機遇。但諾里條約置保加利亞於賽耳維亞在戰前之地位，奪其赴海之出路，又蹴踏其完全統一之大願，保加利亞遂成爲爭相利用之孤注，羅馬尼亞用之以反對賽耳維亞，賽耳維亞則用之以反對希臘，俄羅斯用之以反對英國或法國，是皆隱伏之禍機也。

諾里與其他一切條約相同，一言以蔽之，皆不出世界政治之考慮也。適時有深謀遠慮者主張應贊助保加利亞之雙重請求，一保留其伊真海之海口，一保留其沿邊區域。但協商各國與保加利亞之友誼及協商對其加入中歐帝國贊助土耳其一事所予之諒解均未能達到助成此項平均待遇之程度也。

保加利亞之所以如此孤立者，其特別原因則在英吉利不欲觸犯希臘。由希臘擴張中，英國見

到有管理君士坦丁之機會故也。法國於他方面則輔佐賽爾維亞及羅馬尼亞之要求，作爲克里孟索對於少數人民保障問題改變態度之交換，因法欲聯合波蘭及其他奧匈分立國組織軍事聯盟，反抗多數黨之俄羅斯及德意志。意大利則欲使賽爾維亞、希臘與羅馬尼亞三國中，間之仇痕，永難磨滅。藉此可以獲得用武地，以反抗大賽爾維亞主義及大希臘主義。

保加利亞因地理位置之天惠，對協商各國相繼不斷之軍事壓迫，並不似德奧所感覺者之敏苦。保加利亞爲自足之農業國，實業不多，經濟壓迫在保加利亞無大效力。且法意已漸次相信保加利亞之友誼，對彼等與小協商（羅馬尼亞、猶溝、斯拉維亞及捷克）交涉間，及與希臘之關係上，爲外交上可供利用之一種資產。

在聖日曼川、囊兩條約內關於領土之割讓，除意大利者不計外，每一割讓須受重要協商並參戰國與分立國所定之條約之限制，即履行一切應許如少數人民之保障，經濟上運輸上之便利，交回屬於奧地利、匈牙利人民之財產，及承坦老奧匈帝國國債之股份等等是也。然猶溝、斯拉維亞與希臘在諾里條約內不受尊重割讓領土內，保加利亞人民財產之束縛。不止此也。該約且附一特別條款（第四十八款），依該款保加利亞放棄在塔雷夕之部份，給予重要

協商並參戰國，該處係其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所得者。協商各國以担保保加利亞赴伊真海經濟出路作交換。但此處早爲希臘軍隊所佔據，並伸張至亞得利亞那堡 *Adrianople* 及該省之餘部，而該省當時又仍屬土耳其。於是塔雷夕之終歸誰屬，永成懸案。關於保加利亞之『經濟出路』並未與希臘制定確切規定。此種問題之解決須俟君士坦丁堡之如何處置而後定。巴爾幹問題之難於解決者如此。

### 第三十三章 世界政治與賽烏耳 *Sèvres* 條約之關係 (1920-1922)

巴黎會議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末閉會時，關於三項重要問題尙未解決：

與土耳其定約之條款其一也；採決對待俄羅斯共同政策其二也；互相諒解對於強迫德意志履行凡爾賽條約所用之方法其三也。然凡爾賽條約已創立國際聯盟，作爲施行該約之用。況載於條約內之國際聯盟會約對土耳其問題，已有特別規定之說明，蘇俄與協商各國之局勢，並亦概略規定矣。一九二〇年正月方凡爾賽條約之最後批准，互相交換後，協商各強國之高級參議會，頗可歸併於國際聯盟之參議會；果能如此，則國際協力之新機關，必立刻起世人之尊仰。

如果創立者信任該聯盟，並願將其利益託其管理，則懷疑派必釋然無間言。中立諸國如與戰勝者於施行該約携手，則必同心決定對待俄羅斯之共同政策，並按照凡爾賽條約第二十二款，解決土耳其之將來。相與推誠，以國際之協力，代替國家之競爭，此誠爲千載一時之良機也。

但英、意、法三國總理決定舉行秘密續行會議，勉強解決國際難題，非謀世界和平之利益，乃圖

求自己之利益也。各強國均有久待滿足之貪慾，並均有一定外交政策。彼等對此聯盟祇視為促進彼等國家私己利益之器具。容忍小國代表按照凡爾賽條約規定發言討論，或否決彼等之互相講價分肥之行爲，則絕對不可能也。

承繼土耳其領土主權問題自十九世紀以來，即爲爭論之目標，戰爭之導因，及秘密外交之一藪窟。歐洲大戰受俄羅斯中途變化之影響，協商各國之計畫均被推翻。因俄羅斯放棄種種秘密條約，故英意對於解決土耳其問題遂生躊躇。如果俄羅斯帝國不亡於戰畢以前，則俄羅斯定佔據君士坦丁堡，自然可免阿美尼亞之獨立問題。不第此也。俄羅斯繼續軍事上協力，亦能使意、法之佔據小亞西亞及敘利亞，英國之佔據美索不達迷亞不生問題。巴勒士登或能成國際共管。但因無俄羅斯之故，英、法意，希於簽妥息戰約時，在土耳其國內遂變爲敵手。而利益之衝突興起矣。阻止巴黎會議及倫敦之續行會議，不能解決土耳其條約之條款者，惟此耳。阿美尼亞慘殺之復興，土耳其最有勢力愛國黨之興起，得能反抗君士坦丁堡政府之偽善及戰勝諸強國之譎詐者，亦惟此耳。

對土耳其問題，須有三項重要決定：

應奪土耳其何項領土其一也；如何迫其犧牲該項領土其二也；奪得後如何處置該項領土其三也。協商至一九二〇年四月尙未能商量妥協以解決此問題。雖然長夜漫漫終當破曉。此項延擱頗影響協商各強國威權及諧利之關係。於是快刀斬亂麻之時機至矣。五月十一日協商將總理會議之決案編成草約遞於巴黎之土耳其代表。延緩三閱月後該約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在賽烏耳簽字。自五月至八月關於豆康德羣島之割分問題與希臘結定調解。希臘此時已佔據塔雷夕。並抗拒小亞西亞西北之土耳其愛國黨運動頗爲順利。所以老土耳其政府之主權不能出協商軍隊所佔據之君士坦丁堡城外也。克穆耳 Mustafa Kemal 指揮下之小亞西亞公然離叛土皇。簽賽烏耳條約之代表既未經阿那托拉土耳其人 Anatolian Turks 承認則所代表者不過君士坦丁堡及其附近而已。

賽烏耳條約規定土耳其應將田尼都思與印布油思 Tenedos and Imbros 海島及塔雷夕至君士坦丁堡之砲壘割於希臘，並贊許士麥納之自主。在該區域中應有獨立國會，但由希臘監理之。並於五年後，有以民衆票決確實聯附於希臘之權利。希臘更獲得豆康德羣島，惟羅德島不在內。如果英吉利將居比路割於希臘，則該島須由意大利執行民衆票決，決定該島之命。

運。土耳其承認敘利亞、阿美尼亞、海得維、及美索不達迷亞之獨立，接收法國在杜尼撒、摩洛哥之保護權，英國在埃及及蘇丹之保護權，將居比路之主權讓於英國，並將依據一八八八年蘇彝士運河條約，土耳其所得之權利，割讓於英國。巴勒士登在國際聯盟下，成爲猶太人之國家，以英吉利爲指揮國。他大尼里峽之所有邊岸，馬爾馬拉海及博斯破魯斯峽均作爲『海峽區域』。由國際聯盟所指派之委員會管理之。但該委員會以英、法、意、日、羅馬尼亞，及希臘會員組織之。在該約之最後修改，允准該海峽區域委員會加入土耳其會員一名。

賽烏耳條約於簽字以前，早已失掉創作者之信任。三總理爲謀求各自國家利益在三瑞毛 San Remo 會議中之三角爭鬥互相責難。關於承認俄國新政府問題，及不能用武力掃平克穆耳在安哥拉成立反對土耳其政府之問題，影響彼等非淺。此所以厚待希臘。此所以關於彼等在近東之利益衝突得能達到互相退讓之調解。英吉利願與蘇維埃、俄羅斯通商，並希望停止列寧在回教國家之宣傳。意大利願得俄羅斯之食料。法蘭西則願得英意之助，強迫德國履行凡爾賽條約之解散軍隊及賠償之條款。三總理因渴望結束土耳其問題，及保存對德俄交涉之諧調，遂贊許不將土耳其由君士坦丁堡逐出，並付託希臘以平靜塔雷夕及士麥納區域

之事功。而阿美尼亞遂頓作多姑之婦矣。土國內之操阿拉伯語人之區域早已由英法軍隊佔據。法意兩國輿論忘却造成三瑞毛會議之調解者乃歐洲政策，並誤認關於分潤勝利所簽定之秘約不適心願，遂不滿意賽烏耳條約。責難法總理米蘭 Milan 謂其祇爲換得英國助法防範德國狐疑不定之應許，而將近東之真實利益犧牲於英國。意總理尼提 Senior Nitti 恐國人責難遂先發制人，宣布賽烏耳條約全盤錯誤，毫無價值，因簽字之政府並不管理所割讓之領土，並因協商無力制服不欲受該約束縛之土耳其愛國運動者。尼提更進一步言之，謂意大利不能輔助希臘佔據該約許於彼等之領土。法意均信英吉利暗助希臘，因希臘在小亞西亞所管理之任可領土，實際均在英國保護下也。並認英國有意用間接方法管理君士坦丁堡，即助使希臘代彼佔領之謂也。

除諸海島不計外，賽烏耳條約給予希臘之諸區域，均不在定立該約各強國佔領之內。在該約簽字二星期前，希臘以協商所派指揮人資格，已經侵佔東塔雷夕，並佔據一切土耳其應割讓於希臘之領土。一年前，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當萬尼吉樓代表希臘出席於巴黎和會時，威耳遜、萊佐治及克里孟梭曾請求萬尼吉樓佔領士麥納，派希臘爲代理人。如果希臘軍隊未能

於一九二〇年七月末，由士麥納前進，攻敗土耳其愛國黨，佔據布魯撒 Bursa，並切斷君士坦丁堡與安哥拉之交通，則土耳其未必肯簽賽烏耳條約。關於塔雷夕及士麥納區域之規定，賽烏耳條約不啻追認已成之事實而已。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亞力山大王死後，（此王即在一九一七年協商置於希臘王位者，）萬尼吉樓舉辦普選，令人民選舉繼位者，或康士坦丁王或彼自身。人民竟選康萬尼吉樓，不得不退出希臘。康士坦丁王遂復位。消息傳出，羅馬稱快，因意大利在協商參議會中，屢為萬尼吉樓所窘。協商因萬尼吉樓之勞績，而對希臘似負有一種恩債。況萬天才邁衆，故希臘外交長佔優勢。惟康士坦丁王之復位，由法視之，則為侮辱協商之榮譽及主權，並為德意志勢力復活之表現。法政府遂藉此為口實，要求修改賽烏耳條約。法人謂希所得者，皆係不勞而獲。實以萬尼吉樓為協商之良友，且能依之以增進協商之利益故也。此種論調，琢磨之於代議院，宣布之於報紙，赤裸裸穿諸條約背後之動機，與回答威耳遜之覆牒大相矛盾。（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威耳遜請兩交戰團說明彼等之戰爭目的。一九一七年正月十日，協商諸政府，由巴黎致聯名復牒，陳明戰爭目的中之特別目的，即釋放土耳其其治理下之外國人民，並完結歐洲土耳其之

治理而已。如希臘處事專爲保護及發育協商各強國之政治利益，則賽烏耳條約之宗旨，豈非專爲釋放希臘人民耶？而且法之言談，擅自以希臘佔據塔雷夕及士麥納爲協商國之惠賜，又如果修改條約，能促進簽字國之利益時，則該約可以修改等語，不亦遺留危險之先例耶？希臘能佔據東塔雷夕，及士麥納者，乃因協商在近東鞭長莫及，不得不如此耳。康士坦丁王之復位，乃表示希臘不願協商之不悅，並確知與安哥拉政府一旦言戰時，彼等不能向西歐求援也。協商之威權，在巴爾幹，土耳其大爲減色，此希臘之所以常持反抗態度也。爲時不久，英法意對於繼續輔佐希臘一層，均謂不適當，遂不設法執行賽烏耳條約之一切規定。克穆耳於一九二一年竭力防禦希臘，並漸漸獲得全國土耳其人民之援助。君士坦丁堡雖處協商槍砲之下，亦爲克穆耳黨所化。土耳其愛國運動者，重新殺害及驅逐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雖爲犯罪行爲，亦無人逮捕，與在戰爭時相同；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結外交關係，拒絕批准與意大利所定之協定，直至諸條款適合其意爲止，並攻擊在基利加之法人。

法國政府確信在基利加不能敵抗土耳其，又恐喪失敘利亞，遂於三月派代表赴安哥拉交涉，情欲將法國軍隊由基利加撤出，作在敘利亞不受攻擊之交換。談判數月之久，至終於一九二

一年十月三十日，法政府宣布，謂在安哥拉與土耳其愛國黨政府所結之協定，本政府已經批准，規定兩政府中間之和平，及經濟之協力。此項新約歸還土耳其不祇基利加一域，並北敘利亞一部分亦歸還之。所定新疆界，係由亞勒散德瑞他 Alexandretta 海灣起，至的格里 Tigris 河止，承認爲土耳其領土之重要區域，並包括安他布及烏耳發 Antab & Urfa 兩區域。在亞勒散德瑞他海口，規定有治外法權。在哈耳其特流域 Harchite 之鐵。銀諸礦，給予法國公司以九十九年之專利。關於法國公司日後所要求之鑛產，鐵路，海口，及河道一切權利，如果該要求與法，土兩國之利益不相抵觸時，則土政府願本最大之善意考量之。白格達鐵路一部份，並自阿達納 Adana 至墨西納 Mersina 之支線，租借於法政府所指定之法國公司。

安哥拉條約舉示於吾人者爲世界政治之考量能推翻已簽定之條約，能背棄對於聯盟之忠誠。能不顧對於較弱民族之義務。法國爲保有敘利亞起見，爲重新把持小亞西亞之經濟起見，遂悍然不顧一切竟與克穆耳定約。背棄賽烏耳條約。除脫凡爾賽條約第二十二款所規定之清楚責任。不顧協商對於阿美尼亞人及阿拉伯人所負之義務。法之佔據基利加原爲保護阿

美尼亞。方其感覺久佔無利時，遂即撤退。至於該省人民生命財產有無保障非其所問也。然其所以能佔據該省者，原係由於該省人民友誼之助。今也情勢稍遷則不商量賽烏耳條約其他簽字國，及國際聯盟之會員，冒然將北敘利亞之諸區域交還土耳其，實違犯賽烏耳條約及聯盟會約。尤有進者，法政府明知北敘利亞之諸區域在一九一五年之英吉利海德維之協定中，已承認爲阿拉伯所屬，且海德維之永久與土耳其分離，亦爲一九一六年英法兩國所締結之賽克—白印協定所規定，今日竟忍心不開眞所謂思利尋焉。

在土耳其操阿拉伯語各區域內，賽烏耳條約只規定巴勒士登之特別政體，以英吉利爲監管人。海德維，美索不達迷亞及敘利亞均准獨立。至於如何保證，已載於國際聯盟會約第二十二款。該會約亦爲賽烏耳條約之第一章。第二十二款之文似不能誤解。其文云：

『先前屬於土耳其帝國之數城邑，其進化已達於可以臨時承認爲獨立國家之時期，但須受指揮國所給之行政上指導及輔佐，直至能完全自立時爲止。於選擇指揮國之際，該城邑人民之意願，必須爲首要之考慮。』

該條約復規定指揮國之主權，『如果預先未經聯盟會員決定時，應由參議會將每款清晰規

定之。指揮國應向參議會呈遞年報告，並應組織永久委員會，以便接收及查核指揮國之年報，並關於一切指揮事宜之評判，應向參議會抒發意見。

協商政治家在巴黎贊成，用指揮之提議，作擺脫對土耳其國民於戰爭時應許之託辭，並利用之作爲併吞德國殖民地之手段。且此種勝利品，不能抵償德國應納之賠款。在近東，中國，太平洋以及亞非利加，協商各強國互相束縛，按照秘密條約之規定，平分勝利品。協商各首相在巴黎亦以此言與威爾遜抗，謂所以作戰者，爲維持國際一切規約，亦爲成就超羣十四條之需要也。且更申述秘密條約亦爲神聖，因其爲最近之國際約束也，即與德意志在息戰前所定之條約，向屬民所發之應許，甚至在巴黎所製訂一切條約之原稿，均爲最近國際約章，誰能謂其不神聖耶？

俄羅斯與意大利不關心土耳其帝國內操阿拉伯語之部份，此種區域之劃分，不過關係英法兩國之事而已。英外務部與法外交部於一九一六年以賽克—白叩協定之意義，佈置將來亞西亞土耳其之勢力範圍。土耳其之完全瓦解，及俄羅斯與意大利在該帝國別處之勢力範圍，亦已預先考慮之矣。法爲英所勸贊成平分敘利亞。如巴勒士登歸於英，法則得敘利亞之餘部。

英得美索不達迷亞。雖然如此，英國之間諜，已許麥加城之酋長，如其能叛逆土皇時，英國必保其成立阿拉伯帝國，包括土耳其所有操阿拉伯語之部份。沿邊各區域，應屬阿拉伯，已特別規定之。於一九一七年，當英法在美索不達迷亞與巴勒士登需用阿拉伯之輔助萬分孔急時，此項應許重複申述之。雖與賽克—白叩之協定相抵觸亦不顧也。

息戰約方宣布時，英吉利則感覺處於進退維谷之地位。因將同樣領土許於不同樣人故也。依據賽克—白叩協定，敘利亞包括大馬色應歸法蘭西。依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巴樂福之宣言，則英內閣已經應許巴勒士登成立猶太國。英國諸將軍在美索不達迷亞已向數阿拉伯部落酋長，亂許其完全獨立。而其他方面彼等又確實應許將大馬色區域及美索不達迷亞給予麥加酋長，又立該酋長為海德維之王。在克復巴勒士登之役，黨無該酋長之佐助，定難成功。彼等曾通知河森王，謂定尊重回教聖地，並容許巴勒士登之居民，享受完全宗教政治自由。此種質信，如不取消『郇山』主義派由巴樂福宣言中所作之解釋，則決不能遵守實行也。

河森王之子愛密費撒 Emir Faisal 代表海德維出席巴黎會議，海德維遂為凡爾賽條約簽字國之一。賽烏耳條約亦有其名。且亦為國際聯盟會員。但於賽烏耳條約簽字以前，費撒照與

英所定之約佔據大馬色，但爲法國所逐。法之行動非常敏捷及堅強。此項紛爭並未照一切條約之規定，提交國際聯盟，在該約法海均爲簽字國也。英吉利因不能以武力伸張其行政管理至美索不達迷亞，遂立費撒爲白格達之王，以償補之，而加以伊蘭王之徽號。法國輿論，痛論英國在敘利亞之不忠不信，故削去法國於簽定安哥拉條約前，事事須與英國商議之義務也。英法在所佔據之土耳其原先領土內，並未尊重指揮之原則。亦未商洽該地人民之意願。自開始彼等即未嘗一刻念及彼等之主權係由國際聯盟所得來者也。彼等佔據此項疑似「受指揮之領土」即臨時承認爲獨立國者，係用軍事以長久戰鬥及政治壓迫始得維持。彼等不能向國際聯盟報告，「所給之行政上指導及輔助」之工作因彼等本無輔佐所治理人民之意願，直至其能獨立時也。

海德維獨立之承認，伊蘭國之創立，使英國在紅海對岸之地位，大形不穩。伊及拒絕接收賽烏耳條約所規定之英國保護權，並聲訴保護國之設置，實違反倫敦條約（一八四〇年），並與自佔據伊及之日起，至歐戰告終止，英國政治家給予伊及及世界之質信相抵觸。巴勒士登同樣抵抗，既拒絕不犧牲於英國世界政治困厄之際，又不犧牲於巴樂福宣言之履行。法國佔據

敘利亞北方實屬勞民傷財。在伊及、巴勒士登及敘利亞，英法之主權，於一九二二年春季只能伸張至其武力所及之處。彼等不但與其所佔據國家之人民難於水乳，即彼等之互相關係亦改變，自作戰同夥之睦好，一變而至於政治上商業上競爭者之猜疑與不悅也。

第三十三章 世界政治與賽烏耳條約之關係

## 第三十四章 戰勝各國未滿足之雄心及互相分歧之政策阻止重新建

設世界和平 (1918—1922)

由敵國方面言之，一切息戰約，保加利亞定於九月二十八日；土耳其定於十月三十日；奧匈定於十一月三日；德意志定於十一月十一日；完結掀天動地之世界大戰。協商之嚴酷條款，一概承受，毫無異議，對於實行該約所取之任何手段，亦無反對。除土耳其不計外，戰勝國不止製定種種條約，並採取防止戰敗國重開戰鬥一切需要之預防手續。所以在世界大戰後，數年之久，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實無擾亂和平之能力。自外交上及軍事上觀察之，此四國在國際外交中不足介意矣。其軍隊解散之，其海艦消滅之，其砲壘拆毀，或佔據之，其戰用品，大至巨砲飛機，小至軍裝靴鞋，均歸協商所有，其國民不准發給遊歷護照，其在世界各處所有之大使館、公使館、及領使館，幾均封閉。

戰敗國在和會不准發言。方其全權代表應召至巴黎簽定征服者之獨斷的恣意的條約時，先行監閉不准與外界通聲息，更不准與戰勝國之代表及通信訪員交換意見。此種外交的屏除局外，自凡爾賽條約實行後，繼續逾二年之久。各種政治經濟會議，及國際聯盟大會先前之敵

國，及俄羅斯皆不得參與之。（註二九二二年四月，在熱拿亞所開之經濟會議，自大戰後，此為第一次正式國際聚集，俄德代表准赴會。）

考查巴黎和會五項條約之重要性質，及其所生之難題，則顯出最近之世界大戰，並未成就在國際外交上所希望之改變。各國政治家在其所提倡之政策中，仍帶國家主義之彩色，非具國際主義之目光也。其目的專為發展所代表之國家，其理由則在自己國家之安全與富庶，而其標準則為其所能調動之武力。於會議開幕前，克里孟索向法代議院解釋，謂此次赴會，伏有最大限度之計畫，亦有最小限度之計畫，總之其獨一之目的，即竭力為法國謀求利益，此數語可以概括彼所謂政治家本分內之能事矣。自一九一九年正月，至一九二二年正月，始在巴黎繼在華盛頓諸戰勝國屢次開會，其宗旨表面皆為建設世界新和平。不幸其惱中所懷念者，仍為自己國家之利益。協商自剷除德俄後，攪得許多意外機緣，發展其世界政治。重要協商並參戰國，遂逐漸由同夥之團結，變成互相衝突之對手。

關於勝利品吾人不應過於重視領土及賠款之獲得。在二十世紀之政治經濟情勢之下，得獲新領土及賠款，並非絕對的有益於戰勝國。由事實觀查之，割地賠款對於戰勝國似乎有害。蓋

新領土能引起國內及國際之糾纏，並軍事財政之担負。大得賠款，或反能害及商務及阻礙實業之發達。戰勝國最大之利益，乃在能直接保障其安全及富庶而已。

自來專憑武斷加於敵國之條約所規定之領土割讓與賠款，均由戰略的及經濟的考慮而來，其條款幾乎千篇一律。換言之，條約製定人，在腦中有兩種目的：使戰敗國在軍事上不能再起一也；竭力剝使其不能成爲商業勁敵二也。但與土耳其所定之約，則有第三目的加入：盡力畫分土耳其之領土，成爲英、法、意之特殊勢力範圍是也。所以釋放之屬民，雖成獨立國，或與鄰邦聯合或置於強國之下作爲指揮之領土；但於其自由之後面必附以繩索也；屬民報答釋放之恩賜，不能不爲戰勝國作戰，不得不與通商，並不得不開放其國家，作戰勝者採礦及發展實業之用。

但協商對考訂各約條款意見龐雜，各是其是，意見既不同則紛歧之政策生矣。各國不知禮讓互相恫嚇，其在商業止敵對情形正如中歐帝國先前之對彼等也。一九一八年八月戰勝後，戰勝各國在一切會議中互相猜疑，互相傾軋，不減於戰前之甚。勢力平均既已破壞，則大國戰畧經濟之政策實有改變之必要。不圖利衷共濟，反務嫉妬猜疑，以攘奪政治經濟之勝利品。重要

協商並參戰國關於分潤戰勝品永未達到公平諒解。需要及雄心彼此不同遂釀成分歧政策之惡果。

歐洲勢力平均乃數世紀政治天演之結果。每一重要政治之組織，均有其重要之地位，並用之以阻撓他國。德國因爲俄法同盟不能不吸引奧匈帝國。其不敢冒然攻擊法蘭西者，正因有俄羅斯故也。奧匈與俄羅斯又互相箝制，皆不得侵略巴爾幹半島。法德兩國政策分歧，比利時遂得獨立存在，並且對於意大利之統一，有最重要之供獻。意大利因能在歐洲與德法，在地中海與英法維持勢力平均之故，五十年來頗受實惠。德意之強使俄羅斯不敢攻擊奧匈，正如俄羅斯之強使德意志不敢輕犯法蘭西也。英吉利在歐洲之商業因德意志頓成富庶之故頗形發達。如果法蘭西與英言戰，英並可用德作恐嚇物。勢力平均乃歐洲外交用武地也。如果當時無奧匈亦應創立之，以保存歐洲和平也。證以戰後因奧匈與俄羅斯帝國之瓦解，德意志軍事與經濟衰頹之故，發生種種新難題，引起英法意意見衝突即可了然。此言之不誣也。此就歐洲局勢而論也。就近東言，自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一四年中間發生種種危急，各強國在歐洲及世界之局勢，均因互相牽掣得以依託。歐內各國之戰爭，歐外弱國之克服，每因勢力平均之故幸而

免，再無強國試行俄國之故智，侵略土耳其帝國。因自三思提發歐一戰後，證明各強國決心保存土耳其。但自大戰後，關於近東問題，德俄不在畫策之內，而英法意反成不共戴天之爭敵，亦難避免矣。至於近東俄國不能阻遏日本，德國亦不再與日本作梗，但協商各國頗感覺日本爲彼等在遠東安全富庶之恫嚇物，較德國尤甚。俄羅斯退出協商，波斯及阿富汗斯坦反對英國之宣傳銳意進行。加之諸小國及屬民各有未滿足之欲望，致巴黎和會所規定之永久和平決難實現。此項欲望不盡合法或可行，常與他民族希望獨立之要求相衝突。弱國及屬民既皆向隅，遂向協商抗議，如此則互讓調解爲不可少矣。而調解之主旨，並不在處理小國之衝突，或爲屬民開一活路以遂其合法合理之志望。歐洲個個國家主義之雄心均爲戰勝國政治家所利用，以增進其一己之利益，甚至由其夥友攘奪利權，或相互破壞，亦所不惜。情境如此，惡劣種種不良之環境因之以生。諸小國及屬民之國家主義因重要協商並參戰國政策分歧之故，雖於合法及可行之限度內，亦未成就。於是怨讟所積，推演勾結，而協商各強國之政策，自巴黎和會後更形分歧矣。

吾人可舉許多事實以證英法意政治家在戰後，因世界政治問題大事分爭，其情形之激烈有

如戰前情況。吾人敢謂此次長冗疲敝之戰爭未能於協商人民中造成友誼之繫索，以之消滅由種種觀念所生之仇恨自私與畏懼。

吾人素諳外交政策有之兩種成見，即安全與富庶是也。就歐戰言之，在安全方面，英意兩國實滿足其所欲。英吉利達到毀滅德國海軍之目的，並由公海確實驅逐其商艦隊；意大利則快意於奧匈帝國之滅亡。惟法國則不然，德國在人口上仍較彼為多，且在工業上籌備較為完美，又能製造各種軍器。雖明受限制，而暗中實難防止，即如飛機與毒氣兩項之製造品，平時皆不得謂為軍器也。

在此種情勢之下，法國覺得其國家之安全端賴其最大仇敵（德國）在萬國林中，政治經濟永難復振。法國之政策為盡力由德國割奪領土，或自己佔領或送給別人，此其一也；阻止德國在國際聯盟或其他國際會議發言，此其二也；破壞德國之統一，或置之於經濟奴隸之下，此其三也。成就此項宗旨之方法為：（一）永遠保有依據凡爾賽條約所佔據之領土；（二）使奧地利不能與德意志聯合；（三）在波蘭邊疆內盡力包攬德國領土，最重要者上西里沙之工業區域；（四）竭力創立最大波蘭國，許其訓養重大軍隊，以代俄羅斯與法蘭西之聯盟；（五）

隨意製定，解釋，並實行賠款條約各條款，總期破壞德國政治經濟重新建設之任何嘗試。關於法國竭力將其所欲得者盡行載入凡爾賽條約一事，實受萊佐治之愚弄。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萊佐治曾面許法蘭西必迫德國照數賠償。故法放胆要求。英又因英意之需要，時常慫恿法蘭西反對美國，或云反對威耳遜更較適當。就實際言之，法蘭西並未得領萊因河左岸及撒爾區域之確定主權。亦未能為波蘭護得當記 *Danzig* 即東西普魯斯及上西里沙之數區域也。但法確實獲得繼續佔據萊因諸省之權利，管理德國內政之權利，及非至凡爾賽條約各款均履行後，不准德國參預國際會議之權利。此即謂如德國不能履行條約如審判戰罪犯，解散衛兵，及償付賠款等事，又不能修改條約時，自然永遠不能參與一切國際會議也。

自凡爾賽條約簽定以來，法國以安全為理由，堅決主持逐款履行。縱明知該約為絕對不可能亦忍心強迫之。法國並宣布其意願，謂如果不履行時，則將執行為不履條約所定之制裁；即保有萊因河左岸諸省；再多佔據德國領土，最要者為魯爾區域，此處有多數德國所餘之煤斤，及最大工業；強奪德國海口之稅關及邊疆諸城。意使德國降至奴隸地位。但法國所認為安全必需者，正英意確信與彼等之富庶有害者也。凡爾賽條約對法蘭西則覺

猛烈不足，但對英意則嫌有餘矣。職是之故，法國則鼓勵在萊因諸省之分離運動，及波蘭之帝國主義，而英意則阻遏之。當會議時，萊佐治反對將德國許多區域併於波蘭，並斥責波蘭欲伸張其疆界至於東北、東方及東南，而以萊慈基納人、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作其代價之等等企圖。波蘭成立後於一切繼之而來之危急中，於上西里沙問題詭變萬端，萊佐治始終堅持反對態度。

英首相得意大利之輔助。英意政治家及輿論確信常態之貿易狀況與夫商業發展之重新建設，端賴中歐經濟之奠定。從長計之，賠款之償付，無論付之以貨物，或付之以在歐外市場銷貨得來之現金，定使得者所受之損失較多，由其賠償所得之數目也。所以英意漸漸悔悟不再輔助法國並責譴法國對德之態度及其給予波蘭之鼓勵。上西里沙問題卒以平分辦法解決之。波蘭大受實惠。法國頗自得意。但英意報紙因法堅持其政策大起不平。羣相指摘，謂該政策不能以他動機解釋之，惟獨欲使德國永遠不能償付賠款而已矣。

關於解釋凡爾賽條約，及完成其他條約所開之政治經濟會議常限於三強國之總接。法因英贊許法之對德政策遂准許英在近東自由行動。自意大利與賽耳維亞將屬於亞得利亞海一

切難題，處置妥協後，此種調解彼實不介意，且彼亦無可以交換者也。但自一九二〇年春，三毛瑞會議至一九二二年之康尼會議，英國國內情勢發生變動，使英國政治家對於得獲歐外之利益，不似先前之熱切。但對於放鬆加於德國政府之螺璫，以救濟中歐不能忍受之情況，較前尤為急切。工人失業為英國最大難題，極望中歐及東歐之商業重整旗鼓以資救濟。英國再不能因法蘭西之故，默許任何政治，使世界商場充溢德貨。此同一之情感，亦流行於意大利。實言之，英意兩國關心德國賠款之急切較法國為少也。

法國感覺柏林拒絕或無力償付到期賠款，對於奪取魯爾區域及海關之計畫，又不能得英意之協助時，米蘭總統即請前任總統達加利 Paiccare 出山組織國家主義之內閣，以瓜代布瑞羊 Brand 之內閣，因其在華盛頓及康尼會議事事專討好英吉利故也。但法外交部於月前即與協商失利，並與安哥拉之克穆耳黨政府締結和平分約。此事在協商各強國之諧和外交前線上，開一確實之分裂。此次協定，就法國方面言之，廢弛賽烏耳條約之重要條款，及國際聯盟指揮國之規定。安哥拉條約乃拒絕重要協商並參戰國在歐外德土二國所割讓之領土內共同享受利益之第一表示。亦重要協商政策分歧之一重大結果也。

巴黎條約未能滿足一般愛國者之熱望，無論友敵一也。所有分割奧匈之承繼者，惟意大利受益獨多。但意大利與猶溝斯拉夫尙有爭執，必須立約調解也。拉巴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意大利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批准之) 雖給意大利要求之強半，然其滿足之程度，並不較猶溝斯拉夫爲多。捷克有多數外國民族，均係山隣國，日耳曼，奧地利，匈牙利親屬中，所專斷離分者。羅馬尼亞與賽耳維亞對於割分泰晤士哇兒之良美區域，意見不一。波蘭半由法國之贊助，半由武力達抗協商各強國及國際聯盟之功，獲得萊慈基納，俄羅斯及烏克蘭之多部份領土。並自保加利亞將埃波蘭語人民所居住之區域，盡行奪去，但此等人民却自認爲保加利亞人也。英，法違反凡爾賽條約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平分土耳其帝國內一切埃阿拉伯語之區域，僅海德維不在其內也。凡爾賽條約強迫德國承認埃及爲英國保護國，並將其在山東之權利，轉讓日本。雖埃及中國事前未與商量，並均嚴重拒絕此項輕視主權之行動，亦不願也。拒絕波斯不得列席於和平會議，但一九一九年八月英迫之簽約，承認爲保護國，至英政府覺得不能在波斯駐紫軍隊時，該約始廢弛之。

阿拉伯，敘利亞，巴勒士登，埃及，波斯，及中國之愛國熱望，雖在戰爭時，爲協商應許所鼓舞，然在

和平會議，及其後，反成爲重要協商並參戰國操縱恫嚇及賄賂之資。俄羅斯帝國之民族及阿祿巴尼亞人，希臘人，有時受寵惠，有時受打擊，皆以列強世界政治之機運緩急以爲定。雖其手段或能混淆真相，但其效力並不減少，且均爲此同一之宗者而競進也。

重要協商並參戰國之一切決定，乃其一己之利益，而非該事本身之所宜然者。自大戰完結後，英法對於阿美尼亞人，希臘人，及土耳其人，翻雲覆雨之態度，昭然可觀，毫無疑意者也。

協商因阿美尼亞人迭受災殃與虐待，遂許爲雪仇並保護，雖捷勝時不能保證其獨立，亦必爲此二事也。此亦協商答復威耳遜一九一六年拉雜質問書所舉戰爭目的之一。阿美尼亞人遂定志服務協商軍隊，由俄、法、英三國編用之。與阿拉伯人相同，皆爲反抗其壓制者。自協商與土耳其簽定息戰約後，法用之於基利加，英用之於高加索，掃蕩及警備所佔據之領土。但時局忽變，戰勝國之根本計畫亦須改變。阿美尼亞遂成英法兩國之棄兒矣。按安哥拉條約，法交還基利加於土耳其。對於保護阿美尼亞人問題，毫無相當之規定。該族餘部所受虐待情形，當戰爭時，曾作宣傳材料，以喚起人民恨惡土國之心。土耳其毫未懺悔，而阿現在又置於土耳其權勢之下矣。

希臘之加入戰團也。第一次請求爲協商所拒絕。然時勢遷移，卒被迫加入之。自息戰後，因協商之請求，希臘軍隊佈防馬其頓、塔雷夕，並佔據土麥納、保加利亞。土耳其既有腹心受敵，不能不俯首貼耳，接收勝戰國之命令矣。倘無希臘軍隊供其調遣，協商各強國未必能置身於君士坦丁，及解除保加利亞之武裝。且亦難乎驅逐土耳其於塔雷夕。彼等之能調動大部份主力軍，以塞土耳其其愛國主義者之胆，惟賴希臘之供給也。法國預備佔據敘利亞；英國試置美索不達迷亞及高加索於其行政管理下時，希臘適與土耳其其愛國運動者鏖戰，牽制之使其不能他顧。縱然如此，法國仍漸漸懷疑希臘。雖希臘已簽賽烏耳條約而法之鼓舞土耳其人抵抗希臘如舊也。意大利更有甚者，且供給土耳其其軍器軍火。

意大利之用意在使希臘不能成東地中海之強大競爭者。法國疑慮之由來，則因英國佐助希臘深恐希臘在小亞西亞之侵略，佔據君士坦丁實際上均爲英吉利也。法國在一九二〇年，對希臘之態度，與英國在一八七八年對保加利亞所懷之態度相同。萬尼吉樓選舉失敗，康士坦丁王恢復國位。法國以此事爲口實，對希臘保護在亞西亞大希臘主義之宣傳作公然之敵抗。方英國確信希臘不能戰勝克穆耳派土耳其人時，亦取消津貼，並宣言希臘與土耳其其愛國主

義者作戰，君士坦丁及諸海峽應爲中立區域。六月後，英國聞悉法國在安哥拉與克穆耳暗開談判，遂又變其態度。當法、克、Fruncio-Kemalist 條約簽字時，英責法失信，又照舊輔助希臘。茲繼所謂高尙理想戰爭之後，而記載此項實事，實令人悵然。如以和平之未成，而加罪於條約之結果，世界之擾亂，而歸因於小國及屬民未滿足之激忿，皆不能圓其說也。土耳其諺語云『魚自頭腐』則阻礙世界和平之責任自有攸歸也。重要協商並參戰國，果能同心協力謀求共同幸福，則重新建設和平之易正如使德國簽字於所指定之點綫上也。聯和之，則天下無敵。分爭之，則跬步不容。一言以蔽之。使此世界永遠居於經濟紛亂政治危險之地位者，乃因彼等於強奪戰利品之狂奔中，絕不識揖讓二字之爲何物也。

第三十四章 戰勝各國之分歧政策阻碍和平

### 第三十五章 俄國革命及其事後 (1917—1921)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皇尼古拉停止國會開會。因下院不理其諭旨致觸其專制之淫威也。當其逮捕會員時，駐彼得堡之軍隊，忽爾譁變，並依附革命黨。於是國會復開，成立執行委員會給以組織臨時政府之權。次日，一切重要反對維新黨員，及俄皇之佞倖與高級官僚，強半置獄。至十四日，莫思科 Moscow 歐得撒 Odesa 及其他城市，宣言贊成臨時政府。尼古拉遂於十五日退位。

俄國革命，在協商方面解釋之爲民衆運動，由和平政治領袖領導之，以阻止德國勢力澎湃於俄國宮廷，致使協商聯盟瓦解。單獨媾和之謠傳，在各中立國中已流行數月之久，使倫敦、巴黎、羅馬大不安心。至此則群疑釋然，而更加以預信，謂不但俄國仍繼續作戰，即俄皇制度之消滅，亦能引起反對德國專制作戰之熱誠。關於此項希望，由臨時政府之宣言，而增加其信心。宣言曰，新俄羅斯關心平民主義之勝利，而舊俄羅斯則漠然視之也。同時威耳遜之演說，俄國報紙全篇登載之，視爲國際外交新時代之福音。

俄國革命之根源既深，其勢力之遠播，實超出起始想像之外。惟國會之首領挺身而前，肩當政

府責任，並不明瞭軍隊與人民所以立刻承認革命之故，乃因厭戰也。彼等茫然於此項事實，正與協商之外交代表相同也。俄國全國人民，對於德國並無惡感。且俄國政府欲藉協商之勝利，以遂其帝國主義之雄心，人民亦不了了。縱其知之亦不解其用意何在。幾近三年來，俄國人民與其仇敵掙扎疆場，並無知覺的愛國情感。爲自衛而戰耶，抑爲自強而戰耶，均屬茫然。觸怒英法，意之刺激彼等皆無之，故不欲忍耐戀戰也。且俄之軍隊係受舊帝國命令而戰，指導得方則勝，指導不善則敗，事屬盲從成敗皆不足動其心。俄皇政府瓦解，此機械式之軍隊亦隨之瓦解矣。

協商希望革命的俄羅斯繼續帝國的俄羅斯未竟之功。第一次臨時政府雖有政見複雜之分，但對於繼續作戰一層一致表決贊同。惟對於戰爭之目的，不久即引起分裂矣。諾夫親王

Prince Lvov 外交總長米里闊夫 *Milinkov* 本爲侵略及不知悔改之國家主義者，與少年

土耳其同調，皆以爲專制君主儘可爲公民運動推倒，但不必拋棄專制獨裁之精神及政策。並向協商大使聲明，謂聯盟締結之諒解與所有之負擔盡當保存。彼等情願繼續作戰，率由舊章，意謂各國對於公同主旨既有所供獻，則各國對於勝利品亦有各自應享之份也。但內閣中其

他閣員如克蘭思克 Marshall，則宣言謂推倒俄皇者，即改變俄羅斯舊政策之謂也。催促人民繼續作戰，並承認波蘭之獨立者，此乃與協商有益之政策，非革命之理想也。革命之理想，乃為各民族自決之權利，並舍棄陰謀與講價行爲，因各民族之所以受奴隸之厄者，正坐此故。俄羅斯釋放波蘭，何以英吉利不釋放愛爾蘭耶？

兩派之衝突，復因君士坦丁之問題而益激。克蘭思克通告法，英報館之代表，謂革命政府不追隨俄皇之征服政策，因其背謬革命精神。所以願拋棄一切秘密條約之質證及諒解。並特別指出要求佔領君士坦丁堡乃帝國之雄心，非革命的俄羅斯所應爲者。米里蘭夫答辯之謂君士坦丁堡爲新俄羅斯之夢想，其熱切正與舊俄羅斯相等。因此遂提起革命的俄羅斯對於廢皇所定之國際條約應持何項態度問題。社會黨勢力雄厚，足能強迫洛夫發表宣言，述明『無併吞無賠款』之原則，爲該政府之政策。擁護此種政策之工兵蘇維埃黨，適從事宣傳。四月九日政府乃更宣言曰：

『本政府認現時宣言爲其權利及本分。自由的俄羅斯其目的，不在管理任何國家，或剝奪任何國家之遺產，或以武力佔據外人領土；乃在以各國自決爲基礎，奠定世界永久和平，俄國不

貪求蹂躪別國，而加強其在國外之權利。其目的非爲制服或屈辱任何國家與民族。』俄國突然翻改政策，給予協商之焦慮，較敗績戰場爲尤甚。此乃世界政治式之外交一大打擊也。協商視威耳遜之演說爲無害之謔語。其簡單之理由，則爲美國於戰前及戰時所結定之秘約中，無所關心者也。但爲法、英與俄交涉，向以各償所失爲外交政策之指導原則。協商不願俄國舊政府污碎不堪，亦不問其人民非有根本較新之宗旨不克繼續作戰之實事，乃強使諾夫與米里闊夫用陳腐手段指導國政，可謂無味已極。於四月末，米里闊夫致協商一文，謂新俄羅斯與世人所共知之協商作戰目的完全契合，並使世界戰爭至終勝利之決心，革命政府亦重視之。願工兵代表參議會之執行委員會，於五月四日命令政府再通知協商各強國，反駁米里闊夫之宣言，蓋伊是時因蘇維埃干涉之結果，已隱然告退矣。

諾夫親王又組織混合內閣，於此內閣克蘭思克由司法院遷至陸海軍部，兩部是時已歸併矣。新閣通知協商各國，謂本臨時政府外交政策遵照全國人民之意旨，棄絕單獨媾和思想，公然採取重建普世和平宗旨，惟此和平無管理別國，或奪其國家所有，或以強烈霸權佔據其領土之趨向。故是和平也無併吞無賠款，完全基於各國自決權利之上云云。列強是時亦無可如何，

惟急需能緩和激烈分子之答覆，因邇時已不能不承認新政府在俄國有真實主權故也。五月末，蘇維埃黨政極熱烈質問書於協商政府，請其對於無併吞，無賠款之原則，確實答覆。

法，英政府於六月十二日宣布共同回答，四月九日俄羅斯宣言之覆牒。英國曾直接答覆，謂英國宣戰起始為圖存並維持國際條約，欲迫人人遵守之。現時加於斯旨上者，又為釋放外國暴君壓制下民族問題，英政府與俄羅斯宣言之「不管轄他民族，或奪其國產，或以強力佔據領土，實屬相合。」英國政府贊許「威耳遜總統呈報國會所列舉之則原」，誠意接收之。並就廣義言之，英國相信與其聯盟歷來所定之條約，與此項標準均屬適合。如俄國政府欲深知協商內幕真情，則英何時何地皆可與聯盟各國考查各種條約，有必要時，儘可修改。法國之回答，詞意甚浮泛。大意謂俄國原則，深表同情。因此原則，即其早所宣布者。但對於是否接收「無併吞，無賠款」之定則，雖然將亞爾薩斯羅林及德國賠償法國物質損失除去外，伊仍用圓滑手段，閃爍任何應許也。

最後攻擊於七月初間結果敗却時，俄軍退出戰線，不再為戰鬪員矣。於七月十六日，克蘭思克繼為總揆，竭力誘使協商覺悟如拒絕威耳遜原則，不確實修改秘約，其結果實不堪設想。惟未

收效。如美國未於俄國革命不久後即行加入戰團，並於供給協商金錢兵力表示驚人效力時，克蘭思克之勸告或可成功。協商政治家曾縝密考量與革命的俄羅斯索與破裂之利害問題。蓋是時如欲俄羅斯繼續作戰則協商須放棄帝國主義大半。且俄羅斯欲彼等放棄戰後應有利益，究至如何程度尙未預定。克蘭思克或其他首領能否將俄國軍隊再行編起亦屬疑問。美國此時既加入戰團，最後勝利似操左券。俄羅斯國內之如何變動，實無關緊要矣。俄國在革命之始，社會黨頗贊許繼續作戰。蓋有美國加入，在威耳遜原則護符之下，協商戰勝德國，或能建設世界新和平。英法意派來與俄接洽之代表或爲閣員，或爲議員，均各有其政治的信條，在俄強言協商各國對維持永久和平須拋棄帝國主義之原則日益信仰。但時過境遷，協商並無誠意改變戰爭目的，及實行『無併吞無賠款』之原則，雖加以變通亦不能邀其聽從。勢已至此，社會黨遂無心鼓舞戰爭精神，亦不設法保持其領袖地位，或聯合激派。

關於克蘭思克政府瓦解之種種動因，著述者多矣。有謂克蘭思克可責之處，在其理想太高不能實行，並處置權力膨漲之多數黨缺乏恆忍者。但暗傷其勢力之根本分子，並資多數黨政體以可乘之機者，乃協商不向俄國實證，如果德國首肯則協商將根據合力建設新世界和平與

德媾和。大多數社會黨均同情於釋放德奧及土耳其屬民之計畫。以彼等准許俄國相等情形下民族獨立，證明此項同情之真實無僞。彼等相信，主義之更動，應爲有關係之民族謀幸福，不應因促進戰勝國之利益，而受影響。遂請求英、法、意三國仿照俄國之意願，取消預定之獎品，及一切秘約之規定。並擇取至公無私之政策，以代替之。

於一九一七年秋，俄國全國厭戰之心，甚形活躍。克蘭思克內閣因忠於協商之故，勢在必倒。俄國各城皆感食物缺乏。農民因逃兵帶回虐待及苦難之報告，大爲激動。遂鼓勵逃兵，不必遵令返回前線。並開始嗾嚇各城反對罷戰者，如再固執，已見將實行困餓之策。不特此也。農民最關心者——兵丁亦然——乃在奪據及分割土地。人心益以洶湧。是時多數黨已能管理彼得堡及莫斯科之蘇維埃，以及其他各大城之蘇維埃黨員。是年十一月七日政變起，推翻克蘭思克政府。次日列寧組織新革命委員會，治理俄國，名之曰人民委員會（Commissary of the People）。彼得堡之蘇維埃會長圖茲克（Trotsky）選爲人民外交委員，遂印布俄國與其他協商所定之一切秘密條約，以慶祝其到任視事。繼此而後，又在彼得堡報紙宣佈一切俄國大使與協商各國外交部所有往來之公文，及秘密函件。此項文書任人翻看。彼等雖揭穿一切久已令人懷

疑之條約，但尙不能證明，戰爭之具體目的，與協商政治家理想信條相矛盾處也。

多數黨宣言停戰，謂在布瑞思特里突思克城 *Brest-Litovsk* 與中歐帝國商定息戰約。並因德國侵入之壓迫，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與德、奧、匈、保加利亞及土耳其簽定條約。其主要如下：(一)放棄芬蘭、波羅的海諸省萊慈基納、波蘭及烏克蘭之統治權，並退出該領土；(二)應許如期歸還土耳其之東阿納托拉 *Anatolia* 邊疆並承認取消土耳其一切屈辱條約；(三)退出後高加索諸省之領土；(四)拘留俄國及協商軍艦於黑海、波羅的海及北冰洋，直至締結普世和約爲止；(五)俄國軍隊完全解除武裝，贊許德、奧辦理所釋放之西陲人民政治地位事宜，但須本該民之意旨。土耳其在阿達年、克恩、巴東各區域亦有同一責任。俄羅斯承認烏克蘭之獨立，因其已與中歐帝國已簽定分約，列寧與圖茲克宣言謂因勢所迫，不得不依德國帝國主義所指定條款而講和，但俄國人民希望將來之普世和約，於各國打倒資本主義政府後結於萬民平等之基礎。圖茲克遷其職守，轉任陸軍海軍事宜。外交一席則由齊切林 *Tchicherin* 繼任。至本書現在所論之時期（一九二二年五月）此三人仍操俄國管理權也。

中歐帝國及土耳其之瓦解，廢止布瑞思特里突思克條約。其條款德、奧及土耳其在凡爾賽，聖

日曼、川薩及賽烏耳條約中放棄之。依據後來與有關係民族直接所結之條約，蘇維埃政府承認芬蘭、愛沙尼亞、萊多維亞及波蘭之獨立，並贊成所定之新疆界。由英、法之軍事干涉之後，對柏林、莫思科、君士坦丁堡宣布獨立之諸政府，次第設於烏克蘭（Ukraine）、巴庫（稱之爲阿茲巴伊占共和國（Azerbaijan Republic））、卓治亞（Georgia）及阿美尼亞，並承認一切已成實事。但此四波羅的海共和國及波蘭由自己之努力及協商之輔助，已能保存其獨立時，將多數黨之侵犯擊退之，並獲得較依據布瑞恩特里突思克條約尤爲適意之邊疆。惟烏克蘭及高加索之諸共和國屈伏於多數黨之宣傳。於一九二一年末該兩國採取蘇維埃式政府並與莫思科密切聯合。

自俄國退出聯盟後，協商各強國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其所持之理由，爲該政府不代表民意。所以彼等宣言謂武力干涉以便在俄國境內進行攻德之戰實屬合法。但至息戰約簽定後，協商各強國（美國亦在內）並未撤退在俄國之軍隊。反而變本加厲，謂蘇維埃政府爲人道之仇敵，應竭其權力所能及者，輔助反革命之運動。不特此也。封鎖政策對德試驗有效，並亦伸至俄境。此時仍照舊執行。但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兩年間多數黨屢戰丹尼金將軍（General

Denkin 克祿洽克海軍大將 Admiral Kolchak 猶丹尼池將軍 General Yudenich 及蘭芝祿男爵 Baron Wrangel。以上數人有協商外交協助軍事供給作爲後盾。而烏克蘭之白提祿拉將軍 General Petlura 則受波蘭之暗助。(英、法、希臘軍事委員會輔助丹尼金。克祿洽克得捷克及日本輔助。美國則防衛克之交通路線。英國在愛沙尼亞之軍事委員會，及協商在亞爾干日爾 Archangel 之聯合軍，極力鼓動猶丹尼池向彼得堡進攻。蘭芝祿男爵法政府承認爲正式國軍。所有推倒列寧之嘗試協商均資助之。雖紅十字會亦捐棄中立態度，資給反革命的俄人以菓品食物衣服以促厲反多數黨宣傳之進行。)

法國革命之歷史復行重演於俄矣。反革命軍宗旨在謀求復辟，又得外國輔助故其行動不祇殘民以逞且使此世界厭棄之政府，又而加強轄制人民之勢力。當外軍在亞爾干日爾，海參崴及歐得撒侵犯俄國時，俄國人民愛國之情感，勃然興起。英國驅逐高加索之土耳其人及德意志人以自代。方俄人看穿其目的，在得巴古油井時，智識較深之俄人，均歸依列寧。雖其心尙厭棄列寧之爲人，但竟不覺其油然向之。當法國組成波蘭軍隊，訓練之鼓惑之，以攻擊俄羅斯時，當法國用外交軍事之能事誘引捷克、羅馬尼亞與波蘭聯合時，凡誠心愛國之俄羅斯人自將

軍以至於平民均矢誓擁護列寧。

俄國革命至其極度時，即與德意志單獨媾和。組織共產政府。倡義以來表示驚奇之能力，穩固之脚步，世界政治大受影響。其影響之大，德意志之敗績既不能比美，縱其勝利影響所及，恐亦不能如是之深且遠也。因德意志雖成功於侵略土耳其及山東半島，然在近東及遠東，實無足稱道。德縱奏捷，仍不能得海上霸權，且其領土又非與土耳其中國接壤。戰敗後德意志退出世界政治舞台並未根本影響歐洲，日本及美國對於世界強權及市場之競爭。俄羅斯則不然。地理之厚賜彼居世界政治中之鎖鑰地位。在歐洲爲中歐帝國及巴爾幹之鄰邦，在亞洲則與土耳其帝國波斯，阿富汗斯坦，中國及日本接壤。居處扼要，其革命之影響自然易於普遍，正如星火之燎原也。

俄國退出世界戰場所借太晚致未能予德國以勝利。但俄之背叛聯盟，兩日後繼之以羅馬尼亞（羅馬尼亞與中歐帝國之和平草約定於一九一八年五月）或能助使德意志及其聯盟與協商締結有利益之和約。但美國竟不願潛艇鎖海之危險，而供給法國以無限制之精良器械，並戰鬥力優美之軍隊，故德奧唯有忍辱之一途也。但美國對於歐洲外交之聯合，維持勢力

平均及歐洲在亞洲優勢之事均不能繼俄國之後。列寧及其同黨爲打破一切現狀起見，宣布戰前種種規定應悉予取消。英在亞洲之安全，法在歐洲之安全，均由此種規定所保障亦不問也。俄國放棄在歐戰時所定給予俄國再事發展利益一切條約。列寧與其同黨，如此做法不但劫奪協商各強國妥實規定之利益，並且責難亞洲在戰前之情況，而高呼扶助弱小民族，以號召天下也。

多數黨主義傳播於歐洲餘部及美合衆國之患，似非英法政府對蘇維埃政體之猛烈反對所能防範。但中西兩歐及美國之政治經濟，及社會狀況，不利於共產主義之宣傳。協商政治家洞悉癥結，但於和會時間，及其後，常設法竭力毀滅蘇維埃政府之勢力，不容伸張至亞洲及亞非利加，深恐危害列強對其屬民之羈絆也。是言也，固嫌激直。但有實事可証余說，即戰敗各國，亦並未行多數黨主義而不簽允嚴酷條約。意大利受共產主義宣傳之恫嚇，雖較歐洲各國嚴重，但其殖民利益，並無可注意之重要。故意大利在協商各國中爲受驚最少者。方英吉利確知不能推倒列寧時，其政府即承認此新政體爲實事之政府。並不要求俄國取消英國所反對之政治臆說，及其實行方法，惟要求停息，俄在印度及其四周各國家內之宣傳而已。日本之干涉俄

國其目的在阻止多數黨宣傳播及中國高麗，並承繼俄國在蒙古東三省之勢力，及管理拜喀耳湖以東之西比利亞。協商各國未料及德意志，俄羅斯專制之滅亡，須繼之以全世政治殖民之調整。於此調整中，各國領土及屬國須實用此同樣之原則也。

自德意志敗績後，協商各國即趁俄國之不幸，竭力加增自己之權利。此足以表示協商祇知利用時勢，缺乏世界政治一定方針。並表示於其世界政治中並無絲毫悔悟及解放之念。如果協商政治家相信大多數俄國人民反對多數黨，此人民又被德國所資助之匪徒所恫嚇，則嚴厲封鎖一萬萬餘人類——彼等之聯盟——之舉動實為不可解。如其不然，協商相信俄國受多數黨所毒染，預防之計實為必要，則於德國求和後，在俄國仍須繼續軍事干涉。但此為對於一國作戰行為，而其理由則根據於征伐其內政之管理，是又難求人諒解也。威耳遜曾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提議召集樸蔭比胞 Primpino 會議，藉以停止此種怪異現象。此種提議，雖經喧嘩一時，但終未實行。於是時也，協商政治家認定多數黨為擅奪人權者，或有情有原，但不以輔助之心以平俄國之內亂，反而趁火打劫，實難告無罪於天下。其對於此龐大民族之政治社會，遭遇極痛苦之中，而不加以同情，其居心尙可問哉。歐美各強國不容俄國設法自救而必加以破壞真

算忍心，且在和平會議，並未邀請反對多數黨之俄人代表俄國發言，更未示信俄人謂不得彼等之參預及許可，協商決不作若何影響俄國領土及利益之決定。公道於世界政治中實無容身之地，誠不誣矣。

協商認此爲實行其一切政策之良機，因如果承認俄國無論何方之代表，爲代表俄國之眞實民意及利益者，則所行之政策，將必修改，或致擱淺，亦未可知。於此會議，如果有俄國代表列席，則必堅持修改意大利之獲得，作其犧牲，君士坦丁堡之交換。俄必反對英國有代表波斯發言之權利，有設立阿茲白占 Azerbaïdjan 共和國之權利，及給予猶太人以巴勒士登作其家鄉之權利也。彼等必嚴重抗議法國，在波蘭及其他承繼國中之政策，並日本在西比利亞、蒙古及東三省之政策也。如果協商及美國對俄國人民之友誼爲誠懇無僞，恰如美國外交總長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之通牒中，所切實申述者，何以彼等贊成將白撒拉比亞併於羅馬尼亞，何以鼓勵波蘭之帝國主義，何以勉試瓜分高加索，何以容許日本駐兵於西比利亞，又何以在近東及其他各處，罔分勝利品時，不爲俄羅斯保留任何部份，以待其醒悟時享受耶？蘇維埃俄羅斯於一九二一年根本變更極端共產主義，並拋棄歐美之宣傳，因外國之封鎖，與

共產學說之不能澈底實施聯成一氣，造成俄國經濟之頹敗及食物之饑荒，感覺與國外交通之復興，實爲緊要之圖。且亦須由美國及中國乞求食料以救濟億萬饑饉人民，免爲餓殍。於是蘇維埃俄羅斯漸漸復歸還於資本主義國家之羣矣。但莫思科政府是否根本棄其意願，抑只爲順應環境之治標方法，此時尙未可斷言。蘇維埃俄羅斯宣言放棄其與土耳其所定之一切舊條約，一九〇七年之英波協定，及中國波斯一切租借及特殊權利。並取消波斯國債及庚子賠款。並根據平等原則與波斯、阿富汗斯坦及其中亞西亞之舊回教屬民締結條約。如此英國并無干涉波斯及阿富汗斯坦內政之口實。俄國遂樹起國際道德之良好模範，使其他歐洲各強國爲之相顧失色。俄國革命對於中國所生之影響，無論華盛頓會議所成就者爲如何，究使歐洲列強及美國大爲拮据。彼等須即選擇一途，或容許日本在遠東操特權以抗俄國，否則須放棄特殊利益，而替之以萬國公共利益，勿使精神物質兩方之勝利爲蘇俄所獨收也可。

第三十五章 俄國革命及其事後

## 第三十六章 巴黎和會後各種續行會議之概觀 (1919—1922)

歐戰閉幕後，勝者召集會議起草條約，惟不許敗者參預之。勝者不同的野心，紛歧的外交政策及對實行條約同床異夢之心理，使此類維持和平之方法終告失敗。吾人就巴黎和會所定條約論其公平與智慧大有可持異議之餘地。關於履行該約之困難衆咸知之。巴黎和平會議未能告厥其功，此爲世人所共認者也。故於該會閉幕後，復召集數種續行會議，易地舉行歷時三年之久，此爲本章所欲畧述者。

於巴黎和會正式閉幕以前，協商各國總揆，外交總長以及英法意駐外大使等即開始召集特別會議，討論各種尙未完結之問題及一切隨時發生之新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末，是時凡賽耳條約尙未履行，國聯亦尙未執行會務，英法意代表會於倫敦，討論希臘之危急，費母 (Foy) 之局勢，及割分土耳其諸問題。一九二〇年正月意大利與英法在倫敦巴黎討論亞得利亞海問題。經數會議後方成立協定，並願美亦副簽之。該協定之原文秘而不宣。惟對外則作擴括的宣言謂爲英法意對於費母及阿祿巴尼亞兩問題最後之議決案。並以哀的蘭美敦方式將該協定遞交賽耳維亞令其遵照辦理。按該協定之規定，賽耳維亞須允許費母設立自由城。

其界限與意大利之伊思初亞 *Istria* 銜接，該境之海口與鐵路置於國聯會管理之下。不如是，英法意即執行倫敦秘約，此即謂意大利擴張其宗主權至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是也。將阿祿巴尼亞數部份給予希臘與賽耳維亞，餘皆置於意大利指揮之下。

美國對於壓迫賽耳維亞及瓜分阿祿巴尼亞之政策極端反對。惟意與賽對於疆界問題至終商量妥協。按照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之拉波祿 *Rapallo* 條約，賽犧牲費母保存達爾馬提亞。惟對阿祿巴尼亞之處置畧有修改，實以阿人有抵抗希臘賽犯邊之能力，亦能驅逐意大利出境故國聯許為會員。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九日所召集之三瑞毛會議，其議程為（一）執行凡賽耳條約問題，（二）俄國問題，（三）規定土約條款問題。一切問題均由三總揆先秘密商榷互相讓步。米蘭（法總理）對處置德問題如願以償，萊佐治（英首相）對處置土問題滿足所欲，尼提（意總理）對對待俄問題表示滿意。三總揆均各滿意後遂宣布英法意對此問題意見一致。據實言之三瑞毛會議實三國政策紛歧之起點耳。尼提因組織新聞失敗退職。六月九日由紀利提 *Giolitti* 繼任總揆。紀氏宣言謂「其外交政策為保持意國及全歐之和平。欲達此目的必須與鄰邦敦

睦友誼推誠相與。與俄政府亦須恢復邦交。」

三總揆贊成烏賽耳條約各款後，始劃分指揮區域。敘利亞及基利加由法指揮管理，阿達力亞 Adalia 羅得 Rhodes 由意指揮管理，美索不達米亞及巴勒士登由英指揮管理。並准英防衛博魯斯破斯海峽，如此則隱然控制君士坦丁堡矣。

英意兩總揆皆欲邀德國參與三瑞毛會議，惟法不許。法國欲利用賠款問題，破壞恢復中歐經濟之計畫，為英意所反對。但法對英之近東政策表示讓步，又對意與俄恢復商交之計畫不加阻撓，頗能得英意之歡心。英意並許不修改凡賽耳條約，又允助法國嚴格執行。並通令德國消毀軍器，縮小軍隊，從速償付賠款，如無現金即盡量輸送煤斤。五月二十五日復令德派代表至思巴 Spa 簽呈償付協商賠款之計畫。

英意並未輔助法國強令德國履行條約。法國始而堅決反對與德討論履行條約問題。蓋其意在強迫執行，無商量之餘地。但就令德遣派代表赴思巴一事而論，在法國方面不啻承認關於履行條約問題與德從長計議實屬至當。況致德之恫嚇牒中復有一款曰「協商決無併吞德國任何領土之意願。如德遭遇此種不能避免之困難時，協商各政府必不堅持嚴格解釋條約

之態度。』法國亦同意無英意之許可，對德不用壓迫手段。

四月二十四日英法在三瑞毛締結火油協定，規定平分羅馬尼亞火油之利益，在美索不達米亞者法得四分之一，在波斯者法亦得四分之一，因輸運上兩國皆有所借箸故也。是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外交總長葛祿白 Colby 宣言反對該協定，謂美國不承認英在美索不達米亞及其他指揮管理區域內有專利權。於美國未抗議以前英國已否認該協定。但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與法國秘密簽定新約保證前約有效。美國及其他各國皆不得聞問矣。

四月二十九日萊佐治演說於英下議院，謂思巴會議形將舉行。德代表亦來參與。備有計畫書規定付款方法，每年能付若干。並說明遣散軍隊之步驟與夫審訊戰犯之方法。但關於賠款總數問題協商意見頗不一致。在三瑞毛會議時，米蘭頗不以指定總數辦法為然。故於五月十五日又召集海德 H. H. H. 會議討論思巴會議之議程。法國要求處分賠款之優先權，無異議，並經決定於該會場不得有修正條約之提案。法國增加賠款由英定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海德會議議及財政問題。此為破題第一着也。惟賠款專委會會長蓬蔭開 Poincaré 認該會為侵犯主權，頗形震怒，遂憤而辭職。

因按照凡賽耳條約之規定，賠款專委會於調查德國財產二年後，有決定賠款總數之權也。法對賠款總數之爭執與夫意大利羅馬尼亞對其應攤數目之態度，實一重要問題，必須預先開會討論之。遂在波羅格拿（意中央大城）Bologna 不魯捨斯（北京城）Brussels 開預備會議。赴會之代表斷斷論價各走極端。意大利羅馬尼亞兩國不滿意使奧國破產之要求。意大利要求攤分德國賠款百分之二十。但意在不魯捨斯贊成法國增加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耶之數目，惟意應攤之成分須較先前會議所定者為多。令人眼穿之思。巴會議於七月五日正式開幕。勝者自息戰後，對德祇用書面商量之政策自此放棄矣。德代表得能口頭答辯矣。該會歷年十日之久。結成協定。於凡賽耳條約外復加德國以新協定之義務。德願受責罰。允許每月交煤二百萬噸，將國中牲畜交與勝者，懲辦戰犯，並將國中人民軍器交出，保安警不帶軍器。

一九二一年正月一日果將軍隊按照凡賽耳條約規定之辦法縮小。於他方面，協商又贊成實德鉅款以恢復頹敗不堪之實業。法對思巴會議締結之協定深滋疑惑。惟萊佐治宣言謂思巴之路係引吾儕至實事求是之路也。

適當思巴會議舉行之際，波蘭攻擊蘇俄敗盟之惡耗瀕至。即夏間在利普 Lympne 及海德 Hythe 開會取決協商對波蘭及俄羅斯政策時，亦常聞俄敗波蘭之消息。情勢至此頗覺難於應付。蓋法力助波蘭，而英向稱思想精敏對於對待俄國波蘭因有種種情形，不願左右袒。前者波蘭出兵攻俄時，協商方面既未主張公道施以干涉，今也波蘭敗北，協商能令蘇俄緩進乎？此又一反我羸正爾輸之局乎？海德會議時雖法國一再慫恿出兵袒助波蘭，但經議決祇許助波蘭以械彈，不許助以兵力。利普會議時，英竭力關說謂波蘭如接收俄國條件時，協商應聽之不宜阻攔或推翻。如果俄國條件危害波蘭自由國之存在時，協商可助波蘭。雖然亦不得擅動軍隊。協商只限於軍械之供給軍事之指導，或海軍壓迫或經濟抵制。總之英法對此問題見地不一。況英是時正與俄交涉締定商約問題耶？惟俟戰機轉好，波蘭擊回蘇俄軍隊時，法國不待與協商商量即承認俄國反革命軍為交戰國。此又給蘇俄恨法一新理由也。

十一月十一日英法政府宣布追索德國賠款之新計畫。按該計畫賠款專委會須派專家赴不魯捨斯 Brussels 審查德國代表陳述之理由並據實報告該會。賠款專委會如欲執行該報告時，德國內閣閣員須赴日內瓦與協商各總揆面商辦法。最後該會在巴黎開最後會議。根據不

魯捨斯及日內瓦之建議書決定賠款之總數及年付數。

各專家在不魯捨斯所開之會議（自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建樹甚多。協商代表對德國代表所表示之誠意頗為感動。德國提議以食物及原料抵償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各專家對賠款問題咸抱樂觀。誠以除食物及原料抵償之數外，再給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則此問題實易於解決之可能性。各專家根據以上之理由遂報告償付賠款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但政治考慮復擾人清思。法國輿論忽提起去夏利普會議討論協助波蘭問題，英首相萊佐治曾允諾公同宣言主張由戰爭所致之塗炭與破壞應由對戰爭負責者賠償之。法國主張英國應實踐前言強迫德國賠償不得拖延。一九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復開會議。英法政見之不能融洽於此一會全盤露現矣。

關於解除武裝問題法國宣言謂德意志並未履行凡賽耳條約關於解除武裝之規定，危險實大。故法國為預防起見繼續佔據魯爾 Rour 區域實為不得已之舉。英則持異議謂法之憂慮並無根據與理由。法國要求賠款總數應定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英

則謂德無力償付此數。法不贊成此說謂每年由德出口項下撥還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再由該數撥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歸賠款專委會並非苛求。英則謂如此計算實屬荒謬，蓋忘却出品需用原料之實事。意大利對此辯論袒助英國。關於賠款總數問題因各國成見太深演成僵局。是時米蘭由總理榮任法國總統於正月二十七日出面調停。提議以波羅格拿會議之計畫作解決之張本。即賠款總數定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分年攤付連同利息共付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經決定分四十二年償清共付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於此期限內並加德國以百分十二之出口稅。如德國不履行此條件時則協商有權佔據其稅關，在萊茵區域收納捐稅，施行軍事處罰，並可共管德國財政。按凡賽耳條約之規定德國應處奴隸地位者三十年而已。按此新計畫則於三十年外復加十二年。關係如此其重，必須先得德國許可方克執行。協商遂命柏林政府遣派專家代表，按照此次巴黎之新協定，修改不魯捨斯會議之決議案。並須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倫敦與協商晤談。

倫敦會議毫無成就。協商各國及比利時宣言倫敦會議既歸失敗，爲補救計擬加德國入品貨

百分五十之關稅，並迫德國繳納捐稅以還賠款。西門博士謂此辦法足致德國商業之死命。雖有協商之宣言謂將在萊因收納關稅，雖有法國之宣言謂如德國不照巴黎會議之決案於五月一日以前償付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時，法國將佔據魯爾產煤區域，然德國毫不爲屈，其最後之回答爲「碍難承認」諸代表連袂出倫敦，而該問題仍空懸未決以待將來也。

敗者之勇氣終難持久。德國爲免魯爾區域爲人所佔據起見，允可五月一日交付賠款，其第一次應付之款並已交賠款專委會查收。

國聯參議會於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會於三西巴司田 San Sebastian 查覺歐洲經濟狀況日趨日下。欲事補救則國際合作之組織急不容緩。遂決定於九月二十四日在不魯捨斯舉行財政會議。除土耳其俄羅斯外各國均可遣派代表赴會。該會如期開幕到三十六國代表，由瑞士退職總統阿德 Ador 主席。此會之最要結果在揭破歐洲經濟之不穩現象均由巴黎條約所促成，並宣布計畫以救各國之瀕亡。該計畫提倡辦理輔助儲金專作輔助各國入口貨之用，由國聯指派之財政專委會監督之。凡有貸借先由該專委估議數目，再由借債國發行公債。

期限由五年至十年不等並照給息利。

美國一方自信不糾纏於歐洲政治爲得計，但一方又以恢復世界狀況爲己任。哈定總統就在不久即提議舉行軍縮會議，約請九國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會於華盛頓討論軍縮及太平洋諸問題。該會議議程不提歐人視爲最重要之各問題。美政府相信若以軍縮爲增進國際友善之先聲，此次會議只議及海軍將來會議當議及陸軍軍縮問題。華盛頓軍縮會議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宣告閉幕。締結種種條約協定，均關增進國際友善人類幸福之問題也。

華府會議既不議歐洲最關緊要之問題，故有關係各國須別謀方策以解決之。英相萊佐治法揆布瑞羊 BERRIEN 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會於倫敦，就德國解除武裝問題，賠款問題，與夫恢復歐洲經濟問題作全盤縝密之研究。一星期後英法財政家會於巴黎，成立恢復歐洲合作社。美德與英法均須平均投資。

一九二二年正月六日協商各總揆，賠款專委會及各項專家會於康蔭 Cannes 召德國代表先至巴黎靜候，必要時再赴康蔭。萊佐治與布瑞羊商權英法守的同盟。條文方決定時，布瑞羊忽應召回國，出席下議院受反對者之質問，卒因是辭職。賠款專委會決定德國臨時延期付款。

可勿追究，並分攤每十日償還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賠款專委確知德國已精疲力盡，難望依照一九二一年五月之規定攤還賠款。意大利提議於三月初旬在熱拿亞（Genoa）召集經濟財政大會。所有歐洲各強國，德意志，奧大利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及俄羅斯均准赴會。因法國之要求開幕期限改為四月十日。美國雖亦被請，然不欲參加。實以該會定議及歐洲內政問題，此則非美國所願聞問者也。

英法同盟條約之正文規定『如德無故直接侵犯法國時』該同盟即刻生效；英即與法合作維持萊因區域之中立，並阻止德國施行凡賽耳條約所禁止之陸海空作戰之手段。該約限定十年有效。惟英國任何領土均不受束縛。該同盟受法下議院嚴苛之批評，後經修改為相互保障。

法國之赴熱拿亞也，所具之目的與赴他會相同。即不得提議修改凡賽耳條約，不得承認蘇俄政府因該政府不承認俄皇之舊債也。

第三十六章 巴黎和會後各種續行會議之概觀

四二二



